



花廳

香港監房手記

譚炳昌

《花廳》

香港監房手記

譚炳昌

《花厅》

- 1) 【名】古老南方豪宅在大厅以外，另设于花园的客厅。
- 2) 【名】从前妓寨款宴恩客之地。
- 3) 【俚】老一辈广东黑帮对监狱的别称，以表示坐牢没什么大不了，反映了叛逆和逃避心态。

自白

「花廳」是個真實的故事。真實，因為絕大部分的情節、人物、場景，都曾經存在、發生、經歷、體驗、反思，被詳細記錄在三本監房日記，但仍然只不過是個故事。

此書的初稿大概十年前便開始了。想不到十年來斷斷續續，寫了又寫，改了又改，一直無法完成。期間出版了英語長篇小說《Man's Last Song》，《笙歌》，和短篇故事集《幽靈的獨白》，然而每次翻閱「花廳」書稿都整體上不滿意，卻說不出所以然。

「花廳」寫的是親身經驗，有很高的自傳成分。當身處「花廳」時，身心都希望抽離，反而客觀。到落筆寫作時，翻著筆記，回想情境，卻難以抽身。自述經歷的難處是：更詳盡的記錄也不可能分秒不斷。片段間的縫隙該如何處置呢？憑記憶填補？靠幻想加插？這樣會否「不忠於事實」呢？然而「事實」是什麼呢？為求寫實，將沒有記錄的細節留白，讓讀者看得一頭霧水，是嚴謹的「寫實」嗎？「現實」是如此瑣碎執著的嗎？

更真實的故事也終歸是個故事，而「真實」的人生亦只有憑借個中的「故事」才得以完整表達；因為故事可以重組碎片，連貫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調節焦距，將模糊的細節清晰，將心中的「現實」顯影。

反正「真作假時假亦真」，更真實也無非幻覺，如何虛構也離不開現實。

譚炳昌 2024年12月

目錄

- 壹 -

地獄二月廿九

1. 斷片
2. 閏日裁決
3. 地獄監牢
4. 心經
5. 飛入瘋人院
6. 師兄
7. 過界

- 貳 -

幸福之塘

8. 念死
9. 白手之枷
10. 野貓天堂
11. 監常便飯
12. 夜總會

13. [坐牢的屁股](#)
14. [探監](#)
15. [獄卒](#)
16. [與子同囚](#)
17. [上帝與黑幫](#)
18. [文化監倉](#)
19. [錢序公義](#)
20. [地獄重游](#)

- 叁 -

[被困的遐思](#)

I

[自由幻影](#)

II

[公義蜃樓](#)

III

[閒思修](#)

- [後記](#) -



斷片

一剎那前，犯人們還在高談闊論想當年，歡樂之聲震動著整個樓層，與走廊上以超高分貝廣播電台節目的大喇叭鬥鬧。並無轉眼之間，一切都靜了下來。囚犯的叫嚷變了隆隆鼻鼾與零星竊語。令人窒息的濃煙也消滅不少，尿騷味變得顯著起來。兩個截然不同的場景，唯一的連接是自以為一直沒有中斷的知覺。

非常肯定自己一直都躺在床上，雙手抱頭，望著剝落的天花發呆，眼也不多眨。自知有些恍惚，但恍惚之餘一直基本上清醒，等著烈風級的情緒平伏。事實明顯另有版本。竟然沒有察覺超級喇叭被關掉，怎可能呢？唯一解釋是瞌睡了片刻。然而不知不覺打瞌睡經常發生，醒來不知道自己剛才打了瞌睡卻從未試過。

或許剛才元神偷偷出了竅？科學一點講，是大腦無法承受過度刺激而宕機？

這可能性較高；今天冗長難過，一整天被毫無內容的重大事情纏繞吞噬，精神深陷嚴肅泥淖。滿腦袋死結問號，都沒有答案，亦無從發問。情況危急，下意識短路可以理解，但感覺畢竟虛幻，形同穿越，也仿似腳下一空，踩進了黑洞。失去了這段光陰並不可惜，斷便斷唄，最好在未來幾年天天斷，頻頻斷。

受刺激過度的意識癱瘓了大半天，現在逐漸解凍，像手術後麻藥開始失效。游思碎片在空白的腦海中隨機出現，東一塊西一塊，像碼頭的浮渣垃圾，在渾噩的波浪中碰撞浮沈，沒有組織，沒有邏輯，沒有關聯。

四周都沒有時鐘，憑直覺知道大概是午夜前後。

直覺還可信嗎？子時午夜這些約定俗成的時間界線還有意義嗎？

過了十二點是新的一天。明天將會發生的事情連瞎猜的基礎也沒有，只知道無法影響，只能絕對服從，否則是刑事罪行——又一起刑事罪行。

日換星移不帶來轉變的話，哪天都一樣。

天體在黑蒙蒙的宇宙高速運行，划破無盡時空，開創變幻未來，表面看偉大刺激兼浪漫，事實剛好相反。穹蒼上下每粒分子都絕對循規蹈矩，死板地跟著既定軌跡前進，就算明知兩光年後會與H3918恆星相撞，同歸於盡，也得繼續，因為宇宙中根本沒有自主，沒有選擇，沒有回頭路。自洪荒爆出秩序的那一微微微微秒，便只有永恆單調、枯

燥、無奈。一切已成定局，沒有絲毫空間容納變數。也許大爆炸本身是天方夜譚……反正結論一樣，一切都已注定，毫釐不差。

可惜注定要發生的事情並不一定可以預測。今天一切都出乎意料之外，而一連串意外的結果是我淪為階下囚，被關進香港最繁忙的「罪犯人流中心」荔枝角羈留所，編號365820，等候進一步發落。更意想不到的，這殘舊、嘈吵、雜亂、看一眼便令人徹底沮喪的羈留中心，與想象中的牢房黑獄有天淵之別。

大部分囚犯都表現輕鬆，並不在意身陷囹圄。大概兄弟們平時跑碼頭忙於搵食，難得今夕相逢荔枝角，新知舊雨閒話江湖，細說滄海桑田，不亦樂乎。加上「懲教署」以極限分貝震撼提供的「香港電台」廣播節目，替監房增添了不恰當的歡愉氣氛。噪音向來是香港特色，但今天前做夢也想不到監倉會如此熱鬧，勝過聯誼中心。興高采烈之餘人人抽煙，整棟監樓煙霧瀰漫，卻沒有觸發防火警鐘，容忍度之高令我心寒。

隨著鼻鼾聲的起落，濃煙漸散，一直被煙味掩蓋了的陳年尿臊開始刺鼻。

囚室的廁所坐落床頭上端約一米，設計開放，只象徵性地提供私隱。曾經見證無數大賊小偷屁股的尿坑滿身裂痕，居高臨下，一副飽歷風霜的「老叔父」氣派。蹲廁旁有片半米左右高的小擋牆，如廁人士要蹲得很深才能勉強將臀部最底端與外界保持視線屏障。大部分城市人早已失去深蹲能力，蹲下難，起來更難，膝蓋不靈的隨時一蹲不起。犯了官司的小中產想作最壞打算最佳準備的話，奉勸訴訟期間勤練農民出恭姿勢，以備不時之需。

馬桶一把年紀，卻衝勁異常；首次拉繩衝廁時，被排山倒海的氣勢嚇了一跳，險些掉下平台。大量外濺浪花濕潤著周邊的粗水泥地台，誘發著不知年的氨氮。廁所高高在上，如廁要先跨上兩大級石階，頗費氣力，而坐牢的人難免晦氣，沒有心情考慮衛生公德、文明步伐、保養維修等實際問題；估計不少歷代過客爬一半屌一半，讓成片地尿素，滲透地台，積聚日久而發奇臭。幸好我是環保專業出身，憑經驗知道鼻子比腦袋的適應能力強，任何惡臭都很快便慣而不聞。

唉！又扯遠了。躺在鋪上了粗硬軍用毛毯的玻璃纖維床上，盯著剝落的天花強行胡思亂想，無非逃避而已。然而被自己騙了幾十年，經驗豐富，不易上當，還是老實面對眼前處境吧。

這處境……唉，還有什麼好面對的呢？

沿著時間廊逆行，好像丟了回憶，現隨原路找尋。

回看回想，發覺一切都無法改變。剎那與剎那間的因果緊扣相連，上一毫秒是因，下一毫秒是果，之間沒有縫隙，有也無法插手，更莫論改變了。假如時光倒流，讓我從頭

再來的話，最合邏輯的估計是一切不變，如是如是。此乃思考的結論，具有科學氣質的因果定律，並非什麼玄之又玄的哲理。

最後又是定數？今天所有的感悟，似乎都離不開宿命結論。

就算啥也不能改變，也總該挖出個原因向自己交代一下吧！

唉，找出了「原因」又如何呢？既然改變不了事實，捕捉原因只會增添負面情緒，煽動肝火，毫無建設性。傳說中由悲憤演化而成的力量，只對埋頭苦幹奮發圖強的人有用，無助於調整坐牢心態。

無奈心不由己，亂七八糟的思潮不斷湧入腦袋中的死胡同，誓要尋根問底，討個說法。

人陷困境感到後悔是自然反應。找理由證明一切都是無妄之災，錯不在己，也屬人之常情。再者，找出了原由也許會有助吸取教訓，以防下次……呃，下次？如此超級倒霉的事情，餘生還有機會重現嗎？

哈，當然有！人生無常，一切可能的事理論上都會發生，一而再，再而三……起碼理論上如是。

打了個寒戰。

既然如此，更要找出關鍵原因，以便再遇類似情況時人為急轉彎，避免重蹈覆轍。不過……不過不犯同樣錯誤便可保證更佳結局嗎？變軌本身也只不過是另一種的注定，變軌後的結局可能不同，卻不一定會更好；在第二條路上翻車可能更差、更慘、更糟糕！

轉來轉去也轉不出這個死胡同。什麼推理分析都沒屁用，執著的腦袋翻來覆去，就是要找個說法向自己交代，留個希望苗頭，防止過分宿命。

希望些什麼呢？暫時說不清，反正人人都說身處逆境時一定要保持希望。坐牢，怎麼看都算得上是逆境吧。

且慢！一般人的意見焉能作准？不少頂級智者都對「希望」持相反看法哦！有機會請教佛祖老莊的話，他們大概率會說「希望」無非妄想，徒然增加心理負擔，影響我等凡夫對逆境的接受與適應能力，騷擾本來已經迷惘的平常心，最終只會惹來失望——有毒的，善哉善哉。連鬼佬的斯多葛派哲學家也懂得勸人不要心存冀望，以免錯過當下。不過中外智者的一套通常知易行難，聽的人多，未聽而點贊的人更多，奉行的人極少。更重要的是，我現時非常渴望「失去當下」！斷片肯定比越獄可行，而風險極低，何樂不為？

想不通哦想不通，胡思亂想會發瘋！倒不如關掉腦袋，誠心祈禱，寄望奇跡，將今天刪掉，化作南柯一夢，明天醒來一切如舊，哈哈……

哈哈？今天是2012年2月29日，四年一度積閏而成的2月29實在太好記，注定難忘，焉能妄想刪掉？

* * *

閏日裁決

躺平床上，眼望天花，絲毫不覺困倦，更加肯定剛才沒有打瞌睡。

今天所發生的一切，不停在腦海重播，非常清晰地模模糊糊。

一向極少失眠，深信不眠不休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充分休息才可保持狀態以應不測。再者，世事無常，暫且放下的煩惱會繼續被各種神秘力量影響，說不定一覺醒來難題已在夢中化解，惺忪已過萬重關。然而多年來每遇困擾都會特別早起。其實我也真心喜歡大清早的空氣和都市中難得的安寧，只不過沒有外來煩惱助力的話，不會為了欣賞晨曦而犧牲睡眠。

今早五點不夠便醒了，比平時早了兩個多鐘，可見潛伏心中的煩惱非同小可。輾轉一番也無法再睡，索性走出露台強作輕鬆。天色似亮未亮，透徹晶瑩卻不失神秘，似乎預告著一場夢魘的終結。

其實一切已成定局；法庭文件也一早打印好了，痴心妄想不會改變事實。痴心妄想一向都不會改變事實，但可以令等待的時刻更好過。趁車群尚未出現，還是趕緊放鬆，培養淡定，爭取享受當下一刻吧……

放鬆也得趕緊，這是什麼世界呢？

是個神經極度衰弱的世界。大都會的安寧難得，轉眼即逝。汽車很快便會空群而出，嗶嗶叭叭罵通街，開車的人極不耐煩，頭部充血。趕著回辦公室用公司時間吃街頭買的餐蛋面、腿蛋治、港式奶茶，但滿街都是擋路人，討厭之極——再不避開，加油撞死你！

經常在露台棲息覓蟲的一雙紅耳鶉在幾米外的蘭河啁啾棲息，消化肚裡的蚯蚓。

牠們都是在這裡出生的。父母在白蘭樹築的老巢早被棄置。紅耳鶉一待幼鳥羽翼初成便會另覓新居，但天天回來喝水歇翼，代代如是。見面多了，熟口熟臉，可以近距離相

處，卻不能接觸。牠們也從不飛進屋內歇息。有人會說：「當然啦！雀鳥怎會進屋休息呢？多餘！」但我親自認識兩個與鳥交友的實例。

上世紀80年代時所屬壁球會的印度教練，住在球會天台一個小房間。他可以開窗邀引雀鳥進屋玩耍，非常不可思議。我偶爾打完球會上他的房間探望，閒聊觀鳥。只要動作不大，小鳥不會飛走，可惜當年沒有想到詳究拍照或筆記。

另一位天生「鳥語者」是內地的朋友，她家住重慶，某天由市場買來一隻普通「鳳梨小太陽」，看樣子不過是小鸚鵡，並無特別。這位朋友並非生物學家，也不懂任何訓練動物的竅訣，之前甚至從未養過寵物，卻成功訓練小太陽出籠蹦蹦跳到棉花盤撒尿，還帶牠到郊外放飛，飛累了會自動回籠，千真萬確，奇哉怪也！

一切「無法解釋」的事情都會提醒我「智人」雖然自以為是，卻所知甚少。英語中有個流行說法：「是小鳥告知我的」可能並非信口胡言。難道雀鳥確實有某種預知能力？反正一切眾生都有些我們認為「特異」的功能。未有生物學家「證實」之前，人們大概不會相信狗熊和大象可以嗅到一二十公裡外的異味。

可惜露台這兩只小鴨比較平庸，看來沒有特異功能。雖然相識在童年，可以比較接近，但依然信心薄弱，精神繃緊，稍有風吹草動便急急飛走，與一般雀鳥無異。

「小鳥呀小鳥，」平時總愛嘲笑別人跟動物說人話，今天特事特辦：「有什麼內幕消息儘管發個訊號，好的壞的也不打緊！」

兩聲吱喳，聽來並無不祥。不過紅耳鴨不是烏鴉，壞消息也可能相對悅耳。再過半天，我更會發覺監獄內興高采烈地擁抱壞消息的人多的是。可能這兩只小飛禽正是這個意思：「今天監房有三合會派對！熱烈歡迎！啾啾喳喳，嘻嘻哈哈！」只不過我未聽懂。

太太突然出現，手執電話，表情難看。

「怎麼啦？」

兩只小鳥急急飛走。

「大嫂……」說了兩個字便眼淚直流，說不下去了。

壞消息通常都很簡單，兩個字足矣。我經常說關掉手機可以避免噩耗，沒錯吧！

大嫂的離去，是今天的第一個壞消息。

差不多三年了。三年來，癌細胞與官僚一直在找我們一家麻煩。我與法治官僚糾纏的同時，大嫂死命對抗癌魔。兩三星期前，我這邊戰場忽然平靜下來，律師們趁機忙點別的，我則盡量若無其事，等待法庭的下一步動作。與此同時，大嫂的狀況急轉直下，進了醫院與病魔終極會戰。暴風雨前夕的氣氛濃厚。

上星期她突然有明顯起色，自己撐起身子來說了幾句話。這是她戰勝癌魔的宣言？與親友道別的回光返照？大家都不敢討論，各自心中揣測，臉上保持樂觀，口裡鬥志高昂。這算是集體逃避現實嗎？很難說，病房內的確多了幾線陽光，陽光同時製造了不少陰影。直到前幾天。

與老婆最後一次探病時，大嫂的情況遽然惡化。過去一周聚積了的稀薄正能量一下子煙消雲散，只剩下最基本的求生本能。她對身週一切已經沒有反應，只顧竭盡餘生力量從氧氣罩爭取氣息。我不期然與供氧器均衡冷漠的操作聲音同步呼吸起來。短短的幾分鐘，深刻地提醒了呼吸就是生命，生命就是呼吸，其它一切都次要。人每天平均呼吸萬多循環，息息生死攸關，卻被視為理所當然，萬中其一上不來或下不去，一生就此了結……

心想：死亡也許是大解脫……

立即壓抑了這想法，暗自補充一句「大吉利是」。

更理性更人道的念頭，在公共妄想範圍內都不合適，不近人情。不到最後一刻，誰都不准放棄！「希望」幫不了被死神抓個正著的人，但對未亡人有麻醉功能。然而勉強維持不現實的希望，感覺實在沉重。

搏鬥三年，大嫂也夠累的了。

自從父母親過世後，她是兄弟姐妹間的凝聚劑。過年過節或特別日子都由她安排指點，落實做到長嫂如母。她是個富有傳統女性作風的現代事業強人，在弱不禁風的外表後面有份堅毅倔強的精神。雖然孱弱，卻大致健康。

她化療期間，我腦袋裡曾經出現很多沒有答案的問題。

假如她三年前沒有體檢，壞細胞會否一直潛伏，而她則依然在生呢？我的醫學常識膚淺，只相信養生有益，保健有道，必須持之以恆，無痛不呻吟，無病不體檢，患病求醫不能過分依賴，以致忽略自愈功能。我也毫不「科學」地直覺認為體檢並非預防手段；人的內部不見天日，濕滑黑暗，長年負載髒臭廢毒之物，偶爾細胞生怨變異乃意料中事，未有引發病徵的話，隨時一如表皮上的火熱膿瘡，釋放怨氣後自動消失。就算不消失，也可能退而成暗疾，潛伏十年八載不作為，讓人生不知不覺地走到盡頭。在最壞情況下，既不消散也不潛伏，凶狠肆虐又如何？被迅速奪命肯定比長年化療好受，結果同樣是死。

在漫長的療程中，大嫂被各種名目嚇人的高價毒素侵蝕，身體每況愈下，難免心生疑慮；猶豫之際，藥物繼續屠殺細胞，不分好歹。人由細胞合成，沒有了細胞，就只剩下靈魂。

在現代醫療系統的獨裁主導下，她猶如坐上了全自動無人駕駛汽車，在沒有路牌的公路上飛馳，目標似乎很明確：不就是戰勝病魔，早日康復嗎？然而窗外一片模糊，方向

難辯。專業意見很多，都不肯定，都不清楚離開目的地尚有多遠。汽車由系統軟件指揮，現代郎中只能按操作手冊辦事：收集數據，參考指標，設定步序，跟隨指引，18歲的小伙與81歲的老頭症狀相同的話，醫治手法一樣。不像華佗，更像修車技工。也難怪，擅作主張有法律後果，隨時身敗名裂，犯不著。

偶爾出現的「另類治療」建議，是沒有指示牌的公路出口，只能引起一陣好奇。離開主道可能是條生路，然而，這是生死抉擇……猶疑間，汽車已錯過岔道，唯有望著後視鏡猜想、後悔、嘆息、假設……還是不要三心兩意，留在大路上跑吧。順主流盲衝總比跟著沒有保險公司背書的旁門亂闖穩妥，死了也不是自己的責任……

今天我對大嫂當日所面對的抉擇與徬徨，感受分外深刻。行文之際，自己也確診了胃癌，在鬼門關口徘徊一陣子後，決定以中藥扶正祛邪，同時努力自愈，繼續冒死活下去！

才不過六點半。

「燒根香給大嫂吧！」

一縷藍煙身負使命，冒著微風裊裊上升，緊追大嫂剛剛成功擺脫了病軀的魂魄，傳遞我們最後一點心意，祝願她安心上路。

每逢生離死別，總會慨嘆人生無常。相比之下，即將要面對的法治程序雖然繁復瑣碎，卻沒有生老病死詭秘莫測。人為程序的目的正是盡量減少隨機因素，保證司法系統的連貫性和穩定性，以求公允。那時那刻，我的想法仍然天真。

更冗長的人為滋擾也有盡頭，煩擾了兩年多的荒誕訴訟，再過兩個小時左右便會正式結束。如無意外，一百多分鐘後便可以解開這心頭枷鎖，使勁一扔……

如有意外呢……？

兩天前，事務律師戴力收到法庭通知，法官將在今天——2012年2月29日——下發宣判。大人的案頭高高在上：法庭級別越高，案頭離地越遠，平民必須仰望。由於標高差距，犯人答辯要上呈，法官判決要下發，而疑犯基本上要隨傳隨到，法庭頂多提前一兩天通知律師，讓他們稍作準備。「無罪推定原則」在實踐中跟上帝的本質相似：信可安心，卻不能肯定存在。被「假設無罪」的疑犯其實更像待罪之人，會失去很多正常的公民權利，甚至被羈留，未審先坐牢。平心而說，這做法有實際必要，只不過跟整天掛在嘴邊的大原則有頗大出入而已。

香港承襲了大英傳統，將律師界定為「大律師」與「事務律師」兩類，然後再心照不宣地分成人鬼兩路。我的前雇主是傳統英資集團與法國公司的聯營企業（以下簡稱「英法聯」），律師團隊清一色是只懂英語的真洋鬼子，和幾個也會說中文的華人士著助理。

並無明文規定那一類律師比較高檔，但只要聽其名銜審其賬單，便心裡有數。在庭上，大律師跟法官一樣戴假髮穿長袍，只不過沒有彩帶纏身。事務律師沒有資格戴假髮（因禿頭或皮膚病而戴的民用假髮大概不算數），也不能像大律師一樣跟青天老爺直接對話。他們的職責是向下與疑犯客人溝通，讓他們明白說不盡講還亂的法律責任，套取辯護資料，整理證據口供，和收取服務費用。大律師除了準備辯護策略時可能會模擬庭上盤問外，甚少與客人直接聯繫，連訴訟費也是經由事務律師代收的。

無奈地跟著律師團磨蹭了差不多三年，對這行業總算有些心得。

律師雖然是法律體系的核心分子，但對法治公允之類的大原則興趣不大，甚至有些冷酷。電視劇中大義凜然的司法雄才知能活在電視機里，否則會餓死。現實聽起來有些冷酷，但抬棺材的對死人沒啥感覺其實非常自然。

律師不論類型，都有種說不出做得到的專業態度，對任何案件寧死不打勝算，同時永不言敗。就算120歲的前朝太監被控強姦，法律代表在追問之下也只會搖頭擺腦，強作分析：「呃，五十五十吧，表面看來指控荒謬，違反生理常識，對我方有利，但牽涉技術問題甚多，公公最好有心理準備，不妨作最壞打算，然而無需過分悲觀！」跟著可能會補充一句：「嗯，由於案情不尋常，我們必要時可能要添加費用，就當買保險便是了。」卻沒有明確指出誰是要面對加費的「我們」。這類對白，我三年來親身經歷了好幾次。

然而我的大律師有些例外，老實說相當難得，是異類。

他是位行將退休的紐西蘭籍「英皇御用大狀」，雖未曾直接被女皇陛下御用過，但頗有江湖地位，假髮微黃，頂在頭頂有種古怪威嚴。絕大多數與英國上流社會攀緣的人都會盡力甩掉鄉音來掩蓋出身，這位紐西蘭大狀也不例外，一口女皇腔，完全聽不出他先輩是當年被流放南半球的賤民。用中國價值觀來批判，此忘本作風有些那個。然而為了金錢事業數典忘祖的行為，天下間比比皆是，中外一樣，演繹不同而已。

這位大狀在每次出庭前準備十足，分析細膩，抽絲剝繭，在庭上的颱風穩健犀利，平實的陳詞盤問暗藏機鋒，永遠泰山崩於前而不失從容，令我感覺踏實，覺得這官司勝算十足，是極少數得我信任和尊重的法律人士。當然，泰山崩了也只會壓我身上，他的費用早已預付，根本沒有理由不淡定。

昨天他不顧行規，非常例外地直接發了個私人電郵給我，內容只有一句：「假如『司法公正』意義尚存的話，你明天將被判無罪釋放」。平平無奇的一句人話，在他的圈子極為罕見，令我安心之余，也被他專業冷漠背後的真心表態和人性關懷感動。

事務律師戴力則酷得要命，徹底模稜兩可，堅持五十五十，不抱任何希望。不幸的是，他令人懊惱的「行貨」態度竟然最中肯正確。

為了慶賀這司法噩夢的完結，一早預訂了餐廳，好待判案後大宴親朋。

冗長沈悶的審訊過程，臨近結案竟然有些高潮氣氛。親戚朋友們一傳二，二傳四，知道尾聲已近，不約而同地出現公堂，助陣打氣。大家多年未見，在我的公審場合相遇，有如久別親朋在老太爺的喪禮重逢，互問長短，抱頭同嘆歲月匆匆，替肅穆平庸的法庭增添不少人氣：

「哇，讀大學啦？上次見他的時候還沒有我高呢！」

「我們都越來越縮，越縮越矮啦！」

「唉，時間過得真快，大家以後要經常聚聚！」

「一定一定！你有微信嗎？」

「微信？啥來滴？」

直至法庭小吏用他僅有的英語高喊：「C o u r t !」大家才安靜下來，齊齊起立，恭迎頭頂馬毛，身穿彩袍的洋法官出場。大老爺功架嫻熟，好一出西洋大龍鳳，大家暗自叫好，可惜沒有鑼鼓喇叭鬧八音，美中不足。

大家為我而來，如此高興，甚是難得，結案後同去盡情吃喝，不醉無歸，理所當然，想不到……

事後回顧，自己對司法程序和法官思維缺乏認識，導致過分樂觀；預早安排慶祝暗中也有取個兆頭之意，說不出口而已。不過我當時的「不審慎樂觀」雖然包含了誤判與迷信，卻絕對不乏客觀邏輯，並非純粹一廂情願或盲目自我欺騙。

在工程界和商場跌撞多年，早已被逼學會凡事必須作最佳準備，最壞打算。既然沒條件搞理想主義，便得接受世事無絕對；每個人基於有限經驗、知識、偏見、理解能力和利害考量等因素，對同一件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工科生與生意人有個共同盲點，就是相信更離譜的邏輯也總得有譜可離，人間存在一種不證自明的情理，無需辯證的公認底線。荒謬的決定背後其實都有利害計算，不合理的表象暗地裡都有原因，沒有受益方的壞事，正常壞人是不會幹的。人類失去這心知肚明的合理底線，相當於失去群體精神力量，牙不尖爪不利腳不快的「智人」會越來越弱智，狗也不如……

扯到那麼遙遠虛無，將眼前官司與人類的整體命運掛鉤，只不過想說明我的信心有邏輯依據。這官司非常簡單：無證據無動機，整件事情說到底與香港無關，根本不應該出現公堂，出現了也無法站穩，唯一的結局是無罪釋放，毫無懸念。我工科出身，多年從商，雙倍具備了上述盲點，深信在沒有人受賄得益的情況下，如此簡易的案情，不可能讓成冤案。

當時沒有想到香港法官雖然一般來說不貪污，但傳統上與平民隔絕，不沾大眾思維，不循世俗邏輯，有自己的一套另類現實……

不過，現在大嫂……可能不應該慶祝吧……

「要不要取消餐廳訂位？」我打斷了老婆的默思。

「還這麼早，等會再算吧。」雙眼凝視著獻給大嫂的青煙。

「也是，戴力說一般不會超過一兩個小時的。」

「你先吃點兒早餐吧。」

想不到這早餐竟然是今天最後的一餐。

洋法官大概有鑒於我和約翰每次出庭都結領帶穿西裝，約翰更與他同聲同氣，一直都特別恩准我們坐在旁聽席受審。今天是裁判日，陪審獄吏破例按本子辦事，核對身份證後示意我們入座犯人欄，跟着自己也鑽了進來，嘍一聲拉上閘門，堵死了出口。我和約翰相視微笑後，默默地看著籠外的風光。人很多，都在竊竊細語，像下著微雨。律師與律政司處一眾閒人閒聊招呼，都有些坐立不安。親友加上公司法律及公關部門的同事，將觀眾席擠得滿滿，遲來的要站著。很多人用眼神鼓勵我們加油。這時候加油幹嘛呢？浪費能源而已。

約翰比我年長幾歲，是「英法聯」的首任老總，開山老祖。我是公司的首位華人總經理，接手時他已升遷為法方駐港總代辦，但不久便被退休。他雖然沒有技術背景，但在港澳垃圾行業混跡多年，經驗豐富，而且工作狂熱，事無大小親力親為，是個難得的把關人才。我於是徵得各方老闆同意，轉聘他在「英法聯」擔任「特別項目經理」。他在80年代一手創立澳門的聯營分公司，是負責澳門市場的最佳人選。瞞睡了幾百年的澳門有獨特的歷史包袱和夢幻作風，並非一般員工可以應付得來。

約翰是這場官司的「首被告」，理論上我只不過是配角。

Court！法官大人出場，全體肅立！

他今天穿了新彩袍，襯上奶黃假曲發，像個表情符號。成為法院的常客後，不禁對青天老爺的假髮產生好奇。後來一位懂歷史的朋友告訴我歐洲貴族戴假髮的緣由與性病有關。當年很多有錢有臉有衝動的上等人士都染上了梅毒，導致不平均脫髮，東一塊西一塊，一看便知道「哈哈！中招了？」，有損顏面。於是臭味相投的哥兒們想到絕招，大家沆瀣一氣，不論頭殼有沒有補丁也戴上假髮，外人難辨難分。上流社會流行吃糞的話，民間自然跟隨者眾，公子階層的遮羞笠很快成為時尚，不戴不酷，漸成體統。傳統假髮用馬尾毛織造，比羊毛稍微透氣，然而在早期沒有空調的香港戴著辦公也相當難受。聽說假髮是從來不洗的，臭汗自乾後留下的淡雅黃斑在司法界是微妙的資歷象徵，千金難買。

法官大人坐下後，二話不說，立即埋頭整理案前的紙張，左邊的放到右邊，右邊的放到左邊，刻意避免與旁聽觀眾或犯人欄內的我們眼神接觸。幾分鐘的懸疑轉眼即逝，他拿起面前的一張紙，平直地誦讀案件背景與重點概略，然後才鄭重開始總結。

首先，他認為案中唯一指控約翰和我的污點證人「非常可信」。

嚇！此話怎說？有無搞錯？

此君是誰？

他，是葡籍人士，家族混跡澳門幾百年，根深蒂固，正在澳門服刑，是轟動一時的歐文龍貪污案中三位與歐司長沒有家屬關係卻被拉去坐牢的倒霉分子之一。

他，是一位在香港庭上親口對眼前這位法官承認曾經四次在澳門法庭作假證供，渾身污點的證人。

他，是曾經由澳門監獄白紙黑字發信勒索的人。法官大人一早將這勒索信接納為呈堂證物，收歸入檔。他當時表情肅穆地詳閱此信，不可能看漏了其中最重要又絕不含糊的一句：「否則我保證你們會陷於麻煩！」（Otherwise I promise there'll be trouble!）他發信時我已退休，公司聽取法律意見後決定拒絕付款。幾天後，這證人由澳門監獄打電話給伶仃洋彼岸的香港廉政公署報案，推翻自己幾年來的說法，改稱「英法聯」其實知道他曾行賄，是同謀。

他，是剛剛被法官宣佈為「非常可信」的關鍵證人——此案的唯一證人。

法官大人大概心知這判斷不尋常，於是自發解釋道：「證人在辯方律師的盤問下，毫不猶疑地承認他以往屢次作假證供，證明他有悔意，現在說的是真話。」這番逆天邏輯記錄在香港法庭網頁內的審訊記錄，以供世人搜尋參閱，並非隨意捏造。

不少在場人士發出了無聲驚嘆：「嚇？」

我吞了口水，也發不出聲。

法官沒有提及勒索信，大概覺得無關重要吧。

邏輯是有「合理底線」的……邏輯是有「合理底線」的……

邏輯是有「合理底線」的???！

戴力的荒唐估計，竟然一字不差……

不久前，戴力律師邀我到他的辦公室一起重溫證供。

污點證人曾在澳門「廉政公署」與各級法庭分別給過四次口供，每次都自相矛盾，反正他在澳門存檔的供詞亂七八糟，我方律師甚為重視，第一時間獲取了副本呈交香港法院過目。我其實頗欣賞葡國仔凡事漫不經心，甚至不經大腦的拉丁風。他在澳門的人脈極廣，特首和主審法官都是他的哥兒們。可能由於信心滿溢導致態度輕率，在公堂每每

信口開河，造成多個互不兼容的證供版本。不過澳門有自己的傳統作風，輪不到我們外人說三道四。

我對這官司充滿信心的原因之一，正是由於堅信世上沒有任何法官會相信這樣的一位污點證人。邏輯總有「合理底線」，打掉了這個證人，根本就沒有案子，一場噩夢，一個笑話，大家收工，歡樂時光。

但戴力可能為了管控期望，看法不同：「根據我的經驗，不能排除有人會在背後教唆他被盤問時不作任何辯駁，爽快承認過往作假，以示真誠悔過，盡快略過無法爭辯的事實，同時博取法官信任。」

「嚇？」我兩眼一翻：「戴力哦戴力！甬耍我吧！你剛才這專業意見收費的嗎？邏輯是有公認合理的底線的哦！」

「Well，信不信由你，小心為上。」

「不信！死也不信！」

他笑了笑，笑得很開心。

法官剛才的幾句總結，幾乎是戴力謬論的翻版，一字不差，難道他們有私聊，甚至串謀？

一下子被扯離了自以為認識的現實，腳下輕浮，有些暈眩，腦袋空白。腦袋在這情況下反正作用不大，想爆了頭也不會改變事實。

遇上非常狀態時要放緩呼吸，一切不顧，收斂精氣神以應付當下。

老婆在旁聽席突然泣不成聲，我在籠中向她舉拳示意堅強。

旁聽席上很多人表情錯愕，顯得比我更震驚。

幾天前發電郵邀請名單上的親友今天出席「跟我道別，或一同慶祝」。他們現在一時間不知道目光應該投放哪才恰當。有幾個人向著犯人欄揮手。只看到動作與外形，沒有注意到到底是誰，反正誰也一樣。

轉頭看看身旁的約翰：面如死灰，目光呆滯，嘴巴微張，似乎已經死去。

一直以來，每堂審訊都有一名懲教署的差役侍候，以防法官老爺興之所至，要立即送我們入獄。他們通常都非常無聊——因為這工作實在無聊——對我們卻頗為友善。今天的獄卒哥哥和我們同困於籠，魂魄卻如常開小差去了。

洋法官用英語宣判後，他感應到庭上氣氛突變，才醒覺過來，不肯定地用廣東話問我：「衰咗？」

人「衰了」當然要老實承認，於是點了點頭。

他態度依然和藹，但多了幾分公事公辦的味道。

另一位懲教職員突然在身後出現。這時才知道身後的牆壁原來有扇頗為隱蔽的暗門。他們將約翰和我帶到後台，然後拿出俗稱「仔葉」的手銬將我們連接起來，每人一「葉」。

我的一環較緊。

「放大點可以嗎？」我問那位替我上手銬的職員。

「可以！」隨即將內圈的墊環拿走「OK？」

連忙「唔該」，隨即補充一聲「阿Sir」。現在人在他手中，尊重一些肯定沒錯。

我和約翰被手銬相連，走進後室的電梯，像一對幼兒園學童。

到了地庫層，出了電梯，阿Sir隨即解開手鐐。如此大動作就是為了15秒的電梯之旅？很明顯，手銬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需要。我們正式由「假設無罪的疑犯」降級為等待判刑的罪犯。刑具有助大家心理上認識和接受這轉變，勝過千言萬語。

約翰和我被遣到不同的房間去。

一位戴著醫療手套的職員發出清晰簡明的指示：「剝光衫，袋裡邊的嘢通通攤出來放枱上。」

脫光了衣服，將口袋裡的東西攤放在小桌上。

「手按牆，擘大腳。」

唉……可不遵命嗎？

兩手按牆，張開雙腿。

牆上有一小塊淡棕帶暗紅的斑點。是風乾了的鼻屎？殘餘血跡……？

背後的先生一直沒有動作。

繼續屏氣胡想……努力分心。

又過了不知多少個刹那，仍然沒有任何動靜，有關的隨意肌開始稍微鬆懈。

難道他在遠距離檢視？又或許在發短訊跟老婆聊天？

「著翻衫！」

「哦，唔該，阿Sir！」連忙把衣服穿上，鬆了一口大氣，竟然有少許意外喜悅。

出了房間，感覺輕飄飄，有如手術後開始甦醒。

「貼住牆走！」另一位阿Sir接手，命令我在他前面靠著牆壁走。

「轉左！」

周圍有很多懲教職員，可能由於午膳飯氣攻心，都表情木訥。

很好奇為什麼要貼著牆走，但立即意識到從這一刻開始必須戒掉好奇。現在並非好奇的時候。觀察無妨，但切忌太過投入，更不可隨便開口。

拐了彎是條長走廊，兩旁都是鐵柵，鐵柵後是一格格被牆壁分隔的囚室。阿Sir加快腳步過了我頭，站在一個沒上鎖的囚室門口，望著裡面，沒有看我，沒有作聲，好像滿懷心事，也好像心無旁騖。我自動自覺走進囚室。他一言不發地鎖上閘門，然後斯斯然地離去，一直都沒有看我一眼。這位阿Sir雖然缺乏表情，卻表達了十分豐富複雜的內容。表面心不在焉，但每個動作都有專業節奏，拉閘扭鎖堅決實在，「咔嚓」一聲，乾脆利落，傳遞了不容置疑的權威。他走路懶洋洋，腳跟不離地，貌似行屍走肉，細賞卻有幾分「龍銜海珠，游魚不顧」的禪味。雖然目中無人——起碼沒有我這個新犯人——但並無作威作福或表現惡意。

呆呆地看著阿Sir的背影拐彎消失後，才定過神來。

若在平时，可能會心裡批評這位公務員態度欠佳，但現在身為囚犯，有關部門的職員不當我一回事實在合情合理。後來才發覺所有獄吏都是這副冷漠態度，估計是職業所需。每天與來自五湖四海的犯人相處，太威嚴怕引起無謂反彈，太友善又有所不宜，保持某程度的冷漠最為恰當，有專業道理。不過這是將來的觀察結論，此刻才入獄十來分鐘，連囚衣也沒有，遽然被扔進了另一個世界，迷惘恍惚，哪來閒心分析研究？

回過頭來看看自己的「房間」。

地方出奇寬敞，大概七八平米，傢具不多，尚算簡潔，右牆角有個升高了的平台蹲廁。心想這設計也真夠變態，使用時要有登台表演的勇氣，為啥呢？保安原因？為挖隧道逃獄的犯人增加難度？英國人的思維在細節方面通常比較刁鑽。

左側近門口處有台小小的玻璃纖維高桌，旁邊有張高凳，也是玻璃纖維，也固定在地上，不能踢翻出氣。灰色的桌面上有個漱口盅大小的塑料兜，上面蓋了塊厚厚的白麵包。揭起麵包一看，驚見最討厭的黃豆粥。一粒粒黃豆硬淨分明，沈在兜底，上面一層上清液，明顯火候不足。沒想到經典的監獄黃豆粥原來有現實依據，並非小說和電影憑空捏造。一點也不餓。好奇心驅動下輕輕嚐了小半口，果然難吃，像浸過微咸鹽水的塑膠粒，色香味口感都不像食物。假如每天都要吃這個的話……聯想到集中營戰俘的老照片。

與對面囚室相隔一條走廊和兩扇鐵閘。對家囚友爬上了高台廁所，脫了褲子後蹲下低頭，開始呻吟，估計是對塑料黃豆有排異反應。自問一向隨便，也喜歡隨便，可以在任何環境中吃飯，隨遇而安，來什麼吃什麼，從不抱怨；地方看似不大衛生？沒問題，大菌吃細菌，誰怕誰？然而眼前的景象有些極端……不過話說回來，就算鄰室囚友沒有在我餐桌幾米範圍內公然拉屎，就算今天吃的不是黃豆粥，也完全沒有胃口。

反過來背向對面囚室，坐在小凳上，以示尊重隔鄰這位先生的私隱。

有些空洞，有些麻木，手指頭冰冷。

就這樣坐了半小時？一小時？那寡言的獄吏突然出現，一言不發地打開了閘門。我入監隨俗，無聲無息地跟著他走，有種陰森的默契。約翰已經在電梯口等著，永不遲到是他的好習慣。我們再次戴上手銬，讓兩位阿Sir押進電梯返回樓上法庭。

這次由暗門直入犯人欄。

旁聽席依然擠滿了人，空氣比剛才更鬱悶，感覺呼吸輕微困難，老婆卻平靜多了；我使勁對她微笑，盡在不言中。

法官大人已經上坐，神態比剛才輕鬆，大概午餐吃得不錯。他毫無耽誤，立即宣佈自己「正懷著沈重的心情判刑」，看來他判刑後需要多喝幾杯以助解壓。這位洋法官數年前在高檔的「木球會」因為喝多了鬧事，曾被暫停會籍六個月。約翰是球會的資深委員，可能有參與判刑。在流言比嘴巴快的英籍高級遣民社交圈，這類消息以音速傳播，成為「酒餘牛排後」的笑話。想不到世界輪流轉……嗯，難道法官大人懷恨在心？不會不會！法律是客觀公正的，絕對不容置疑！

且慢！

法官大人正在大贊咱們呢！

諸君且聽：「兩位被告是他們業內的佼佼者，而他們犯案並無私心，個人沒有得到任何好處……」既然法官大人老實誇獎，唯有謙虛接受，不過被他當眾點贊實在有些難為情，亦有幾分虛幻。

難道真的是一場誤會？或許他早餐時喝多了，剛才判案一時忘形，跟我們開大了玩笑而已？我等著他下一句的道歉：「不好意思，哈哈！無罪釋放，退庭！」

唉，盛贊我們一輪之後，他終於言歸正傳，說這次量刑起點為四年，遠低於戴力的悲觀預測；他說由於牽涉的數目不小，入罪的話估計「最少」五到七年；他擔心我聽不清楚，將「最少」兩個字加重了語氣。

「戴力，為了你的律師形象，你應該小心語病。既然說『最少』，則五年便夠。『最少』五到七年除了多餘，也不合數理邏輯。」糾正也是為了他好，希望不會忠言逆耳。

幸好我們在法官心目中是社會領袖，是佼佼者，貢獻良多，所以從輕發落。還有，他跟著語帶正氣地說：「由於程序繁復，被告在冗長的過程中受了不必要的不便和壓力，於是本席決定減刑九個月。」哈，想不到法官大人也有注意到程序冗長繁復。減免了九個月，折實三年三個月，期間乖乖的不打架不吸毒不賭錢不行邪淫的話，還可以提早保釋，誰說官僚主義沒好處呢？

黑色大卡車在法院地牢停車場的小斜坡上一顛一簸地爬往出口，窗口都封上了鐵絲網，如臨大敵。地獄囚車的引擎和避震很晦氣，每一步都很勉強，像頭力不從心的老牛，卻苦於未到法定退役年齡。約翰和我手銬相連，同坐一排，我靠窗，他靠中間走道。一位阿Sir給我們各派一個口罩，預警「外面有記者」。我替約翰翻譯了。他在港工作了四分一個世紀，只學了幾句中文，現在終於有機會專心學習土著方言了。

審案過程中，廉署和律政司的官員對偶爾前來聽審的年輕記者都很積極友善，肉麻巴結，經常將一早預備好，只待搬字過紙的「新聞發佈稿」往他們手裡塞。懲教署的職員似乎沒有這份公關熱情。

車場大閘緩緩上升，露出一線陽光。好像很久沒有見過陽光一樣，感覺陌生。

一群人背光而上，照相機貼著窗門的鐵網亂拍一通，像鬼魅，更像在糞堆搶食的蒼蠅；我和約翰在他們眼中是熱辣辣的新鮮糞便。

約翰急忙彎腰，俯身將面貼大腿，像準備飛機墜毀。想不到他情急之下的「前彎頭碰膝」做得不錯，有幾分瑜伽天分。我盯著外面這群莫名其妙，為了謀生而瘋癲的可憐人。要拍便盡情拍吧，被上了鎖，只能擺這個姿勢，不好意思。

從任何角度看，我們的案子都沈悶乏味；既無引人入勝的陰謀詭計，亦無驚心動魄的暴力色情，完全沒有新聞價值，貼錢也賣不出電影版權。這群人的興奮狀態是如何形成的呢？因為這是香港首次牽涉老牌英資大行的境外貪污案件？有了這案例，廉署便有理由大肆擴張，招兵買馬，四出越境辦案，公費出差上演廉政風暴，儼如好萊塢眼特警了。諷刺地，由於早期廉署的出色表現，貪腐在香港已大致息微；養了那麼多人，總不能都坐在總部看報剔牙，但又不甘收縮。反貪腐部門越有效，自己的生存價值越減退，是個很矛盾的現實。據說廉署調查員大都以兩年合約聘用，嚴重缺乏就業保障。現在手中有我們這兩位肯定會上訴的藍籌客戶，隨時搞上幾年，對員工們的生計有一定的穩定作用。負責想出這妙招的人，此刻可能在開香檳慶祝。

囚車搖搖擺擺地離開法院，將一眾媒體嘍囉拋諸車後。回看他們，都忙著低頭檢視匆匆拍下的影像。

熟悉的金鐘地鐵站在鐵窗框架外匆匆而過，忽然遙不可及，多了條未來幾年都無法逾越的鴻溝。

半小時後，老囚車終於搖到了蝴蝶谷的荔枝角收押所，中途沒有拋錨。蝴蝶谷隔鄰是美孚新村，當年是香港首個大型私人屋邨，父親曾特別帶我去參觀見識。曾幾何時的創意典範，現在憔悴不堪，像歷史遺跡。

離開法院前，戴力下來地牢探望，劈頭便安慰道：「律師團隊一致認為法官在多處嚴重誤判，我們已經收到公司指示，全速申請上訴，你大可放心！」他笑得很誠懇積極，有些興奮，估計已經將我們列入了未來五年的收入預算。

時間無多，即將啓程前往坐牢之際，他隨口補充了一句：「哦，荔枝角是老監獄，環境惡劣，是香港最恐怖的地獄監倉！」

望著他，無奈之餘感覺滑稽，但此刻沒有心情開玩笑或分析他分享這情報的意圖。他不像在賣弄幽默，而是真心希望我有心理準備。兩年來，他的主要功能是期望管控。對他來說，每一階段的結果都可能更差，也可以更好，呃，五十五十吧。

「嗯，收到。謝謝你的提醒，戴力律師。」

「沒問題！」他開心地說，似乎聽不出我無奈的反諷，反正也不會在乎。資深律師與客人的命運永遠保持客觀距離：打官司這玩意一命二運三風水，不是輸便是贏，五十五十，太上心幹不了這一行。

* * *

地獄監牢

蝴蝶經常被美化，甚至神化。梁祝死後憑借愛情死力不變蛆蟲，雙雙化蝶，破墓而出，重返人間起舞。其實就算這雙迷夢戀人走運，沒有瞬即被墳頭雀鳥啄返西天，也頂多軟弱無聊地多活幾個星期。這樣的故事竟然感人肺腑，流傳千古，可能由於蝴蝶的魅力非同小可。

在殘酷的大自然，花蝶除了姿色招展地跟隨本能沾花散粉之外，幾乎一無是處。既無頑強生命力，亦無群體鬥志，遇上氣流只能隨風哆嗦。小至螞蟥黃蜂，大至蛇鼠青蛙，都視之為零食。如此脆弱的生命，平凡無奈，卻被捧為「自由灑脫，無拘無束」的典範，在法國經典「惡魔島 — Papillon」中象徵了不屈不撓的頑強鬥志，實在無法理解，不知道文人們是有意誤導還是無心挖苦。然而蝴蝶經歷了千秋萬載的弱肉強食依然存在，卻是客觀事實，不到我不服。

當籠車轉入狹窄的「蝴蝶谷」時，龐大醜陋的荔枝角收押所赫然出現在狹路盡頭。

山窮水盡，走投無路，與蝴蝶自由浪漫的形象截然相反。

轉眼已到大閘。收押所看上去殘舊不堪，像棄置了的軍事基地。維修監獄在執行上肯定比裝修生意繁忙的酒樓要困難十倍。再者，刷了漆油，外貌光鮮，或許會損害「地獄監牢」的惡臭形象，削弱「荔枝角」三個字在江湖上的威嚇力。

荔枝角龍蛇混雜：全港所有還押候審的疑犯、剛被判刑的輕重囚徒、和由於種種原因需要轉送其他監獄、醫院、法庭的犯人，都會先集中在這裡，等候安排配送，是三十多所監獄的人流集運中心，繁忙程度可想而知。

一般來說，「疑犯」被還押候審有兩個原因，其一是案情嚴重，其二是窮。古代疑犯需要調動銀兩疏通官吏，現代疑犯需要金錢人事擔保，沒錢沒後台沒關係的蟻民，則有理無理先關起來再算，中外古今如是，在金錢主導的社會，更赤裸裸地如是，理直氣壯地如是。

對還押候審的疑犯來說，荔枝角理論上只不過是煉獄中途站，終站才是地獄。然而香港地方法院的平均審訊週期大約一年，較複雜的案件，隨時優哉游哉地審上兩年。長期被困煉獄與直入地獄實際上分別不大，煉獄甚至更差，因為市區的荔枝角比郊區監獄的環境更吵雜，空氣更污濁，而疑犯沒有工作雜務寄托，日子可能更無聊難過。

根據「無罪推定原則」，被還押的人於候審期間仍然被假定「清白」，與正式定了罪的犯人有所分別。他們無須工作，髮型隨意，家人可付費訂購獄方安排的特別膳食和送普通牌子香煙（正式囚犯只能自購一種市面見不到的香煙）。囚衣顏色也有區別，是「絕望灰」而不是正式犯人穿的「糞便褐」。除此之外，煉獄也有刀山油鍋，只不過尖刀較短，油溫稍低，至於滾油溫度由三百廿降到二百八有沒有實際意義，則要視乎被炸者的個人感受了。

律師們私底下都認為現實中並沒有「無罪推定」這碼事；「大部分動聽的法律原則都只不過理論，只能當選舉口號對待，無需認真。」幸而香港法院的定罪率極高，絕大多數被還押的疑犯最終都會被定罪，不會感到含冤被押。

對手停口停的無錢階級來說，被還押一年半載後，大多會失去工作、聲譽、甚至家庭。就算最後奇跡出現，被判無罪釋放，用不著下地獄，步出煉獄後要面對的人間天堂已變得淒涼死寂，舉目無人。

下了囚車，阿Sir解開手鐐便走開，沒有指示。我們跟著其他囚車釋放的人流走到登記桌前。

「名！」桌後的教官最多三十歲，翻動眼珠掃了我一下，沒有認真抬頭。

老實回答了。

「衰也！」所犯何罪之謂也。就算本地廣東人，不稍懂江湖術語也不一定聽得明白，幸而我從前讀的是男校，也看過電影「監獄風雲」。

「呃，廉署……」

我的「罪行」並非三言兩語可以交代清楚的，然而精明的懲教官不講自明，沒有興趣瞭解詳情，我只說了「廉署」兩個字便被打斷：「尋晚瞓邊？」昨晚睡哪？

「呀？我……」這問題稍微唐突，有些愕然。

「走！」

阿Sir甚有前朝官吏的風格，不喜歡被無知市民浪費時間。回歸後，香港公務員基本上由率直高效殺氣騰騰的官老爺蛻變成曖昧低效，不分大小輕重，一律「聆聽市民聲音」的滑溜官僚。看來監獄是個被遺忘了的時間囊，保持了往昔官員的硬朗作風。每當我被問題難倒，反應不過來的時候，阿Sir都會毫不猶疑地猜測，然後將未經本人同意的答案

錄在冊上。很好奇他寫了些什麼，但立即想起自己的告誡，暫時把好奇心凍結。後來才知道「昨晚睡哪？」是核對身份的問題。現役囚犯會回答所屬監獄，醫院回來的會答哪家醫院，愕然說明是新來的，無知本身便是答案，所以：「走！」

只管跟著前面的人走，無目標，不好奇。

假如今天之前要我想象監獄的情景，大致上會描繪一群垂頭喪氣的男人，頭髮蓬鬆，赤腳上了鎖鏈，默默無言，坐在長板凳聽天由命，和水龍頭漏水的回音——滴，噠。滴，噠，滴……絕望淒涼，無話好說。

但荔枝角大堂與這幻想情景有天壤之別。

這裡嘈雜喧鬧，像暑期過後第一天的中學宿舍。與十多歲的男生相比，成年監犯——現在是我的「同窗囚友」——似乎更興奮更忘形。很多都是老相識，哥兒們一直忙於作奸犯科，無暇相聚，今夕獄中遇故知，互道別來勾當，不亦樂乎。囚犯的口比青年書生的要粗穢，一般只用來痛罵詛咒仇人的話，在這裡都變得親切。

「丟你老母臭X，真係比我係呢度見到你條撲街冚家剷！」意為想不到在此遇見兄台，甚感驚喜。

「丟那星，你老母X發夢都估唔卵到我舊年幾卵大鑊……」小弟去年不幸遇事，慨嘆人生福禍無常。

「大鑊嘢」是身份象徵，江湖地位，大家都急不急待分享。身周很多監犯都似乎很高興今天到此報到團聚。難道外面的世界真的不怎麼好過？然而……

「丟你老母！靜的呀！」一位正在埋頭用功的教署職員突然抬頭叱喝，敕令眾人肅靜，好讓他專心為人民服務。

大堂頓時靜了下來。我趁機環顧四周，發覺約翰就在身後，與我相隔三數人，目光呆滯，看不到我。

正當我暗暗佩服這阿Sir的威嚴之際，聲浪已經回到原來水平。賞臉式的群體靜默為時不到一分鐘。一分鐘前大發雷霆的阿Sir，好像突然想通了些什麼，心無旁騖地繼續處理案頭任務，不再理會噪音。

跟著前面的人，走到另一張小桌前。

表明身份後，坐在桌後的職員發了一張只有幾公分大小的「臨時身份證」和一本尺寸相若的超袖珍「犯人手冊」。身份證是一小塊白紙，打印了姓名和編號，一個永遠屬於我的個人編號。我現在是365820，自英女皇陛下1879年在香港首次任命了「維多利亞監獄總監」後的第365820個囚徒。當然，在不太遙遠的早期，並非每個犯人都有資格被分配囚號。沒資格的直接人間蒸發了事，反正無人夠膽過問，由他引起的一切麻煩亦隨之而消失，塵歸塵土歸土。

拿了臨時證後繼續前行，仍然無人指揮交通。一股無形力量帶動著我們，一個跟一個，隨機發現這冥冥中有組織有規律的入冊流程。從眼角看到約翰滿臉不耐煩，大概對這裡的安排秩序有不少意見，卻一反常態地沒有投訴。

嚇！又裸搜？唉……

幸好只不過是象徵式檢視，跟在法院地庫一樣，並無肢體接觸。這裡的環境沒有法院隱蔽，半遮掩的搜身房外人來人往，稍一引頸便可以看見我裸體按牆的怪相。但正如在屠場沒有人會停下腳步看殺豬一樣，裸搜在這裡沒有觀眾。

搜身後，從一大堆褐色制服中隨便撿了一套，再獲發一雙塑膠拖鞋。穿上後發覺褲子太短。明知要求更換會被狠狠問候娘親，算了吧，反正這裡不敬囚衣不敬人，就是走路時有些拉胯，步伐慢一點便是了，不趕時間。

穿上制服後，抱著進來時身穿的意大利名牌西服和皮鞋繼續前行。今早穿得格外體面；法官比較相信衣著光鮮的疑犯，處置也會從寬。不信邪的話，遇上官非不妨穿笠衫短褲人字拖上庭來證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官只看事實不敬羅衣，看看後果如何？

在一張長板桌前，一位當值囚友將我的衣物粗暴塞進一個透明塑料垃圾袋，然後用記號筆寫上編號。這些衣物也會在倉庫被囚禁到2014年5月27號。估計出獄之時已經嚴重發霉，面目全非了。

咦，難道剛才就是聳人聽聞的入冊「通櫃桶」？沒什麼大不了哦！

根據繪聲繪形的傳說，入冊的第一關是俗稱「通櫃桶」的肛搜，以防犯人利用天賦空隙隱藏毒品或武器。「後門藏毒」可以想象，但狹窄敏感的肛門能夠容納什麼武器呢？尖刀匕首？雙面刀片？防屁炸藥？太不可思議了。可能只是危言，讓良民有所顧忌，如非特別肚餓，或愚蠢，或倒霉，不要以身試法而已。

又可能這聽落頗有大英風情的搜身方式，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已經……

一廂情願的臆想才剛起步，便被殘酷的現實截停了。人流在一個房間外停了下來。半掩的門後面有兩位身穿微黃大褂的工作人員，都不像醫生。一位囚友正好出來，邊走邊拉褲子，踉蹌地走向下游。

房間內其中一位職員脫了手術手套，扔進一個快將滿溢的巨型垃圾桶。想看清楚手套有沒有血跡之類，只恨老眼昏花，在這距離無法確定，唯有胡思亂想。

逐個來，不急。

終於……

到我了？

比較近門口的職員盯著我，以木納的神情來表達不耐煩——還有誰呀？

微挺胸膛，碎步走進房間的心情跟進入牙醫診所差不多。

「假牙？」

呃，難道真的是牙醫？

「無……」

「擘大口！」

拼命張開——啊～～——很快地查證了一眼，似乎比較滿意，在冊子內記錄了幾筆。我乖乖的站著等候指令，口合上了一半。

開始習慣阿Sir們的沈默作風。他們都說話不多，非不得已要開口時往往只說一半，留一半於不言之中，而出了口的一半中的一半，通常都是監房術語；沒有經驗或受過培訓的人，唯有像我一樣滿頭霧水瞪眼傻笑，或自作聰明答非所問。

另一位職員站在巨型垃圾桶旁等我自動獻身。大概由於疑心生暗鬼，隱約覺得他在奸笑，表情變態。斯斯然換上一隻新手套，緊貼的乳膠勒勒作響。幸而懲教署沒有什麼回收用之類的環保意識……他略略抬頭望著我，沒有表情，沒有聲音，卻把心中的話清晰傳遞：「丟那星！等乜卵呀？」這位先生，請問何故躊躇呢？

輕輕報以一笑，意思是：「現在就來，累你久等不好意思，阿Sir，抱歉，抱歉……」不知道他能否意會。

只有三步之遙，提腿開步時竟然膝蓋乏力，膀胱騷軟，急需上洗手間……

「除褲，彎低！」

褪下褲子，咬實牙根，緊閉雙目，彎成足足九十度，充分合作。

等著，等著，時間一毫秒一毫秒地過去，腦袋發脹，感慨萬千，唉……

咦？蜻蜓點水？還是初步熱身？

姑且靜觀其變。

「Okay！」

沒聽錯吧？連忙拉上褲子，同時衷心感謝阿Sir手下留情：「唔該阿Sir！」

沒有了戴力律師從旁管控期望，唯有自己凡事往壞處多想。當現實沒有想象中恐怖難過的時候，會帶來片刻舒緩，喘一口氣，甚至對地獄增添了正面印象。

終於環繞著「地獄之門」走了一整圈，有了編號，換了制服，完成了各項貼身檢查。一群野鬼喪屍，遊魂似地回到了起點大堂，繼續走下去便要重新登記搜身。大家自動自覺地在長凳坐了下來，棕色的一團團社會沈澱物。

不需片刻，大堂又熱鬧起來。

在喧鬧聲中反而感覺比較清醒。自從（一小時前？兩小時前？）踏足荔枝角後，一直都混混沌沌的身不由己，到現在才有意識地觀察身周的环境。大堂排滿了多列太妃糖顏

色有靠背的木長凳，油漆剝落，造成了花斑斑的迷彩效果。懲教署的主題顏色顯然不是糞便褐便是絕望灰。屁股下的板凳非常滑溜，看來有相當歷史，不知多少臭名昭著的土匪流氓和綠林好漢曾經到此一坐。

約翰由體檢房出來，一眼看見我，便氣呼呼地一屁股在我身旁重重坐下。

入鄉隨俗，很想用荔枝角方式跟他招呼：「嚇！估唔到係呢度見到你條卵樣？你都夠折墮啦，丟你老母，哈哈！」可惜他不會中文，於是一笑代之。

他臉色蒼白，咬牙切齒地說：「真他媽的反人性！」

不肯定他是自言自語還是對我申訴。

嗯，且慢！難道他被動真格，搞入肉了？不會吧，相信是慣性抱怨而已。特權階級一下子被貶為賤民，多少有個適應過程。

約翰是個難得的企業員工，經驗豐富，工作嚴謹，一絲不苟，但很容易給人缺乏耐性和易躁易怒的印象。其實我對他較為瞭解。他心裡知道很多官僚使命非常無謂，枉耗精神，卻無法控制自己近乎狂熱的投入。人都是這樣，一生跟自己內戰，直至離世，或大徹大悟。然而離世容易開悟難，他又是「金融時報」的忠實讀者，每早上例必將整份三文魚顏色的報紙的每一個字都看通看透，無形中為自己的開解增添障礙，對「人性」的定義亦可能因此與我的模糊概念有所不同。

再想深一層，這入冊程序究竟對誰的人性損害最深呢？那位穿了白大褂的懲教職員每周值班五天，每更都要對一百幾十個三教九流的屁股眼下手。下班後，他會否偶爾跟家人談及今天上班時的一些特別感受呢？看電視時會否不自覺地將勤奮工作了一天的指頭提到鼻尖嗅嗅呢？在剛才「反人性」的接觸中，他和約翰究竟誰遭受到更大的人性衝擊呢？

看看約翰，再看看四周開開心心的犯人，知道自己想多了。

估計負責肛搜的阿Sir從來沒有將他的工作與人性尊嚴掛鉤，正如約翰從來沒有想過集團文化加上肉緊的事業野心同樣會侵蝕人性。

「難講，」我聳聳肩，給了一個毫無誠意的無釐頭回答。現在並非討論「人性」的時候，眼前需要緊急適應的問題實在太多了。

時間這東西除了神秘，還挺會製造矛盾。

不少人表面很愛惜時光，卻經常無故心急，希望時間加速，之後又會搖頭惋惜，嗟嘆光陰似箭不留人；忙碌了大半生的人慣性抱怨時間不夠，但偶爾偷得浮生，難得機會與自己獨處，享受靜好光陰，卻如坐針氈，花錢也要找些無謂內容打發時間。錢太多被迫無所事事的人更經常千方百計消耗時間過日子，同時卻怕死得很，不斷將自己掃描檢測

以保長壽，無非就是爭取更多需要「打發」的多餘時間。反正人與時間的關係充滿矛盾。

目前我與時間的關係倒比較清晰。時間已被有關當局剝奪，成為懲罰單位，當然希望它跑得越快越好，最好穿越消失，同時帶走所有內容。

四周都沒有時鐘，而一直知覺麻木，不肯定呆坐了多久，有些慣性焦躁。

很快便想通了：反正坐一小時或大半天並無分別，何不將時間全盤交托懲教署，讓阿Sir代為打點呢？除了省心，也可以訓練自己活在當下，培養悠然自得，不失為一種福氣，否則只會自討苦吃！

精神可以儘管阿Q，身體卻要面對現實。久坐木板凳原來非常難受，兩瓣屁股開始左搖右擺，互相推卸壓力。鐵窗外天色漸暗，已近黃昏。如此久坐不是辦法，卻沒有辦法不坐下去。盡量不去想自己的處境，將注意力轉移四周的囚友。他們你罵我我罵你，互相問候老母來增進感情，雖然無聊，時間卻沒他們辦法……

「……365820……」一位獄卒拿著號碼單逐個呼喚。

連忙站起來舉手回應：「係我呀，阿Sir！」

他翻了翻眼，好像覺得我莫名其妙。我也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什麼地方做得不對。

「排單行！」

榜上有號的都站了起來，乖乖排成一列。按摩了屁股幾下，心中一陣興奮，終於有變動了！任何打破這呆坐僵局的變動都是好事。

約翰由於心臟有故障歷史，要住醫療倉。跟他眼神道別後，跟著大隊出發，像幼兒園學童，但沒有手搭前面肩膊。

帶隊阿Sir用對講機跟控制室通話，鐵籠通道上的閘門順序一開一關，一關一開，讓我們穿過。電動鎖的聲音很誇張——咔嚓！咔嚓！——很有監房風。幾分鐘後，一行十多二十人到了大飯堂，我才想起自己早餐後一直沒有吃喝，但絲毫不覺得肚餓或口渴。

一位職員派發每人一個塑料漱口盅，內有軟身勺子（硬度不足以挖隧道）一條，疏針毛巾（密度好比廉價救傷紗布）一小張，肥皂（類似飛機上的免費樣品）一小塊，綠色牙刷（為灰色和褐色的監獄世界增添了色彩）與牙膏（大小適中，比較正常）各一支，還有一把對我毫無用處的梳子。大概十年前我在巴黎出差時，走進一家理髮店，以極有限的法文和身體語言道明來意：「笨豬默書——bonjour monsieur！剪一點點便可以了」，然後如常呼呼入睡。一覺醒來發現髮型變了，只剩「一點點」。那剪發師不是剪一點點，而是剪剩一點點，肯定與文法有關。起初非常沮喪，覺得怪相，但很快便習慣。「陸軍裝」打理方便，乘搭長程航班後更自問比任何在飛機上睡了十小時的長髮男士瀟灑有型，便一直沒有再蓄長髮。

大飯堂的長桌擺滿了一碟碟的晚餐，每監躉一份。藍色的塑料盤如紙碟般軟薄，要微微捲曲才能單手提起，另一隻手拿著漱口盅。

取過晚餐後，跟著大隊繼續前行，複雜不安的心情的背後竟然有些急不及待！擾攘了大半天，終於可以親自見識「地獄監房」究竟有多恐怖了。

* * *

香港人走路有股慣性蠻勁，散步也橫衝直撞，大有急務在身，神佛必須讓路的架勢。在一般人眼中，走路懶洋洋腳跟不離地除了妨礙他人，也有失儀態，渾身衰格，一副監躉模樣。

原來監躉走路果真如是：提腳牽強，舉步維艱，比外面的自由人要慢好幾倍。膠拖鞋摩擦地面沙沙作響，像黃昏潮汐，閉眼細聽有催眠作用。原因除了拖鞋笨重累贅不合穿外，坐牢的人根本沒有理由著急。與外面繁忙嘈雜神經繃緊的荔枝角相比，拘押所其實暗藏逍遙，是個無人欣賞的遁世奇門。

阿Sir驅著犯人到另一棟樓，像趕行屍。上樓梯被逼要提腿，沙沙聲變了晦氣的啪啪聲。爬了兩層樓後，有獄卒坐陣小桌擋路，按名單指派囚室，基本上二人一室。我腳步雖快，是頭幾個登記的人，卻被派自己一個囚室。

登記後繞過小桌，右拐進入一條長走廊。身在人煙稠密的荔枝角中央，卻突然感覺非常孤單。

左邊是一列垂直長條窄身窗，大概十五公分寬，一米多高，底部離地面一米左右，窗門間距大約半米。條形窗驟眼看有些寬闊，一個極為瘦削，頭尖膊窄，鼻扁耳細的監犯，有機會拼死擠出，成功的話，會飛身墜落兩層樓下的籃球場，不論是否肝腦塗地，依然身陷囹圄。

長廊右邊是一排洞穴似的囚室。囚室與走廊由鐵柵分隔，洞穴之間是混凝土牆。獨自沿著走廊找我的囚室號。大部分籠牢這時都是空的，鐵柵中央的閘門大開著，準備迎賓。

監倉不就是這個樣子嗎？看起來比較正常，都在意料之中，起碼光線充足，沒有「地獄監牢」應有的恐怖氣氛。戴力律師的警嚇有效幫助管控期望，不能說毫無價值。

倉門只比我略高；微微俯身而進。其他監穴逐漸被填滿，氣氛開始熱鬧，但都與我無關。一手拿著晚餐，一手拿著漱口盅，站在房中央發愣，直到有人將閘門「嘭」一聲用力關上，才緩醒過來。阿Sir跟手將閘門「喀嚓」鎖上，乾脆俐落，不留任何幻想餘地，都是鐵一般的事實。

昏亂了一整天，終於被關了起來，困在暫時只有自己的空間。

唉！不期然嘆了口大氣，同時鬆了口氣。

仔細看看房間：大概三張單人床寬，左右兩邊都固定了一張灰色短腳玻璃纖維床。兩床之間是唯一的空間。左邊床頭後有個升高了大約一米的蹲廁，比法院地窖的廁台稍高，登台要爬一大級。蹲廁側向走廊，對外有塊低檔板，看來是標準設計，嚴禁私隱。隱私無非近代人自以為是的病態之一，無需執著。

小時候中環街市地窖的公廁，環境比這裡更差，非去不可時會先在外面深呼吸，進去後盡量全程閉氣。公廁內置長槽溝，溝上用薄生鐵板間成很多小廁格，廁格之間的隔板與眼前的設計相似，矮矮的很敷衍，只象徵性提供遮羞。廁格入口有小鐵門一扇，滿布立體污跡，門身跟鉸鏈都嚴重生鏽，難以轉動，所以不論是否有人也經常大開著，形同虛設。

在廁格內站起身可以看見上下游共享一溝的「拉友」，或背或向，一目瞭然。蹲下來俯首下望，會見到上流糞便隨著不斷的水流沿溝而下，直奔美麗的維多利亞海港，對小孩子來說，那景象雖然惡臭，也挺過癮。那年代的新鮮污水都熱辣辣地直接排放，英國人善於說辭，將未經處理的污水直接排入大海的技術名稱是「深海自然處理法」。

囚房廁所看似古怪，其實是政府的傳統設計，頗有懷舊風。

右邊床頭是張細小高桌，與法院地牢的是同一型號，也是灰色玻璃纖維所制，也被釘死地上。高桌與高廁之間是個很小的洗手盤，歪歪的吊了個龍頭，奄奄一息，很有監房味道。我將晚餐和漱口盅放在桌上，然後試開水龍頭。意想不到！竟然開關暢順，也不滲漏。

首先登台用廁。到了荔枝角後頻頻上廁，大概膀胱有些緊張。

哇啦！天崩地裂，有如海嘯！

在床頭安裝一個如此猛烈的沖廁裝備，實難理解，不過今天的一切都很難理解。從高台下來時小心翼翼，滑倒了不是開玩笑的。

檢視了一下晚餐：一撮花生、一堆白米飯，上蓋冷豆芽。嚐了幾顆花生，出奇地新鮮香脆，但不餓，便沒有繼續吃。

轉過頭來，赫然發覺一個身穿囚衣的人默默站在鐵柵外，像個在排隊等超度的冤魂。

看見我留意到他的存在，便將一疊床單被鋪塞進來，一言不發。接過後連忙道謝，再誠懇地誇張笑容。他毫無反應地慢動作轉身推車到隔壁洞穴。接著，另一位比較生猛的囚友推著水車經過，我連忙伸出漱口盅讓他盛滿，再不喝怕會脫水。「唔該囉！」同樣沒有反應，不過明顯是刻意不理會。派毛毯的當值犯人令我聯想到巴黎聖母院的「鐘樓駝俠」。他天生沈默？還是獄方刻意訓練來營造氣氛的呢？在月黑風高的子夜，他會躲在瞭望塔彈風琴助興嗎？想到這荒謬情景，幾乎發出了今天的第一絲微笑。

還是先檢查一下鐘樓駝俠派發的物資吧。

厚厚的一疊共六張非常粗糙的死灰色軍用毛毯，大概由於灰塵和潮氣，異常沈重；一個粉藍色小枕頭，只有一本辭典大小，沒有承受壓力時大約三公分厚，把頭放上，則無什麼厚度可言；兩張粉藍色床單，上有一小卷低密度廁紙，單薄鬆散，拿在手中粘粘的感到濕氣奇重。這算得上是衛生紙嗎！我平時要求不高，絕對不算講究，不過……打開一數：八格！就八格？太他媽的搞笑了！以我力透紙背的作風，八格疊起來也不堪一抹，必穿無疑！太離譜了！難怪我們要穿褐色褲子！

對著手中八格廁紙發怔，喃喃自語之際，剛好有位阿Sir經過。情急之下，顧不得監房儀態了。

「阿Sir！唔該阿Sir！」

他停下來定眼看我，沒有啃聲。已開始習慣了這專業表情，並無過分解讀。

「可以要多的嘛？」陪了個笑，友善謙虛，滿肚子苦衷發於心，形於色，舉起廁紙，感覺已經比幾分鐘前輕微縮水。

他盯著我，不慌不忙地呼吸了兩個循環，才字正腔圓地回答，語氣有種不容辯駁的哲理權威：「八格，每人八格，你自己好好諗下啦。」說罷轉身繼續巡邏，勝似閒牢信步。

好一句「每人八格，自己好好想想？」冷酷中帶抽象。

想不到第一天坐牢便被高人挑戰慧根，唯有聽命思考，努力分析。根據我的新陳代謝週期，濕熱體質和排廢頻率，八格肯定不夠，十八格也不夠，更好地想想也不能立即改變生理習慣，想多了只會恐慌。「心能轉物，即同如來」，我像如來嗎？不像。那怎辦？想不到廁紙這東西會變得如此關鍵。目前唯一辦法是死忍，以「不解決」為解決！幸而今天沒怎麼吃過，物料平衡暫時有利於我，估計不會有燃眉之急，不過長此以往……見步行步吧。

走廊的喇叭突然爆出巨響，幸而沒有被嚇失禁。只有八格廁紙的人，沒有條件不鎮定。

是電台節目。聽不出內容，但可以感受到播音員那份緊張。他們歇斯底里地向聽眾傳送專業正能量，希望大家都無釐頭地開開心心，不停地開開心心，無時無刻不嘻嘻哈哈。廣播壓力波與社交聲浪的粗暴碰撞，激發了嘈吵的惡性循環。香港人愛吵鬧，連坐牢也不例外。估計在北歐的監房，就算宣佈全體特赦也弄不出這氣氛。而擠滿了人聲與廣播聲的大氣，竟然還有空間容納了一股濃烈的煙味；開派對多抽兩根煙很正常，然而這麼多人被鎖起來一起抽，萬一火警怎辦？能怎辦？

躺在五張對疊毛毯上，只留一張蓋身。

想不到十層毛毯竟然緩和不了硬冰冰的玻璃纖維。我平常喜歡睡硬床，但這床實在過硬，而毛毯可能長期未經洗曬，纖維組織被壓得堅實，失去墊褥作用，硬邦邦像阿拉伯飛毯，也不甚保暖。

這裡是監獄，床鋪不舒服才合理，別囉嗦了。

躺在床上看剝落的天花，像放大鏡下的斑疹。麻木的腦袋逐漸甦醒，起碼知道自己麻木，急需面對現實：我現在是一名監犯，正在品嚐鐵窗風味的前菜，正餐還在後頭，得有心理準備。

幸好住單間，假如與左鄰右里的快樂囚徒同房的話，肯定應酬不來。

他們高談大笑的聲音令我更感孤單；難道我是這裡唯一不喜歡坐牢的人？這世界一天比一天古怪、陌生；反常越來越正常，常理越來越不合理。每覺一切反常的時候，首先會反省，看看問題根源是否自己。然而此刻元氣散渙，思潮堵塞，哪來能量搞天馬行空的高難度反思呢？還是想些簡單實在的事情來幫助腦袋解凍吧。

首先想到老婆和八歲大的幼女「小平同志」。

在冗長的官司過程中，沒有將事件告訴小平。她是個十分懂事和獨立的小孩，我們之間平時沒有很多秘密。然而這次事態複雜，需要詳細解說的地方太多，恐怕會超出她的消化能力，也怕她一知半解，過早對社會失去信心；她在這年紀仍需建立群體幻覺，做父母的不宜灌輸過多荒誕實情，何不再等兩年呢？反正一直深信這官非最終都會圓滿結局。再者，我們第一時間將詳情告知正在加拿大讀書的大女兒，害得她非常擔心，好像沒有必要。不過現在……

停！

現在想這些家庭瑣事有屁用嗎？這一刻需要積極能量，不是婆婆媽媽的擔心與自憐。任何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坐牢不會例外，不然眾囚友怎會如此開心呢？往正面想！不要把頭塞進自掘的負面陷阱！

想想看：坐牢可以是一種榮幸！

細看人類史，不少智者偉人都嘗過鐵窗風味：蘇格拉底、耶穌、伽利略、司馬遷、甘地曼德拉、能夠以詩詞穿越時空的李太白、蘇東坡……一直可以數到天亮。反之，上帝在地球的總代理與一眾宦官嘍囉將幾十萬「女巫」與大批科學家生燒活烤，卻保證死後直升天堂，天使喇叭開路。還有！現代的帝國總統大佬們窮兵黷武，為了集團利益將無數人的家園炸得稀巴爛，濫殺無辜，令千千萬萬平民妻離子散，是百分百的反人類份子，卻有顏面到處索取天價演講，宣講自由民主。這些人永遠都不會被審訊，更莫論坐牢，人類世界就是如此這般，公理無非幻覺。

現在與耶穌之流有了相同經歷，豈不與有榮焉？

榮個屁！自說自話這把戲現在起不到半點作用，不但無助釋懷，反而加重了我對人性對社會的失望。當前需要的是希望，不是沮喪，不是憤世嫉俗。

一向喜歡觀察人間的荒謬，培養冷眼旁觀的處事習慣，有時甚至抽身假想自己是個與猴群共處的野生動物學家，對大自然不完美的現實無力干預，也不想干預，只想觀察、記錄、研究、反思。想不到遇上了一丁點切身災難便無法客觀，完全經不起考驗！

很多人都同意人生荒誕；這可能是當今人類的一大共識。明知荒誕又如何？能改嗎？不能！說荒誕人生更姿彩無非自欺欺人的荒誕謬論；被困監房，何來精彩可言？

越扯越遠……思潮像斷了線的風箏，無定向風越吹越飄忽……

一大堆無關聯的「假如」在腦海浮現。

平常最討厭「假如」。世上沒有「早知」。想當初以吸取教訓還勉強說得過去，其它的假如悔疚則毫無意義，勞氣傷神。

眼睛很疲倦，有些刺痛。摘掉了眼鏡，放在床底，以防不小心踩破。估計弄壞了眼鏡的後果嚴重，必須加倍小心；說到底仍然有些工程人員的處事作風。沒有眼鏡，天花平滑得多，沒有剛才頹喪。人，其實大部分時間都不需要看得太清楚……

呃！突然察覺到周圍只有隆隆呼嚕和零星竊語。「一刻前」以超高分貝危害耳膜的播音呢？四周的談笑聲呢？頗肯定一直連眼皮也沒有合上哦！難道瞌睡了片刻？然而不知不覺地打瞌睡經常發生，不知不覺地醒來卻從未試過……一段可有可無的光陰就這樣離奇失蹤。

自問向來比較順應時間；光陰似箭我跟著飛，時光停滯我趁機偷閒，心信時間流速可隨心境變動，只可惜心境不受控。反正以往每當無聊，面對心知不存在的「多餘」時間，基本上能夠隨時而安，極少坐立不安。然而剛才的斷片是個新體驗，一下子未能適應，感覺迷糊。想到未來的三十九個月已被充公，不再屬於自己。在接著下來的鐵窗生涯中，必需與時間建立全新關係，一個未經考驗的新關係……

獄警踢著短皮靴經過，沒看我一眼，是條在魚缸裡兜圈的魚。

有衝動向他喊話：獄卒哥哥，你忘記了關燈哦！

走廊的燈光比斷片前暗了許多，但仍然足夠看書寫信。浪費電力的目的顯然是為了監視我們在睡夢中的一舉一動。想不到監獄與天堂一樣，都不容許黑暗存在。

不打緊，人有眼皮，合上連陽光也可以阻擋，這燈光算啥？無奈這一刻的眼皮不受指使。

妄念像暴風中滿天飛的紙碎，似有內容，卻無法看清，偶爾捕捉了一塊也沒有前文後理。有紙筆記錄下來的話，也許某天能夠將這些思緒整理——假如值得整理的話。

造夢也想不到會有這結局……預測能力離譜至此，實在可嘆、不忿。

躺在硬度穿透十層毛毯的玻璃纖維床上，努力自我批評：對這官司的判斷，怎會天真、愚蠢到這地步呢？

一向自以為有工科生的理性客觀，甚少縱容臆想。心底里亦明白人世間很多事的表象與內涵不一，甚至相反；有了這基本態度，對社會期望偏低，有助減少嚴重誤判和失望，為何這次會如此天真呢？究竟哪裡出了錯呢？

我知道所謂「公平」的本質主觀易變，絕對沒有絕對，也諒解依靠賣弄公平吃飯的人也是人，只不過是人。奇裝異服上班的法官尤其不接地氣，不知民間疾苦，而他們日常處理的糾紛，大多數瑣碎繁雜，婆媽得要命，正常人都會被悶瘋，是厭惡性工作。無奈薪高糧准地位高，更厭惡也得將這包青天角色演下去。經常戴著面具辦公的人，心裡很容易鬱悶，定力不夠會積壓成病態人生觀。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人性反應。今天替我預訂這房間的法官就可能由於無形壓力，經常借杯中物麻醉，才會在洋人圈子出洋相。

一串串拉丁文堆砌出來的「法律原則」——什麼無罪推定，疑點歸被告，動機證明，*actus reus*, *mens rea*——等等，通通都是吹牛，這方面我不感意外，然而今天之前，我堅信無論多麼愚蠢無賴的人，只要神經健全，也會有條最低限度的合理底線，社會才有最低限度的「合理共識」。

哈！錯就錯在這裡！

我雖然對司法工業不抱幻想，審慎悲觀，卻主觀迷信邏輯道理，將合理共識的邏輯水平定得過高，結果造成誤判。一直深信正常人都不會接受一個親口承認自己多次在宣誓下對同一案件捏造口供的人，何況閱人無數的法官大人呢？然而事實竟然相反！究竟是基本邏輯不復存在，還是我的假設標準與時代脫節呢？

由窗外照射進來的泛光冷酷刺眼，與室內的長明燈裡應外合，一切無所遁形。泛光被高身窄窗分割成黑白相間的巨大條形碼，伏在走廊。夜班獄卒每隔十到十五分鐘由條碼身上大步踩越，向走廊盡頭的記錄儀報到後原路踏回，周而復始。記錄儀每次都會大「嗶」一聲來證明獄卒履行了職責，絲毫沒有顧及犯人的睡眠素質。這城市裡一切能發聲的裝置都會將音量調至頂點。地鐵的入閘機如是；行人過路燈如是；公共電梯的播音系統如是：「抓緊扶手，請抓緊扶手，一定要抓緊扶手，千萬要……」聽多了難免下意識產生驚恐，怕稍一鬆手會被切成肉醬；而到處都是電梯，危機四伏，神經如何不崩潰……

全面失控地胡思亂想算不算精神崩潰？

眼皮依然繃緊，勉強合攏片刻便自動彈開。

一向極少失眠。以前聽別人訴說失眠之苦時愛說風涼話：「失眠不好嗎？清醒時間多了，等同長壽！」現在才明白失眠非常難受，以後對患有失眠的人要多同情少嘲諷。

正當被負面情緒籠罩，氣脈不通，精神恍惚之際，忽然一陣活力直衝頭頂。

有份害我的人——活現眼前，排隊等候宣判，而高高在上的法官正是本人。

好哦好哦！

眯起雙眼，看著排頭的幾位廉署調查員：你們身為執法人員，對案件真相不感興趣，不負責任，目的只有入罪，能屈則屈，入罪率高便算事業成功，得以延續聘用合約，順便擴大權力範圍；事業至上，公理與我何干？如此社會廢物，活著浪費糧食，污染地球，通通給我推出去斬！

自問判刑效率比洋法官高得多，爽快！

下一個是那陰陽怪氣的檢控專員。難怪人家說只有成績差，能力低，腦筋拙的法科生才會加盟律政司。你身為助理署長，位高權重，卻經常語無倫次，不知所謂。還記得有次你在庭上心血來潮，將約翰和我喻作電影「教父」中的阿帕仙奴嗎？在場人士，包括法官老爺，都面露疑色，你眼望我眼，猜不透個中玄機，卻礙於面子沒有要求解釋。反正一塌糊塗，斬！

哈，法官大人，輪到你啦！下跪！

你這狗官開口埋口誇我們是模範市民，作案沒有私心，那麼你經常掛在嘴邊，最引以為傲的法律原則都哪去啦？根據大英律例，不是一定要證明動機才能入罪的嗎？不是疑點歸於被告嗎？亂判一通，言行不一，斬！千刀萬刀亂刀斬！

且慢！刀下留人！

轉炮烙，慢添碳！

呃！再等等！有個更好的主意！

蒼天哦！請保佑他們長命百歲，老而不死，最後一隻牙也掉了，仍然躺在病榻發臭，濕透了的成人尿褲醃著滿屁股流膿滲血的褥瘡。

春節啦！子女一年一度出現五分鐘，站得老遠，捏著鼻子，恭喜發財！

天呀天！請讓他們活到一百一十歲，仍然吊著，吊著，死不斷氣，常年失眠。血跡斑斑的粗毯子摩擦著全身的破皮，開著眼發的噩夢通通被厲鬼劫持：被冷血冤屈的，法律字眼誤導的，技術圈套暗算的，受了曾被教唆的「證人」陷害的，一律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祈求上天讓他們早以棄用的良心在生命最後一刻突然醒覺，可恨懺悔無門，而這最後一刻別人看來瞬間即逝，在當事人的意識中卻好比千秋萬載，比黃粱夢長一萬倍，苦痛欲斷難斷，沒完沒了。投胎？甬想！眾厲鬼死纏不放，怎投胎？

哈！爽！痛快！想到他們死不去的樣子，差點兒露出了笑容。

一口氣處理了整批狗官，甚為解氣，肝火卻沒有因此熄滅。

深夜的監房格外陰深，零星竊語消退了，鼻鼾聲此起彼落。

毒咒治標不治本，冤屈易放難收，越想越氣，轉眼怒火重燃，來勢更凶更猛。

放縱嗔心有如火上添碳；加碳的一刻火勢會暫時收斂，但負能量有了補給，死灰隨即復燃，肝火越燒越猛，直逼心中死角。唯一的脫身之法是放下，然而執起了的仇恨，焉能說放便放？順境時也無法真心放下，現在成了受害人，滿肚冤屈，又如何假裝灑脫？

新添的負面煤炭開始著火，釋放出大量怨忿。

頭昏腦脹卻無法入睡。刺痛的眼睛盯著天花，啥也看不見。感覺頭部青筋繃緊，獠牙也好像長了，可惜咬不了人。

獄卒又巡房了；步伐深沈疲憊，像上了腳鏈，拖著鐵球。

嗶一聲，又捱過了十五分鐘。

行為良好的話，還有大概一百萬分鐘便刑滿出獄，肯定比拖著鐵球巡更的年輕獄警早離開這裡。在他這年齡，大概還沒有想過自己離退休出獄的日子多麼遙遠……

突如其來的一聲怪叫，全身汗毛豎直！

是嬰兒的哭啼聲！猶在耳邊！房間內有黑獄怪嬰？

精神進入緊急狀態，虛幻地清醒。

連忙伸手到床下取眼鏡……萬一被只冰冷的小手抓住怎算？

幸好馬上摸到眼鏡。

四周並無異樣；一切都是異樣。

俯身伸頭檢視床下。隱約有陣臭味，但沒有螢光綠眼與我對視。

幸好監房沒有黑暗。感恩長明燈。感謝懲教署。

哇啦～～～又來一聲！

他媽的！他貓的！他媽的死貓！

小時候經常聽到的貓兒叫春不知何時開始成了絕響。難道都市貓跟人類一樣，看透了男女糾纏帶來的苦痛，失去了生育的衝動？想不到在這地獄監牢閻羅偏廳，牠們竟然保存了這過時天性。除非這原來並非貓叫，而真的是十殿亡靈控訴人生的悲鳴？

幻覺開始墮入怪異境界之際，隔壁突然傳來急切呼聲：「師兄！喂，師兄！」囚犯們原來都互稱「師兄」。

似乎非常著急。

老老實實，為了啥事也與我無關。現在是鬆散泥菩薩過海，百分百自身難保，徹底無能為力。再者，此乃監房重地，五湖四海匯流，鼠竊狗偷雲集，沒有發揮社交伎倆的友善空間，所以，呃，師兄，不好意思……減輕呼吸，堅決裝睡。

周圍起伏不勻的打鼾聲夾雜著貓兒漸入高潮的嚎叫聲，弄得風聲鶴唳滿監倉。身陷重圍，胃部繃緊，深呼吸也無濟於事。

「喂！！師兄！」這次是放聲呼叫，毫不抑制，聲音中明顯多了威脅，背後的訊息簡單清晰：「丟你老母，咪卵扮嘢呀！」你他媽的裝蒜？當阿叔是孫子？

嘍！！！！

他突然用力猛撞我們之間的隔牆。整個房間震動起來，全身汗毛愕然。生理應急系統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超時加班。向來連血壓也不檢測的我，此刻很希望來個全身體檢。

鎮定！有厚牆相隔，要發狂儘管，能拿我怎樣？

不過，明早一出房，他可能是第一個碰面的人。

「哈！師兄早」

「丟你老母！咪走呀老嘢！扮死？」我這老頭豈非死路一條？

那怎算？四周的鼻鼾聲都停了，就只剩我一個繼續裝睡，擺明當他是傻瓜？坐牢首天便結怨，並非明智之舉……

「乜事呀？」聲線迷糊，半睡半醒。

「師兄！」師弟在絕望中見到曙光，有些興奮。不幸地，我被迫做了曙光。「有無煙呀？遞飛過來！」

煙癮可以如此嚴重嗎？不可能吧！我曾幾何時也是煙民哦！

匪夷所思，今天的一切都匪夷所思。我們雖然看不見對方，但靠近隔牆伸手閘外可以接觸握手，傳遞一口煙沒有問題，可惜我沒有。

「唔好意思，我無煙呀。」以最老實的聲音交代。

「唔係嘛……」再度失控，殺氣騰騰。

「真㗎，我唔食煙㗎！」真後悔當年戒煙，否則現在可以解決困局，甚至交個朋友。深呼吸一口氣，像被抽了真空。

他一言不發，使勁踢牆，全身投入地踢，不顧一切地踢——嘭！嘭！嘭！——踢斷了腳趾怎辦？會不會入我數？

「乜事呀？」

是獄卒！是阿Sir！有救啦！獄卒原來是偉大發明！

阿Sir的聲音出奇地友善平和，沒有半點責怪的味道。

不好！事有蹊蹺！難道他們是同一伙人，找個藉口在我身上弄點兒什麼好處，或許尋個開心？今天經過了這麼多教訓，不能再沒有高度防人之心！

野貓也似乎感覺到即將有事發生，叫聲越發淒厲。

「有無煙呀，阿Sir？」

「無！快的喇！」阿Sir語調堅決，卻仍然友善，勸他睡覺。估計丑時已過，乖啦！

「佢呢？」感覺他的手指隔著牆指著自己，趕緊閉上雙眼。

「佢乾淨㗎，無點你。快的喇！」乾淨？用乾淨來形容我雖然有些古怪，但這年輕阿Sir的修養的確值得學習，情商過人。他說罷便慢條斯理地拖著隱形鐵球離去。

隔壁靜了下來，總算告一段落。

呼吸慢慢恢復正常，胃頂的氣結開始散去。

「丟你老母！叫你去搵煙呀！聾卵咗呀？」叫你TMD去找煙？你聾啦？

今次的對象是他的同房，不是我，淡定！

「呢個時候去邊度搵煙呀？」同房的答案平靜合理；此情此景此地方，叫他去哪找煙呢？

急於抽煙的師兄並不買賬，高聲重復了他極不合理的要求。

同房也非常誠懇地重復了他的具體困難：「大佬！呢個時候去邊度搵煙呀？」

他究竟抽的是什麼牌子的煙，會如此大癮，實在好奇。

又來了：「丟你老母！去搵煙呀！」

話未說完：呼！碰！嘭！呼嘭！打起來了。

聽來是一方在打，一方在捱。

阿Sir悠閒地踱步回來，毫不緊張。這場面他見過。

「搞乜呀，搞到大家都難受，何必呀？」語氣比剛才更殷切鄭重，除了苦口婆心，更有幾分人生哲理。

沒有回答。我是他也不知道如何作答。搞那麼多事，只為一口煙？

更難置信的事發生了：就在獄卒阿Sir面前，呼呼嘭嘭的拳頭聲再起，而且更狠更猛。面對此情此景，阿Sir是否叉著手，邊搖頭邊觀看呢？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我在毛毯下僵直雙腿，緊閉眼睛，停止呼吸：這是什麼鬼懲教署呢？不懲不教，連最基本的紀律也沒有，比寄宿學校更混亂放肆……三年，有機會活著出去嗎？

當擔心快要升格為恐懼之際，更多獄吏出現了。

看不見他們，但強烈感覺到不只一人。

腳步很輕，很有目標，有點兒駭人。

沒有人說一句話，隔壁的閘門打開了。

沒有人說一句話，煙癮師兄跟著他們走了。

鬆了一口氣。

死寂的空間慢慢回復寧靜，野貓仍然在呼喚愛情，剛才大概都在側耳傾聽的囚友們繼續打鼾。肝火在戲劇性的暗能量刺激之下，再次燃燒起來。

* * *

心經

窗外傳來幾聲清脆啁啾，生氣勃勃，比野貓叫春悅耳太多了。鳥兒正在摸黑覓食，預示黎明將至。假如來生做蚯蚓，定要記得懶床，早起的蟲兒被鳥啄。

怒眼疲乏不堪，卻仍然死不瞑目地盯著眼前的空洞。

有很多理由憤怒，然而經過了一晚上的自我折騰，這些理由更加凌亂瑣碎，失去了內容。有內容又如何？都是些反邏輯的垃圾，只能用來證明邏輯失去了地位，也許向來都沒有地位……

如此下去，不消一年便會肝火焚身。將自己判個半死刑，值得嗎？

集中精神深呼吸：鼻孔吸氣，悠長細膩，直達小腹，尋肝清火。

其實全身都是負能量，吸到那裡都一樣，像海上油污要逐點局部清理，急不來。不呼不吸謂之息，經人中出呼出的氣熱辣辣，像歐洲噴火龍。很想熄滅怒火，入睡造夢，逃避到另一個世界，起碼另一個處境，什麼處境都不打緊，肯定比目前強。

當真？什麼處境也比目前強？想清楚哦！心想事成的話，不要後悔哦！

稍微冷靜客觀想象一下，發覺很多人一生中的每一天都比這境況糟糕百倍，千倍，萬倍。自憐也得有譜，年近花甲了，還扮巨嬰？

假如生在一個資源豐富武器落後的國家，遇上流年不利的話，走個普通衰運也會家破人亡。孩子們在田野嬉戲，自己和老婆在勤奮幹活，天上忽冒無人機，冷冰冰，無聲無息。看孩子們多興奮！

「爸爸！爸爸！看！」

「小心！」

嘭！

孩子們再沒有聲音。

控制無人機的「軍人」身在萬里之外，雖然搞錯了目標，也算大功告成。反正任何目標長大了都是敵人，先發制人乃用兵之道，寧殺無縱是基本國策。

跟同事擊個掌：「搞定！趕時間，晚上要跟兒子過生日。」

爸爸使盡全身氣力，對著無人機的方向扔了一塊石頭——恐怖分子。

更無辜的厄運，更無助的人生，更令人心碎的悲劇比比皆是，坐幾年牢算什麼狗屁？

吸氣，屏氣，呼氣，噴火，又一小口負能量隨息消散

腦海裡出現另一個更普通更平凡更荒謬更倒霉的霎時之禍。

我躺在醫院深切治療部，命懸一線，渾身喉管，救回也成廢人。害我的不是假髮官，而是滿街跑的三流司機。他操舵失誤，將傭人每天洗擦打蠟的心愛名牌橋車闖上行人路，意外將我撞倒。驚慌之餘，他高呼「哎呀！哎呀！Oh my God！大件事！Sorry！Sorry！」，然後緊急倒車，由我身上碾回過去，可惜倒流不能復原。

那公平嗎？偶有發生哦！

問世間，何謂公平？將那白痴司機吊死也無補於事。當今世界，無能與愚昧盛行，在發達社會簡直是身份象徵，四處製造受害人，無知無覺，無腦無心。

無常是常態，意外一向沒有道理可言，活著的每一刻都有危機。

還可以想像很多現實中的無辜，反正意外必然無辜，而這些案例都比我目前的境況更令人氣憤無奈。坐牢起碼有個預算。我二十五個月零三十天半後安全出獄的機會相對保險，只不過眨幾百萬下眼睛的光景而已，何必在這期間折磨自己，將大好肝臟氣焦呢？

吸氣，屏氣，呼氣，噴火，消散

還有！憑良心說，這一生暫時挺好運，有大量理由感恩。縱使從不一帆風順，但每遇重大難關最後都柳暗花明，還屢屢因禍得福，逢凶化吉，不都是意外嗎？只不過結局稱心，便一切歸功自己天分足眼光夠福德厚，不承認是意外罷了。現在一朝倒真霉便醜態畢露，頓足捶胸，怒不可遏，徹夜不眠下毒咒，一時要他們當場慘死，一時祝他們長命百歲，堅決認定自己身陷囹圄不但社會有責，上天也得給個交代！

如此不要臉地雙標，輸打贏要，說得過去嗎？公平嗎？

說到公平，假如我父母既窮且笨又壞蛋，體內基因令我愚蠢懶惰兼魯莽，那又如何？一出娘胎便要面對殘酷現實，長大的地區品流複雜，男盜女娼，自幼兒園開始便要承受

一個接一個的錯誤抉擇，有緣遇到的通通都是壞人，或許是被太多苦難麻痹了人性的憎人；十三歲首次入冊，往後成了監房常客，又能怨誰？磨練到今天，大概已經習慣了不公，消化了不公，在字典裡刪掉了「不公平」幾個字，徹底放棄了向生命追討公平的意願，永遠不會知道，也不想知道何謂公平。

那公平嗎？

吸氣，屏氣，呼氣

再者，已經57歲的人說不上很老，但更長壽也離開大日子不遠啦！最多不過二三十年便要面對人生終結，放下一切，沒有選擇，到時還有什麼對錯愛恨嗎？人欠我我欠人還有意義嗎？既然如此，何不利用這機會練習放下呢？一向認為人應該隨時準備死亡，練習放下，但想通容易實踐艱難，現在不由不放，是天賜實習良機，值得珍惜利用！

放下歸放下，難道就讓這些人渣偽君子，冷血官僚，賤人狀棍……

唉，這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原諒他們吧。

呸！無知？無知並非脫罪藉口，法庭也不接受哦！

原諒他們並非強作寬大，而是自我拯救呀，傻瓜！為了自保，唯一的選擇是真心原諒，聽懂了沒有？

嗯……

想深一層，他們的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全世界清楚自己在做什麼的人，一向鳳毛麟角。這班人只不過跟著別人設定的標準討生活而已，並非十惡不赦的魔頭。他們故意陷害無冤無仇的人嗎？不會吧。他們很可能真的以為自己在盡責而已：「工作要求如是，足球員盡量入球，我們盡力入罪，有何不妥？」一般公務員能夠想象的人生意義不外如是，能怪責他們嗎？要怪的話，又可以如何怪責？不單只公務員，絕大部分人要過活便得幹活，便得遵從遊戲規則，而由於惰性或恐懼或無奈，很少認真分析過自己一生緊隨的遊戲規則。

一輪自我囉嗦，無非想自己明白「原諒」的實用價值：不真心原諒的風險，是在2014年5月27號之前把肝臟氣硬，出獄時變成煤炭一塊，自己衡量一下吧！

吸氣，屏氣，呼氣

明知沒有選擇的時候，急出來的自我說服力還是不錯的。

閉上的眼睛感覺浮腫，輕微刺痛。

想起《心經》。

審訊期間，一位朋友送來一本《心經》小冊子。她知道我是「無神論原教旨主義者」，於是解釋佛教不是一般的所謂宗教；將中國的儒釋道與上帝和安拉列為同類實不恰當，只不過有些人就是不肯接受中國這麼大的一個文明體系沒有上帝，強將道佛儒歸類宗教而已……

「我知，我知。」

其實自小就對宗教很有興趣，甚至曾經立志出家做天主教神父。

年輕時在香港所讀學校，通通都是教會所辦，幼嫩的腦袋早被烙上了一個絕對真理：世間事無大小上帝說了算，考試想合格必須熟讀《聖經》。長大後漸漸發覺上帝比凡夫更失落更矛盾，言行徹底不一，與基本邏輯強烈衝突，心理狀態飄忽不穩，賞罰無道，甚有神格分裂之嫌。原始寂寞的上帝嘴裡盡是愛愛愛，自命胸懷宇宙，實際上脾氣暴烈，心胸狹隘，區區一個蘋果之失也無法原諒。阿當爺爺和夏娃奶奶一時好奇吃了個蘋果，竟然世世代代的子子孫孫也得背上原罪，一出娘胎便要服刑，直至永遠，不能賠錢磕頭認錯了事，用鐵鎚將牙齒通通敲掉也遠遠不足以讓上帝息怒。主子的氣量連市井流氓也不如，擯棄祂理所當然。反正祂老人家能知過去未來，本人的背叛祂肯定在黑蒙蒙的無始之前已不卜而知，甚至親手策劃。吾乃微塵傀儡，任由擺布，何罪之有？

可能與年齡有關吧，開始鈣化的腦袋近年對道佛儒越來越感興趣。雖然只在膚淺的層面摸索，但求找點合用的人生智慧疏導殘年，談不上研究，然而……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沒錯呀！玄妙虛無的量子物理不是基本上證明了一切皆空嗎？

早已聽聞「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當時以為是老僧奉勸世人切莫好色的警語，最近才知道「色」乃物質，而物質最後啥都沒有，空的！空就是現實，一切事物的本質。用工科生的思維鑽了一下，拍案叫絕！將原子電子一直拆下去，除了空還有啥？明白宇宙無窮，一切皆空的話，人的得失是非瑣碎渺小得無法形容，所以無論善男信女如何加班南無，諸佛菩薩也不會差遣天兵天將妨礙司法不公正，令狗官當庭吐血暴斃，亦不會劫獄干預，苦海釣良民。《心經》的中心思想其實充滿哲學意味，點出了存在的本質，讓我們明白一切「苦厄」空空如也，無非幻覺，雞毛蒜皮，緊張個什麼屁呢？不緊張便不當一回事，不當一回事不就度過了嗎？

可惜沒有高僧請教，這一刻算不算頓悟得道。

反正從文字角度看，首讀《心經》便立即喜歡，再讀幾遍便記了下來。只不過260字，單單「無」字就出現了21次，背下來沒什大不了。

在心中重復背誦《心經》，希望能夠幫助入睡。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度……

啥也沒有，空無一物，才是真理，是現實，並不「悲觀」。反之，誤以為一切物質實在寶貴，一生貪戀假象，圍著空轉，計較執著，才是悲劇，也不科學。

鐵窗外，首線晨光滲入監房，金黃柔和，安寧體貼，自在溫和，不打擾熟睡中的犯人。坐牢的人能夠多睡一分鐘算一分鐘，醒著的時間不好過。

雀鳥吃飽了蟲，開始吱吱喳喳。命中注定要吃活蟲做早餐的話，一樣吃得開心雀躍。

走廊的喇叭突然爆響：「早晨香港！」

怪不得心臟虛弱的囚犯要住醫療倉，不能住這裡了。連再簡單不過的早晨節目，開場白也是抄襲的：「早晨美國！早晨越南！早晨西貢！早晨香港！」播音員慣性興奮，無條件樂觀的聲音背後真空，《心經》沒有說錯。

撐起身下床，感覺出奇輕鬆。

小心翼翼，登高如廁，有意識地瞄準馬桶，避免增加地台的氨氮負荷。這鬼地方好歹是我的暫時居所，應該給予最起碼的愛護，環保由自身做起。

一邊撒尿，一邊自言自語，精神少許恍惚，是通宵不睡熬出來的迷幻效果：「無我，無煩惱，亦無365820。」稍覺滑稽，卻笑不出來。

終算捱過了第一天，只剩一千左右，瑣碎！有啥大不了？反正都是幻覺，空的，坐花廳不外乎閉關，天賜修煉良機，感恩！不過……又是那句，想通容易實踐難，十個指頭都是幻覺，砍掉一根卻真的不得了。就算腦筋真的明白了抽象道理，具體坐牢的屁股和煩躁的心也堅決拒絕配合，可見修煉之難，也證實了真理的全面性：既然一切皆空，當然道理也空，經文也空，說了等如沒說，穹蒼上下皆無例外。

不消多久，我更會體驗到山即是山的層次；坐牢就是坐牢，比任何理論都實在難受。

飛入瘋人院

由廁台居高臨下，《心經》的餘音在一夜未眠的腦袋里回蕩，膀胱剛被空掉，整個人感覺輕飄，像仙人準備下凡，誰料第一眼所見的竟然是我最厭惡的物種——就算做了菩薩也不會引度彼岸的多餘眾生。

幾只小甲由大概吃過了桌上的高鈉晚餐，正在臉盤喝水，沒有理會我的出現，目中無人。幸好昨晚沒睡，否則這幾隻孽種吃完花生後很可能將我的手指當主菜；半世紀前在酣睡中被牠們的祖輩咬破指頭留下的童年陰影，於眼前一晃。印象更深刻的是爸爸當時的鄭重警告。他說甲由生命力強大，但機能中沒有倒檔，一旦誤闖耳道便只有勇往直前，有進無退，攻破耳膜後直奔大腦，邊爬邊吃邊拉屎。

「你耳朵比常人大，甲由誤闖的機率相對高，要特別小心！」面對可能發生在親生兒子身上的悲劇，他竟然開心大笑，可見人性黑暗。

那年代的香港甲由橫行，晚上去廚房猛然開燈會撞破蟑螂群英會。某個風雨欲來的晚上，我穿著寬松睡衣到廚房喝水，一隻神風大蟑螂突然從暗角飛出，俯衝睡衣領口。我在反射作用指揮下將牠按死身上。高呼「媽呀！媽呀！救命呀！」的同時，無數硬毛茸茸的甲由腿貼著胸口掙扎，流漿不流血，加深了我對這害蟲的憎恨。

當啷！當啷！一道又一道鐵閘被打開。

不消片刻，獄卒先生經過，隨手當啷一聲打開閘門，沒有瞥我一眼，完全不擔心365820昨晚用軟膠勺子挖通了隧道，一早逃之夭夭到了一樓。

他是昨晚那位見怪不怪的禪定Sir嗎？

昨晚？昨晚的一切真的曾經發生，還是我的首個監倉夢魘呢？

回頭看臉盤，小強們不見了，大概吃咸喝鹼後擦著肚皮爬回屎渠睡覺去了。連忙將牙刷和小面巾安排在小桌邊，懸空一半，戰略性地減少與桌面的接觸。世上沒有任何方法

可以杜絕蟑螂；就算人類核自殺死清光，牠們仍會繼續肆虐，甚至螢光滿面，更強大更神氣。然而經我悉心佈置後，爬上牙刷頭會較為麻煩，希望牠們取易不取難，移步隔壁。這做法很自私，卻無半點歉疚。

睡眼惺忪的囚犯，摩擦著混凝土地，手吊膠兜，零零星星地經過，都懶得瞄我一眼。大家的房間相同，人也大致一樣，確實沒啥好看。我將勺子放進漱口盅，兩根手指勾著耳環，半吊著走出房間，不提拖鞋，沙沙地跟著走。入鄉隨俗，在監獄應該像個監犯。

出門時斜掃了左鄰一眼：門大開著，內里無人。

突然想起袋中廁紙，急忙摸摸檢查。還在，比記憶中細小，可能是大氣濕度變動引致收縮，或過去幾小時內的自動降解。衛生紙這關鍵問題是個大隱憂，暫時沒有解決方案。

隨人流上了兩層，沿路不見有獄卒監視押送。四樓飯堂的雙重閘門敞開著。

長方形大堂的兩側都是窄身高窗，與樓下的設計相同。兩邊窗前列了連長凳的玻璃纖維飯桌。由天花俯瞰，飯堂像條大魚骨，脊骨是中間走道，兩旁一共分支大概四十桌，每桌可坐六到八人。入口處有個開放型廁所；開始習慣了這佈置，見怪不怪，反正由進食到排糞這生物流程，在人體內也是直通管道，安排一起實屬自然。離廁所最近的飯桌只有幾米，旁邊是當值獄警的辦公枱。廁所這一刻蹲滿了師兄，各自埋首出恭看報抽煙。長飯堂首尾兩端各有電視一部，自天花垂吊。兩部電視高聲播放著不同頻道，自由競爭，各自精彩。

看中了大堂中央一張飯桌，離廁所較遠，只坐了兩人。我擦著地過去，陪笑問道：「有人嗎？」

「有」就這麼簡單，沒有逗號句號或感嘆號，眼睛沒有離開手中的蘋果日報娛樂版。

「哦，唔該……」只顧看報，沒有反應。

環顧四周，每桌都最少有囚犯二三，都在看報。突然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站在原地發呆。此處不留人，卻沒有勇氣另覓留人處。

天亮前的清醒假象原來不堪半擊。

犯人們魚貫而入，都知道自己所屬位置。只有我……幾位當值阿Sir好像沒有察覺到我的窘態，或許察覺到但不予理會，豈有此理！我是犯人，他們是獄卒，世上沒有犯人便沒有獄卒，我是他們的生計，難道他們就沒有責任協助安頓我這個米飯班主？

印象中從未感覺過如此徬徨虛弱。

好一個痴呆老人，傻乎乎的站在那裡，不知下一步應該如何踏出。

迷惘中，隱約看見有人對我微笑……

鼓起最大勇氣回報一笑。他點頭示意我過去。

絕處逢生！

在他的長凳末端坐了下來，看看枱號，是33。

另一位同桌囚友年紀較大，坐在另一邊盯著我，對我的微笑招呼並無反應，只顧凝視，眼神中卻沒有敵意。

三個陌生人同枱靜默，有些局促……

昨晚派發的微型「犯人手冊」，在混亂中轉眼丟了，可能留在西褲口袋。不知道小冊子有沒有說及獄中禮儀，囚犯見面應該如何自我介紹等等。

幾分鐘後，硬著頭皮問那位解救我於困境的孩子臉中年人：「你也事入來㗎？」請問閣下所犯何事，以致身陷囹圄呢？

除了幾位阿Sir，這裡所有人都有個共同點，都是由於某種不幸原因被關進來的。萍水相逢交換一下入獄因果可以增進瞭解，起碼有助打開共同話題。話音剛出便立即後悔：假如對方認為我在打探私隱，八卦多事，趕我離枱，那如何是好？腦袋仍處冰封狀態，嘴巴失去了指揮，隨便開合，可能犯了大忌。

出了口的問題收不回來，唯有笑著等反應。

幸而他並不在意。「假結婚囉！」一字還一字，很清楚，沒有半點激動。

坐對面的師兄仍然目不轉睛地望著我。再報以一笑，也浪費了。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識亦是多餘，算了吧。也好，他讓我知道自己並非這裡唯一的迷惘中人。

「內地同胞？」我轉回頭來問我的恩公。當年仍有不少內地女同胞搞假結婚來港自尋死路。

「一年唔夠娶四個！」他咧嘴笑說，明顯在自嘲這荒唐記錄，同時有幾分自豪。

心想：一年內結婚四次？難道他不知道一種蠶食人類智慧的東西已經出現多年，名字叫電腦？一個綽號出現眼前：「齊人阿福」。有紙有筆的時候，恩公「齊人福」將會是我記錄的首位囚友。

我輕嘆一聲，可能是佩服，也可能是無語，態度模糊。看來腦袋有解凍跡象。

「無錢，唔顧得咁多！」沒有錢，顧不得那麼多！他似乎知道我在想什麼。

「我知……」

真的知道？還是虛偽的隨口附和而已？

在我幹活的圈子，「顧不得那麼多」是罕有態度，大集團亦很少缺錢，銀行都是自己人。其實集團思維剛剛相反，事無大小都思前想後，左顧右盼，顧不得也顧，沒必要顧的也必要顧，然後開大會交換顧慮。大藍籌的正路思維是船頭船尾同時防鬼亦防賊，顧

忌越多越能表現考慮周詳。股東要求行政人員在追求最大回報的同時必須將風險與責任降到最低——最好降到零。無奈零風險的生意不存在，存在也沒錢賺，所以打工的為了出糧都心知肚明，懂得為「可承受風險」化妝，甚至施法隱身，讓它在有無之間若隱若現，盡職報告之餘，盡量方便東家們「看漏眼」。所以嘛，呃，不顧一切地追求小利是窮人的勾當，老實說與我們無關。

不過更保守的投資也有黑天鵝灰犀牛。幸好專業經理遇上鵝鬼犀牛總有補救方法，多做幾篇文章便是了：大圍經濟無故動蕩啦、選舉後政策突然有變啦、政府決策荒誕離奇啦（這一點經常用得著，百試百靈）、競爭對手被我們過往幾年的輝煌成就搞瘋了，實行自殺式競爭等等，均屬標準章法，成熟的隊伍早有默契。解釋完畢，集體感嘆一番，後果便告一段落，啟動了不了了之的自動程式，頂多下班後歡樂時光飲杯時再作零星檢討，極少會像「齊人福」這樣，來荔枝角面對後果。

「阿福」將一隻腳放凳上。我也脫了拖鞋，跟著照做。

大家比較熟絡了，隨便吹吹自己的犯罪履歷，交流底子，打發時間。

他幾個月內與四名內地女子結婚，不分大小，通通由專業媒人穿針引線，實收每人一萬，現金支付，入息免稅，後果是坐牢。我不期然替他概算成本效益：一口氣結婚四次聽起來相當愚蠢，但細想之下有其邏輯。今天電腦當道，假結婚早晚穿幫，白頭到老的機會不比真結婚高。反正遲早坐牢，多結幾回反而合算。不是嗎？他現在被判15個月，假如他只娶一人，收入只有四分之一，最後判刑大概都是這個最低消費。從成本效益角度看，一夫一妻可能並非最理想的假婚安排，他重複又重複地以身相許，可能心中有數。

我也將本人的案件作了簡介。澳門貪污巨案比較聞名，相關的真假新聞很多，無需背景介紹，省卻不少口水。在敘述中盡量不彰顯無辜；直覺告訴我，無辜在這裡沒有市場，說不定會給人虛偽的錯覺，有損人格，犯不著。

早餐後，新來的犯人遭遣到昨天登記入冊的辦公樓交小便樣本，懲教署似乎對小便有癖好，頻頻收集，做個好囚徒要多喝水。交過尿樣後，排隊打電子指模，十隻手指都要留底，然後站在「身高尺」前拍監犯照；很快便出了一張過了膠的囚犯證，印有犯人照、囚號、罪行，必須隨身攜帶。照片中的自己比鏡中人濃眉大眼，神態猙獰，一看便知罪大惡極，而且死不悔改，根本無需審訊。懷疑懲教署的拍照軟件是美顏的反面極端，任何面容一經處理後變得賊眉鼠眼，一臉姦淫邪道；有相為證，無可抵賴。

大部分囚友都隨身攜帶一個透明包包或塑料袋，裡面裝了些牙膏牙刷之類的日常用品。「齊人福哥」也有一個。整天帶著牙具不嫌麻煩嗎？

「我將牙膏牙刷都留喺房，無問題啫？」終於忍不住請教師兄。

「房？你尋晚個倉？」你昨晚睡覺的監倉？

「係呀，」嗯，監倉不也是房間的一種嗎？

「我地晚晚唔同倉㗎！」每晚上都睡不同監倉？不覺得這安排有些無稽嗎？

「呀？哦……哈！咁點呀？」唯有傻笑。

「佢地每兩星期派一次，不過你到時應該已經過界，過界後會再派。」

「哦，明白。」過界是指被遣送到正式服刑的監獄。

唉，兩個星期不刷牙死不去的，口臭而已，估計在這群體中不易被察覺。有了昨晚查詢廁紙的經驗，知道與Sir爭取是自討沒趣，答案肯定是「你估呢度係酒店呀？」之類；罷了，試問尊嚴何價？就乾脆當這裡是酒店，是古代的六星級級客棧，吾乃出行貴族，保安嚴密，身周盡是懲教衙役，而牙膏牙刷這玩意尚未出世。

暗自輕嘆一聲，不自覺用舌頭在口腔稍為清掃。

過了幾分鐘，「福哥」從包包拿出一份牙膏牙刷和一塊肥皂遞給我：「喲！」他大概想了幾分鐘，認為我人品不錯，值得幫助。「記住所有嘢跟身，呢度唔係酒店呀！」

哈，原來人人都知道這裡不是酒店！

「唔該唔該！好耐都唔該！」恰當的話，我真心想給他鞠躬。「咁你呢？」那麼你呢？

「我有，尋日條友過界留低比我嘅。」哦，原來是昨天有人過界前留贈「福哥」的。

我再三道謝後，將牙具放進漱口盅，如獲至寶，心裡起誓，從今以後不離不棄，直至放監。

「福哥」的慷慨令我至為感動，萍水相逢，不知何以為報。入冊不足24小時，已直覺知道平時覺得沒有價值的東西現在都非常珍貴。縱使一粥一飯不是問題，半絲半縷卻真的來之不易。除此之外，更暗自慚愧：撫心而問，假如位置對調，我會否同樣慷慨，出手相助一個剛認識的罪犯呢？呃……不想細究，怕真相令自己難堪。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我絕不會與任何人分享衛生紙，就算有囚友在我面前拉褲子也會裝作不見，不會犧牲半格相助。

正當我被自疚折騰之際，大腦的警鐘驟然炸響，按鈴的是那心眼小疑心大的「守護天使」。他模仿上帝的聲音，煞有介事地進言：「昌哥，醒醒吧！你在監房呀，這裡的人來自三山五嶽，用心難測，反正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不要天真，好自為之啦！」

守護天使有些道理。昨晚自我檢討時，不也確定了自己過於天真，以至嚴重誤判嗎？坐牢的人沒有本錢天真，還是小心為上。

我坐直身子，調整思維。對！小心為上，防人之心不可無，多提防少犯錯。

臉上仍然掛著感恩的笑容。

與福哥閒聊時，同桌師兄一直虎視眈眈，大概想用鐳射眼神在我的額頭開洞。他始終未曾開聲，可能是啞巴；落寞的眼神老實說不大尋常，令人不安，卻沒有惡意，習慣後不知怎的會心生同情。無限的憂鬱與失落，卻無從開口，也許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憂鬱和失落。至於他為何選中我來打眼釘，大概永遠都會是個謎。

從眼角打量了一下，反正他不會介意：估計是小偷，一個不十分成功的小偷。然而自知在此情此景以貌貶人，很容易亂生成見。

「齊人福哥」又如何呢？

與定眼啞巴不同，他好眉好貌，眼耳口鼻端正，高度適中，像個老實按章辦事的二級文員——刻苦耐勞，永不埋怨工作冗雜，被老闆克扣工資也只會苦笑，搖頭接受。他頗為英俊，但矛盾地豪不出眾，均勻的臉上沒有任何特徵。假如他打劫銀行，在場證人對警察描述他的樣子會有相當程度的困難。這會否是他選擇走偏門的原因呢？選擇？走偏門是個人選擇，還是上天安排的呢？相信是後者吧。反正是如何看他也不像壞蛋，拍電影的人不會找他演歹角。當然，罪犯是法律定義下的產品，而法律隨時變動，界線恍惚；任何人，任何容貌，都可以在某情況下變成罪犯，違法亂紀之輩並無一定形態。

智者說人不可貌相，但一般人都會不同程度以貌類人，造成不科學的偏見。

然而在現實觀察中，面相與人品又似乎隱約有些關係，起碼有足夠關係讓「以貌類人」這不科學的偏見得以流傳延續。但偏見也許是因不是果，因為普遍的偏見會塑造現實：大部分人都欣賞高大威猛的人，個子高的人自然無需鬼崇，日久養成氣派。反之，頭尖額窄，蛇頭鼠眼的人，更聰明老實，人品高尚，也很難當公職擔大任。人類社會就是如是。

監獄飯堂是觀人閱相的好地方。

兩排飯桌中間是繁忙走道，犯人久坐難熬，會間中來回走動，踱步沈思，伸展筋骨。林林總總的犯罪分子在眼前轉圈，巡回亮相，竟然只有寥寥幾個賊眉賊眼，與心中偏見有些出入。不自覺在白日夢中替他們配花名：鬣狗頭，彈弓嘴，鬥雞眼……

大部分踱步師兄都兩人一組，邊走邊低聲商量，點頭時眼看他處，若有所思，跟企業高管在酒會上的表演沒有兩樣。其中兩位師兄整天不休，與不同人輪流密斟，一直沒有坐下，特別惹眼。論相貌他們都像個人物，然而神情過分警惕，不住眼掃四方，略嫌不夠淡定。常人可能會自然回避他們的犀利眼神，但我的好奇心被神秘的黑魅力吸引，忍不住頻頻偷看。兩位大佬似乎故意各走一邊，保持距離。也許江湖很大，他們素未謀面？也許江湖很小，今天冤家路窄？反正他們單憑樣貌已經有條件在江湖立足，或許拍電影演反派，誰敢說相貌與事業沒有一定關連呢？

另有數位師兄相貌堂堂，舉止淡定，儀態從容，好像難得放下了繁忙工作，來到花廳小憩，接受納稅人供養，偷得浮生半日閒。

年輕犯人們比較表情劃一，通通漫不經心，一副坐牢沒甚大不了的酷樣。有幾位甚至呈現半興奮狀態：說話多，聲線大，高談闊論，頻頻過枱串門聊天。

不斷穿梭的犯人令我想起一套舊電影《飛越瘋人院》。

電影中，精神病人整天在大堂打圈，本來不瘋的也變瘋，最後主角尼科爾森成功越院，觀眾鼓掌，替他高興。他究竟逃哪去，電影沒有交代，看戲的也不覺得需要交代，反正走了便是逃出生天。其實想深一層，外面的世界同樣瘋癲，甚至更無釐頭更不合理，「社會瘋人院」無邊無際，是五指山，無法飛越。一個像尼科爾森扮演的精神病逃犯，在美國沒錢沒臉沒身份，只不過成功由油鍋飛身躍進火坑而已。

從某角度看，監獄甚至比外面正常。

環境所迫，大部分師兄都沒有資格模仿現代精英，脫離現實討活。環境迫他們相對理性務實，作奸犯科有理性動機，主要不外金錢、貪念，極少由於「意識形態」或「個人信念」而傷天害理。反之……想到這裡，昨晚被我念誦《心經》驅魂超度的各色人渣又再浮現腦海！

還是快快放下，換個想法好了……

齊人福哥很有耐心，解答我的問題不厭其煩，是名副其實的真師兄。

經他解釋我才知道荔枝角是犯人樞紐，我們都是暫寄犯，所以無事可做。刑期短的犯人會留在荔枝角服刑，負責派床單、清潔、煮飯等雜務，好讓我們安心等候過界，盡情休息、交友、聚舊、吃飯、拉屎吹牛抽煙看電視、無所事事人盯人。

哦，還有，交尿：「點解成日都要驗尿呢？」

「驗毒㗎嘛。」

「哦！係囉！」如此明顯原因還要多此一問，腦袋確實出了問題！有紙筆後定要把今天所問的大量愚蠢問題一一記下。

問題太多，自覺討厭，於是向福哥描述昨晚隔壁的大龍鳳：「咁大煙癮，真係不可思議！」坐監日子雖淺，已經有個精彩故事與師兄分享，略略有些滿足感。

「撇友來㗎！吊起癮來，吞煙頭舔煙灰缸都好過無！」

「哦！係囉！」今早已經恍然大悟地「哦！係囉！」了好幾次，確實長了知識。

舔煙灰缸只不過是福哥形容癮君子毒癮發作時的急切程度而已。獄中沒有煙灰缸；腳下大地是灰缸、垃圾桶、痰盂。除了大小二便，混泥土地台是多功能大地母親的伸延，足以容納一切。

「橫掂死硬，食乜都無所謂啦！」大義凜然地感嘆了一句，吸毒反正死路一條，吃什麼也分別不大。隨即後悔！對福哥的底蘊瞭解不多，他除了搞結婚之外，有沒有任何與毒品掛鈎的副業幫補生計呢？

幸好他立即表示贊同：「無錯！」

再次鄭重提醒自己：監房重地，切記慎言。還有！自知一向喜歡搞諷刺，然而諷刺在香港市場不大，反話更經常會被誤解，弄得一頭霧水，除非之前清楚說明「各位，以下說的是反話，敬請留意解讀」，否則最終要自嘲自笑打圓場；在監獄懶風趣搞諷刺隨時惹禍上身！

「呀！仲有個問題！」低智問題源源不斷，臉上微紅，但難耐心中疑惑：「昨晚登記時，點解阿Sir問我尋晚係邊度瞓呢？」

福哥略略解釋荔枝角除了接受和處理新犯，所有現役囚徒去醫院看病復診，上法庭聆訊作證，或被調往其他監獄等，都要首先集中於此等候安排。回答昨晚睡哪，間接申明了自己來自何處。其實阿Sir們都清楚，手續上問問而已，答不答都不重要。我答非所問，說明我是新到師弟。

「哦！」

指模房每天發來兩輪消息，好比前線戰報，例必引起一番哄動。囚犯期待過界消息，好像等放榜的學生。榜上有名的會去辦公樓進一步瞭解詳情。原來福哥已經在荔枝角待了兩個多星期，比一般等候時間長了一倍。

「唔通唔記得咗我？」他自言自語，表情困惑。

人都不喜歡被遺忘，連坐牢也不例外。我沒有資格貢獻任何猜想，於是看了同枱啞巴一眼；他有經驗，可能有個說法。哈，仍然眼也不眨地盯著俺！哎呀，師兄，幾個鐘啦，休息一下把！

消息發佈會完畢，福哥即往前台查詢他的過界情況。

剛巧沖涼時間到了，眾人一窩蜂排隊。看來沖涼也是一個節目，頗受歡迎。福哥直接排在龍頭。我不好意思插隊，而且跟他學習了一個上午，覺得自己有些囉嗦，便單身跟在龍尾，培養獨立能力。啞巴望著我空了出來的座位發呆，大概今天不打算沖涼。

排隊時發覺很多人的頭頂都亮晶晶，好像開了光，或出現腦漿滲漏。原來他們都預先將洗發水擠在頭頂，免得整瓶攜帶。忽發奇想：腦筋靈活而生性懶惰的人，會不會犯罪傾向較大呢？拿著福哥給我的肥皂，記起一個殘舊老笑話：坐牢洗澡，掉了肥皂千萬不要光著屁股俯身撿拾，以防被人乘虛而入！

不會吧！當然不會，肯定不會！還是小心為上。

澡堂在另一棟大樓，熱鬧氣氛不遜於羈押中心的其他角落，但水患嚴重。

跟著大家在門口脫光後，抱著衣服進去。霧氣騰騰的牆上，儲物洞通通水氣飽和。然而地上水深過踝，四周又沒有掛鉤，唯有將制服捲成一捆隨便塞進一個水簾洞。

劈劈啪啪，水聲沸騰，有種洪荒水世界的壓迫感，怕水的人可能會頭暈。花灑都沒有頭，也沒有開關，肥肥的水柱長流。大部分人都有紋身，令我無意中標奇立異。對紋身並無偏見，不會見到刺青便驚喊有賊，但客觀認為這行為缺乏遠見。更漂亮的花紋一旦落在人身，都會有皺皮的一天。隨著年紀，多年前已看厭了的玫瑰會凋謝，卻無法謝過人皮落花去；胸前的超人垂垂老矣，渾身皺紋；蝴蝶隨著鬆懈的皮膚變形扭曲，姿彩盡失；眼見身上的生命之輪洩了氣，塌成橢圓，紋身者肯定悔不當初。天生鼻大有勾兼多毛還可怨恨父母基因粗劣，渾身過氣花紋拉不順擦不去，只能怪自己當年衝動。

然而此時此刻，很希望擦個臨時花紋上身，左擁青龍右抱白虎，昂首大步涉水入澡堂，彩！要不然在背脊掃個「節約用水」五彩廣告應景，也算不枉我在環保行業幹了一輩子。

到處都是水！亂流亂滴，毫無意識，毫無必要，有些慣性可惜，是醫不好的職業病。白白浪費而無人受益，為啥呢？也許是一種宣洩，一種表達？在獄中，一切都要珍惜，只有水可以隨便浪費，是唯一的放縱，僅剩的自由。

所有龍頭都在放水長流。

挑了個水流最弱，浪費量最低的，以減輕直接良心負擔，亦算形式上盡了一己之力。花灑都沒有頭沒有開關，顯然是防止被除下當武器，無需多問。看來腦袋有進一步解凍跡象，與新環境開始對應。

肥皂放哪好呢？牆上沒有肥皂盤或類似設備，地台離水面至少五六公分，可以放生金魚，但不能儲物。放口裡？吞了怎辦？這滑稽景象令我差點兒笑了出來，但我正在坐牢，境況淒涼，不應為了一個非常幼稚的想象而偷笑。再者，在這竊笑可能會引起某類師兄的誤會，還是謹慎為上。

擦好肥皂後，沖身時將小棍塊用牙齒輕輕鉗穩。沖洗完畢，用濕透的包紙包好肥皂後，才將口腔的鹼味漱走。師兄們都有個半透明小盒子，淋浴時用膝蓋或腋窩夾著，令我羨慕萬分，很渴望某天也會有個這樣的小盒子。兩天前，我造夢也想不到自己會如此渴望擁有一個塑膠肥皂盒。

還有，還想要原子筆和本子！

還有！紙巾！紙巾！紙巾！

還有！可能的話，還想要個用來攜帶以上隨身寶貝的透明塑料袋！

能夠擁有上列奢侈品的話，人生夫復何求？

沖涼完畢，從門口一張堆滿了公用內褲的長桌隨便撿了一條「乾淨」的穿上，然後用紗布小毛巾乾身；做做樣子而已，就算有耐性慢慢擦乾身子，儲物洞內的制服已經八成濕透。穿上後，像剛上岸的蛙人，站在澡堂外滴水，等候阿Sir帶我們——4B組——返回飯堂，繼續坐監。

對面這位不開口不眨眼的同桌囚友望著我跟齊人福聊了半個上午，始終沒有吭聲，難道真的是啞巴？他對我的微笑示好完全沒有反應，令我越發好奇，每隔一陣子便嘗試引他理睬——屢敗屢試，屢試屢敗。

他面額嶙峋，皮膚繃緊，顴骨發亮，失落疑惑的眼神被困於塌陷了的眼窩，在絕望深淵盯著外面的世界。一切都與他無關，卻不允許他只作旁觀。他的右手沒有食指和中指，不知是否工傷所致；是的話，不知道每根賠了多少，每克算能否與高價牛肉相比？假如是被債主仇人在街頭砍掉的，也許早被經過的流浪狗吃掉，或被途人順手扔進了垃圾箱，送到堆填區發酵，此刻逍遙法外，比正在陪他坐牢的餘下八根自由。

很想主動訪問他：「師兄，你兩手指點甩㗎？介唔介意分享下？」

哈哈，想想而已，還不至於那麼衝動，況且暫時無法逾越我們之間的鴻溝。再試試看？今次誇張地對他諂笑，依舊毫無反應——噓！

午飯前，一位新囚友加入了飯桌³³。

除了「八指兄」外，大家以眼神互打招呼。這位師兄看來四十不夠，鬱鬱寡言，愁容深鎖，滿臉一言難盡。待他安頓後，我嘗試用同一開場白破冰：「你也事入來㗎？」

想不到他反應積極，道來緣由簡單真實：話說不久前，他由大陸偷運了好幾條香煙回港。香港政府為了平衡市民健康與關稅收入，香煙關稅比內地高出很多。每當相連地區對任何貨品徵收的關稅存在著巨大差異，都會製造走私誘因，全世界沒有例外；他便是因為敵不過這誘因而進來的。

我給他的綽號是「萬寶路」。

萬寶路聲線沈鬱單調，說話不多，卻和齊人福哥一樣樂意分享犯罪經驗，大概說出來有助減輕胸口的鬱悶。這方面我沒有他們熱衷，並非由於羞恥或怨忿，而是自問案情沈悶，歸納起來有如負面版《心經》：無色情，無血腥，無智亦無勇，無創意，無內容，更無社會批判。如此平庸乏味的案件，同一早上重複兩次，試問何來津津樂道之趣呢？不過欠了人家故事肯定要還，唯有在不失真的情況下略添色彩。仍然極力避免表示冤屈：論冤屈，排隊也輪不到本人，於是以「沒啥大不了」的語氣向萬寶路交代了我進來的因由。

互相交代完畢，大家回復靜默，各自專心坐牢。

可能由於整夜無眠，精神疲倦，無法安坐，要找話題分心，以防打盹。閒扯間，我提及廁紙方面的顧慮。萬寶路聽後，由私人垃圾袋中拿出半包紙巾給我：「喲，擺去啦！」

「嚇！咁……點好意思？多謝多謝！非常多謝！」不敢客氣推辭，立即放進口袋。「我一有就還比你！」

「唔使啦！擺去啦！」不用了，拿去吧！

渴時一滴如甘露，便急一紙值千金！根據我暫時不足半天的坐牢經驗，這裡不乏慷慨之士。雪中送炭不佳考量，令我非常感動。

「清醒一些吧，昌哥，剛剛才提醒過你，這裡是監房，三教九流，龍蛇混雜。江湖上所有動作都有目的，不要那麼天真吧！」

又是那翅膀大心眼小的「守護天使」！這天庭太監陰陽怪氣，每句話都在挑撥離間，雖然並非全無道理，但越來越令我反感。

「你也清醒清醒吧！」隨心反駁一句：「我廁紙也不多一張，還要提防人家佔便宜？現在啥都沒有，慶幸還剩下少許判斷力和半點感恩之心，比你幸福多吧？仗義每多屠狗輩，潦倒的人不一定壞！」

護守妖精明顯不服，慍氣不吭聲，可能去了找上帝打小報告。

午飯時分，排隊領食。獲派葡萄乾麵包一個後，捧著膠兜在紅色塑料水桶前排隊……等啥呢？唉，果然是黃豆粥！看來未來幾年注定要吃黃豆粥了。

正當滿肚子牢騷，晦氣地消化著黃豆之際，有位阿Sir高呼：「365820！拜山！」

拜山？搞什麼鬼？

「有人來探你呀！」萬寶路替我翻譯。

本來被黃豆塞滿了的腸胃一下子感覺空洞，全身起了疙瘩。

老婆和我的死黨兼生意夥伴阿輝坐在厚玻璃的另一邊，像海洋公園遊客。我被困魚缸，外面的一切都變得陌生，不真實。多年來一直都有和友人合資小生意，在大集團打工時每次開董事會都要申報從未存在過的「利益衝突」。夥伴們都是幾十年的老友，一同捱過風吹雨打，共同證明了「與朋友合伙做生意會破壞友誼」是一派胡言。

老婆和阿輝都是第一次參觀監獄，卻都皺起眉頭，憂心多於好奇。審訊期間，曾對阿輝表示不介意坐幾個月牢，見識見識。他早已習慣了我的古怪願望，不以為奇，但沒有表示支持。現在心想事成，然而三十九個月與預期相差太遠，難以接受，卻必須接受。

古老笨重的黑色塑膠電話很經典，可以多方同時對話，但沒有撥盤，像被挖了眼睛，吸掉靈魂。阿輝勉強著同情與鼓勵兼容的笑容，讓我和老婆交談。

「你好嗎？」

「我很好，你呢？」

記憶中，我們從未如此打招呼，初次約會時都比現在自然。

「小平同志呢？」小平同志是我們八歲大的女兒。

「還可以。我將你的公文箱藏了起來，告訴她你替舊公司出差去了工作營，是急事，所以來不及跟她道別。她很不高興！」「工作營」後來在我們家成了監獄的代名詞。

「瞞不了她多久。」

「先看上訴結果吧。」

「也好。」

對，還有上訴！兩天來我完全沒有想過上訴這碼事。既然被迫坐監，便得全身投入，專心坐穩，咬緊牙根；上訴這玩意有專人打理，無需要我操心，多想只會分神。要保持希望，必先丟掉希望；聽來矛盾，但我非常清楚自己的戰略邏輯。

隔著玻璃時裝表演了糞便褐囚衣和配色拖鞋：「還可以吧？」我笑著說。老婆反而哭了起來，搞得我也哭了。

探訪者帶給犯人的物品都有嚴格規定；他們在附近懂規矩的小商店將可以買的都買了。這些小商店與律政署、廉署、懲教署等都靠罪案率吃飯，都沒有理由希望天下大治。

「阿Sir話要先經檢查和刻上囚號，大概需時一兩天」阿輝解釋道。

「謝謝！有沒有買紙巾？」

「十包。」

「十包？好哦！謝謝！」不用再繼續苦思阿Sir昨晚吩咐我「好好諗下」的哲學問題了！

「夠鐘啦！」一位獄卒輕拍我的肩膀。

那麼快？「哦，知道，阿Sir！」

老婆又哭了。

「拜，下次見！」

在探訪室外等阿Sir領回飯堂時碰到約翰。他太太也剛剛來訪，他也哭了。

「昨晚可以嗎？」大家有緣一起落難，到底有些關心。以他的性格習氣，恐怕會千方百計令自己加倍難受。

「我以為睡醫療倉比較舒服，料不到全場癮君子，整晚呻吟、哭叫、吐痰、咳嗽，完全無法入睡。」

「我也沒睡。」

晚餐比午餐豐富甚多，有飯有菜，還附加一個亮晶晶的渾圓小酸橙，吃一片足以刺激面部多處神經，令頷骨騷軟，口水不斷，喉嚨收縮，眼睛撐大三成，牙齒感覺赤裸，整個人倦意全消。估計含有大量維生素C，有益的。

監獄的日程安排原來與退休後的規律差不多，早吃早睡，對我來說沒有生活時差。觀窗外天色，只不過七點左右，幾位獄卒便準備帶領我們回倉休息了。沒有時鐘也不打緊；自90年代初，智能電話尚未出現我便已經不戴腕錶了。習慣後，對時間的生理感覺會大大增強，無需依賴複雜儀器告訴自己何時吃飯拉屎睡覺。

今天懲教署的生意不錯，荔枝角全場爆滿，很多監倉都在兩張固定床中間加插了臨時床。除了廁所，洗臉盤，和門口半米不夠的一丁點空隙，整個房間變成了一張大床。

離開飯堂後，一直看不見齊人福哥。萬寶路和一個戴眼鏡的年輕人與我同房。大家在門口將拖鞋放在床下，直接爬上大床。萬寶路佔了頭向高廁的左側，我便爬到右邊靠牆盤膝坐下。中間的年輕人大概二十出頭，但口裡的牙齒已經掉了一半，看來蒼老，也很像罪犯。如此年輕便掉了半口牙齒，估計是毆鬥的結果吧。然而他瘦削孱弱，像徐志摩，不似勇武哥，難道是專供弟兄們練武的活靶子？

他神態自若，鎮定輕鬆，令我比較安心。如此多囚友都好像回到家中一般自在，證明牢獄生涯不會太差吧！這年輕人雖然活力欠佳，但友善健談，跟他閒聊沒有壓力。心裡正在對他正面評價之際，他將雙腿在毯子上一伸，留下兩道灰白皮痕；原來他雙腳嚴重脫皮——塌方式的脫皮。

身不由己地往牆邊擠，感到有陣陰寒濕氣。

這雙腳，咋看只有泥灰色的人皮粉末。被上帝用灰塵捻出來的阿當，起初會不會像小師兄一樣，在伊甸園四處留下白色腳印呢？萬寶路沒有任何表露，我也保持鎮靜，表面若無其事。不能改變的事實唯有接受。不論這雙腳患了什麼怪病，主人都是今晚上的同床囚友，必須尊重緣分，照顧感受。正在瓦解的雙腳似乎沒有異味，是不幸中之大幸。

三人東拉西扯，主要都是些有關香港的時間是非；評評小家氣的特首，說說司法程序的荒謬，大家有共通，互相解氣。假如鐘樓駝俠現在推車而過，叫賣啤酒花生，而小師兄不介意穿上鞋襪的話，這花廳閒聚也算愉快投契，是難得的社交經驗。

這兩位新朋友學識不高，但對具體的現實問題有頗深切的直覺。相比之下，受過高深教育的企業從官會顯得幼稚無知。街頭與企業矩陣是兩種江湖，雖有相似之處，基本性

質截然不同。在街頭搵食的誤差時空較小，壓力相對巨大，稍一差錯後果自負，所以一方面要懂得容忍，一方面要夠膽把握時機，甚至不顧一切。

跟他們閒扯令我見識到更多看事看人的角度，很受啟發。反正酷愛吹牛，明天又沒什麼重大事情要處理，吹通宵又如何？但已經四十多小時沒睡，睡意來時好比心臟病發那麼突然。

晚安也沒有說，迷迷糊糊地捲縮進硬邦邦的毛毯。燈仍然亮著，燈一直都會亮著。

閉上的雙眼看見一雙大腳板在面前剝落，脫皮形成了一團雲霧，腳板逐漸消失其中。誠心希望這聞所未聞的腳氣病沒有傳染性。

雀鳥的輕盈啁啾是最優美的鬧鐘。

無論身在何處，晨曦都舒暢迷人，連地獄監牢也不例外。看來我一口氣睡了十個八個小時，醒來沒有任何夢境的痕跡。「粉皮腳」睡得像個小寶寶，又香又甜，微微打著鼻鼾，發著只有沒牙的人才能發的那種顫抖聲。

且慢！他，竟然戴著眼鏡睡了一個晚上！我幾乎喊出聲來，隨即責備自己少見多怪！每個人都有不同習慣，此情此景對任何事物都必須保持開放態度。我的「正常」可能是長期習慣了的「不正常」而已，切記！

第三天開始了。伸伸懶腰，在床下取出最靠近自己的一雙拖鞋。都是一個碼，都沒有記認，再看看粉皮腳，唉，不要多想了。拿著拖鞋，在另一邊穿上，然後登高撒尿，準備返回飯堂坐牢。

龍骨走道另一邊的飯桌今早多了一個入定師兄，整個早上瞪著地下，目不轉睛，比我的同枱更專注。我忍不住偶爾用眼尾觀察他。他與啞巴師兄比賽凝視的話，肯定半斤八兩，勝負難分。兩位要不是各自入了定的話，很值得互相結識，交換心得。

午飯後，新來的都要去辦公樓（坐牢一族稱之為「指模房」）照死光。死光是啥？X光是也。在這裡，一切都有代名詞。我像個聽不懂當地語言的新移民，急需努力學習。對外國犯人來說，萬物歸一，都叫ON，比較簡單。所有非華人所屬事宜，阿Sir們都會大喊ON！萬寶路和齊人福哥都不清楚ON代表什麼，亦從未想過這無聊問題，唯有瞎猜，估計是Other Nationals的縮寫吧。ON群中除了香港常見的鬼佬和南亞人士，也有平常較少見到的非裔和中美拉丁裔人士。

包裹到了！包裹到了！

坐監也有快樂片段的！俗氣討厭的聖誕音樂不期然在腦袋裡叮噹起來。

負責慢速傳遞的阿Sir將老婆和阿輝買給我的一大堆寶貝隔著飯堂鐵閘塞了過來。看見他身旁有個即將被棄用的透明塑料袋，貪念萌生，苦苦哀求：「阿Sir，個膠袋比我得嘛？」他竟然要考慮猶疑十多秒才將塑料袋塞過來。

「多謝阿Sir！多謝阿Sir！好耐都唔該！」

回到桌上盤點：十包紙巾！哈！十包！兩支橙黃色配藍套原子筆，相識在童年，設計無改變，十分醜怪，非常可愛。四本筆記本，四本哦！能不高興嗎？一個電鬚刨；我從來不用電鬚刨，但問題不大，這裡不是酒店，不要雞蛋挑骨頭。電池，驅蚊貼，一條像樣的毛巾，還有一個肥皂盒！哈哈！我自己的肥皂盒！幾點鐘沖涼？急不急待！

首先還給萬寶路紙巾一包；剩下九包仍然不可浪費。

肥皂入伙新居，關門時盒蓋「啲」一聲，清脆玲瓏，動聽！

這批流動資產都寫上或刻上了365820——老子在這裡的江湖代號是也。

筆記本子也是童年老相識，多年未見，外貌依然，粉藍粉橙的怪異封面暗帶條紋，上面大大的印了英文字NOTEBOOK，省得用家們胡亂猜度這紙造的東西究竟有啥用途。NOTEBOOK之下更用英文鄭重聲明：「Gambol notebooks為了明天的傑出人才，用未來科技製造」，語出驚人。採用人類仍然未發明的科技製造的產品已經很難想象，而對象用家竟然是今天付款的未來精英！對著四本穿越時空的本子，心情激動，拿近嗅嗅未來的氣息，原來是紙張的氣味。

連忙打開一本，開始記錄過去幾十小時的思緒與見聞。用英語書寫以為可以增加私隱，想不到惹來好奇。

背後一團熱氣，幾位師兄圍在身後一人一句。

「你用英文寫信？」

「練習下啫！」

「哇！好卵勁啫！」很他媽的厲害哦！

我謙虛無奈地一笑道謝，然後繼續埋頭，想起什麼寫什麼，雜亂無章：看到的、聽到的、談過的、想過的、受啟發的、推想的，都盡量記錄。很久沒有用筆寫那麼多字，鍵盤手指很快便出現筋肉疲勞。但我堅持不懈，手指肌肉也是肉，可以鍛鍊的。

幾個小時眨眼便過，又到了晚飯時候。我將本子放回塑料袋，愛不惜手。排隊領飯時，不停回頭看桌上的膠袋，守護天使說這裡很多賊，要小心。袋裡是我目前的所有，不過只有兩樣貴重東西，其他的都不打緊。首要是筆記本；現在有了內容，變成了腦袋的外置軟盤，當然珍貴。另一樣當然是紙巾啦！兩樣東西照顧了我一頭一尾。再掃一眼，比較放心。飯堂內的專業歹徒似乎沒有對我的筆記本起歪念。一本筆記本已足以令我放心不下，難怪小資產階級經常被家當弄得神經衰弱了。

飯後大家返回洞穴監倉，開始又一晚上的聯誼活動。

每晚不同監倉，但獄卒阿Sir通常會讓大家自湊組合。這難得的彈性處理相信有助減少無謂衝突。跟萬寶路再次同房，今晚多了個年輕的肥仔小偷阿Joe。他早前過來我們的飯桌自我介紹，晚飯後一直跟著我們。

阿糟（我給Joe的中文音譯）進來的原因是偷竊。他在百佳超市偷了一包雞翼和兩罐蘑菇，共60港元。他說雞翼已經差不多過期，很快便不值錢，但這並非合理辯護。由於金額小，警方通常讓被竊方決定是否起訴。超市說錢不是問題（對李嘉誠先生來說，錢一向都不是「問題」，而是「命根」），但為了原則，決定起訴。阿糟終於為了百佳超市的原則被判監40日。由於刑期短，無需過界，他將會在荔枝角服刑。

阿糟很愛說話，幾口氣將身世家底交代得一清二楚。他的一生暫時不坎坷、不幸福、不辛苦、也不自在，聽起來是密麻麻的空泛。他家居灣仔，與祖父母同住，不富裕，也不窮困，完全沒有誘因或壓力偷雞度日。他為何無故以身試法呢？從他的自白中聽不出端倪，大概企圖替暫時空白的人生稍添色彩吧。

與阿糟年齡相若的「粉皮腳」雖然生理上不穩定，但成熟很多。今天見不到他，可能已經過界？又或許塵歸塵土歸土，隨風飛散去了？

* * *

師兄

這裡是大江湖的水族箱縮影。來自三山五嶽的綠林大盜，鼠竊狗偷，黑幫骨幹，騙徒悍匪，如今共聚一堂，不算盛會也是個難得場面，可以看足一整天，甚至三五天，甚至幾個月……不過，唉，三年則略嫌太長了。

「齊人福」主動查詢後，第二天便過界去了，沒有機會跟他道別。他大概也沒有想過有人會希望跟他道別，感謝他及時搭救之恩。萬寶路成了我的新導師。我們與粉皮腳同床異夢的翌日，他告訴我大量掉牙和皮膚瓦解是「冰毒」所致。冰的學名是「甲基安非他明」，不過只有與社會嚴重脫節的人才會用這學名。

早餐時，他遞給我一小塊從報章撕下有關約翰和我的新聞報道，似乎以為我會興奮不已，連讀三遍。心想，假如猶太人的上帝今天才派獨子下凡受死，手腳都被釘穿窟窿的耶穌復活後現身門徒時，眾人會否爭先恐後與他分享幾天前釘十字架的現場視頻呢？

報道只不過一小段，遠離頭版，一般人不會察覺，但師兄們由於犯了罪，人生獲得了額外時間，有條件將小報看完又看，任何細節都走不了眼。礙於萬寶路老師的熱情，便看了一下。報道出奇正面，意想不到，大概是新入行的記者。文中居然引用了法官大人說我們是「受害人」而非「作案人」這矛盾結論，好像有替我們討清白的意思。百多字的篇幅，三分一花在描述老婆「當場哭成淚人」的淚崩景象。

「竟然無乜錯字！」一笑，將剪報交還。

「比你喇。」給我？心想：要來幹嘛？

「唔要啦，唔該囉！」他有些愕然。

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現實，已經好幾年不大看報，當然沒有剪報收藏的習慣，審訊期間也沒有保存有關的新聞；公關同事收集傳閱的小段報道，經常離題萬丈，牽強地替沈悶

無聊的案情增添色彩，令局內的我頻頻翻眼，哭笑不得。這樣的垃圾留來幹嘛？暮年間來細讀？留給兒孫紀念？

聆訊期間，尤其在太陽高掛的日子，經常有記者闖公堂嘆冷氣。大多數都是年輕人；這行業工資低，名譽差，時間長，很難吸引人才。他們都很累，對庭內的熟悉功架早已不感興趣：戴假髮的演員表情肅穆，以18世紀的辭令爭辯21世紀的糾紛，為了搵食，不苟言笑，關鍵時刻往往會加插拉丁散字混淆視聽，增添神秘色彩。無冕皇帝的馬前小卒連基本英語亦一知半解，在法律精英的拉丁文面前難免感到虛脫；滿頭霧水加上空調效應，隨即進入半昏迷狀態，呼呼入睡，直到大腿上的本子墮地有聲，驚破公堂重地，被洋法官抬頭狠抽一眼，才收斂嘴角口水，調整坐姿，伺機引退。

大部分記者只會逗留五到十分鐘，感到身上熱氣稍退後便起身向法官鞠躬，讓屁股帶頭兩步退出，是古代太監的步法。鞠躬是法庭的禮儀要求，用屁股帶路引退則是小記們的專有行為，大概是看多了清宮片。至於目下的案情發展，他們只要安心等候，廉署自會發佈以報章手法撰寫的「新聞稿」，搬字過檔便可交差。

很多師兄都是監房常客。他們深諳獄中規矩，認識部分囚犯與獄卒。老友們在操場或指模房相遇，經常不能自己，揚聲招呼。

「丟那星！又係你條冚家鏟？唔係啲啲至出咗去咩？」咦，兄台你不是剛剛才刑滿出獄的嗎？怎麼又再相逢？

對方尷尬地一笑作答，反正一言難盡。

「今次衰乜卵呀？」這次你何事進來呢？想不到資深師兄也會以這問題破冰。

被問者人在距離，又眾目睽睽，通常只會聳肩作答，不會詳細解釋。後來我發覺有些監犯原來真的不大清楚自己為何身陷囹圄。靠犯法吃飯的人都心知上得山多終遇虎，偶坐花廳乃工作的一部分，無可避免。至於具體入獄原因，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書面手續，無需執著。

「幾碌呀？」一碌代表一年。

被問者羞澀地伸出幾根手指示意，表情尷尬，謙虛自豪各幾分，大概是刷新了紀錄，站在犯罪生涯的新高峰，不想顯得太過自得。

「哇！丟你老母吖！」凌厲的粗話沒有絲毫惡意，代表了同情？不忿？恭賀？佩服？都可以，都可能。

荔枝角飯堂的場景跟商業集團的行政員工研討會有不少相似之處。

這年頭，跨國公司流行「閉關」開會腦震蕩，高層齊集研討發展方向和市場戰略之類。主席扮秦王，誓要一統天下，夥計扮李斯，出謀獻策，還有一大群趙高在會場嗡嗡叫營造氣氛。會議地點一般都選擇希臘或泰國或摩洛哥等度假勝地。咖啡小息是最重要的時段，不喝咖啡也得積極參加。看人，也讓人看。法國公司開大會的監獄氛圍最重：全場男人，身穿深色西裝，喉結彩色領帶，低聲交換是非，高聲吹噓成就，重點稍微吞吐，暗示事關重大，不便多言。

眼前一眾師兄就是這個模樣。

犯人的制服比企業西服更單調劃一，樣貌表情則比較多樣化，相對生動。身體語言大致相同：點頭慢，表情酷，眼神警惕，笑到即止，熱情留有餘地，對上舐痔不露奴顏，對下親切不失身份，一舉一動都盡力表現江湖風範，周圍都是觀眾。

閒坐飯堂看師兄，將他們引進白日夢中，肆意胡猜亂想，然後記錄在案，除了自娛之外，也可供日後琢磨。不消幾天，已經寫滿了整本筆記本。

看！這兩位鶴立雞群，一副大有來頭之架勢。

另外一邊那位皮笑肉不笑，舌頭閃爍，神情飄忽，一看便是小人。

後面那小個子也好不到哪裡：窄額嶙峋，耳如螺殼，小眼珠不停滾動，尖嘴巴口若懸河，在努力說服身旁的老頭。老頭兒白髮蓋頂，儼然權威學者，半點不像監躉，卻非常用心聆聽螺殼耳，不住點頭。

近距離觀察來自五湖四海的師兄匯流互動，有現場參與感，好像自己是江湖電影的群眾演員，扮演路人甲的同時，對主角們的精彩故事心生好奇。然而他們在現實中的角色大多是窮人，用「精彩」來形容貧困一族的歷程，有些強作浪漫，不近人情。不過，他們真的是「窮」人嗎？在香港，飢寒交迫已基本上絕跡，低收入階層也經常暴飲暴食，貧窮的本質有很大的改變，值得重新思考。

在荔枝角不愁吃喝睡，無所事事，是思考這類問題的好地方。

香港的捱餓赤貧幾十年前已被「公屋化」了；而公屋正是不少犯人和獄卒長大的地方。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大德政，絕對值得點贊，我完全沒有意思在雞蛋里挑骨頭。但正如壞事有正面，德政假以時日也會出現負面，人生就是這樣循環生滅。

捱餓式的赤貧有如狩獵用的腳夾，被夾的獵物痛死也得掙扎，大不了留下一條腿，不掙扎必死無疑。

相比之下，「公屋貧」不湯不水，不寒不燥，從某角度看根本算不上貧窮，起碼不會被聯合國的赤貧統計接納。而公屋貧雖然有足以癱瘓的麻醉力，卻不會致命，技術上不算溫水煮蛙。

在生產力與創造力都開始枯竭，階層逐漸固化的香港，公屋貧更像黑洞。

科學家猜說黑洞有不可思議的巨大引力，連光也不能逃脫。洞內沒有時間，沒有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非，一切誤闖訊息，所有八卦恩怨，瞬間被壓成黑蒙蒙的一丁點，密度難以言喻。假如有人能夠由洞內往外看的話，世道變態，七彩繽紛，極其虛幻扭曲，完全無法理解，卻與自己沒有任何關係。在無窮引力的壓縮下，洞內住客越縮越細，直至消失也不覺得有必要掙扎逃生。

香港有一半人生活在這黑洞。

公屋的前身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徙置區」。徙置區條件可能不如今天的荔枝角監獄，但住客充滿正能量。由棚屋搬進了屋村，有了混凝土遮頭，以後無懼雨打風吹，是人生一大躍進。H型公屋每層有共享公廁，坑位整齊，拉水馬桶，近乎科幻，排隊大小便的住客禁不住暗露笑容，可況公屋在他們心裡只不過是暫時棲身之所？只要努力工作，刻苦耐勞，孩子們用功讀書，做了醫生律師，說不定某天會舉家搬到山頂打霧去。心中有這「某天」，未來自然發光發熱。

那年代大家都窮，連李嘉誠也鬧窮，呼天搶地要生要死。絕大部分人集體患窮，無患不均。我在相對「富裕」的港島半山長大，暑期也得在家穿膠花幫補家計，一枝一葉地參與推動蠢蠢欲飛的GDP。中國人有優良的勤儉傳統，深信「天無絕勤之理」，人人默默耕耘，以勤儉為榮。今天用功，明天會更好，明天更用功，後天更更好，就是這麼簡單。社會上層除了被幾個鬼佬憑著與生俱來的膚色霸了幾席，尚有不少空間，同志們努力！鬥快爬！

當年的香港像跑狗場，年輕人目標明確，只管追著前面的電兔跑——拼命跑，盡力跑，不囉嗦！「跑得麼，無鼻哥，跑得快，好世界」！成長中的人為追求簡單夢想跑出一身汗，發洩過剩精力，輸了也有得著。

時移勢易，滄海桑田，今天的公屋有綠化區，停車場，每戶有私家廁所——大便按大鍵，小便按小鍵，十分講究。家家有微波爐，戶戶有平板電視，社區中心有健身房，壁球室，網球場，與商場連接，下雨也不影響打完球往隔壁吃魚生，之後腳底按摩，康樂配套應有盡有，超市蘋果也有五六個品種，比伊甸園更完善。但住客們卻失去了獅子山下徙置區的精神，夢想中沒有了「某天」。漸漸，連夢想也隨著霍金先生猜想出來的黑洞輻射消散，復歸於無。公屋的周邊多了一道看不見衝不破的藩籬，將他們死死困住，世世代代與夢想隔絕。

吃飯倒不成問題！跑狗場沒有了電兔，但滿地真兔屍，有血有肉有骨頭，免費的，吃吧！

埋頭苦幹了幾十年，香港跑不動了。英國人遺留下來的政府擺脫不了宦官傳統，沒有人下詔明示的話，失去方向，唯有以不變應萬變，抱殘守缺，念著十九世紀的「積極不干預」咒子，在死胡同內高舉殘舊旗幟，打圈遊行，高喊資本萬歲，萬歲，萬萬歲！世界在變，國家在變，百年不遇，速度前所未有，轉眼遠去，不見蹤影。香港蹲在原地低頭數日子，自言自語，像個死囚：還有多少天？還有多少年？五十年不變……死也不變，世界劇變與我無關……

無休止的經濟增長是資本主導社會的劃時代謬見。

世間每樣事物，每個群體，發展到一定階段都會飽和，不適可而止也應適可而休，將階段性成果消化，從新思考規劃下一步的目標。妄圖將社會財富大餅不停發漲，直至海枯石爛，與長生不死同樣荒誕，同樣不可能。

「富不過三代」乃人性使然，有因有果，屬經驗得來的概率現象，超越文化，不論體制，只不過程度問題。

大量勤奮家長押上了性命死幹爛幹，賺夠了未來幾代兒孫的退休金後，剩下可分的社會資源不多了。爸爸仍未富起來的話，孩子只有認命；餅就是這麼大，早被瓜分，吃不了的被人打包冷藏，留給子子孫孫，半滴肥水不流別人田。抬望眼，金字塔頂擠滿了人，已無立錐之地。上層人士寧死也不會騰出空間；有法律保障他們將有利地位傳子傳孫的權利，錢二世更白痴更無賴也可直接上位。抱歉，復古了，在世襲制度之下，能力與回報不一定掛鉤。

這是「貧困艱難移」的年代。

房地產是社會流動性的指標。今天連某些大業主也承認房價過高。吊詭的是，在房地產脫軌狂飆的同時，香港的自置率居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錢從何來呢？不看數據的人喜歡將問題通通歸咎外人，好讓自己繼續休克養生，但解決不了問題。今天的房價，其實頗大程度反映了上一代的積蓄多於這一代的能力。

年輕時的香港，物價基本上反映了我輩的負擔能力。但今時今日，假如有位「成功」有為的年輕人，工資比同屆畢業的高出一倍，但父母不爭氣的話，隨時兩邊不到岸：入息「太高」，不能享受公屋；在私樓市場，連二三十平米的蝸居也買不起，只因市價是他的傻瓜同學的爸爸定的。誰叫你父母無能呢？唯有祈求短命，早日投胎，推牌再來。說「市場會公平調節一切物價」的人，不是奸得要死，便是蠢得要命。除了短暫的過渡時期外，市場永遠都不會公平調節物價；從前不會，現在不會，將來也不會。無奈這鐵一般的事實與香港的原始資本信仰有抵觸。

我在小說《笙歌》中，將過分的遺產與世襲封建制度相比，發覺當今的世襲版本更落後，更不公。在資本萬歲的世界，財力便是權勢，而現代「世襲」的權勢，比封建時代更受保護，草民更難反抗既得利益者。

積谷防飢本是好習慣，但過分屯積以養子孫是社會毒瘤，無奈眾人都爭著生這毒瘤，將輸在起跑線的家庭打落草根迷宮的同時，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壓上五指山，剝奪了他們嘗試自我騰飛的痛快人生，害人害己害子孫。

現代人有文化，比較斯文虛偽，窮鬼不再叫窮鬼，叫草根，有綠油油的大地氣息，也隱晦地反映了實況。有見過草根出頭的嗎？當年的窮鬼可以期望有朝騰飛，今天的草根卻難望出頭。所以既為草根，最好安分守己，切忌志高望遠；因為遠眺將來，大概率就是現在這個樣子，只會惹來唏噓。

嘆聲未完，笨蛋同學的媽又買了部最新型號的智能手機幫助兒子打發時間。外形漂亮功能多——酷！——做草根的也想擁有一部！按耐不住的會不顧一切，想盡辦法，但辦法想太盡會中招，會坐牢。

草根坐監，其他草根看守，各就各位，不再打擾外面的自由經濟和社會公義暢順運作。

正當思緒被社會黑洞的吸力牽引，面臨失控跑題之際，一個廿來歲的年輕伙子突然出現身旁：「你好！我叫阿Joe！」

嚇！又是 Joe？早前才有個年輕小偷Joe過來自我介紹，吹了幾個回合。有兒子的話，千萬不要採用這毫無個性的英文花名——有點兒「糟」，大吉利是。

糟哥二世竟然伸手要握，監倉內沒有人握手的哦！不好意思拒絕，唯有硬著頭皮搖了幾下。早上見到他看John Man的英式幻覺歷史「成吉思汗」。這裡人人看報，看書的人不多，看英文書的更罕見，所以多留意了一眼。雖然我喜歡看書的人，但不明白他為何選中我這老頭聊天。

守護天使正想開口，被我及時制止了：收口！阿叔幾十歲，人生經驗豐富，用不著你操心！找上帝打你的小報告去吧！

醒目的糟二世見我若有所思，便解釋道：「今朝係報紙睇到你單嘢。」

「哦！」想不到我「單嘢」短短一則，藏匿在垃圾日報副刊內頁，卻竟然令我在這坐牢群組略有名氣。大概年輕人都喜歡跟「有名氣」的人攀緣吧，怪不得。

他面相不錯，目光精明有氣概，雖然英俊的臉龐被天花弄糟了，卻增添了幾分粗豪。

敢問小兄弟何事進冊的呢？

糟二世由於一時大意而飲恨囹圄，故事平凡荒謬，符合現實人生。

他是電腦技師，來自新界荒僻小村落。香港哪來荒僻小村落呢？相對而已，反正交通不便，沒有地鐵，不被傳統黑幫青睞。糟兄與三五知己看准市場空隙，自組A貨哥老會，向在區內空地自建寮屋的非法移民榨取保護費。某天，由於幾名內地黑工拒絕交

費，被糟哥一伙揍之。毆鬥畢，他拿起背包便跑。誰料物有相同，當他發覺拿錯背包後，立即飛奔回現場找事主調換。警察伯伯已經恭候多時。

心想：如此返回作案現場是否稍微魯莽呢？

糟哥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連忙解說：「丟，總之戾黑啦，點估到條卵樣個背包同我一樣啫！更估唔到的差佬平日無嘢做，悶過頭，咁快趕到。」事到如今，埋怨倒霉可以理解。郊區警察事情不多，反應迅速是意料中事，糟哥猜不到是經驗不足，不夠專業。

「你可唔可以由得佢，唔換呢？」調換了背包也算緣分，何不順其自然呢？

「最卵衰我個銀包同身份證係裡面呢！」

說到底都是業餘操作。扮黑幫打鬥「劈友」也帶上身份證，可見這一代人的公民意識比老一輩的強多了。

跟我吹過三輪後，糟哥繼續周遊飯堂。他很健談，對香港和世界的情況頗有見識，年輕犯人都喜歡聽他說故事。他的英語不錯，跟ON老外打交道綽綽有餘，在香港也算難得。

律師戴力告訴我獄中盡是白痴傻瓜。現經實地瞭解，荔枝角的確不乏行徑怪異的囚徒，與我同桌便有一位，然而正常人是絕大多數。年輕一群中，更有幾個相貌堂堂的精明樣板，可惜都選擇了歪路捷徑。不過從另類角度分析，假如糟二世循規蹈矩，老老實實做個電腦技師或政府會計，結婚生子，背著一份三十平米的房貸而終此一生的話，豈不一樣令人惋惜？人生沒有絕對公平，我完全無意為犯罪分子辯護，只不過在必須維持的社會秩序背後，有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心裡沒有答案，而面對面與他們打交道之後，感慨更深。

鄰桌來了六七名內地「黑工」，大伙兒有說有笑，氣氛熱鬧，好比春節聯歡。非法勞工一旦被抓，會被半自動判刑15個月。這類案件用電腦程式處理的話會比人類法官高效便宜。香港有些力氣活沒人願意幹，自然地成就了黑工市場。然而心情矛盾的香港為了顯示決心保障本地不足的工人的飯碗，寧可將極需要的勞動力關起來花米飯白養。當然，也有越境搞坑蒙拐騙的內地人，抓到的話，同樣送來荔枝角。

黑工群組中有位年輕書呆子，鼻梁架著厚眼鏡，散發著蓬鬆倒霉的書香。他看上去只有十多歲，然而有資格坐這飯堂的人都肯定超過二十。孩子臉整個早上對著報紙抄寫，翻譯成英文。如此怪異無聊的學者行為，引得我心癢難搔，終於忍不住向萬寶路打聽這小子的來歷。萬寶路很沈靜，也很吊詭。我不煩擾他的時候，他通常一言不發，重複看報一整天，比孔子讀易更有熬勁。從不見他串門過枱搞八卦，但他對飯堂內一切事物瞭如指掌，有問必答。懷疑他有神通法力，或開了天眼……又或許看小報真的可以做到屁股不離凳，能知天下事？

「你唔知？」他第一次對我賣關子。

哎呀，寶路哥，知就不會問啦？估計我在他眼中有些古怪：一把年紀，肯定見過世面，屬於知識階層，然而啥也不懂，也不看報，連有關自己的新聞也不感興趣，是讀書人的負面例子。

「唔知呀。」尷尬地笑著回答。

原來這內地小伙是被雇來港替槍考試的，被抓後連連見報，比我的「知名度」高出不知多少倍。

「嚇！代考試都要坐監？唔係啫！」第一反應是難以置信。

「坐硬啦，尤其係大陸人！」言下之意是制度明顯有歧視？

蓬鬆秀才遠赴香江替一名傻瓜的傻仔考試，本以為可以淨賺一兩千，順便暢遊海洋公園和到廟街購物，誰知做了階下囚。做公開試槍手固然不對，無可辯駁，但十月徒刑似乎太過嚴苛。年輕人被雇為槍除了免費旅遊兼賺外快，心裡覺得威風刺激了不起，可以想象。但影響了考試的公平性，必須懲罰。然而長遠看，傻瓜老闆的白痴仔在人生路上還要面對千千萬萬的「考試」，通通都請槍過關嗎？可能請槍手考進醫學院法學院嗎？考進的話，可能繼續靠槍手取得優異成績畢業，執業害人嗎？從這角度考量的話，實在沒有必要將刑事性質誇大。

他的同桌黑工大概都由農村出來，對老外強烈好奇。每見外國囚徒都會催逼小子追問：「他為何坐牢？老家在哪？有孩子嗎？男的？女的？吃過中國菜嗎？天天吃米飯可以嗎？會不會拉肚子？我們天天吃西餐會死！」小子明顯不願意當這翻譯，但不好拒絕，唯有照問。他的英語口音很重，但正確流暢，比這一代的香港平均水平高，怪不得有資格收錢做代筆了。

飯堂內突然出現了一個秘魯來的ON，整桌黑工嘩然！

秘魯先生鎖骨對下有個大傷口，立體疤痕像被隕石撞成的陷坑，也像人馬座星雲。他說是槍傷，非常自豪，抽起上衣在飯堂巡回展示，有興趣的可以伸手摸，並不收費。黑工友們有如黃土高坡上與世隔絕的村民，某天國家雜技團突然出現村口，免費演出，亢奮程度可想而知。他們將小子扯來扯去，問個不停，差點兒把他弄死。

「問問他，問問他！怎樣被槍傷的？中槍時痛嗎？子彈射穿了？埋入肉裡？熱辣辣吧！冒煙嗎？用鉗子拿出來的嗎？」

意想不到，這小子原來是語言天才，西班牙語說得挺好！老夫上世紀在大學期間修讀過一科初級西班牙文，完全不是他的水平。

對這年輕人的印象很好，自問有些偏心，暗暗替他不值。不過正面一點看，他未來大半年會有很多時間進修，翻譯報章，今後看世情也會更成熟。經一事長一智，他現在對香港的「法治」精神有了親身體會，更明白錢和公義的密切關係。據說雇傭他的傻瓜父子不用

負刑責；覺得不可思議，但沒有興趣追問查證。他們的報應自然會到，並不限於眼前刑責。人越老，越覺得法律之外的公平其實相當嚴謹，只不過需要較長時間才見效而已。

對面桌的「定眼叔」昨日盯了一天地下，今天繼續。與他同桌的老人見他可憐，將自己的煙屁股送了給他。深深抽了兩下後，兩指鉗著燒剩一半的煙蒂閉氣凝神。老頭見他的手指即將著火，便拍拍他的肩膊，手指窗門，示意扔掉，以免自焚。他很聽話地起身走近窗口，將所剩不多的煙屁股彈落樓下籃球場，然後返回座位，繼續監視地殼變動。唉，真無釐頭，令人黯然。

並非所有黑工都是內地同胞或南亞裔人。

下午有位白種巨人加盟，搞亂了飯堂內的視覺比例。他差不多兩米高，身上制服細了三四個碼。可能制服箍得太緊，怕肺栓塞，坐下不夠幾分鐘便起來走動。走了幾圈後，突然停下來問我懂不懂英語。我請他坐下聊聊。

「不坐了，我寧願站著」口音好像是東歐的。

原來是波蘭人，數年前移民美國，撈得不甚如意，輾轉來到香港與友人合伙將國產預製小棚屋賣去印度美化貧民窟。不知不覺，臨時居留簽證過期一年有多，落得如此下場。

「最氣人的是，我只需往澳門兜一圈便可以自動延續居留簽證！但我實在很忙，也覺得沒什大不了，便遲遲沒有去搞。」與印度做買賣少不了辛辣的議價持久戰，是相當困身的工作，忙是肯定的。

看看他的囚犯證，寫著 Breach of Condition of Stay——「違反居留條件」，並無其他罪名。巨人貌似動漫表情包，笑容純情無奈，不似在撒謊，也沒有任何撒謊動機。想起一位老友，不久前被警察設路障例行檢查時發覺駕駛證過期五年；相比之下，過期一年沒什大不了，不過要坐牢。

往後幾晚都與萬寶路同房。獨處的時候，他比較健談。

他聲音低沈，說話緩慢，像躺在戰壕的垂死傷兵，一條腿丟了，另一條泡在臟水發脹，在嗎啡的支撐下，斷斷續續將身世道來，好讓同袍知道死者是誰。

他本來是替老闆開車的私人司機，與媽媽同住公屋。媽媽重病，唯有辭掉工作照顧，依靠公援救濟。沒有相依為命的經驗，感受不深，但在監房氣氛下聽萬寶路一個一個字形容他與媽媽的相依為命，會想哭。「整個世界，就只有媽媽」。很不幸，也可能很幸運，媽媽很快便走了。這期間，他假設社會福利署和房署會自動分享他靠公援過活的醜

事，誰知兩個政府部門完全獨立操作，井水不犯井水。由於他沒有通知房署自己掉進了谷底吃公援，結果喪失了承繼公屋單位的資格，被趕到臨時收容中心。

「點解呢？」想不通為何他拿公援須要通知房署。

「規矩係咁。」規矩就是這樣。

他開始走私香煙。「明知遲早會衰，不過無辦法，搵唔翻分工揸車。」他聳聳肩說，犯法受罰是早晚的事，然而人浮於事，情勢所迫，沒辦法。既然罪有應得，心中並無不忿，只有說到法官教訓他的時候才有少許激動，偏離了沈鬱作風：「條法官表情十足，手指篤篤，問我『知唔知為咗五百蚊犯法係十分愚蠢嘅行為！』」

嘆了一口氣後繼續憶述。「當時有衝動想請教條法官要為幾多錢犯法至唔算愚蠢。五千？五百萬？五百蚊對我來講好多啦！」

「你無問咩？」這問題沒有出口吧？

「梗係無啦！咁同法官講嘢，起碼坐多幾碌。係人都知上法庭要扮死狗，頭耷耷眼濕濕，否則擺來衰！」當然沒有，否則起碼要多坐幾年。萬寶路懂規矩，明白受審的必須七情上面扮可憐，否則坐穿牢底也怪不得人。

我和約翰在庭上不但沒有扮死狗，還有些傲慢自信，看來簡直活該！活該！

「政府咁怕煙，點解唔當毒品一樣，全面禁止呢？」

「唔得！咁庫房會少好多錢嘅！」很認真地解釋禁煙會影響政府收入，並無諷刺意味。好一個心明大義的模範市民，難得。

睡前我補充說香港很多高收入人士會請會計師安排合法避稅，與走私香煙實質上並無分別——都是逃稅——但他們絕對不會為了避五百塊稅金而冒險。

「個官咪話我蠢囉！」看來判官就犯案成本效益不合比例所作出的批評，令萬寶路心有不忿。他可能應該讀讀莊子，「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乃人間常態。

過界

2012年3月5號，進監第六天。

醒來遽然發現左大腿內側多了顆無名大瘡，印象中是平生所見最大，瘡腳直徑超過三公分，像壓扁了的富士山。客觀而論，在荔枝角睡了五個晚上，患上某種皮膚病是意料中事，並不出奇。但這般份量的膿瘡，由長大到成熟總應有個過程吧。昨晚上床時仍然毫無跡象，幾小時內從無到有，生理上可能嗎？然而事實擺在眼前……

除了大瘡，也隱約感覺到埋伏全身的細菌蠢蠢欲動，準備發難。皇城內外，危機四伏。

萬寶路說「醫療官」不過是穿了白袍的普通獄卒，不知是否屬實。從言行舉止看來，他們的確不像醫護人員，起碼以前未遇見過對病人亂爆粗口的醫生。醫官們每天早晚都會身披發黃大褂來飯堂派藥；除了依單派藥給長期有需要的囚犯外，也會替身體不適的犯人「診症」，派發「必理痛」。據說在這裡，必理痛可以對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奇難雜症。藥丸直接派到舌頭後，一句命令「吞！」，然後檢查口腔。醫療阿Sir的另一個主責是收集監犯的小便。

今天也排隊候診了。輪到我的時候，拉下褲子，讓醫官見識見識。

見過這個頭嗎？厲害吧我的瘡！XXXL碼，會不會是絕症呢，阿Sir？

「哇！」見慣世面的阿Sir也不禁嘩然，證明我沒有誇大。

他拿出一支藥膏——不是必理痛——往我手心慷慨地擠了一坨淡黃色的油膏，像古老汽車電池端的保護膠糊。「走啦！下一個！」這裡的醫生趕病人不手軟。

回到桌上，我搽過大瘡後將掌上剩餘的油膏撥進一個紙巾包，方便收藏。手心還留下油油的一層殘跡，都擦在另一條腿上；生瘡通常有對稱性，預防勝過治療。從環保角度看，監獄是先進模範單位。除了水，啥都不浪費。紙巾用完後，玻璃膠紙包可以用來儲存藥膏或郵票之類，用途甚廣。我日子淺，還缺最少五六個空包，可惜這裡沒有人會扔掉如此寶貴的可回用物資。

早餐後，指模房信差來到飯堂報訊，照慣常引起一陣騷動。我的號碼也在其中，便與另外幾位師兄一起去指模房領命。

在督察的辦公室外輪後，逐個進去。面臨過界，心情難免緊張。幸好小時候訓練有素，經常被老師發送到校長室與頂爺交流，對正確禮儀有一定認識：任何情況下不頂嘴不發問，以免節外生枝。阿Sir說什麼都回答 Yes Sir，可保平安。

「365820？」

「Yes Sir！」

「你去塘福！」

「Yes Sir！」

「OK，出去！」

「Thank you, Sir！」

就這樣，利落。

塘福？名字很熟，好像在離島大嶼山，但不肯定。地理不是我的強項，反正香港是彈丸之地，充軍流放也沒有多遠。督察Sir沒有闡明我應該如何執行命令。由荔枝角去塘福，肯定有署方的黑色大巴接送吧。至於什麼時候去？在哪上車？安時處順，自有分曉。

面臨過界，竟然有幾分悵惘。戴力律師說荔枝角是全港最差的地獄監牢；縱使他的認識只局限律師探訪室部分，但估計其他監獄的條件只會比這裡好，不會更差。然而我窮了一生功力才剛剛開始適應，心理上不希望改變。允許我自作主張的話，會選擇留在荔枝角，直至……直至放我回家。

一位印裔阿Sir大概見到我惘然若失的樣子，過來詢問：「過界去邊呀？」

「塘福呀，阿Sir。」

「好地方吖。」

「真嘅？」笑了笑，心想「好」字梵文不知如何寫法。

「快的話比屋企人聽啦！」

「點話呀？阿Sir」敢問阿Sir，如何可以盡快告訴家人呢？

他手指走廊盡處，是「福利官」的辦公室所在，催促我趕快請他們代打電話通知家人我明天轉移塘福。當他說到「屋企人」幾個字的時候，我差點兒哭了出來。這些突襲情緒來的時候很凶猛，防不勝防，但我成功將莫名其妙的眼淚忍住了。

「唔該曬！阿Sir！」真心感激！

估計自己前生是大好人，結下不少善緣。老友們都不喜歡的士司機，打的經常弄出一肚子氣。但我多年來經常打的，卻發覺絕大部分司機都友善老實。現在坐牢，遇到的囚友和獄卒都樂於助人，實在感恩，想叩頭。

「快卯的啦！佢地就快收工喇！」印裔Sir比我還緊張。

一邊向他舉手敬禮，一邊急步擦著拖鞋奔向福利官的房間。

門掩著。敲了一下，沒有反應，輕輕推開。

幾位阿Sir見我出現，停止了談話。其中一位以「乜卵嘢呀！」的眼神望著我，等我道明來意。

「阿Sir，我聽日過界。」明天過界。

「咁點呀？」那又如何？翻譯成英語是：So？

「可唔可以通知我老婆呀？」

他並不回答，伸手在桌面撿來一小張白紙和原子筆。「寫低你個名，你老婆個名同電話號碼。」

「唔該阿Sir！」

他接過紙條後，竟然對我微微一笑。只要要求合理，這裡的職員一般都頗願意幫忙，但表情照例肅穆，不像玄壇真君也貌似關羽二哥，很少會對我等犯人展示笑容。福利官這一笑非常難得，印象深刻。

由福利官房間出來，在繁忙的大堂靜心等候。現在有經驗，知道時辰一到，便會有人找我，大可安心被動。我若人間蒸發的話，他們會比我緊張。要求通知老婆後，心情有所改變，比先前期待，甚至少許興奮。

過了良久又良久，才有位獄卒帶我們回飯堂。過界是明天的事。

當晚，準備過界的囚犯都睡在八樓。

與一位樣貌斯文，小學教師模樣的中年人同房。他來自另一組飯堂，大家素未謀面。他又因何坐牢的呢？

「偷車囉！」

「哦！」心想，小兒科。「幾碌呀？」

「廿隻！」二十個月的意思。一碌是一年，一隻是一個月。

「哇！」雖然也是車主，私心反對偷車，但二十個月的刑期似乎偏重，看來是大量盜竊的出口販子。「好多架？」

「一架二手車咋，不過係第五次衰，無法啦！」

五次？明顯賊性不改，亦無悔意，卻真心認為判刑合理，願賭服輸，無話可說。

跟偷車賊東拉西扯，像兩位高級俱樂部會員在桑拿室吹牛，可惜空氣中煙味和尿味太濃。

他48歲，已婚，育有小孩三人，分別為四，七，和十一歲，看來是個家庭男人，好丈夫好爸爸。說到家人時會情不自禁地眯起雙眼享受記憶中的溫馨，嘴角泛起發自內心的微笑。十一歲的兒子令他最擔心，提起會開眼搖頭，表情緊張：「條靚仔好硬頸！」

心想，孩子脾氣犟大概與基因有關吧。爸爸偷車五次落網仍舊堅持，毫無意思收手或轉偷其他貨品，肯定天生固執，卻不自覺。

「依家的男仔係咁㗎喇，我朋友的仔大部分都好牛頸，但唔願出街，係屋企又坐唔定！」附和說的是事實。很多分朋友的兒子都是固執宅男，自屈家中卻不安分，心神不定，是一觸即爆的家居炸彈。

「係呀！一樣！係屋企坐唔定㗎！」他想了一想，有了答案。「電子遊戲機！衰過鴉片！搞到的細路又癲又廢。女仔似乎好的。」說罷輕嘆一聲，同時微笑。

「不過遊戲機都係老豆老母買㗎！」語氣半開玩笑，以免得罪。其實父母不買遊戲機，孩子們何來上癮途徑呢？雖然偷車賊是新相識，但有信心他不會介意善意誠懇的評語。

「有乜法子㗎！唔買老婆唔制，話我虐兒！況且依家可以上網玩，想管都管唔到！」

确实难，没法子！若不就范太座视为虐儿，为父之过。幸好我家里暂时没有这问题。各怀心事，思索片刻，趁机享受一下难得的宁静。这楼层很安静，可能都是新相识，没有二楼的大团圆氛围压力。

「我最掛住個女。」他自言自語地嘆了一句，爸爸最想的還是女兒。

「我都係。細個得七歲，仲未知老豆坐緊監。」想起七歲的小平同志還未知道爸爸在坐牢……

「最過癮呢個年紀！」

「無錯！」沒錯，這年紀真的是智人最可愛的階段。

據偷車賊的自白，只要能夠讓家人過得好，他啥活都幹，法律只作參考用，並非決定因素。上得山多終遇虎，偶爾失手在所難免，坐牢理所當然。為了避免與家人分開太久，他不碰重案，專心偷車。「最多一年半載，同專業人士出差外國差不多啫！」由於偶爾要坐牢，家中的財務安排和心理狀態等都做足了準備，夜半警察敲門也不驚。

他上世紀六零年代在山邊寮屋長大，屬最貧困的一群。颱風來時，他和爸爸會穿上雨衣抱緊大石俯臥屋頂，防止屋頂被吹走。

「哇！」衷心佩服。有位相熟的建築承包商曾經告訴我他小時候的同樣經驗，當時覺得不可思議。現在知道颱風襲港時，可能寮屋區所有男人都抱著大石鎮壓屋頂。

「不過最難為我老婆，成日要一個人睇住三條馬騮！」

唉……

他將明天過界的程序約略介紹，個人保證塘福是條「好籌」。由獄卒到囚犯都對塘福贊口不絕，看來是上乘監獄，值得殷切期待。

順便向他請教監房術語，一邊做筆記，引得他哈哈大笑：「咁都要寫低？」

不寫下來，轉頭便忘記了。

探監是「拜山」，早已知道。X-光是「死光」，也學過了。撒尿是「擺柳」，蠻有詩意，十分形象：試想一群犯人在署方要求下齊齊撒尿，不急不忙，春風楊柳，搖曳生姿。毛巾是「拖水」，肥皂是「滑石」，創意不高，淺白易明。拖鞋叫「西瓜」，頗無釐頭，老師不知典故。「第二條褲」代表犯人還有其他未判決的官司在身。初犯是「白手」，像他這樣的積犯是「黑手」……一下子學不完，我留了幾頁空白，好待將來編輯監房密語。

一般囚犯和獄卒都非常粗口。自己淪為階下囚以來，為了不脫節不出眾，也多了粗口。偷車賊是異類，整晚上沒有一句粗話。

睡覺前，他突然想起一件剛才漏了說的重要事情：幾天前一個越南犯人在這上吊，應該就是這層樓，分分鐘是這個倉。

他在故意製造恐懼？

「你點知㗎？」

「有條相熟『柳記』話我知嘅。」「柳記」者，獄卒也，典故不詳。

四周檢視了一下。不會吧！鐵閘一直開到混凝土門楣，僅僅夠我直著身子走過，而最高的橫鐵離地只不過一米三，整個房間都沒有適合上吊的地方。

「點吊呀？條越南仔只有三尺高？」

「嘩！好易啫！先用床單將自己包到個波咁，再纏住條頸，綁上最高條橫條，跟住放手。叫『度頸』」

用床單將自己裹成球狀後纏頸而掛，隨後放手，謂之「度頸」。

說得真簡單！如此粗暴的尋死，令我毛骨悚然。整個過程要在獄卒巡邏相隔的十五分鐘內完成，沒有絲毫空間猶疑。

就是要死！決心要死！一定要死！

如此堅決的求死之心，這世上應該不多吧……

「每年起碼一兩單，好多係ON，尤其越南仔。無親無故，又唔識講，無人傾無人探，面對廿幾碌，餘生就係咁，自然有決心。」

「真悲哀！」我不常用「真悲哀」這經常被濫用的感嘆，不過如此強蠻的訣別除了恐怖，還真的十分悲哀。一個人要多傷心絕望才有足夠負能量完成這匪夷所思的自殺行為呢？跟按著口鼻將自己悶死差不了多少。

「唉，係咁㗎喇，早的瞓啦！」然於然，不然於不然，反正如是。早點兒睡吧，他打著哈欠說。

「早抖。」晚安。

我將毛毯拉得高高，蓋過嘴巴才合上雙眼。

「度頸」——縱使難忘，明天也得寫下。

一團用粉藍色床單包裹著的人球在面前晃蕩，沈重無聲。

看不見他的手。他只要稍一伸手便可抓著鐵枝，饒自己一命。然而誓死不屈。

人真的可以有如此駭人的決心和忍耐力嗎？這能量用在其他方面，有什麼事情辦不到？學一個新語言有多困難？

死前的眼睛是堅決閉上，還是怒目圓睜，眼珠突出，瞪著一無可戀的世界被自己活生生窒息呢？

他要與生命決絕，將世界掐死，沒有回旋餘地，沒有妥協空間。這是他蔑視命運的唯一方法；命運只能旁觀，等著陪葬。

他也許沒有想過，自殺本身也是命運狡猾殘酷的安排……

終於停了下來，不再搖晃。

凝固了的時空，連走廊的燈光也照不進來。我在絕對的黑暗中等待噩夢來臨。

竟然熟睡了一個晚上，沒有夢魘。可能在比它恐怖十倍的現實面前，噩夢自問不如，不敢露面。

沒有大喇叭爆發「香港早晨！」難得清靜。

偷車賊刷過牙後，順手將牙刷扔進垃圾桶。看到我驚訝可惜的表情，他解釋過界後會派發全新物資，不用擔心。雖然如此，浪費也不符合我開始認識的監房文化，還是將齊人福給我的牙具保留了。

今天的早餐直接派送到房間，終於有幾分像酒店了。

餐後各人抱著被鋪到樓下隨地扔作一堆。有人會跟手洗滌嗎？沒有的話，昨晚我們蓋的被子豈不……到了指模房，首先報到「擺柳」；每逢過界，驗小便是例行公事。

偷車賊與我分開了。這裡人來人往，緣分瞬間生滅，心裡不禁為這好父親祈福。

捐完尿，坐著乾等。

越南師兄的吊影仍然斷斷續續在腦海浮現。他究竟犯了什麼事被判重刑呢？聽說在戰火中成長的人對死亡另有一套看法，我們很難明白。越南師兄的堅決自盡應該不止語言隔膜和寂寞那麼簡單。假如我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被判坐牢25年，肯定會努力學習本地語言，好和師兄們吹牛。有四分一個世紀的時間，冰島文也學得來。難道他被一早一晚的廣播嚇怕了？與其學這樣的廣東話，倒不如一死了之？唉！反正一路走好吧。

終於啓程了。

與一位師兄共享「仔葉」手銬。互相點頭招呼後各有所思。他看來友善，起碼不是殺人放火之輩。兩人一組排隊上車。去昂船洲的政府碼頭只不過幾分鐘車程。

囚船的大籠內只有我們兩人，阿Sir解除手銬後鎖上閘門。沈船的話，估計籠中人的生存機會很微。籠內設有多排座位，與普通小輪無別。十多名師兄被押在另一人籠，目的地是喜靈洲——早期港英政府讓麻風病人自行腐爛的小島，現在是戒毒中心。

體內的感冒菌在不停變陣，試探弱點，沒有撤退跡象。

我專注呼吸養氣，不想多言，希望擊退病毒。無奈上天作弄，同伴是個超健談的馬來西亞華人，有東南亞的熱情，本地人的開朗，旅遊度假的心情，沿途經過的每一個小島都會引起好奇：「咦，呢個係乜島呀？」

唉，大哥，我的專業是污水處理，並非地理測量哦！香港那麼多離島，都是地球媽媽所生，差不多一模一樣，加上我天生缺乏方向感，今天又沒有太陽，只知道船在前行，雖有上下左右，難辨東南西北。反正他永遠也不會發現我存心敷衍，於是把心一橫，盡情編造另類現實：「呃，好似係長洲。呢個應該係南丫島咁，海鮮唔錯，價錢稍貴。香港四處食海鮮都貴喇，無辦法！」

船先停喜靈洲，十多位囚犯落船。

到了大嶼山，下船前再上手鐐，步行一分鐘到停車場。

第一次身穿囚衣，手戴仔葉，在公眾場所露面。兩個正在玩耍的小朋友看見監躉過路，暫停嬉戲注目欣賞。最近被陌生人盯慣了，倒沒所謂，但忽然有股衝動，想做個奸險恐怖的鬼臉嚇唬他們，最終沒有付諸行動；不是我這年紀應有的行為。

低頭看見自己的影子在腳下被踐踏，無從躲避，看來剛剛過了中午。

離島的交通稀疏，司機在彎曲的山路開得很快，反正交警都是哥兒們，車裡都是賤命，沒有必要小心。沿途風景勾起了荒誕的回憶，年輕時在這裡的沙灘睡過，被沙蟲和青春期折磨半死。年輕的日子多麼迷惘，回想令人尷尬，然而很多人捱過之後竟然會夢想再度青春。

當年的大嶼山，島上只有零散的寧靜小漁村，後期被政府和開發商蠶食，建設大型中產屋村、機場、不三不四的迪士尼和數座風景宜人的監獄，今天只剩「石壁」和「塘福」

仍然運作。石壁關的是重犯；塘福設防較低，用來懲教殺傷力不大的囚徒——正如在下365820和這位新相識的「馬拉仔」。

塘福四周翠綠，鳥語花香，遠景山水連綿，是度假勝地，可惜沒有心情欣賞。第一，我正與病毒鬥爭，渾身不對勁。第二，來這裡是坐牢，不是度假。塘福雖然環境遠勝荔枝角，但終歸不是酒店，這點可以肯定。

註冊還算暢順快捷，值得點贊。負責例行搜身的阿Sir在我赤裸裸的背後寒暄了幾句，語氣親切：「衰乜入來㗎？哦，有無打算上訴呀？」然後命令我穿回衣服。

辦妥入住手續後，一位獄卒哥哥帶我們穿過另一大閘，然後任由我們自行過去大飯堂打發時間。

飯堂分成高低兩層，低層有十來張大枱，都空著。高層像舞台，擺放了幾張飯桌，三數師兄在閒聊，幾位較年輕的赤裸著五彩斑斕的上身在鍛鍊。跟著馬拉上了兩級石階，到台上一張沒有人的飯桌坐下。剛剛放下塑料袋，準備鬆口氣，一位肌肉發亮的師兄赫然暫停了伏地挺身，過來跟馬拉打招呼：「丟你老母臭屎！呢度係餐廳呀？」他劈頭問候馬拉的母親後，隨即邀他猜想這裡是否餐廳。

「對唔住！對唔住！師兄，唔好意思！」馬拉一邊急口令致歉，一邊起身急步下台；我緩跑死跟，一向不靈敏的膝蓋突然間表現積極。

大堂下層只有我們兩人；馬拉選擇了靠近大門的飯桌坐下，看來有戰略考慮。

過了幾分鐘，腎上腺素消退，才禮貌上請教馬拉兄何事坐牢。

難得有知音，他興致勃勃地將犯案履歷如盤托出，娓娓道來。耳朵像套上了空罐，多了回音，大概已被細菌攻陷。暗自後悔過於心急破冰，但仍然保持笑容，悉心恭聽。

原來馬拉專偷信用卡集團的錢，是個劫富不濟貧的羅賓漢。

一向對信用卡有意見，認為這生意的收益與風險責任完全不成比例，盡量少用是對小商販手下留情，利人不損己。

在香港，絕大部分的小本經營被業主屠宰後，能有半成純利已經要殺雞祭祖，酬謝神恩。而沒有絲毫貢獻的信用卡公司，只需利用些少積分賄賂貪小便宜的用家，便抽取了店主百分之二的營業額，大約等於純利的三分之一，不理賺錢賠本，風險與他無關，簡直是強盜行為！馬拉偷他們的錢，也算是賊阿爸。

據他所述，偷取信用卡資料的最佳地方是北美洲的加油站。美國的油站怕打劫，很多都不收現金；而為了賺取最低工資捱通宵的收銀員，很多都樂意在讀卡器加插零件來賺取外快。馬拉與同黨收集數據後，會對大量卡主的消費資料進行監視分析好幾個月，才挑選合適對象複製。由於假卡與竊取資料的時間相差近半年，很難追查被竊地點。

馬拉解釋盜卡流程，簡明清晰，組織流暢，熱情洋溢。他希望我明白的地方，演繹有條不紊，不想我知道太多的細節，巧妙地避重就輕，是上乘的推銷人才，形容他「專業」豪不誇張。他不做賊的話，會是個出色的銀行家。他也有銀行家的品味，非常鐘情名牌。反正不用真金白銀，喜歡便買。為了討好在馬來西亞的三妻四妾，去機場前在中環Prada買了幾個手袋。當時身上有四十多張信用卡，誰料抽中了一張有問題的，結果出事。他經常雲遊四海，有三次國際牢獄經驗，可從不同角度比較馬來西亞、法國、香港的監獄風情，是這方面的權威。

他有個笑話要分享。

「監房笑話？」喉嚨開始沙啞。其實很很要求暫停，改天再聊。

「係啦！真故事，你知無？條卵樣好昂狗啦，笑卵死我，無見過你唔信啦！」他的地道粗話帶榴蓮風，音調略高，毫無殺氣，有種不搭調的淳樸效果。

話說他在馬來西亞監房認識這位「昂狗」傻瓜，以一千馬幣收購了兩張偽造的銀行本票。他拿面額較小的去銀行兌現時，職員立即禮貌招待：「麻煩先生等等。要咖啡無？」他於是抱著公文包耐心等待，一邊享受免費咖啡，一邊計劃美好將來；應該先買遊艇呢？還是先買別墅呢？公安到來時，除了充公了他面值十億英鎊的本票，還沒收了另一張在公文包內，打算留來養老的銀票，價值十倍。

「話你知啦，阿昌，所有監房都梗有個咁上下嘅痴線佬㗎，唔到你唔信囉！」

他這結論與律師戴力的很相似：監房之內不乏白痴，不由你不信。

「我信！所有大公司都有起碼兩個咁上下嘅痴線佬，唔到你唔信囉！」大集團內又何嘗不是呢？勉強笑著回答，喉嚨刺痛。

監房笑話聽過便算，不能當真。想不到數年後偶然聽到新聞報道，有位雲南大叔花了166元網購定期存款單據十九億人民幣，也是拿去銀行自投羅網的。人的愚蠢通常都會被貪念放大，但程度如此離譜確實難以想象，否則也沒有閒談價值了。

《貳》

幸福之塘



念死

大嶼山面積147平方公里，比港島大差不多一倍，曾幾何時只有零星村落，島民種地捕魚，與世無爭，想爭也沒有門路，直到被官商集團分別看中，才局部被開發成中產屋邨、國際機場、遊客區和米奇老鼠窩。

位於南岸的塘福，遠離機場和迪士尼，依舊相對寧靜。塘福廟灣對上山腰有條曾經清澈的小溪和幾片曾經肥沃的荒田，頂端圍上了蔴埔坪車道，車道盡處便是塘福懲教所。懲教所依山而建，分成上下兩圍。上圍接近大門，但並不表示更方便越獄；重門深鎖的主入口旁是辦事處，指揮中心，即「指模房」。絕大部分有前科的犯人——所謂黑手——都被囚禁在上圍。由上圍向沙灘方向拾級而下是下圍，主要關押初犯——白手——和已經飽受懲教，即將刑滿出獄，沒有理由滋事的重量級犯人。

晚飯後，我和馬拉在上圍跟大隊沖涼。洗澡房比荔枝角的通爽乾淨得多，沒有嚴重水患。沖涼後，獄卒吩咐我們自行到下圍的臨時倉休息，無人押送。

上下圍之間由一道長石階連接，兩旁盡是層層疊疊的鐵絲網圍欄，看來不難爬越，但需要很大勇氣和極度愚蠢；爬過第一線後，肯定會被欄頂的刺網鉤出一身鮮血，然而只要有決心，咬緊牙關攀越第二防線不成問題。對鐵了心要越獄的人來說，自由何價？爬便爬，誰怕誰？爬過第二重鐵絲網後，進一步失血事小，發覺自己只不過從監獄的一端逃到了另一端的失望事大。越獄不成，懲罰和加監不在話下。

馬拉見我停步審視圍欄，便以監房老手身份指出另一面仍屬監獄範圍，沒有自由空氣，順便評估每年總會有傻瓜一二如此越獄娛樂大眾，似乎在勸阻我不要輕舉妄動。我跟他微笑點頭，沒有解釋我並非打算逃獄，只不過有些老工科生的殘餘好奇，留意一下保安設計的思路而已。

由石階頂往下看，兩旁的照明幽暗延綿，視覺上無窮無盡。下圍像無底深潭，漆黑的潭水閃爍著幾點聊齋鬼火。

今晚氣溫大概十五度吧，對正常人來說非常舒適，但正常人不多了，相信政府早已發出了「寒冷天氣警告」，以示關愛漸漸不再適合在地球生存的市民。這年頭，十八度太冷——小心，二十五度太熱——小心！生存空間越縮越細，但人人感覺良好，適應能力低表示社會發達，人民嬌貴，大家都有面子。

沿路有兩個不畏「嚴寒」的獄卒在享受天色，沒有理會我們。

體內細菌得勢不饒人，已經兵臨城下。它們在黑蒙蒙髒兮兮的五臟六腑潛伏多時，只不過等待今天。現在時辰既到，必然全力以赴，魚死網破。細菌攻擊人類，無非想搶掠體內資源和利用我們繁殖，與流寇海盜的姦淫擄掠無別。我已經沒有意志對抗，要搶要奸要生吃，隨便吧。

揹著塑料垃圾袋一步步往下走，步步沈淪，越陷越深，沒有回頭路。馬拉嗡嗡的說了些什麼，聽不清楚，大概是問我路旁大樹的拉丁學名吧。我「嗯」了一聲，繼續下沈。

這是感冒？憂鬱症？憂鬱感冒併發症？一星期來千方百計往好的方面幻想，無非自欺欺人，還不夠嗎？什麼時候才會清醒過來，接受美好人生已經告終，好時光不復再臨的事實呢？餘生只剩險坡深淵，往下是唯一方向，只不過速度問題。

鼻子塞了，微微張口呼吸。

麻木的舌尖感覺到一陣腥臭，不肯定是來自空氣還是體內，或許是幻覺。

終於到底了。這就是下圍，石階盡處是個大平台。一位當值阿Sir指往我們宿舍的方向，沒有作聲。還要往下走一點；人生谷底是棟粉白粉藍色的平房。

「唔該阿Sir。」基本禮貌還是要保持的。

平房入口是條短窄通道，左右各有一個監倉，右邊的閘門大開著，自投羅網是唯一選擇。裡面有十來張雙層床，嶙峋鐵架承托著上下各一片夾板。有兩位師兄比我們早到，正在整理床鋪。四人八目互投，都沒有興趣進一步招呼。馬拉在桌上拿起一疊毛毯枕頭，就近找了張床準備休息。桌上有個方形塑料大油水罐，打開蓋子嗅了嗅；鼻子不靈，聞不出味道。肯定是飲用水吧！沒心情再發愚蠢問題了。是氣油又如何？大不了一死。倒了一大杯，一口氣喝了。再來一杯。拿了被鋪，隨便找張床躺下。

當啷一聲，有人將閘門鎖上。「當啷入獄」一詞，大概來自這聲音。

感覺上一直都未曾入睡，亦好像沈沈的睡了好幾天。醒來不住全身發抖。四周只有輕微鼻鼾聲，微弱而霸道，因為沒有競爭。

將毯子拉高到下巴；再多被子也沒用，寒氣發自骨髓。

今天是三月七號，入獄的第七天，這點我很清楚，證明頭腦沒有完全模糊。這也是大嫂的頭七，在陽間逗留的最後一天。我和她都是今天過界，她的界橫跨陰陽生死地，比

較嚴重。回魂會不會就在此刻？亡魂最後一次回家後要趕赴黃泉，排隊輪回六道，整晚奔波，家人會安排新魂吃飽好上路。據我所知，大哥從來不做飯，不知今晚會否破例弄一餐替大嫂送行。可惜家人不能同吃，否則吃得太開心，應走的不願走，依依不捨錯過班車變遊魂，死不斷尾，成為長期問題，困擾人間。

剛才又睡了幾分鐘？幾小時？現在是午夜，還是臨近黎明呢？

喉嚨灼熱刺痛。沒有精力起身喝水。愛燒便燒吧，臨終的人是不會自己起床喝水的。

被埋葬在正午的沙漠。早已蒸發的生命看著剩餘的自己繼續乾枯。

烈日當空，一片漆黑。

瀕死的感覺很難說是「好」還是「不好」，暫時尚算平靜，沒有焦慮，多年來的練習並無白費。

活著的人都沒有死亡經驗，所以對大限深感畏懼，普遍避忌。在嚴肅場合，「死」字不能提，諧音也可避則避。酒席上可以大談生、老、病、但不宜說「死」，否則會被視為悲觀、灰暗、不懂人情，同時亦不可談屎說尿，因為污穢之物與死亡同屬禁忌，懂規矩的人都假裝不存在。奇怪的是，便秘乃沒有糞便的惱人現象，也同樣不可出口。反正身為社會一分子，「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識時務者必須假裝相信人人長生不死，個個永遠青春，身無垢物，舞著拐杖扎扎跳領養老金，直至海枯石爛，才顯得做人樂觀，思想陽光。要合群必須跟隨共識脫離現實，全心擁護集體思覺失調。

其實拼命回避生命大限，只會令死亡隨著年歲變得更恐怖可畏。懼怕死亡也會妨礙活著時享受人生。好比坐火車，沿途山明水秀，風景怡人，但心裡對終點站憎厭畏懼的話，肯定會影響心情，錯過眼前景色。

佛祖認為念死有助開悟。柏拉圖說過哲學的實踐不外乎「與死亡和死後的有關思考」。據說羅馬大將凱旋歸來巡遊，有專責奴隸跟隨在側，不停提醒：「Memento mori！記著！你也會死的！」以維持將軍的心理健康。真有其事的話，肯定部分奴隸會因為盡責掃興而被將軍割掉舌頭。老子說「戰勝以喪禮處之」，也是這個道理；勝利的軍隊應該穿喪服巡遊，因為戰場上的勝利是用大量生命鮮血換來的悲慘結局，完全沒有理由慶祝。

在未聽過中外哲人對死亡的看法和教導之前，已經開始「念死」。對我來說，彩排死亡是解壓手段，一點也不灰暗。每當感到壓力飆升的時候，會躺在床上幻想人生的最後一刻。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走。數著，數著，所剩不多了。

回想一生，幹了些什麼呢？似乎不少，也似乎啥也沒有，始終一片空白。

反正夠了，不夠也得夠。

絕境心情有助看開、放鬆、放下、自然解壓。這「念死降壓法」我誠意推薦，可惜很多朋友都認為古怪，甚至懷疑我精神短路，勸我盡早求醫。

其實能夠放開腦洞，投入嘗試的話，不難體會念死的好處。試問有什麼事情比死亡更重要，更有啟發性呢？人活這一生的目的並非找尋虛無縹緲的所謂「意義」，人在渺小得無法比喻的地球紅塵中打滾一百幾十年，竟妄想自己有別於其他眾生，生來有個主觀獨特的「意義」，是宇宙級狂妄，自大得有些可憐。

生存的終點是死亡，沒有例外，死亡理應是有意識生命的首要焦點，然而大部分人不單止不嘗試認識生死之間的通道與過程，反而能避則避，絕口不提，死也不想，不知道人與野獸的基本分別之一是只有人才有刻意「念死」的能力。畜生道上的眾生被本能全面牽制，沒有意識和心情刻意思考死亡這回事。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只剩下幾分鐘生命的時候，可能會突然老實起來，對一直深藏的意識和長期被壓抑的真情變得敏感。垂死一刻，準備上路之際，他也許會回顧一生究竟為何而活：幾十年的光景都花在工作事業，早成習慣，不能自拔，也不敢自拔，結果生存為發展，為發展而發展，為賺錢而賺錢，為工作而工作，年輕時的宏願，打算有了經濟基礎後想做的事情，都被時間腐蝕得無影無蹤。孩子什麼時候長大，如何長大的，通通印象模糊，可惜都已經太遲……

瀕死的人元氣將盡，很容易被悔疚纏繞。一生中多少錯誤抉擇，說到底離不開貪嗔痴慢疑，弄得現在耿耿於懷，死不斷氣。一幕幕恩怨在腦海重播，興波作浪，究竟誰辜負了誰，這一刻仍然沒有答案。

對著倒瀉了的牛奶嗚咽嗟嘆沒屁用，倒不如盡力補救？瀉在桌面的牛奶能舔回多少舔多少，盡量吸取教訓，下次小心，可惜此生已盡……

呃！且慢！未盡然！

此乃演習而已，明天大概率仍然活著，新的一頁始於下一口氣，何不當下積極，更好管理餘生，減少將來臨死不能瞑目這哀怨場景呢？一念之下，人生隨時因而積極，所以演習垂死有益無害。

最喜愛的彌留遐思是「念小」。

無論如何自我膨脹，我在地球幾十億年的圖像中也微不足道。莫說恆河一沙，連太陽系中所有沙粒加起來的其中一顆也談不上。個人的消逝，與大瀑布上某水泡的破滅同樣無關重要。然而這無法形容的渺小卻是我的所有，主導著我不可一世的意識幻覺，是我的私人奇跡，每分每秒都值得全神貫注。但專注並不代表精神緊張；既然微乎其微，在

這短促一生所做的一切，無論多精彩多窩囊也不值一提，緊張個什麼屁呢？這「微觀」訓練有助我聚焦當下，看淡得失。

退休前我多數在星期天練習，由念死開始，一步步想下去，直到輕鬆放下，對第二天要上班這惡性循環處之泰然。視乎心情，練死的體會每次不同，有時很受啓發，有所領悟；有時太多雜念，無法投入；有時搞笑胡來；有時呼呼入睡，但從來沒有現在的感受深刻。監獄內身不由己，是感悟生離死別的好地方，甚是難得。

此刻與病魔同床，四周沒有時鐘，脫離了世人的節奏，讓大限按著本身的步伐進逼。

發自骨髓的寒氣逼出了一身冷汗，不停發抖，牙關格格作響，看來真的死到臨頭。

想不到一天內過界兩次。過了陰陽分界是什麼呢？有人說啥都沒有，實在比六道輪回與天堂地獄都更不合理，更難置信，卻被視為「客觀科學」；這觀點除了顛倒，更有幾分人類自以為是的例外主義。縱觀宇宙，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徹底灰飛煙滅，人類這自大微塵會是唯一例外嗎？單從機會率看就不大可能。

唉，幹嘛胡思亂想呢？很快便揭曉了，只待最後一口氣噴出，但願永不回首……

吸氣，呼氣，吸氣，呼氣……

人一生平均不過幾億口氣，每口都值得留意，還剩多少呢？

都來看我了：老婆、女兒、幾個死黨，圍著病榻搖頭。

老子準備好了，這次無需「動身」便隨時啓程，越快越好。不害怕，一點也不害怕，倒有些不耐煩，希望快速解決，不要折騰。

準備好上路並不代表厭世，這點很清晰。仍然希望活著，捱過這人生大測試，甚至覺得這考驗背後有其因果與目的。究竟是什麼目的，為何需要麻煩我老人家坐牢來親身體現，暫時無法想象。人生在世的目的，通常都難以想象。

不囉嗦啦，就此告別，拳頭一鬆，撒手塵寰。

早上醒來，居然還活著。除了感覺胸口被膿痰堵死外，昨晚竟然迷迷糊糊地睡得不錯，念死確實有用。

師兄們仍然嚟嚟聲在熟睡。

一位獄卒巡經門外，探頭看了一下。

「阿Sir！」喉嚨沙啞，喊不大聲。「我唔舒服，想探熱得唔得呀？」測量體溫是基本人權，總可以吧？

「等上晝醫療官派藥嗰陣問佢啦！」說完轉身便走。

等上午派藥時間醫官？

嗯，不急不急，只不過在認真作死，回頭飯堂見！

看來阿Sir早已認定所有投訴不適的囚犯都有撒謊作大嫌疑，央求也無濟於事，臨死更須保持尊嚴。

與馬拉逐級爬回上圍，像死囚爬上斷頭台。

「有無事呀？」看見我這氣色，他不禁關心起來。

「無事，感冒啫。」全球每年只不過幾十萬世人死於感冒，沒甚大不了，放心，放心！

痛苦的時光過得特別緩慢，上午比平常長很多，感覺上長壽了；祈望長命百歲的人其實可以嘗試盡量跟自己過不去，借痛苦延壽比祈禱和補品都更見效。馬拉很體諒，盡量自言自語，讓我休息。

發了黃的白衣獄卒終於出現了！我很想立即發高燒，上吐下瀉，全身痙攣，口噴白沫，奇臭難當，讓他們知道對重病囚犯疏忽照顧的嚴重後果。

「阿Sir，我唸我有的燒。」

發燒？他用手心按著我的額頭探了大概半秒，隨即作出診斷：「小事，食的藥啦。」他的診症手法與先母同出一脈，意想不到！小時候感覺不適，媽媽都會使出「手心診斷法」，非常準確，我每次都活了過來，希望阿Sir也有她的功力，阿彌陀佛。

醫療Sir餵我吃了必理痛和一粒小黃丸，晚上重復一次，第二天感覺好多。小黃丸不像是抗生素，師兄們說是塘福的鎮山靈丹，勝過靈芝人參，天山雪蓮，不論頭暈肚痛，四時感冒，經年頑疾，一律藥到病除。估計犯人生肝癌的話，也會用小黃丸治之，大不了加多一粒分量。可能人的身體本性識時務，明白非常時期不宜挑剔，增加了與藥物合作的誠意。在荔枝角的膿瘡妙藥同樣神奇，翌日已經將巨瘡控制，第三天基本上完全枯萎，只剩薄薄一塊灰暗乾疤，內含膿血消失殆盡，唯一解釋是身體在強大藥力的威脅下被迫回收。

往後兩天，我和馬拉整天呆坐上圍，無所事事。剛剛死裡逃生，依然頭昏腦脹，無法跟上他的強勁活力；坐牢明顯對馬拉的阻嚇不大。他不說故事的時候，我會做筆記，記錄這悲劇的發展情節。

我們唯一的差事是飯後打掃飯堂。

以一個紀律單位來說，飯堂內毫無紀律，比荔枝角還要混亂。骨頭（雖然不多）、橘子皮、煙蒂、紙巾、口水濃痰，要嗎隨手一拋，要嗎張口便吐，膳後飯堂有如劫後災場，景象觸目驚心。然而二十多人集體清理，發揮群眾力量，不消幾分鐘便大致恢復原

貌。清潔完畢，又坐下來等下一餐。坐牢真的是以坐為主；「坐」是不動詞，牢是名詞。

飯堂有個告示版，我可能是唯一詳細看過的人。

想不到監獄也有徵文比賽，由懲教署的簡報舉辦，題目是「將來的希望」。希望不在將來，難道在過去？反正一試無妨，輸了給小學程度的囚友也心甘。我也可能成為唯一參賽者，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囊括頭二三獎，被署長誠邀到港九新界各大監獄巡回演講，在犯罪界出盡風頭，哈哈！總比在這裡坐爛屁股好。雖然包括ON在內，願意提筆以英語寫作的犯人不多，但比賽竟然分成中英文組，很有香港政府萬事不能沒有英文的前朝遺風。反正寫，索性按照我平常的寫作習慣，中英語各一份。

題目也想好了，不妨陳腐：「將來的希望在今天」。

提醒自己千萬不要搞諷刺，諷刺在香港沒有市場，懲教界不會例外。即興寫了一些要點。身旁的馬拉兄若有所思，一直心不在焉地拔鼻毛。

剛動筆描繪階下囚的美好憧憬，戴力律師便到訪打斷。有機會將屁股轉移到另一個地方坐，也是好事。

小房間擺放了小桌一張，牆上有搶眼的閉路電視。上坐主位後，阿Sir連忙過來告訴我坐另一邊，戴力來「我的監房」探我，究竟誰主誰客，獄卒與我明顯看法不同。換個位坐下後，阿Sir每隔幾分鐘由門上的小窗窺視，在玻璃押了一堆油膩鼻印。

戴力進場，容光煥發，罕見地充滿正能量。

「大律師們認為情勢大好，我們在積極申請上訴！」劈口就是好消息。

戴力深諳緩衝期望之道，不可多得。每當一切順利，他會盡情悲觀：「千萬不要用常識來判斷，法官的思路往往逆向而行！」是他的口頭禪。不幸的是，他對法官思維方式的看法比誰都更準確。反之，在審訊過程遇到不利我方的技術糾結時，他通常若無其事：「罷，都是些指定動作，舞台對白，無需理會。」

「不用擔心，幾星期內把你弄出去。」他今天信心爆棚，令我心情忐忑。「法官的判決有多處謬誤，我們上訴獲批的機會甚高！」

「嗯，上訴庭比地方法院合理嗎？」姑且一問。無論他的答案是什麼，都只會半信半疑。

頓了一頓：「照理應該比較合理。」

「事實上呢？」

「別忘記，還有終審庭！」他興奮地說。看來他的事務所已經將我們納進未來五年的營收預算之內，插翼難飛。

晚飯前，馬拉與我被傳召到飯堂隔壁的小房間學習。導師是位上了年紀的獄卒，友善隨和，將監房戒律略略介紹：無販毒、無打鬥、無賭博、無偷盜、無殺人、無行邪淫等等。

「明白嗎？」

「明白！」

「好！依家教你地疊床鋪」突然嚴肅起來，煞有介事。「疊被好卵重要，睇卵清楚喇！」第一次見人將疊床鋪的重要性提高到這個層次，當然要留心細聽。

他跟著花了不少心血教我們如何將毛毯堆疊成緊密的四方包。「每朝都要疊好！同軍隊一樣，咪卵馬虎呀！」

從未當過兵，不知道折疊被鋪原來如此關鍵。長了知識，不住點頭。

第三天午飯後，有位阿Sir命令我待會去下圍「五廠」報到，沒有道明一個「待會」時間單位有多長，也沒有指出五廠的具體位置，不過現在有經驗，不多問，一切安時處順有分曉。想得通的話，坐牢最寫意之處就是凡事無需傷腦筋，公公說了算，徹底消除了十五十六的抉擇徬徨，然而享受這昏君式的帝皇待遇需要頗高境界。忘記了誰說的：「事到無心皆可樂，人非有品不能閒」。

跟馬拉多聊了一會兒才道別。

他是黑手慣匪，留在上圍。我答應叫老婆帶張長途電話卡給他。他有三個美好家庭，一張電話卡不足以與夫人們逐個卿卿我我，細訴離愁，但身為一個多極負責的男人，好歹也得通知遙遠的家人他會有一段時間不回家吃飯。想落馬拉不太在乎坐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家庭生活過於複雜，偶爾坐牢可能比放假更輕鬆更減壓。後來老婆買了電話卡才知道並非人人可以隨便送東西給犯人的，老婆與他無親無故，幫不了忙，這個人情無法送出。

馬拉不愧是坐牢老手，不知怎的與第一天將我們由台上轟走的大師兄攀了緣，甚至當上了上圍理髮師。他說自己在吉隆坡開過髮廊，是專業人才。理髮的市價是每次兩口（監房術語是「兩飛」）香煙，沒有大師兄允許，算你是舉世聞名的國際髮型師，也沒資格當這差事。最令我費解的是，我們幾天來如影隨形，沒有怎麼分開過，他是什麼時候成功巴結各方勢力的呢？是個謎。

幾天下來，習慣了與馬拉一起；他坐牢的熱情雖然間中令我呼吸困難，但說到底也是我在塘福的唯一熟人，有些不捨。江湖上人來人往是必然，沒辦法。

如今吾又往矣。

獨自站在石階頂眺望初春天色：大氣濕重呆滯，看不出什麼生氣；幾片散薄白雲，無精打采地粘附天邊，像寒痰，像濕疹，反正都是上帝的傑作。清爽的冬日氣數將盡，回南未成氣候，青黃不接，陰陽反覆，不冷不熱。太陽不知所蹤，曖昧的春暉在霧霾掩護下鬼鬼祟祟，陰晴不定。

在高設防監獄，四周都會圍上高牆，牆頂拉滿鋼條，以防歹徒用直升機接走哥們兒，很有壓迫感。塘福屬低設防，比較開放，周邊只圍了鐵絲網，將風景切成碎塊。失了聲的大海，離遠看不見的波浪，在矮丘陵包圍之下，恍惚在湧動。都是大自然中的無奈角色，演出更落力也騙不了誰。

背著透明膠袋，提著千斤拖鞋，一步步走落下圍。

粘稠的空間像捕蠅紙，經過的時間都被粘死了，急什麼？過了不知多久，終於到了平台，獄卒老遠指出了方向，默默無聲。向他馬虎敬禮示謝後，擦著拖鞋去向我退休後的首位雇主報到。

* * *



部分隨身寶貝，餅乾包裝紙是非常實用的儲物袋

白手之枷

上下圍之間的長石級兩旁，排列了數間外貌相似的平房，用作車間、飯堂、洗衣房、醫療室、監倉宿舍等，外牆都刷上了粉藍粉白，形象清新無辜，不像監獄。估計這些千篇一律的平房是當年身穿素白麻棉襯衫短褲長筒襪，頭戴木髓帽的建築師的手筆；設計一次過，蓋多少間復印多少份圖紙。

石階底端是個大平台，最後的五六級向兩旁伸展，形成一個半弧形階梯劇場。舞台盡頭是條羊腸小徑。沿著小徑往左去是球場，鐵網倒鉤之外青山綠水。平台右邊是我的「期數」五廠——囚犯的工作單位都叫「期數」。五廠、飯堂、和宿舍L1毗鄰成等邊三角，互隔最多二十步，周圍綠樹成蔭，鳥語花香，活像亞熱帶度假村，只可惜處處圍欄煞風景。這小區加上運動場，便是我在塘福每天三餐、工作、休憩和睡覺的地方。

五廠跟其他車間一樣，是座粉藍粉白大平房。

據守大門的獄卒正在高凳上看報，見我走近，便慢條斯理地由小台下抽出登記冊，拿起原子筆問道：「公司？」

公司？又一次啞口。

有份參與的小生意都屬正當體面行業，並非秘密勾當，然而在監房向一名不認識的獄卒透露詳情，似乎不大恰當，這點不用守護天使囉嗦也懂得謹慎，幸而一如既往，猶疑便是答案。

「無？」他將我的名字加進沒有幫會會籍一欄。

都是荔枝角偷車賊老師疏忽，教材中漏了「公司」一詞。後來查證，才知道「公司」原來有典故，是清末幫會的別稱。當年的主要「公司」除了統籌會員謀生，也熱衷革命，在天朝和侵略者的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犯罪組織」。

有公司的囚犯在塘福被歸納成三大集團：𣊼把（號碼的意思，來自英語 number）、和記（與李嘉誠的大集團沒有直接關係）、老潮/新義安。聽起來都不嚇人，不似鬼影幫、地獄天使、黑手黨等有殺氣。𣊼把尤其不倫不類，不作註解誤以為是老人一族帶著助聽器玩賓果的Bingo俱樂部，萬萬想不到是黑幫招牌。

原來「𣊼把」是我中學年代最多「飛仔」加盟的「14K」，曾幾何時威震江湖。

不料在上世紀末，數千年來一向粵音諧「死」的「四」字突然成了社會大忌，人聽人怕，鬼見鬼愁，怕遇上「四」字會惹來殺身之禍，猝死街頭，「14」更是「實死」，必死無疑，大吉利是。很多高樓大廈為了遷就英人畏忌，本來已經沒有十三樓，現在所有帶「四」的樓層都被拿掉後，層層自動跳級，四樓變五樓，物理世界中的26樓一下子跳到30，大量樓層名不符實。反正「四」字被群眾唾棄是不爭事實，識時務的古惑仔不能逆天而行，於是老牌三合會「14K」淪為了不三不四的「𣊼把」黨。

中國人喜歡自立門戶，香港又是個多元化社會，地下幫會五花八門，大部分都難成氣候，要依附主流黑幫，形成了塘福的三大陣營，以便獄方管理。不知道荔枝角阿Joe的個體戶黑社會在獄中會被哪一派系收納。

跟原始部落無異，三大主流黑幫的頭頭都是民主產品。在幾十人的群組中，支持者「呼聲」最響的人自然當選，眾望所歸。在各大期數中，掌門人的正式身份是車間管工或質控主任，屬領導階層，工作舒適，工資較高，但要負責管控烏合幫眾，分配利益，調解紛爭，頗為費心。

沒有公司會籍的二等犯人，則自求多福。

我以絕對弱勢社群的謙遜姿態，俯首踏進五廠之門：哥兒們，老夫無黨無派，無德無能無惡意，亦無公司包庇，現初到貴牢，人生例不熟，語言一知半解，萬望見諒，多多包涵。

車間內的面孔大致友善正常，大部分人正在埋頭工作。看不見任何惡意眼光或變態竊笑，稍微安心。

一位二十來歲的頭目大哥過來打招呼：「阿昌？叫我阿狗啦。」

「狗哥。」

「跟我來！」

車間後牆是個儲物櫃矩陣，每點坐標上的小櫃大概三十釐米乘三十釐米，深度亦然，櫃門透明無鎖。狗哥可能見我年紀老資歷深，德高望重，將上層最經驗豐富，飽經滄桑的小櫃指定給我。櫃門的一個鉸鏈不見了，只靠剩餘的一隻勉強吊著，與我的身份匹配。

「唔該曬，狗哥！」

將洗頭水，鹼液，和兩本筆記本放進儲物櫃內。它們的重量和尖角早將在荔枝角乞討回來的塑料袋戳穿了好幾處，再不能老跟著我流浪了。

身旁一位年輕人正在踩縫紉機，留意到我隨身行李的狀況，主動說：「阿叔，你個袋就來爛喇！」你的袋快要破了！

我陪著笑回答道：「我知！」

在口碑甚佳的塘福監獄內，我這窘相不但失禮自己，也失禮了眾囚友，實在抱歉。沒辦法，這塑料袋已經得來不易。

他俯身在縫紉機下取出一個半透明公文包，是我打算一有入息便第一時間購買的那種。可惜今天才第一天上班，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糧。

「擺去用住先喇！」先拿去用吧！

「我無嘢可以比你哦！」我邊說邊撫摸這漂亮的廉價塑料袋，規格十足，氣味懷舊，像兒時穿的橡膠雨靴，令我愛不惜手。可惜沒有監獄的流通貨幣：一根香煙，一塊餅乾也沒有，是百分百的無產階級。

「唔緊要喇，先擺去用！」不打緊，先拿去？

豪氣！這才像男子漢說話嘛！反正我抱著這小包能逃哪呢？

無限感激之際，腦袋暗角閃出守護天使！未等它開口，我便隨手將它的嘴巴按死。這勢利妖精無知多疑，對社會邊緣的人情與慷慨有病態成見，不明白也不相信江湖有義氣，未開口已經討我厭。

將天使窒息後，雙手接過袋子。「多謝囉！我一出糧就還比你。我叫阿昌。」

「叫我阿健啦！」

沒有握手便交了健哥這年輕朋友。有了包包，走路較為神氣。順手將千瘡百孔的塑料袋疊好，收藏在儲物櫃。

另一位相貌英俊的年輕人過來自我介紹。「小龍」個子不高，有混血兒味道，二十來歲的樣子，是其中一名高管。他斯文客氣，開口埋口「昌叔」，指派我到近門口的工作枱負責剪線頭。趁機向他查詢廁紙的配給情況，他說每人每三星期一卷，不過有特別需要的話，可以告訴他。這是我二月二十九號以來第一次收到令人鼓舞的訊息。

「新來新豬肉」：除了剪線頭外，我的另一個社區任務是打掃廠房和清潔廁所。本來「新丁」也要每早提水桶到廠房後巷打飲用水。幸而由於年紀老邁，被列為所謂3G犯人，免除了一切需要爬高或負重的任務。

為了表示感恩和增加安全感，我以清潔實驗室器材的態度抹馬桶，洗擦頑跡有如考古，全神貫注每一細節，絕不馬虎。直覺告訴我，正常人都不能忍欺負一個盡心盡力洗馬

桶的老人家的。感覺有些囚友確實被我感動，但不排除有個別人士覺得這份熱情不尋常，流於造作。幸而只洗了幾天便有更新來的犯人滿臉委屈地繼承了這任務。

任何情況下都認為自己備受委屈，是當代流行心態。

在很多工廠或辦公室，就算表情積極的打工仔，嘴角和內心也暗藏幾分被強迫勞動的怨氣。本以為在獄中幹苦活，停手瘙癢要捱皮鞭，不滿情緒高漲，隨時爆發監獄風雲。

想不到現實中的五廠是個氣氛相當融洽柔和的囚衣車間。細想之下，這意外發現其實有其邏輯：坐牢幹活只不過消磨時間，人同此心。大家既非為三餐勞碌，亦不為前途奮鬥，更不擔心被扣糧炒魷，工友間沒有利害衝突，心情自然輕鬆隨和，熱愛工作的出於自願，與人無尤；厭惡勞動的我行我素，亦不妨礙別人。加上管理層沒有生產指標或獎金分紅等貪念刺激，待人處事更近人情。

這裡沒有任何勤工獎勵，不少囚友卻頗為努力。大概參加生產是天性，很多人身上都有千萬年來人競人擇的幹活基因，本能抗拒閒得慌，我便是其中例子。再者，專心工作可以壓縮時間，達到偷減刑期的心理效果。當然，並非所有囚犯都明白這減刑妙招。有些人為了捍衛原則，寧死不屈；工作既然是刑罰的一部分，能偷懶便偷懶，非幹不可時盡量晦氣，刻意製造瑕疵。

在藍籌企業，絕大部分員工都認為絕大部分的其他員工基本上無能、懶散、阿諛奉承、愚不可及；這集團現象值得商科學者立項研究。然而在塘福五廠，大家無需表現，勤奮出於自發，與人無關。反之亦然；怠工是大原則，人人瞭解，個個支持。於是車間內有人縫紉不倦，有人看報不停，有人呆坐入定，有人閒聊無間，各適其適，互不干擾。這種集體無求品自高的情操，外面難得一見。

意想不到的，負責技術指導的兩位阿Sir也同樣沒有猜忌。甲Sir天性勤奮，當班時不停維修機器，加油保養，教導有興趣學習的囚犯。與他輪流替換的乙Sir則整天坐在辦公桌後看報，屁股不離凳，連去廁所也提不起勁。每看到刺激的花邊新聞，會大聲宣佈什麼歌星最近與什麼公子上床的具體情況。偶有囚友遇到問題，不識趣向他求助的話，例必被高聲痛「丟」一輪，然後置之不理。

監獄長「一哥」與三數跟班每天巡查所有期數兩回，風雨不改。

視察隊伍經過每一車間，獄卒都會將他們的位置和墨守成規的動向以電話逐站通報，讓下家有所準備。一哥每天見到的五廠比醫院手術室更清潔，地上連一根線頭一塊布碎也找不到。某天我向一位阿Sir隨口指出這場景安排不真實，缺乏可信度，有進步空間；假如我是一哥的話，定會生疑。聽了我的理性分析後，他傻了眼：「照你意思，我地應

該齷齪的，等一哥丟？痴卵線！」唉，這世界，虛假門面總比真實內容有說服力，監獄也不例外。

獄長駕到時，當值阿Sir會高呼：「高級監督巡視，有投訴建議舉手！」

在塘福的日子，從未見過有人利用這機會舉手投訴或提出建議。

所有沒意見的囚犯會同時肅立，齊聲用港英遺留的官話祝監督早安：Morning Sir！下午的話，Afternoon Sir！有位六十出頭的「老潮幫」資深叔父連26個英文字母也不認識，卻把morning，afternoon，和sir三個英文字用濃厚潮州腔朗誦得流利嫻熟。

每天兩場大戲明顯是例行公事，酷愛挑剔的人會對這種門面功夫嗤之以鼻。不過稍有實際執行經驗的人都明白高度重複的指定動作日久必然機械化，無可避免。然而一哥每天兩次的巡視對獄中可能發生的濫權或不當行為有一定的阻嚇作用，值得堅持。

美國的私營監獄會利用囚犯的賤價勞動力公然牟利。香港的監獄則只從事內部生產，沒有絲毫強迫勞工的意味。五廠製造的囚服，用家是犯人自己。我起初負責的工序是修葺將近完工的制服上的多餘線頭。所用的剪刀頭被砍掉一截，廢了武功，其實仍然足以用來剪掉敵人的眼耳鼻舌，卻塞不進鼻孔，無法用來修剪鼻毛。坐牢最難受的地方之一，是剪不斷拔不盡的癢鼻毛。

剪線頭屬非技術職位，工資最低。可能手掌的事業線尚有餘暉，也可能當局被我刷屎坑的積極態度感動，不到兩個星期便晉升車工，加了工資，在脫貧路上邁進一步。從未操作過縫紉機，但很快便愛上了這活力十足的機器——噠噠噠噠，像機槍手陣前殺敵，頗有快感。立志要做快槍手。一位非常矮小的年輕黑幫教了我幾下車褲腳邊的絕招；很快便達到每小時過百條的時速，褲腳褶邊整齊一致，不會邊長邊短。由於每天的工作配額有限，快手的話一兩個小時便輕鬆完成，餘下的時間可以看書寫作。在五廠看書的囚犯並不少於大學校園。

到五廠幾天後，正當埋頭剪線之際，阿Sir突然大喝「365820 拜山！」

終於來啦！忽覺喉頭哽咽。上次荔枝角的探望，已經是個多星期前的事。

三步跑成兩步直奔上圍，忘記了自己是3G老犯，膝蓋平時閒著也會吱吱作響。幾口氣爬完了二百多級，拖鞋在腳跟啪啪緊追，像會吃人的魔鴨。

探監房中間有長櫃台一度，由玻璃分隔，可容納六七組人同時探監。進去時已經有幾位師兄與探訪的人用電話低聲交談。看見老婆與阿輝在玻璃的另一邊，心情其實並不複雜，無非是悲憤，苦無能量的悲憤。

塘福屬偏遠地區，老婆言語不通，沒有阿輝幫助的話，順利找到塘福監獄已需要半個神跡。人道患難見真情，但我很幸運，一直都見到真情。

跟荔枝角不同，探訪室的電話只容許單對單談話。

老婆的手指頭都被摳成一塊塊血痂，有幾根的血跡仍然新鮮。她幾十歲人還改不了這頂級壞習慣，遇到壓力或太專注時會以指甲自刮指頭，簡直活該！將手指刮斷了也不值得可憐，卻令我不隨意地心痛、憤怒。

來到塘福後，情緒一直可預期地波動，一天好一天壞，有陰有陽，兩天一循環，非常穩定。在心情好的日子會看看書，吹吹牛，剪剪線頭，洗洗廁所又一天，悠然自得。然而寧靜過後，翌日定必暗湧翻騰，氣壓驟降，精神瀕臨崩潰卻苦無發洩渠道，渾身晦氣只能屈聚五臟六腑，培養腫瘤。幸而再過一天又會回復平靜。察覺到這風暴週期對應付惡劣心情很有幫助。情況無論如何險惡，只要捱到上床便算平安度過，明天會更好。

今天碰巧是低潮日，烏雲密集心頭，驅之不散。

勉強支持到探訪結束後，再撐不下去了。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突然有股不顧一切的蠻勁，無法壓制怒火，想砸碎電話來洩憤。反正已經人在監牢，再能把我怎樣？

就在這脆弱一刻，不識趣的獄卒竟膽敢拍我的肩膀：「走啦！」

他媽的簡直找死！死了也不是老子的錯，丟你老母！

猛然回頭，冷冷一笑，表情僵硬地說道：「哦，阿Sir，唔該囉。」

五廠所屬的飯堂群組有七十多個囚犯，分住三個宿舍，我的是L1倉。

大概為了避免長期相處可能引發的各種問題，犯人經常被調動。塘福到底是個監獄，除了少數我這類非暴力犯罪（所謂「文科」）的鼻涕蟲外，大部分都是龍蛇狼鼠等脊椎動物，總有些恩怨只能用拳頭解決。犯規的師兄會被遣「水飯房」單獨禁錮一段時期。往昔的水飯房也供三餐，但吃得比較清淡，早餐清水泡飯，午餐清水泡飯，晚飯清水泡飯，因而得名。為免觸發新仇舊恨，犯人在水飯房完成排毒療程後會被調到其他期數。有位肝火特盛的國內同胞經常打架，結果打遍塘福所有期數，現在二度輪回，重歸五廠。我跟他同住L1，覺得他人品善良直率，就是不大喜歡受人奚落欺負，保險絲特短，不合安全規格，手腕上藍藍的刺了個「忍」字，明顯沒屁用。

宿舍大門是道雙鎖鐵閘。每逢換更，上更與本更的獄吏會各自負責保管其中一條鑰匙，假如遇上火警，而當值獄吏又沒有自顧逃生的話，據說會跑上職員宿舍拿取另一條鑰匙才能開門。這安排屬實的話細思極恐。幸而監倉內只有被鋪和社會敗類，沒啥有價值的可燃物品。

宿舍入口處的開放式洗手間是標準格局，有三個蹲廁，兩個無頭花灑，和兩個沒有接駁去水管的臉盤，水直接由去水口自流地上尋出路。比較特別之處是最靠近牆的蹲廁竟然被半透明膠板圍封，正面有門；開門進去別有洞天，圍板內部被人用牙膏貼滿了舊報雜誌，令這廁格成為獄中唯一容許私隱的角落。第一時間發現後，忍不住頻頻進去深蹲，閉目享受個人空間。有位師兄很快便察覺到我的偏愛，直接對我說：「喂，屌屎隔離！」沒有多問因由，便立即停止使用這私隱綠洲。原來這「有掩屎坑」另有文章，是L1的「夜總會」，大眾的娛樂場所，並非大便與思考的地方。夜總會究竟如何營運，後文自有交代。

監倉的公德守則與外面的頗有出入，但不算太難適應。

在這裡亂拋垃圾是標準行為，並不缺德。沒有回用價值的零食包紙、嚥不下的麵包、陰燃未燼的煙屁股、承載著濃痰的飛毯紙巾、通通可以隨手拋下床，不會被批評。每清早有位師兄會打掃乾淨，每人每月集資三飛煙以作報酬。香煙是流通貨幣，可買小方便。不抽煙的人自然比較富有。除非這地下經濟出現泡沫，影響群體的穩定安寧，有關當局會不知情，不干預。

每晚大概九點多，天花上的三排光管會被關掉兩排，剩下的一排負責維持監視氣氛。監倉的紀律出奇放縱，不及寄宿學校嚴格。睡意不濃的年輕囚犯經常關燈後繼續吹牛，聲浪豪不收斂，幸而我不消幾天便習慣了，並不影響睡眠。最難適應的反而是硬床板。

監房內的潛規則並與一般高格會所的同樣無厘頭。睡眠時段古惑仔聚會，嘻哈大笑到丑時寅時也無人過問，但暗燈後不許沖廁，否則會被睡不著的人臭罵祖宗十八代。

二十多個臭男人的集體鼻鼾頗為恐怖，像敵人的轟炸機群，連外面的青蛙也不敢作聲。大家都打鼾，唯有互相包容，但偶爾也會有一兩個異類的鼾聲高出正常分貝幾個數量級，惹來心煩失眠的一兩句「丟你老母」，甚至動手推醒。寄宿學校男生的青春夢魘，遠遠不及成年監躉的驚心動魄。犯人的夢境似乎比現實更不饒人。鳥兒開始吱吱喳喳找蚯蚓之際，通常是惡夢高峰期；每早都有人在這時分驚叫，划破黎明，但從來都不會遭受譴責。我通常剛剛醒來，會默默等待這淒厲呼聲過去才起來上廁所。師兄們都需要釋放怨氣，家家有求，人人諒解。我不肯定自己有沒有在夢中驚喊，但相信沒有；能夠發出那種喊聲的人，需有被人拿西瓜刀追斬的經驗。

今晚本來打算記錄老婆首次來塘福探監的細節，但腦袋一片空白，想不起說了些什麼。幾天前剛填滿了首本筆記本，主要都是些在荔枝角的觀察和感想。到下圍後開了新本子，改用日記形式。開始與坐牢這事實有了距離，找回了一些「旁觀者」的感覺。

然而這一刻什麼也寫不出來，最後只記上了「自己早抖！」四個字叫自己晚安；莫名其妙，過份情緒化。唉，總算順利捱過了很長很難過的一天，不要對自己太苛求了。

用小毛巾蓋上眼睛，準備入睡。除了第一晚在荔枝角，一直都睡得不錯，也算幸運。師兄都說「食得瞓得，受少三分一」，意思是睡得好等如每天縮減八小時刑期。然而人生究竟有沒有「美夢」這回事呢？我極少發噩夢，但回想之下，一生所做的夢暫時都是些毫無關聯的荒誕碎片，不是打球提不起球桿，便是深呼吸讓自己在大氣勉強飄浮，隨時墜毀，或在龐大的六星級迷宮找廁所，越找越急，越急越找不到，終於找到時發現全廁告滿。最令人沮喪的夢是無償加班工作！安詳甜美的夢境似乎是人云亦云的傳說而已！師兄們大都惡業纏身，晚上能夠逃避恐怖意識的機會相信不高。假如每晚做夢不是被行家追斬，便是遭到警察追捕，或身陷水飯房的話，食得瞓得真的有如受少了三分一嗎？

一群小黑幫，看樣子都是剛由教導所升遷塘福的年輕人，今晚又再重溫似曾相識的往昔光輝，越說越興奮，越興奮越大聲。我懷疑獄卒比學校宿舍監督更縱容的原因，是他們也怕寂寞，情願監倉內有派對氣氛。

半睡半醒，朦朧聽著重複又重複的尖沙嘴風雲。

他們不一定是老相識，卻都有相似經歷。

可能世間上，只有一個故事。

丟那媽霉屎條卵樣吹雞，我咪同肥雞同阿豬即刻落寶勒巷兜條卵樣囉，阿豬佢老母屎幾卵好笑呀，一衝埋去，搭佢老母臭屎，點知條冚家鏟醒水，丟佢老母想走，比我地街頭追卵到落街尾，佢老母屎笑卵到我……

嚇！你又識阿嬌？原來係老襟！仲有無邊個係老襟呀？丟那星個條臭……

究竟是他們？還是這個世界？還是有問題呢？

沒有答案，至今仍然沒有答案。

在稚嫩凶狠的回憶聲中，我竟然在小毛巾後偷笑起來。今天這人生新谷底終於被捱過了，如無意外，大數據預測明天會更好。

後天呢？

理他！現在先尋夢去……說不定人生第一個甜美夢境，就在今晚出現？

丟那媽，我一聲唔卵出，擺個酒樽兜頭剝爆佢老母屎，即刻花卵囉……

用酒樽將另一個人的頭殼打爆真的這麼令人念念不忘嗎？

* * *



有了隨身包包，再無需整天背著透明垃圾袋

野貓天堂

都市寵物實際上都是被終身軟禁的眾生。

家貓長期在幾十平米的港式蝸居睡懶覺，在燈泡下與自己的影子捉迷藏。身處高樓，晚上休想外出找老鼠過口癮，甚至一生與鼠輩無緣，意外碰見的話隨時會被嚇得失魂落魄，夾著尾巴逃跑，唯有安分守己，伏在主人腳下聞臭味扮趣致，渾身發抖。從前的貓飲食多樣化，人吃剩什麼牠吃什麼，經常有肉渣魚碎落肚。現代貓每天干糧，工業味道日復一日，好不容易挨到壽元殆盡，走的大概率仍然是畜生道，回來繼續吃有腥味的高價餅乾。

相比之下，做狗的稍為幸運，起碼可以出外找燈柱大小二便。雖然不少體積比貓兒還細小的尖頭尖嘴尖聲怪物，出外要穿衣著鞋坐輪椅，由主人推著遊街示眾，喪失了最基本的動物尊嚴，但總勝過終身室內度過。貓比狗聰明，懂得用砂盆，卻反被聰明所害。難怪很多家貓的精神都不穩定，這一分鐘將頭塞進臭波鞋，下一秒對著糧兜發呆，被局限的意識中只有這兩種味道。想悶了跳進砂盆拉屎，然後將臟物踢出洩憤，再假裝瘋癲，跳上沙發擦腳。反正主人從不怪責，只會陰陽怪氣贊可愛。

獄中的貓兒除了生活自由，與人類的關係也更平等，甚至超越。

在戶外監視塘福囚犯一舉一動的不止是獄卒，還有貓群。在下圍區區幾十步的活動範圍內，便有七十多只野貓常駐。大部分塘福貓都是太監，耳朵被截一角識別。然而閹割顯然不能有效控制貓口。

「呢個係豆豉。隔離嗰只係惡夢！」貓奴驕傲地向我介紹他的囡囡囡囡，好像都是事業有成的社會棟梁，令他老懷安慰，這監沒白坐。他的操場時間都花在這群子女身上，很少為自己的健康鍛鍊。

「一間間嗰只係老虎！」一隻黃黑雙間的大貓盤踞在排洪溝旁，一看就是老虎，命中注定只能有這個貓名。

貓奴俯身抱起一隻正在用身體擦他小腿的小黃貓：「燒餅真乖！」在孩子面前，他不講粗話。

他幫燒餅抹鼻屎之際，看見長毛蹲在垃圾箱上觀察世情，便瞅了牠一眼：「呢只嘢最鬼曳！」這東西最淘氣！是充滿愛心的責備。長毛明顯不在乎貓奴的評價。在人類主導的世界，行為不當的「曳人」會被關起來懲教，但「曳貓」卻更受溺愛。

荔枝角的野貓活在幽暗角落，只聞其怪聲，不見影蹤。塘福貓兒則大搖大擺地成群結黨，佔據著下圍所有要塞。這群貓倒真的很漂亮強壯，證明野生比人工培育優越。

在貓爺面前，多少江湖好漢盡折腰，變得娘聲嚶氣，「貓咪貓咪」，完全沒有黑幫風範。貓奴告訴我他曾經在旺角街頭將某個人緣甚差的目標的腿砍掉。砍掉人腿並不容易，我對他的故事的真實性有保留，然而在金錢力量推動之下，他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法無天則無容置疑。不過眼看他「貓咪貓咪！哎哟小可愛！」的肉麻相，又很難想像他凶神惡煞「劈友」斬人的模樣。大概他不坐牢時被困公屋，地方淺窄，加上工作時間不穩定，沒有飼養寵物的條件，塘福倒給了他盡情發揮愛心的機會。

某些美國監獄有寵物領養安排，據說可以減低囚犯的暴力傾向。

印第安納州的最高設防監獄與當地的保護動物協會合辦領養計劃，登記了七十五隻貓，每只有自己的囚犯證，證上有貓名。美國講究手續，領養動物當然不例外，除了要填寫大量表格，還要經過面試和心理測驗。貓兒跟養父同囚一室，離開時須上牽帶，砂盆要定時清理，任何違規都要罰款。私營監獄是大生意，盡量從犯人身上多賺兩個錢只不過在商言商。飼養寵物除了手續繁瑣，犯人也得承受額外心理壓力，明顯自找煩惱，卻非常受歡迎，等候名單長長的大不乏人。

相比之下，香港監牢這方面公平隨意，放任無為。貓兒除了會被閹割後削耳為記之外，基本上來去自由。人畜私下結緣獄方不會干預；犯人替貓兒起名立號純粹自欺，為官的不介入，做貓的也懶得理睬，但絕不會戴名牌上牽帶。囚犯不論江湖地位，一律得靠個人魅力討好貓爺，與人無尤。

飯堂內，貓兒隨處游走，挑引人類爭寵，將最好吃的通通貢獻出來博取貓心。出手爽快，態度誠懇，沒有諸多要求的人會偶爾獲得貓兒青睞，跳上大腿呼嚕震蕩，讓他覺得人間畢竟有情，付出再多也心甘，下次整條雞翅膀連骨帶肉奉上。

吃雞翅膀的日子，老監躉明叔例必飯後逐枱收集骨頭餵貓。他平時看人目不正視，眼神閃爍，對著貓兒則明眸端正，和藹可親。明叔非常懂得巴結獄吏，很能幫手，是個非官方阿Sir。他褲袋裡經常有小袋貓糧，來歷不明。高管寵臣有少許特權是意料中事，而私藏貓糧並無不良影響，官方阿Sir看漏眼也無可厚非。

值得一提的是，我等人犯每周吃五次的油炸魚毛，是餐單上唯一貓兒拒吃的東西。往貓群扔去一條，有經驗的老貓瞄也不瞄，保持距離，沒經驗的嫩貓會上前嗅，打個冷震

後匆匆走開。負責安排監房飲食的懲教同志應該親自見識這不尋常的動物反應，開眼界之餘，從人道立場好好反思犯人們的循環餐單。

夜幕低垂，宿舍主燈已關。

窗外閃出黑影一團，擦身穿過鐵枝，輕盈瀟灑，落地無聲。三兩同伙隨即逐一現身窗台，俯瞰房間，像王爺檢視妃子寢宮。早睡的已開始打鼾，斷斷續續地摸索夢境。晚睡的在聽收音機，拒絕接受外間的假新聞與他沒有半毛錢干系。小夥伴們還在吹牛皮，同一個故事，百說不厭。

也有人在盼望，盼望牠們的來臨。

終於等到了。

王爺們都深諳矜持之道以保身價，每晚只來三數隻，從不空群而至。多了不值錢，到時是貓求人，不是人求貓，萬萬不能寵壞這些惡棍。

陛下駕到，歹人公公紛紛露出諂媚嘴臉取悅，爭相把不大辛苦賺來的工業零食奉獻，口中語無倫次，認貓作子：「喵喵！乖乖，來爸爸呢度！」爺們敷衍嗅嗅貢品：嚇！又是餅乾薯片？儘管來半口，給點顏面吧。所有人都只有同一種餅乾薯片，署方規定，無從改變。欲要贏得枕邊貓，按摩手法頗為關鍵。情場如戰場，失敗者拉高毛毯，蓋頭輕嘆，黯然期待明晚再接再厲。

監倉是個夜長夢多的地方，做貓的可沒有這份耐性。

黎明未破，都要走了。不約而同，一言不發，躍上窗台，無聲無息。較有人情味的會回眸一顧可憐人，跟著屁股一扭，已經貓在窗外，輕盈地消失在黑暗之中。外面的黑暗透露著自由空氣，被困於內的人心生羨慕。來生做畜生的話，多好！

某天滂沱大雨，一個黑幫貓奴在小徑上的垃圾桶將一隻初生小貓救回宿舍，以免淹死或受寒。他早前將從來沒有人用的垃圾桶改裝成小貓育苗倉。看著這綠林好漢用自己的面巾擦乾小貓，我不禁好奇：貓媽媽在哪呢？雨太大回不了家？這幸運小寶貝的兄弟姐妹呢？難道是獨生貓？他倒了些牛奶給小貓；差不多一天的工資，就讓這畜生嗦嗦地舔光了。

翌日雨過天晴，他將小寶貝歸還媽媽。貓媽失而復得小寶寶的心情原來與人類無異，叼著小貓離去時，四條腿走路的母親幾乎給水溝絆倒，情景感人。拍成視頻上網肯定會被瘋傳點贊。

飯堂和宿舍經常滿地食物殘渣，但基本上鼠輩絕跡，肯定與貓群有關。我在塘福只見過一次老鼠，就在五廠車間內。肥老鼠有一般貓的大小，在明叔追趕之下尖頭過了鐵

柵，屁股無法跟上，卡死大門鐵閘，後悔當初不節食。蛇頭鼠眼貓心肝的明叔將牠放進一個大透明塑料袋，綁好後掉在外面娛樂貓眾。頓時殺聲震天，毛骨悚然。相信沒有深厚犯罪基礎的歹徒，絕對想不出如此殘忍的娛樂主意。放上網的話，可能比貓母子重逢更受歡迎。可惜我們都要工作，不能見證大老鼠的臨死搏鬥，只有聽的份兒。

* * *



監房內最最重要的隨身物品，刷牙食飯喝水都靠它

監常便飯

在已成經典的電影《土撥鼠日》Groundhog Day 中，主角Bill Murray撞了邪，每早起來面對的都是同一天，沒完沒了，把他搞得半瘋。這電影的成功之處，是觀眾對劇中人的沮喪容易發生共鳴；不少人以為自己的生活就算說不上多姿多彩，也基本上天天不同，甚至認為人生趣味在於變幻無窮。其實這看法只不過是流行幻覺，典型自欺欺人，與現實大相徑庭，卻可能導致我們忽視了平淡的安逸，錯過了《土撥鼠日》或塘福監獄的潛在幸福一面。

監房的常規大致上天天相同，周而復始，很少意料之外。其實高度穩定的日常規律有助減少活著便難免的無常忐忑，可惜懂得享受安逸的人是鳳毛麟角。

塘福的起床鐘有如霹靂驚雷，振聾發聵，聾人也會感到震蕩，然而總有幾位年輕囚友不為所動，要勞煩獄卒哥哥逐個踢床：「丟你老母！起身呀！」

已經起床的，像出土僵屍，一臉混沌，跌跌撞撞地走進擁擠的廁所，腳跟不離地。二十多人爭用兩個龍頭三個馬桶，是有點兒緊張。夜總會打烊了，暫時借來排便。大家都急，一手抓著下面一手刷牙，滿口牙膏與粗話：「快的啦！丟你老母！」目標是所有人。水聲尿聲咳嗽聲吐痰聲此起彼落，L1倉此刻充滿活力，準備迎接新的一天《土撥鼠日》。

監倉中門大開，眾獄吏整齊排列於外，是迎接我們的儀仗隊。穿過儀仗隊的囚犯氣味雜陳：隔夜的濃痰，急忙中留下的新鮮尿漬，留在嘴角的廉價牙膏。仰望天色，總不令人滿意，不是太熱便是太冷，若非過晴便是過陰，刮風下雨更不消說了。

儀仗隊的阿Sir們會逐一搜查各人的隨身包。更蠢的犯人也不會將違禁品放在包包，然而越是身無一物的人越有嫌疑，必需不斷檢查。

半分鐘後已踢著拖鞋到了飯堂，像早了上台的管弦樂師，打著哈欠等其他人陸續入座。大清早，兄弟們尚未發動熱情，甚少交談，這裡也不流行虛情假意地互祝早安。獄卒點畢人頭，廚房開始派發新一天的第一頓飯。吃什麼大家心裡有數，並無懸疑。早餐是米飯加瓜類主菜，另配一丁點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豬牛雞豬牛雞牛，周而復

始，無驚喜，亦無失望。早餐慢慢吃，沒有人會催促，對腸胃有莫大毗益。飯後充分休息一輪才過隔壁開工。大概要走十五步。

午飯較簡單，一般都很難吃，但時間很長，方便大家看電視。每天重播的肥皂連續劇不搞笑，不真實，不誇張，沒有娛樂價值，沒有教育意義，基本上沒有內容，囚友們看得津津有味，好像看不到大結局情願加監。電視比鐵鍊腳鐐更能鎖定囚犯，就是噪音厲害。

飯堂內不乏虔誠教友；一位同桌囚兄每餐飯前閉目合十，念念有詞，感謝上帝恩賜本來熱辣辣的飯菜，待我們差不多都吃好後才獨自吃涼飯。其實在諸多宗教禮儀中，我比較欣賞謝飯禱告。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每餐進食前花一兩分鐘反思感恩，對腸胃和靈魂都有好處。然而在外面的自由世界，每頓飯前舉行如此繁重儀式的人或許會被懷疑精神脫軌，不過在塘福的鐵窗之內，只要不妨礙別人，更古怪的行為也見怪不怪，囚犯的包容態度值得外界學習。

午飯後會休息一大段時間才返回五廠幹活。

轉眼又到四點左右，阿Sir一聲喝令停工，眾犯人放下手中一切，列隊去操場活動。中學寄宿時嚴格規定每天踢足球。塘福比學校開明，容許自由活動，各適其適。操場活動完畢，排隊回飯堂繼續坐牢，有說有笑。大家都有些餓，盡量不去想貓也不吃的炸魚毛，以免反胃。

吃完飯再呆坐一輪才到外面排隊搜身。這次比較嚴肅，會出動金屬探測器。搜身後排隊拿夜宵。不是剛吃過飯嗎？大概犯人挨餓會觸犯某些人權公約，撐死則不犯法，要盡量餵飽。一個粘軟洋洋的小餐包，入口綿綿不絕像雲霧，像濃痰，咀嚼不費勁，吞咽卻得下功夫，漿糊經過喉頭時依依不捨，感覺嘔心，也有被噎死的風險。雲餐包另配濃甜奶水，據說是用德國進口奶粉調制，屬上等貨色，有外國營養，也有集中營風味，可惜甜得過火，絕大部分師兄都無福消受，有糖尿病的最好繞路走，看一眼也有危險。然而獄方每晚照樣準備一大桶無人問津的超級甜奶，最後倒進下水道，老規矩不好改。

監倉內頗有書卷氣息，一半犯人看書寫信，或用耳機聽收音機，也有人偷偷下棋。房間內不准下棋，主要是防止賭博；有賭博便有爭執，願賭的人永不服輸。幾位肌肉發達的師兄每晚做運動，伏地挺身，挺身伏地，將水桶提高放低，放低提高，直至滿身臭汗。在江湖混飯吃要有肌肉，跟白領文員打領帶同一道理，都是為了搵食形象。

年輕犯人差不多每晚搞派對，極少冷場。他們與隔壁監倉經常交換零食，穿過鐵枝將相同的薯片花生扔過來扔過去。眾人皆有的監房零食，千篇一律，有啥好交換的呢？我始終都弄不明白。監倉之間的繁忙交易似乎沒有物流記錄，卻從不出現糾紛。

每晚都有師兄上「夜總會」休閒作樂，無需訂位。大家都很守規矩，很少爭場子。

晚間活動逐漸被鼻鼾取代。大家離開出獄的日子又接近了一天。明天和剛剛過去的一天基本上一模一樣，只有飯桌上的三餐會按程式改變。

生活在塘福，包吃包住，每天定時四餐，絕對沒有營養不良的顧慮。膳食經專人設計，悉心安排，除了晚上的甜奶不宜食用外，其餘三餐的味道、質量、營養價值都很合理，內容也規律，可預測性極高。每位犯人都知道今晚和明早吃啥，就算被判終身監禁的人，不過界的話，亦可準確預知剩餘人生的每一餐飯。有些師兄視這永恆餐單為變相懲罰，甚有怨言。但我自從退休後，大部分午餐都吃同一道菜：芽菜炒豆卜，比塘福更單調，所以並不介意。

據說自塘福初開，以下餐單便一直周而復始循環不息。假如這是絕密資料的話，謹此向懲教署衷心致歉，不知不罪，萬望包涵：

	早餐	午餐	晚餐
週一	豬肉，瓜，米飯	甜紅豆粥 + 白麵包	2只雞中翼，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週二	牛肉，瓜，米飯	咸花生粥 + 白麵包	炸魚毛! 千年老煮蛋, 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週三	雞翼，瓜，米飯	甜綠豆粥 + 白麵包	炸魚毛! 豆卜，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週四	雜豬肉丸，瓜，米飯	極度噁心咸黃豆粥 + 白麵包	2隻雞中翼，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週五	牛肉，瓜，米飯	甜花生粥 + 白麵包	炸魚毛! 千年老煮蛋, 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週六	雞翼，瓜，米飯	咸腐皮粥 + 白麵包	炸魚毛! 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周日	雜牛肉丸，瓜，米飯	廣受歡迎甜奶茶 + 紫色咸豆粥 + 白麵包	炸魚毛! 煎蛋, 青菜，米飯，酸開眼橙一個

除了主食，每天都有瓜菜，都頗新鮮，並非開始腐爛發酵的便宜貨。然而烹調過程明顯有晦氣，盤中瓜塊形狀不一，大小各異，毫無疑問是亂刀斬出來的結果。從前以為瓜屁股不能吃，現在親身證明了吃瓜臍不影響身體，只不過味道像木頭。

英治時期的歐印囚徒有某些特權。這些特別待遇慢慢伸延到其它少數民族，變得繁複多樣。今天的犯人可以基於族群、宗教、健康等原因申請特別膳食。ON老外一律早餐吃麵包凍蛋，不值得羨慕。回教徒的餐單沒有豬肉，但烹調過程有多「清真」則不好說了。伊斯蘭餐的一個特點是全盤印度化，什麼菜都伴以咖喱汁。在前線阿Sir眼中，大嶼山以西基本上都是吃咖喱的族群。我的家也在大嶼山西面，而我也真的很喜歡吃咖喱；塘福的咖喱越聞越香，可惜沒有資格品嚐。一般犯人也可以要求免牛肉或吃全素。糖尿病患者所吃與普通餐大同小異，只不過去除了味道。

在餐飲安排方面，懲教署的體貼程度大致可媲美現代航空公司的商務艙，但沒有遵守絕對嚴格的素食守則或全面禁止花生等新潮毒物。聞到花生會死的人最好循規蹈矩，千萬不要坐監。然而犯人選定了某種餐食後，除了有醫生證明特別原因，不可隨便改變主意。我曾經飯後無聊，隨口對阿Sir表示希望改吃一輪咖喱。

他笑說：「想食咖喱？先包頭啦！」

「咁食素可以嘛，阿Sir？」

「你以為呢度係酒店呀？」又是這個被嚴重濫用的假設性問題。

「當然唔係啦，阿Sir，」我笑著回答道：「呢度係花廳，比酒店高級得多！」

阿Sir也笑了。

撇除夜宵那頓變態甜奶和漿糊麵包，其餘三頓正餐中，午飯最難吃。在以上的輪回餐單中，「粥」字出現了七次——對，每天一次！午飯時分，一大塑料桶的咸甜粥品會擺放在飯堂地上，由當值師兄用大勺舀到排隊輪後的犯人手中膠兜，很有監房風。取粥後，續領白麵包一塊，上塗牛油，偶爾會局部呈橙紅色，據說是果醬，但更像是污跡。我吃過不少果醬，卻從未嘗過如此曖昧的味道，五味雜陳，非文字所能形容。

然而我沒有忘記塘福是監獄，不是五星酒店。從這角度評價，膳食無論質與量都相當不錯，然而囚友對永恆餐單生厭，不時發揮創意衍生另類零食，亦屬人之常情。

在指模房侍候阿Sir和輔助文書雜務的幾位師兄由於經常接觸到敏感資料，基本上與其它囚犯隔開，自成一伙在指模房用膳。有次我在指模房無期間坐時，嘗過他們用熨斗烤的吐司，簡直絕品！離開塘福後始終沒有在家仿制，主要是老婆不會同意我擴大熨斗的用途，我也不想破壞這美味回憶。

L1倉的年輕犯喜歡在宿舍泡制日式「芝士飯團」。工藝簡單但蠻有創意，方法如下：

1) 由食堂偷運米飯回宿舍

2) 將米飯與碾碎的Cheetos混合。Cheetos是一種工業味道的芝士麵粉球，獄中可購，非常噁心，但深受小師兄歡迎

- 3) 搓成球狀
- 4) 將飯團放進萬能膠兜
- 5) 在廁所用熱水加溫後開吃

烹調過程令我反胃，但飯好時監倉內香氣四溢。

早晚兩頓正餐的分配過程有序：犯人入座後，獄卒先點算人頭，然後安排逐枱領飯，排隊經過廚房與飯堂隔牆中的一條狹縫。出菜縫與腰同高，僅夠輸出碟盤一個。在廚房作業的師兄看不見外面的人，以防私心作祟。獄方對這類細節考慮得非常透徹，大概都源於經驗。經過派飯縫隙時，我們可以作出被囚期間罕有的自由選擇，低頭大喊：無汁、少汁、或多汁。廚房師兄會酌量澆醬汁於飯菜上才推出。某星期二早上（星期二早餐吃牛肉，見上表）我剛挨過了要命的昨天，有如死過翻生，心情恍惚而輕鬆，突然對著派飯縫喊道：「四成熟，唔該！」廚房頓時卡機，人龍停滯。幾個較醒目的師兄心神會，笑了起來，我則開始擔心自己面臨水飯之災，額頭不住冒汗，連忙大聲更正：「Sorry sorry！講笑咋師兄！少汁唔該，唔好意思！」

幸而廚房師兄很醒目，立即重啟運作，推出一碟少汁水瓜牛肉飯。監督阿Sir見狀也清醒過來，向我責罵：「阿昌，玩嘢呀！」他們都知道「阿昌」這老頭間中會玩弄無聊把戲自娛。

「悶過頭講笑咋，阿Sir，唔好意思！」

阿Sir轉過頭去不理會我，也沒有將我遣送水飯房。拿著早餐急步返回座位。

喜歡開玩笑是我的長處和短處，但心裡明白在塘福賣弄風趣要格外當心。

獄中日子都枯燥無聊，囚犯與獄卒都不介意偶爾來點輕鬆小插曲，前提是第一要淺白易明，隱晦幽默很容易被懷疑話中有骨頭；第二是不能嘲弄官方操作，影響柳記威嚴；最後是絕對不能映射任何人，以防有人自動對號入座後惱羞成怒。在監房說笑需要很高技巧，有理性的人都應該避免。曾經幾次目睹師兄們談笑風生中無意觸及對方的暗痛，一分鐘前的友好氣氛瞬間陰霾密布，甚至殺氣騰騰。無奈品性難移，間中會不自覺冒險搞笑，但絕對不敢諷刺。諷刺是最喜歡的表達方式，可惜在香港扎根兒沒市場，越自以為高明的諷刺手法越沒有觀眾，只會惹來白眼。

初到塘福時，每餐都選擇「多汁」以潤咽喉。過了大約一個月，早上起來經常暈眩，懷疑是大量不明成分的醬汁所致，於是改選「少汁」保健，暈眩卻沒有消停。想起自己從不體檢，不知道血壓血糖等現代指數有否超標，突然憂心起來，決心求助於黃袍醫官。他替我測了血壓，說74/114比年輕古惑仔更標準，證明我枉活了幾十年。然而醫者父母心，保險計還是處方了每天兩粒小藥丸。哈，不消兩天真的不暈了。我感謝他妙手

回春之餘，順便多口請教那靈丹妙藥究竟是啥？他打了個眼色說：「維他命C！」面露譏笑。

有啥好笑呢？「哦！原來我缺維他命C！」

三餐中，早餐最合胃口。午餐雖然有營養值，但一向不喜歡直接吃豆（卻很愛吃豆類製品如豆腐豆泡豆漿之類）。然而這無非個人口味，大部分囚友對豆粥都沒有意見。唯一眾口一詞「不可吃！不可吃！」的東西是炸魚毛。

一直以為小時候被媽媽強制服用的魚肝油是本行星上最難入口之物，沒想到塘福的炸魚毛比魚肝油恐怖得多。不幸的是，除了星期一、四，炸魚毛每晚例必出現。被淋上醬汁的魚毛由狹縫現身的一霎那，可以隱約聽到領飯人的嘆息。

這些人憎貓厭的魚毛，大小長短跟一個矮小胖子的中指差不多，估計在開飯前好幾個小時預先炸好，然後堆放在廚房放涼去油，吸收水分餵蒼蠅。這些小魚的生理結構非常吊詭：幼骨比肉多。這些比針還纖細的骨頭滿布全身，卻看不出組織系統。眾多幼骨的作用是什麼呢？魚兒生前游泳時會否感覺渾身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骨刺呢？上帝造牠們的意圖究竟是啥呢？問題一大堆，都沒有答案。雖然塘福魚毛基本上不宜食用，然而自小秉承家訓，絕不浪費食物，所以每餐必吃乾淨，順便鍛鍊意志，消業擋災。先父也不允許投訴食物，來什麼吃什麼，只准感恩，不許怨言；但我相信他嘗過這裡的炸魚毛的話，也可能會破戒。

每周四次的雞翼味道可以，很有雞味，在今天的超市文化圈中難能可貴，但也有想不通的地方。雞翼非常非常袖珍，豪無疑問是從XXXS碼春雞身上斬下來的。在市場從未見過如此細小的雞翼。食品商由雛鳥身上收割翅膀，划算嗎？剩下的小雞屍首如何處置呢？肯定不會扔掉吧！然而蠅量級無翼春雞有市場嗎？想不通，獄中確實不少無法想通的瑣碎怪事。

週四的豬肉丸和星期天的牛丸都糊糊滑滑，外表相似，但只要適度調節預期心理，老實說味道還可以，就是光看外表很難聯想到豬牛身上，更像從人體內切除的肉瘤，難道是回收再生的醫療廢料？

一位資深師兄告訴我餐單是經過合格營養師設計的。

「真？知唔知幾時嘅事呢？」什麼時候設計並無分別，多口問問而已。

「哇，好耐囉！」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師兄有監房記憶以來都是吃這一套。

心中不禁疑惑：營養師仍然受雇公務體系嗎？假使他一如上帝，努力工作六天創造這不朽餐單後第七天開始休息，那麼第七天往後的上班時間如何打發呢？師兄說這餐單流傳已久，大概始創人已經退休了，空缺了的職位有新人補上嗎？接班人上班時候幹啥呢？

監獄內很多事情一般人真的無法理解。

* * *



在車間盜用公家線頭縫紉加固的餅乾儲物袋

夜總會

好萊塢對性題材有偏好，任何場景都可借來發揮，監獄當然不例外。

螢光燈下的犯人通常高大多毛，賤肉橫生，渾身臭汗，無人性，無意識，在極度嘔心的情況下也激素橫流，隨時隨地病態衝動，飢不擇食，嘔心程度非常人所能想像。既然無法想像，那麼螢幕上的情境無非是博取票房的誇張手段罷了。想不到自己一旦成了階下囚，想像力突然變軌，這不大可能的情況突然變得可能起來——假如電影原來真的反映了現實的話，怎生是好？

幸而在荔枝角那幾天，完全感覺不到絲毫的好萊塢現象。唯一能夠歸類的事件則滑稽多於恐怖。話說一位已過不惑之年的越南犯人與探監的年輕妻子隔著玻璃對話時，竟然情不自禁，就地自我解決。被當場發現後，笑聲咒罵聲和歡呼聲震動了整個探監室。他受罰之餘，成了紅極一時的笑柄。然而越南師兄的急切行為證明了性需要確實存在，而急不及待的人果然可以不顧一切，那麼……

幸而有關當局就這方面的安排頗人性化，合理合情地隻眼開隻眼閉。

L1倉有三個廁格，最邊的一格右側與背面靠牆，左邊是半透明膠板，正前方是塑料門——監房內唯一由犯人自行開關的門。半透明膠板被人在內用牙膏貼滿了報紙和雜誌撕下的散頁，完全遮擋了外面的視線。進倉首天我以為發現了私隱綠洲，滿心歡喜，頻頻蹲在裡面享受自我空間，隨即被師兄告誡停用：「喂，屌屎隔離！」

原來這不尋常的暗格是L1的「nigh」。Nigh者，港式英語nightclub——夜總會——的粵音代稱，只懂英語的人會一頭霧水，但塘福囚友都是這個叫法。

每晚茶餘飯後，總有三數犯人手抱大媽雜誌輪番上nigh。大媽都是重磅肉彈，加上年事已高和缺乏最起碼的樣貌身材，在正常情況下會引發恐懼而非慾念。然而牢獄生涯並非正常情況，任何可以帶動聯想的影像，無論如何牽強，都有一定的「性價值」。不過

這些在自由市場沒有生存空隙的淡黃刊物，究竟由誰經營，如何圖利，至今對我來說仍然是個謎。

夜總會的客人非常自律，互相將就，從不爭先恐後或打尖插隊。哥兒們也頗有共享精神，輪番使用大媽雜誌，不介意殘舊黏糊。

會所屬於臨時經營設施，光顧前要先將房間內的灰色大型塑料垃圾桶覆蓋蹲廁上，充當臨時座位。監房的垃圾桶倒相當乾淨，因為垃圾都被直接棄置地上，偶爾掉進桶內的純屬意外，反手就地傾倒便了事。塘福夜總會不設衣帽間，熟客經常赤條條前往，手抱雜誌與衛生紙，大方自然，從不忸怩遮掩，甚至有刻意暴露之嫌。幾位年輕常客每次前往屎坑尋歡之際都會高聲怪叫「去nigh咯！」唯恐眾人不知。對我這過時老頭來說，只能暗嘆世風日下，歹徒與固有形象相去甚遠，吾不欲觀之矣。

Nigh是獄中絕無僅有的私隱聖地，從不會有人侵犯。某次小伙們不知何故，手足數人冒警踢門查牌，跟著笑破肚皮。被撞破好事的一輪粗口驚天動地，確實有些滑稽，但估計那次的犁庭掃穴背後另有因由，並非單純惡作劇。

獄中清一色男犯，有沒有斷袖分桃之舉呢？以我的有限觀察，有是有的，但不普遍，亦不算明目張膽，與好萊塢的表述相差甚遠。飯堂群組六十多名囚犯中，只有一對年輕人明顯關係異常。我與他們不同監倉，只能從二人在飯堂和操場的親暱態度中猜度一二。

他們大概二十來歲，都是「杯把」會員。雖然哥兒兩都屬江湖中人，卻絕大多數時候自顧自看電視，沈醉於二人世界，不算合群。個子小的經常躺在大個子的大腿上眼咪咪看電視，流露出強烈的幸福感。大個子則不停用手撥弄他同黨的頭髮。星期天不用工作，可以撥一整天，移師操場也不停手，早晚弄出禿頭。就算一男一女，這行為也有點兒肉麻。但除了不停掃頭髮外，兩口子並無任何越軌行為，獄卒也懶得懲教。比較出乎意料的是黑幫兄弟們也視而不見；在我的中學年代，黑社會都凶神惡煞，連營養不良發育不全的小兄弟也踮起腳跟來欺負酸秀才，「慳型」徹底沒有生存空間。現代古惑仔居然在監牢兄我我，毫不顧忌眾目睽睽，世界真的變了。

根據花廳傳統，所謂「風化案」的性罪犯在獄中是人下人，賤中賤，眾人的娛樂對象。不搞出人命的話，獄卒也通常隻眼開隻眼閉。兄弟們跑江湖，部分原因無非養妻活兒，誰人夠膽碰外面的女人，不論與自己有沒有關聯，也得伸張正義，殺雞儆猴以正民風，順便發洩過癮，所以風化犯的命運不比明叔抓獲的肥老鼠好多少。同倉有位風化叔叔由於刑期較長，好幾位監房常客都見證甚至參與過他曾經遭受的種種折磨。他們的復述令我毛骨悚然打冷震，估計有誇大成分。這非一般的慘痛故事加上我憑空想象的心理反應，成為日後寫作「咕嚕的心魔」的靈感來源。

然而折磨風化犯這古老傳統正在消失，主要是不古的人心，包含了女人的芳心。據說現代古惑女動輒將貞潔武器化，與愛人分手時一言不合便報官處理，指控負心郎多年來屢次非禮強姦，而法官和陪審團通常都樂意將忘恩負義，反正不是好人的流氓入罪，以致當今黑道中人對強姦犯的處理額外審慎。

犯人之間似乎不流行另類性傾向，獄卒方面又如何呢？

根據網上數據，美國監獄內一半的性犯罪竟然來自獄吏。中國罪犯這方面比遠在金山的囚友幸福得多。本地獄卒性侵囚犯的案例極為罕有，基本上不存在。起碼我所遇過的懲教幹部雖然說話斷斷續續，但看不出有任何變態傾向，可能與文化基因有關。

* * *



「大館」博物館內的展示記錄了舊日體罰犯人的方式之一

坐花廳

說英語的人入獄是 go to jail，字面直譯是去監獄，類似去看戲、去喝茶，略帶動感，有種自願而往的意味。中國人身陷囹圄則離不開「坐」：坐牢、坐監、坐花廳、坐穿牢底等都相對靜態，卻比較準確；獄中生活真的以坐為主。

在強迫勞動與強迫不勞動之間有選擇的話，相信大部分人都會選擇不勞動。然而無所事事等出冊看易熬難，天天呆坐硬凳吸收二手濃煙、看空洞的電視節目、聽誇張的江湖軼事、吃不變的監房膳食，雖然不算十分難受，時間長了卻會令人五蘊麻痺，感到時光停滯。時間停步豈不妙哉？光陰拋錨有如延壽，羨煞秦皇，咋看並無不妥，然而一般人沒有寄託會焦躁不安；正所謂人非有品不能閒，除了遁世高人外，連最渴望長壽的人也抗拒缺乏內容的時間。

飯堂是囚犯日常生活的中心，每天有三分一時間在此度過。大廳內有十七張長方形玻璃纖維桌，每張可坐八人，但大部分都只有最多五六個師兄。飯廳連接開放式廁所和沖涼區乃標準格局，見怪不怪。天花吊著五部各自精彩的電視，音量都調至極限，否則會被其他電視和人聲掩蓋，是個噪音嚴重內卷的惡性競爭。家裡自1982年至今都沒有電視，早已忘記了它強大的麻痺功能，想不到多年不見，製作與內容基本依然，活像時間錦囊，沒有被過往幾十年的社會變化影響。這無意識的娛樂文化壓艙石雖有懷舊價值，但嘈吵不堪，非常討厭，終身被吊大牢也算罪有應得。

幾部電視唯一協調同步的時段是新聞報道。雖說是新聞，卻毫無新意，與電視劇的陳腔濫調異曲同工。在塘福期間，每天的新聞都離不開敘利亞。香港的電視台都沒有駐敘記者，可能連敘利亞在地圖上的正確位置也不清楚，卻非常肯定敘國政府壞透，所以一批沒有領袖但彈藥充足的叛軍誓死要推翻總統阿薩，無論情節和對白都與不久前被世上最頂級的軍事聯盟圍毆的非洲資源小國利比亞大同小異。現代革命不再需要有血有肉有名有姓有魅力的英雄領袖，甚至連大家聽得明白的原因也沒有，反正大佬一聲號令，盟

哥兒們便狗群般洶湧而上，狂轟亂炸。由於敘利亞霸佔了頭條，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關塔那摩黑獄等等不受歡迎的大新聞趁機由觀眾的狹窄視野和短暫記憶中溜走。

新聞內容與肥皂劇情一樣，換湯不換藥，歷久不變卻不乏觀眾，智人真的是個謎團。

以上是我當時的一些個人感想，只在腦海中獨自游圈，並未與人分享。

傳統西洋智慧說飯桌上有三大話題禁區：政治、性愛、和宗教，我一向不敢苟同。與友人同桌吃飯吹水，不談這些談啥？與排泄物有關的趣聞同樣不宜上枱，有人重病或死掉的消息也不能送飯，這不許說，那不許說，倒不如獨自進餐，自言自語？其實師兄們的平均學識雖然不高，直覺卻比一般的中高產敏銳，對人對事的看法很多時更成熟，然而保險計，在獄中還是避談政治為妙，政治這東西可以比愛情更偏激，更不理性，但我可能低估了師兄們的政治觸覺。

某天，被敘利亞新聞疲勞轟炸得有些迷糊，不自覺咕噥了一句：「又係敘利亞？」

同桌囚友「阿雄」剛剛抽罷三口飯後煙，將剩餘的半截塞進原子筆套悶熄後放進口袋，然後輕描淡寫地回應道：「敘利亞衰硬啦！美國佬肯定準備打屎佢啦！」

「點解咁講呢？」心裡同意，但非常好奇他如何得此結論。

「次次美國想打邊個，都會喺電視將佢日鬧夜鬧，鬧衰鬧臭，跟住掙炸彈！你無留意咩？」

「係囉！」我恍然大悟地同意了他的精準分析。

談話間，新聞報道已經更換了危機。

當天的股市大跌，評論員說是由於歐債問題惡化。此君在二十四小時前——當我們享用豆腐泡和炸魚毛之際——才語氣肯定地告訴觀眾股市上升的原因是歐債危機好轉。如此龐大的經濟體系竟然可以一天內輕鬆掉頭。世界日漸虛擬，事無大小都在瞬息萬變，不受邏輯情理束縛。正在坐牢的一群暫時與世無關，倒比較冷靜客觀。

「丟！噉卵氣啦！通通都係假新聞！」他以為我在認真留意報道，好心奉勸我不要浪費時間。

那是2012年4月，「假新聞」一詞尚未在主流出現。

電視難耐主要由於聲浪過大，和內容令我對未來失去信心，先天下之憂而神經衰弱而已；玻璃纖維座椅卻是實實在在的肉體折磨。

起初並不覺得獄中的座椅過硬，坐骨在入獄兩三星期後才突然崩潰，失去承載意志，左右屁股互相推卸重心，令我無法安坐。這裡要公平指出，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署方故意苛待囚臀。獄卒在飯堂的灰色高木椅同樣堅實，也沒有墊子。

入冊後不久，沖涼時察覺到大多數師兄的屁股都黑了兩塊，左右對稱，像熊貓眼，當時想不出原因。待自己到了坐立不安的階段，才發覺屁股多了兩圈特別粗糙的皮膚，手摸有如砂紙。雖然無法檢視，但相信熊貓屁股已然成形。看來無論身心，應付外來壓力的標準反應是生老繭，自我麻木。

每天早上，一眾囚徒出倉後首先徒步二十秒前往隔壁飯堂坐等早餐。都不趕時間，吃罷早飯閒坐大概一小時，悠哉悠哉。到獄卒也開始坐不定了，才引領大家緩步十來秒鐘前往隔壁五廠開工，硬邦邦的灰圓塑料凳正在恭候。凳面約砧板大小，中有圓孔一個，直徑四五公分，空空如也，照理應該非常舒服；然而有孔必有邊，圓周邊加固乃結構所需，並無針對，而這窟窿詭異之處，是無論如何擺放臀部也逃不出它的折騰直徑。

午飯時分，起身離座會帶來片刻舒緩。可惜片刻只有大約半分鐘。回到飯堂後立即坐下等吃麵包咸豆粥。不論早午晚餐，吃飽後都要在飯堂坐上一個多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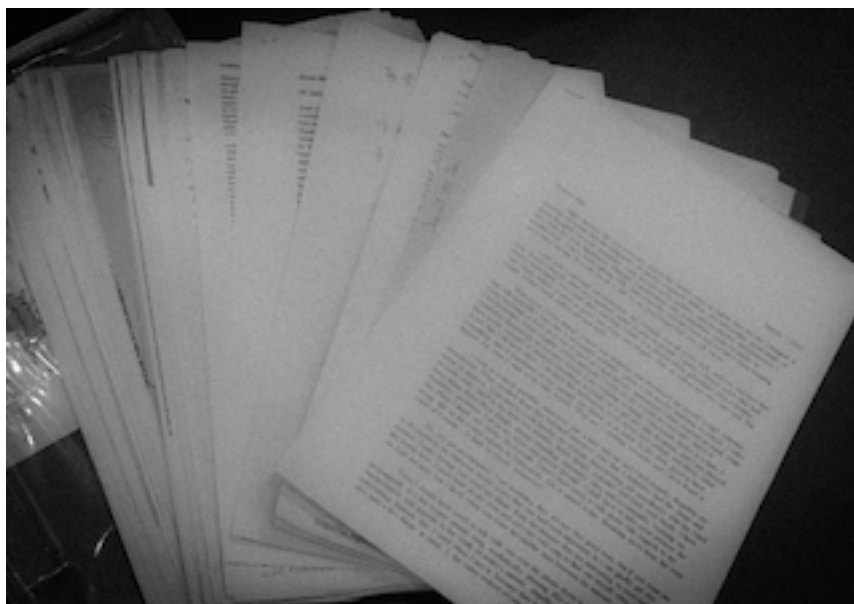
星期天和公眾假期，差不多整天都在飯堂度過。天氣好的話，會有一兩個小時的操場活動。只要天色稍為灰暗，阿Sir便會取消「放風」。飯堂內，犯人按堂口而坐，所屬公司會贊助零食派對，經費來自會員每月上繳的兩包香煙；以我所知，加入黑社會的福利不外乎星期天撒滿桌面的垃圾食物——芝士條、餅乾、糖果、薯片。一般囚犯的月薪大概可購十包香煙，兩包煙的稅率相當於百分之二十，高於香港政府的個人入息稅率，而且沒有傷殘高齡減免。

沒有會籍的所謂「皆子」（粵音Gai Zi，出處不詳。請教過的師兄都不知道如何寫這個從來沒有必要書寫的名詞，有可能來自台灣俚語中的「凱子」——傻瓜之謂也）是絕對小眾，分坐兩圍看電視、下棋、閱讀、寫信、或嘗試在聲浪中交談。理論上，大家可以在飯堂隨便走動以助血液循環，舒展筋骨。然而表面和諧的飯堂內處處無形邊界，哥兒們都很少亂跑，何況呆呆皆子呢？坐下吧！

皆子桌毗連廁所與沖涼區，我們可以邊吃飯邊觀賞師兄如廁，低頭不看的話也隱約聽到頻頻傳來的衝水與呻吟聲。馬桶常年工作不停，缺乏維修，裂痕屢屢。裂痕久經潤澤，吸收了各類糞便菜汁的精華，滋養出一道道棕色的有機疤痕，形同自愈。幸而由於衝水頻密，始終保持足氧狀態，臭味不重，不怎麼影響我們在幾米外進食。

沖涼區霧氣騰騰，天花不斷降下大滴大滴的冷凝水。前往沖涼的師兄絡繹不絕，大部分都在飯桌脫光，將衣服留在座位，然後一絲不掛地在我們身邊走過。浴罷，赤條條滴著水返回座位，一邊用毛巾乾身，一邊瞪著電視，不錯過每個似曾相識的情節。

這就是飯堂。犯人們大概三分一的刑期都在這裡坐等時光消逝。



塘福同期師兄弟中，我可能收信最多

探監

多年沒有寫字，負責揮筆的小肌肉大概已經局部萎縮，也可能由於長期敲打鍵盤而失去書法功能，需要重新鍛鍊，但這並非主要問題。更令我困擾的，是拼音輸入法導致的技術性文盲。瞪著單間紙，心裡千言萬語，卻由於一點半畫的不肯定而無法落筆。說到底也是個半專業舞文弄墨的人，親友的信不能置之不理，然而滿紙錯白字，試問顏面何存？幸而同桌師兄阿葉是小眾文科犯（非暴力案件謂之「文科」）中的正統文科生，知書識墨，在關鍵時刻充當了我的流動字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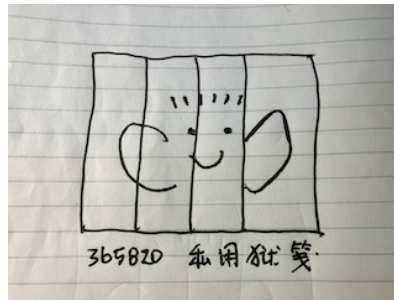
老婆每天來一信，令我心暖、驕傲、尷尬。

來信都會先被拆開檢查後才派發。一般在晚飯時間，阿Sir會喊出囚號，我們聽號領信。過了一兩個星期，獄卒喊完365820後會加句：「又係你！」

除老婆外，不少親友同事都曾來信慰問，內容大同小異：唉，想不到！真想不到！唉，為何會這樣判案？唉，裡面情況還可以嗎？可以去探你嗎？諸如此類，害得我每天飯後都要加班回信。回復大致相同，但沒有文字處理軟件，也沒有復印機，需要不斷謄抄，單調無聊之餘，設計了一款自用信箋來強作輕鬆。箋頭是我的招牌短髮大耳卡通頭像，面前幾條直身線條代表監獄，下方注明：「365820 私用獄箋」或 From Behind the Bars of 365820。

外寄的信必須放進不封口的標準信封，貼上郵票後投放飯堂內的透明塑料郵箱。起初沒有郵票和信封，要向囚友暫借。除了與老婆和女兒的通信外，頭一批給親友的回函內容類似，只會因應對方的年齡、關係、輩分和容忍搞笑程度而稍作調整，大致如下：

親愛的某某親戚朋友，



哈！原來你多年來一直在等我當啲入獄才給我寫信！：-)

意外？那還用說？真的非常意外。判案當天我還信心滿滿地預定了派對慶祝脫難，回頭看除了天真，也可能無意中詛咒了自己，邪不可不信！至今仍然無法相信法官會認為污點證人一口承認曾經三番五次作假證供是如今老實可靠的證明，簡直科幻！經此一役，希望你以後會更明白我對社會的「懷疑態度」其實非常現實貼地，並無誇張。

事到如今，唯有盡力在逆境中反思、學習。信不信由你，獄中竟然有些方面比外面更「自由」！在這裡，很多有形無形的階層屏障都不復存在。除了獄卒代表權威外，監犯大致平等，最多是專業壞人比我等業餘罪犯稍為高檔而已。與眾多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平等共處，自由交往，是個難得的經驗，亦證實了仗義每多屠狗輩；在短短幾星期中，我有幸得到過好幾位囚友的幫忙照顧，大大減輕了適應困難。

在環保圈混了半輩子，最大的心得是不浪費便是最實際的環保。從這角度看，監獄的環保意識很實在。除了沖涼用水瘋狂和晚上不關燈，其他一切都非常節省。眾囚犯有如肉麻示孝的冰心婆婆，「從不妄棄一張紙，總是留著，留著，」以備不時之需，連平時隨手扔掉的紙巾包包也會用來存放郵票藥膏等瑣碎雜物。

老婆每星期都來探望。基本探監頻率是每月兩次，有特別理由可申請增加到四次，一般都會獲批。探監人士的身份要預報，並非你去大嶼山野餐路過塘福時可以即興找我「爹兩句」的。

暫時覺得懲教署比廉署人性，沒有太多小算盤。看守囚犯是他們的工作，犯人不製造麻煩的話，平常的日子不太難過。最難過是不能跟幼女小平同志通信，但那是我的個人問題。

律師們正在申請上訴，但我不敢評估勝算。在律師眼中，任何案件的勝敗機率都是五十五十，現在才知道這是經驗判斷，並非滑頭，雖然律師一般都慣性滑頭。

我知道現在需要保持積極心態和適應能力，但同上訴也會帶來額外的心理負擔。假如我們被批回家等上訴，又假如上訴失敗要回來二次適應的話，會比現在加倍難受。得而復失的心理起落可能是最要命的折騰。反正不可能因此而放棄，唯有見步走步，活在當下，不放棄爭取，也不抱有幻想。近日對「活在當下」這乍聽理所當然的禪語多了感悟，在此一言難盡，希望在不久將來與你一杯在手時慢慢再吹吧。

盼望早日再聚，

炳昌，365820

懲教署規定犯人每月可被訪兩次，經特別批准可增至每星期一次，每次大約十五分鐘。律師、太平紳士（英國人留下的古怪頭銜）和立法會議員等高間人士有權隨時探望，不限時間。在塘福期間，陳偉業和蔡素玉都曾經以議員或太平紳士身份來訪。陳偉業是中學同學，從政後以激進手段出位，政壇綽號「大舊」，偶爾會在議會喊口號掙香蕉，被趕離場既可逃避沈悶會議，又能獲得小眾鐵粉擊股贊賞，更可回家午飯，慰妻弄兒等出糧，一石三鳥，何樂不為？然而火頭過多，間中難免入戲太深踩越紅線惹官非。他當時有某些破壞治安罪等候宣判，擔心有機會入冊，探望我這個好幾年沒有聯繫的老同學之餘，順便打聽坐牢實況。

蔡素玉已經退出立法會，屬保守的所謂建制派。她是標準熱心人，這期間除了探望我這老朋友外，也在給內地來港替槍被囚的同學精神支持。她與陳偉業的政治定位南轅北轍，引起了一位柳記阿Sir的好奇，問我的個人政治取向屬左屬右，但沒有闡明何謂左何謂右。

政治取向？大哉問也！在香港的政治遊樂場，玩家們大都隨緣埋堆，不明所以，左搖右擺，何況我們這些精神散渙的吃瓜一族？我嚴肅地回答道：「無啦，立法會不過娛樂事業，做戲啫，同法庭差不多。」

大概用對了比喻，他當下恍然大悟，會心微笑：「哦……」

獄卒說到底也是司法舞台上的雜務場記，就算不明劇情，看多了總有些專業心得。

近代不少理論教育家和先進網紅都呼籲我們與小孩平等相處，要像朋友，不要像父母，因為父母比較恐怖，會嚇壞孩子，影響他們的心理健康。但我和太太都不忍心為了開明形象而放棄做爸爸媽媽的基本責任。小平只有七歲多，對世情未及一知半解，正需要我們愛護、照顧、培養、教導、鍛鍊，而不是嗲聲嗲氣扮智障的「友情」。人類千萬

年來培育下一代的方法雖然很不完美，但整體成績還可以，足以讓智人沾沾自喜，自稱萬物之靈，我沒有勇氣憑專家興起之言貿然革命。再者，哪有幾十歲的正常人會與七歲小孩建立平等友誼的呢？反之，又有幾個小孩會真心願意跟幾十歲的大爺大媽「做朋友」呢？

反正朋友與否，我和老婆都盡了心幫助女兒自然成長，隨著年齡適度獨立，除了「聖誕老人」這類較為廣泛的集體謊言外，很少向她撒謊。然而面對這次官非，我們經商量後決定她暫時無法理解這司法鬧劇的前因後果。七歲的小孩，無論多麼成熟也很難明白世情荒誕，角度繁多。再者，當時以為這陽光中的驟雨瞬間即過，何不等兩三年後才跟她說清楚呢？意想不到的結局出現後，老婆唯有將我的公文包藏起來，說舊公司有急事將爸爸找了去「工作營」出差。這說法其實並不完全脫離事實。工作營後來成了我們一家人的監獄代號。

然而時間長了，小平同志開始感覺事有蹊蹺，要求媽媽帶她去竟然沒有電話的工作營探望。這探訪一直都沒有實現。

* * *



獄卒喜歡取笑我每天收到太太的來信。。。

「快樂」並不一定是「自由似風」

獄卒

中國古代的「士農工商」概念並非嚴格的等級制度，卻頗合情理地大致反映了各行業對社會的相對重要性。反之，現今社會將虛擬不實的金融把戲與失控的貪婪視為成功標誌，公然嚮往，更將原屬下九流的戲子藝人捧若天上明星，地位遠超養活眾人的農民，似乎價值顛倒。除了農耕，不少需要賣力的實質工作也被長期忽視，甚至貶低、歧視、厭惡，原因無非工資不高，形象欠佳。清潔工是典型例子，獄吏也好不了多少。在吃撐了的「先進」社會，辛勞貢獻與收入經常成反比，關鍵的工作勉強糊口，可有可無的虛榮職業反而名利雙收，而金錢回報是多數人衡量「成功」的首要指標，甚至唯一標準。

大概由於電影等流行娛樂的負面渲染，就算從未見過獄卒的人也可能懷有少許偏見，以為他們笑的時候奸狡，不笑的時候凶惡，慣性作威作福，閒來虐犯為樂。在現實中，塘福的柳記完全沒有戲劇色彩，常掛臉上的表情稍微木訥，正常得很，與所有心急下班的打工仔並無兩樣。我所遇過的阿Sir絲毫不像有興趣搞變態的人。其實將犯人灌水費力費時，沒有上頭下令，另加虐囚補貼的話，誰有這份閒情？更不用說性侵周身臭汗的囚犯了。當然，不排除這務實心態與文化背景有關。農耕人民世代相處，基因中刻蝕了深度結怨的長遠後果。遊牧文化則不然；荒漠偶遇陌生人，可禮待，可劫殺，絕大部分情況下神不知鬼不覺，沒有後果。這大概是大漠文化較為豪情狠辣的原因吧。

監獄內，各色人等來自五湖四海，萍水相逢，品流複雜，與大漠驛站有幾分相似。除了部分黑道老相識和慣犯常客外，有緣共住一牢的絕大多數刑滿後各走各路，縱使重逢也不識，就算在懲教署的管控下不會互相劫殺，也沒有必要以溫情相待；在這情景下伸出的援手，特別感人。

在荔枝角期間，印裔阿Sir見我接到過界通知後六神無主，主動教我通知家人，還順便安慰幾句，說塘福乃五星監牢，無需擔心；除了出自好心，想不出他有任何其他理由幫助我這個陌路囚徒。他是阿Sir，我們大概率餘生也不會再碰面，看到我的窘相，就算不嘲笑也大可以事不關己不勞心，反正我早晚會知道如何通知家人。他的好意甚至不需要

我感激。假如我感恩之餘大動作道謝的話，他隨時會覺得尷尬異相。幾句出於惻隱的關懷，勝過渴時一滴甘露，令我銘記不忘。

當然，阿Sir們並非聖誕老人；面對來自三山五嶽的好漢爛鬼，聖誕老人哈哈會連大鬍子也不保。獄卒們大都不苟言笑，保持距離，以防天下大亂。然而相處之下，最嚴肅的柳記其實也相當人性，只不過為了三餐上班坐牢，保持威嚴也是工作所需。負責管監獄的公務員沒有誘因設置司法圈套，引導無知疑犯自掘墳墓。疑犯到了懲教署手中時已是正式罪犯，是否罪有應得與他們無關，鎖好管好便是了。囚犯入獄各有其因，幻假幻真，阿Sir沒興趣加插個人判斷。反正官老爺判你坐監，他負責看守，前因後果無謂深究；底層執行員工對司法程序沒有影響力，對制度的公平性和技術邏輯等抽象原則自然興趣不大。

犯罪率固然會間接影響獄卒的工作量。然而他們說到底都是公務員，工作量更大，應付不來也只能按部就班慢慢來，任由積壓，那又如何？工作更清閒，手中捧著的仍然是鐵飯碗，並無分別。沒有直接利害關係，倒可以較為客觀地看待囚犯。

在法庭當值的獄卒，大部分時間都在犯人欄內做白日夢。判決一刻，迷迷糊糊聽到 guilty 這英文字的話，便拿出手銬準備開工，聽到 not guilty 便開開放人，心情好的話說聲「恭喜」，廣結善緣，順帶蹭點兒正能量；此刻旁聽席上氣氛良好，只有控方律師們稍微沮喪，檢控官俯首咬唇，腦筋在上訴的問題上打結。好的檢控官好像職業運動員，不易言敗，一仗輸了還有上訴，屢敗屢戰。反正有的是公家時間與資源，總有方法將這暫時無罪的疑犯弄進監倉，等著瞧吧！

懲教上游的廉署和律政司都有壓力入罪——入罪率高是專業成就，有助升職加薪續合約，亦可在家人朋友面前炫耀。疑犯都難免心情緊張，經不起老練的盤問員半嚇半哄，很容易半推半就地掉進司法陷阱。良心譴責？呃，那是不夠專業。證明疑犯有罪是控方的職責所在，也是制度精神，入罪越多越好，罪狀越重越本事；不服的話可找天價律師洗脫罪名，脫罪是昂貴律師的存在意義。沒錢？唔，有法援，免費的，嘻嘻，或許先到花廳坐坐吧，也是免費滴。

還記得戴力律師的隱晦警告：「根據我的經驗，不能排除有人會在背後教唆他在庭上被盤問時不作任何辯駁，爽快承認過往作假，以示真誠悔過，盡快略過無法爭辯的事實，同時博取法官信任。」

嚇！有人？啥人呢？戴力，你荒謬絕倫！

他沒有回答我的質疑，只望著我蠱惑一笑，用眼神透露心底話：「慢慢你便知！」十分討厭，可恨討厭的說話可能最老實。

四月下旬某天，塘福飯堂電視慣性重複了敘利亞等國際大事後，接著上的本地新聞是有關廉署總調查主任曹永年與兩名高級下屬在一宗窩輪造市案中教唆證人作假應付法庭盤問，罪成入獄。

「竟然告入？出奇嘅！」同桌囚友一邊用火柴剔牙，一邊評論。

其實除了律師們的隱晦指控，不少知情人士也認為教唆證人屢有發生，無奈很難拿到真憑實據，而律政司對同僚這方面的差錯較有同情心，極少告上法庭，更莫論入罪了。誰料上得山多終遇虎，這次的特赦證人是無間道，身上有辯方律師安排的錄音設備，於是曹總落網。以後培訓證人大概要在桑拿房天體進行了。

「熱烈歡迎阿Sir入冊！」

幾位師兄突然歡呼，隔台擊掌。我由於個人恩怨，有衝動加入慶祝，但隨即想起曾經承諾自己在獄中要萬事低調，於是沒有啃聲。師兄們的突發情緒，說明了為何曹總這類囚犯有機會被安排單獨禁錮以保人身安全。不幸的是，單獨禁錮會拖慢時間，感覺上將30個月的刑期拉長。

整體來說，塘福氣氛大致和諧，阿Sir基本上不橫蠻，甚至友善，囚友之間井水不犯井水。我起初以為這是由於它是低設防監獄，但有經驗的師兄告訴我高防監獄的人際關係比這裡更文明謹慎。大牢內有不少注定坐穿牢底的重犯，加監對他們來說無非黑色幽默，沒有阻嚇作用。但大佬們心裡有數，叱吒江湖的日子已成追憶，如今虎落平陽，要在柳記手上度餘生，不知收斂無疑自討苦吃。來監倉上班出糧的獄吏也明白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犯大案的人被迫動真格的話，怨氣有可能蔓延到尚有人情網絡的旺角街頭，有關獄卒總不能永遠自困牢房。大家都是明理人，於是大牢之內一片和諧，新舊雨同看雲卷雲舒又一天。

其實很多阿Sir與犯人同屬草根生，長大後人各有志，有的當了差捧著鐵飯碗養妻活兒，有的鋌而走險，夢想歪道超車發大財，在金錢萬歲的社會活得過癮一點，享受財務自由，歸根結底亦不外謀生。如今有人不慎翻了車，他們又再籠中相遇，縱使素未謀面，身上制服顏色不同，卻似曾相識，隱約的共同經歷與命運強加的價值觀，令他們直覺懂得對方的敏感與苦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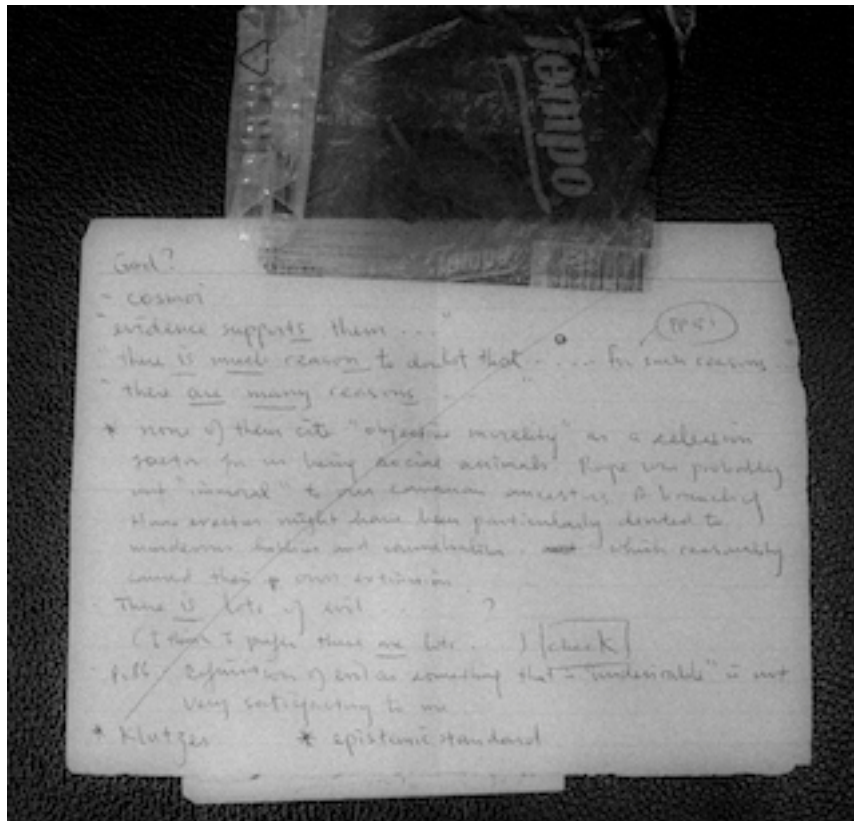
我起初頗為好奇濫權虐犯等問題是否嚴重，但始終看不出任何值得報告的跡象。

一般獄吏對文字有抗拒，寫報告是一種精神折磨，而獄中發生任何真假意外都會惹來大量文書工作。管理方給我的印象是一切以和為貴，最理想的環境是大家各安其分，坐牢的乖乖坐穩，看守的安心打盹，齊齊看報、閒聊、抽煙、看電視、吃飯、如廁、沖涼、上nigh，讓空洞無聊充實每一天，不經不覺又一個月，工作的出糧，刑滿的出獄，穩妥雙贏。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愛好和諧，總有些人天生喜歡試探底線。獄方對這些冒險分子基本上頗為容忍，一般來說警告無效便關水飯房，耳不聽為清淨。入冊首晚在荔枝角的隔壁師兄為了一口煙當阿Sir面毆打囚友，也似乎沒什大不了。被毒品支配行為的人，獄吏見多了習以為常，據說通常只會將搞事分子單獨禁錮，讓他一個人盡情自喊自殘而已。

在塘福的雷雨沒有石屎森林隔濾，分外凶猛，平房監倉內雷聲貫耳，電光入室，猶如末日來臨。某晚上風雷大作，小朋友們可能喝多了幾杯清水，也可能心裡暗自害怕雷公算賬，假借派對聯歡圍爐取暖，猜水拳扮輕鬆，氣氛歡愉。我正想用小毛巾蒙眼入睡之際，無意中看到雷電中有位年輕阿Sir獨自在鐵窗外觀看古惑仔猜拳，看得入神，表情嚮往。他跟正在開派對的小黑幫年紀相若，頭頂那加了防水膠套的烏紗和身上的鬥篷都在滴水。壞分子在開心作樂，奉公守法的人民公僕為了一斗米在狂風暴雨中孤零零地執勤。他這一刻可能正在質詢雷公天理何在，忽然發現我的目光，便像逃學生碰見班主任般緊急轉身，大步離去。打在身上的雨花，霎那間消失在密麻麻的黑夜。

某天飯後，一位老獄吏跟我閒聊幾句，告訴我他下星期便退休了。懲教署的正式退休年齡是五十五。我很替他高興，誠心祝賀：恭喜曬喔！他苦笑道：「阿昌，我跔足三十三碌，依家殺人都唔使坐咁耐呀！」在監牢度過三十三個春夏秋冬，確實好比終身監禁，不過他終於獲釋，而年紀未老，尚有作為，兼有長糧墊底，在香港也算幸運一族，羨煞不少人矣。



從不肯妄棄一張紙，總是留著留著。。。

疊好放進早應成為垃圾的紙巾包裡，以便隨時做備忘札記之用

與子同囚

坐牢者各有前因，看似五花八門，歸根究底不外乎錢、錢、錢、貪念、意氣、流年不利、天生倒霉等業力賬目，或貪嗔痴主導的因果效應。然而表面平淡的遭遇，背後也可能有個深刻的故事，只不過當局者對若隱若現的往事不一定清楚，亦不一定有興趣回顧，外人想八卦的話，除了賴於機緣，也得具有誠意、尊重和耐心。我在塘福期間，努力培養這方面的能耐，希望較為深入瞭解師兄們的背景。

入獄幾星期已經寫滿了兩本筆記本，主要是些觀察、感想、師兄們提供的個人資料、監房軼事，與江湖趣聞。

有些囚友閒話當年像寫小說，自己當主角做英雄：哈！阿叔曾幾何時叱吒江湖，憑欄一片風雲氣，想不到今天淪落塘福被犬欺，嗟乎嗟乎！嗯，明顯有吹牛成分，卻不一定全屬妄語。不同人看同一件事會有不同的角度和感受，更老實的平鋪直敘也會由於觀點、環境和記憶所限而偏差，「真相」這東西無非執著的幻覺——越執著越覺真實。再者，天馬行空的胡扯也並非毫無價值；除了娛樂性豐富，局部虛構的內容也可以反映埋藏心底的夢想。在社會邊緣掙扎謀生的人通常都有一大堆難言之隱，只能靠想象力發洩，平衡心理。再者，我又憑什麼斷定眼前人不曾是個人物，在小小江湖翻風起浪呢？龍飛鳳舞的自述不一定虛假，平淡道來的往事也不一定真實。

既然世事無絕對，真作假時假亦真，何不專心聆聽做筆記，暫時抑制主觀判斷呢？本以為筆記是可靠記錄，誰知日後將大量碎片串連的時候，發覺仍然有無數空白需要喚起模糊記憶來填補。無奈宇宙中任何事情——包括回憶——都只能發生一次。腦袋所限，更老實準確的回憶也會每次稍異，這或許就是真相的最真面目。

囚犯之間很自然互有戒心，然而天天相對共處，發生友誼也同樣自然。對我來說，年長囚友較易溝通，而一般年輕犯人對我這類無黨無派無背景的老鬼明顯有偏見，打招呼也不一定理睬。也罷，友誼勉強不來，反正較成熟的囚友通常有更多精彩故事。

一般人都不會輕易對人坦白身世，更莫論在監房傾訴往事了，但我發覺一旦成功打開了缺口，被訪者會越說越投入，甚至停不了口。然而訪問囚友好比考古，不能過急，太用力挖會適得其反。表面更酷的師兄，內心都可能傷疤屢屢，粗心觸及有如踩中地雷，隨時闖禍。好幾次目睹師兄們這刻談笑甚歡，下一刻因為半句閒話措辭不當立即反面，幾乎動粗，旁觀者很難明白。由於各種紅線地雷，聽來的故事就算不大連貫我也只顧聽，不會諸多發問，打破沙鍋鑿到底。這佛系訪談法讓我得到不少難得卻不甚完整的心底話，好像只有屏圖遊戲的部分模塊，剩下部分得靠想象力填補。最終組成的圖像究竟與「現實」有多少距離，永遠都會是個謎。太過破碎不全的精彩片段，最終只能以故事形式表達。

咕嚕背上歪歪斜斜的駝峰，側重右邊，卻並非天生。

他比我小兩歲，看起來要老二十年以上。初到塘福時，他對我十分友善，有機會便貼近我的耳邊絲絲發放秘密忠告，儼然義工守護天使：「呢度係監房，千祈咪信人，尤其某某某……」愕然之餘不知如何回應，唯有笑謝。然而他的警告自我矛盾，因為他是監房中人，自然不能相信。他正常說話時嗓門響亮，聲調鏗鏘，面容繃緊，像機械人。

除了脊骨外，他身上其他部位也不同弧度彎彎曲曲。稀疏的白髮緊貼額頭，可能是頭油，也可能是靜電。估計他原是中等身材，甚至稍微高於平均，現在彎成半截。鼻梁上的大黑框眼鏡像潛水鏡，看來相當沈重，需要他整天皺起鼻梁和人中來承托。眼鏡背後的眼珠異常突出，經鏡片放大後誇張得有些恐怖。其中一隻眼珠明顯患有白內障，不知何故沒有就醫。另一隻長期加班，顯得疲累，卻不敢鬆懈，隨時一眼關七。

他平日話不多，只顧看衛斯理小說，看完埋頭再看，書人合一，借此與世隔絕。在獄中重複看同一本小說的人不止他一個。偶爾在飯桌與囚友應酬兩句的話，咕嚕定必提高聲線，似乎在邀請飯堂全體師兄見證他沒有說任何人的是非。一待適當時機，他又會突然輕聲在我耳畔分享險惡獄情，言簡意賅，然後彎彎的坐正身子，展開金屬笑容，單眼判斷我是否明白、領情。

他飯前例必拿著小聖經念念有詞，直至飯菜涼了，或許知道上帝開始覺得煩厭了，才低頭進食。我們同在「皆子」桌吃飯，但我始終沒有問他何事入冊。他的囚犯證深藏衣袋，從不露面，但我直覺他的罪狀不宜討論。後來由其他囚友口中得知咕嚕的往事後，非常慶幸自己尊重直覺。他的離天大罪換來了十多年的監禁，大部分時間在虎踞龍盤的高設防石壁監獄度過，身心亦在那段日子中急劇變形，讓成今天這畸形狀態。

他不久前才過界塘福，準備出冊。重犯經過長時間的懲教，面臨出獄的心理壓力巨大，除了興奮，更多是忐忑。據說十多年來從未有人探訪過的咕嚕，可以如何重新做人，如何面對與他決絕了的家人和教友，都是難以想象的巨大挑戰。自由一天天逼近，

他越來越心神恍惚，整天盯著同一頁衛斯理，日漸消瘦。我後來根據觀察他出獄前的恍惚寫了「咕嚕的心魔」（咕嚕是我用來隱藏他身份的代名，並非他在塘福的綽號），英文版Gollum's Demon被新加坡的Ethos Books 在2016年納入文集 this is how you walk on the moon。中文版於2022年由山頂文化出版，收集在我的個人文集「幽靈的獨白」。不知道他還有沒有閱讀習慣；希望他有機會看到，也希望他永遠不會看到。有一點要說清楚：故事中咕嚕的「心魔」純屬憑空想象，毫無根據；憑我的判斷，他的心魔早成往事，大概永遠不會重現……

戴力律師深信監獄之內盡是傻瓜。現在我曾歷其境，有資格批評他的愚見無非上等命運人士的標準偏見，類似斥責萬寶路為了區區五百塊而違法的裁判官的心態。監犯的平均智慧完全不低於外頭的小中產，甚至更為精靈。

然而智人終歸是智人，更乖巧的也不乏荒誕言行。一位中年師兄「阿權」為人溫和節儉兼勤奮，亦是按摩高手，很快便在L1倉贏得五星口碑，要一星期前預約。他每天只有氣力替一位囚友按摩，起初不收分文，但古惑仔們盜亦有道，硬要他收三支煙作為報酬，三飛煙成了按摩公價，只比理髮貴一飛。

按摩完畢後，阿權會在我床側的桌上拆開所得報酬，將煙絲鋪開，再把卷裝廁紙的薄包裝紙撕成長方小塊，每塊卷一丟丟煙絲。原來的三支煙搖身一變，成了三十支微型自卷，藏於火柴盒內。整個工序需要大概一小時。奇怪地，一個如此愛煙的人卻煙癮不大，只不過偶爾一支而已。

阿權由於持假證工作被判監十個月，估計是偷渡黑工。無證工作的人更勤奮樂業也得坐牢。而官方指控阿權使用假證件肯定沒有冤枉，因為他進來不過兩三天便公然打聽出冊後可以到哪裡弄個假護照到外國工作。古惑仔們預防有詐，都沒有搭理。如此熱愛工作的人，確實值得懷疑。

監倉內唯一的桌子就釘死在我的床側，讓我有機會見識到阿權的另一文明怪癖。

他從圖書館借來一本有關草藥的參考書，每晚按摩完畢香煙捲罷，便埋頭搬字過紙，將書本抄到筆記本上，一字不漏。我問他為何如此費勁，建議他「買本好過啦！」他回答說：「本書好正，好有用！買好貴！」令我感到自己犯了萬寶路的法官的愚昧，忘記了一分一毛來之不易。犯人每兩星期獲派火柴一盒。剔牙用不了那麼多，於是送了阿權一盒。他非常感激，硬要替我按摩償還，花了很大氣力才成功婉拒。

小王來自台灣，在塘福的綽號就是「台灣」，起初是我的鄰床。

他曾當兵多年，退役後改行詐騙勒索，疊毛毯卻寶刀未老，是頂級高手，被褥鋪蓋在他手中不消三十秒便四平八穩，坐上去也不變形。他看來四十出頭，是全倉最快樂的囚徒。台灣為人友善熱情，與國內同胞語言相通，特別談得來，是國共一家親的好典範。他經常會講些軍營花絮來證明相比之下，塘福簡直是高級俱樂部，眾囚友身在福中不知福。

他回憶軍營生活時，我偶爾會做筆記。他會咧嘴笑說我令他感覺自己是受訪名人，有些飄飄然。他口中的軍營生活大致如下：

- 早上廁所時間一分鐘，包括刷牙洗臉拉屎撒尿，聽起來非常不近人性。
- 鋪蓋必須疊成正方，稍有偏差午飯前不准飲水進食，要蹲在操場反復接疊，疊好經檢查滿意後拆散再疊，疊好再拆……
- 花足59秒如廁梳洗後緩步跑出營房，繼續再跑五公里。
- 晚上的冷水涼同樣限時一分鐘——估計兵哥們一邊脫衣服一邊擦肥皂，一邊沖水一邊擦乾——然後做五百下伏地挺身，弄出一身臭汗後準備上床。我問他為何不先做運動才沖涼，他說在軍中誰也不敢思考這類問題。
- 雖然蔣公是基督徒，但兵哥們睡前無需祈禱，卻要大喊口號：「奉行三民主義，服從政府領導，殲滅萬惡共匪，解救大陸同胞」。看來超現實主義在台灣並非今天才開始流行。

當年台軍的紀律仍然有蔣家風範，相當嚴謹。小王師兄說軍中有句話：「合理對待是訓練，不合理對待是磨練，哈哈！如何比得上塘福！」

我笑說道：「那麼我誠心祝願你在這住得開心滿意吧！」

他大笑回答：「開心！開心！非常滿意！」

真沒他辦法。不過他專業詐騙，有可能正在佈局誘哄懲教署聘他為代言人。

與快樂的小王反比的是淡然憂鬱的「肇興叔」。

五十三歲的他看來比真實年齡老至少十年，直線下墜的嘴角奠定了一副天生可憐相。海風與太陽在臉上留下了深刻的坑紋，凸顯了人與大自然拼搏的立體張力。肇興叔寡言，嚴重口吃令他開腔有些吃力。一氣無法呵成的說話帶有濃厚潮州風，然而他一旦成功釋放被舌頭所困的心底話之後，例必像個小孩子般格格傻笑。他最大的缺點是鼻鼾極響；相信他在海上睡覺時，水下的潛艇魚蝦蟹也會被干擾。

肇興叔與大部分漁民一樣，世代捕魚為生。但吃魚的人越來越多，捕魚人的生活壓力卻越來越大，是現代社會數不清的怪象之一。為了幫補家計，他用漁船偷運三名黑工來

港工作，換來六千塊和三十個月的牢獄生涯。「單一單一單一單一係汽一汽一汽油就要成一成一成千文啦！」說罷咧嘴傻笑，大概在自嘲不懂計算成本效益。

進了塘福，家人生活怎麼辦呢？

肇興叔說問題不一不一太一太一太大。他有自己的房子，現在三餐有香港政府保證，剩下一家五口吃飯謹慎一點應該勉強足夠。他有一個三十歲的女兒，斷斷續續的語氣中交雜著父愛與擔憂：「好一好一好顧一顧家，不過三一三一三一十歲仲未一未一未嫁。」說罷似乎想嘆氣，但堵住了。另外還有三個二十來歲的兒子。一家人花了幾千塊來港探望過他一次。太貴了，叫他們不要再來，反正行為良好的話，兩年便出獄了。順利嘆出了一口氣後，才更正道：「二拾一拾一拾五個月至一至真！」然後傻笑。

傻笑罷，很嚴肅地補充了一句：「個海都一都一都無魚，出一出一出翻去都唔一唔一唔知點辦。」看來他也對出冊也有些緊張。「六一六一六張口食飯！」說完又是一陣沒有口吃的笑聲。中國人很懂得以笑包裝倒運，好像笑了出來便與悲劇有了距離，間接提醒自己雖然是倒霉主角，同時也是觀眾。再者，一個沒有魚的大海也確實荒唐可笑。

阿忠與我共事五廠，共寢L1，晚上經常過來串床吹水。

第一次是冒昧請我幫他翻譯一封給警方的投訴信。他幾年前已被定案判監，但警方至今仍未將他的手機發還。他的中文原稿條理通順，措辭恰當，字體工整，我真心稱贊之余建議他寄出原稿便可，無需翻譯。他回答說寫得更好的中文信也沒有英文信的力度。回歸十五年了，但阿忠的看法仍然確實反映了當時的現狀，我於是用心替他將信翻了。

他偶爾會主動與我分享個人故事。戲劇化的精彩情節令我半信半疑，但他沒有任何虛構人生來娛樂我。反正過分執著細節意義不大，最忠實的回憶也不可能句句屬實。我於是專心做個好聽眾，聽故不駁。

看來三十多歲的忠哥今回は第三次坐牢，罪狀是綁架和非法禁錮。他說其實是代客押運一名在澳門賭場借了高利貸的賭客回港取款而已。求財非求氣，假如真的無法從賭鬼身上榨出分文，他們頂多暴揍一頓便放人，不會禁錮來浪費米飯，言下之意他的罪名字面上並不準確。

阿忠自小便父母離異，由姨姨及男友帶大。姨姨的男友，也算是姨丈吧，是個有功夫的教頭，也算江湖中人。阿忠十來歲時跟隨他們移居日本，告別剛剛加入不久的14K三合會。在日本語言不通，在學校不知老師所謂，更飽受同學欺凌，激發出他的唐山大兄本色，寧願戰死操場也不忍辱受侮。經過幾年的痛苦光景與無數惡鬥後，阿忠隻身前往法國謀生，渾身都是東洋混混七手八腳磨練成的硬骨頭。

「去法國做乜呢？」不多問題的我禁不住問句忠兄在法國的謀生之道。

「乜卵都做啦！」啥都幹？這便對了！我一向贊成年輕人應該積極嘗試各種機會，不宜太過揀擇。

由於無事不乾，他曾經胸口中槍，幸好穿了防彈衣，但仍然痛得要死。槍戰之余，他沒有忘記無後為大不孝，有空便努力傳宗接代，在法國有個兩歲大的兒子，在港有個十歲的女兒與阿忠母親（沒有澄清是生母還是養大他的姨姨）同住，另有兩個兒子（五歲和六歲）由他們的媽媽照顧。每提及孩子們，多產阿忠會笑得很開心，陰森迷人的鬼眼眯成一線。阿忠的「陰陽眼」經常見鬼，見多了不當一回事。我問他監倉內可有冤魂，他說塘福沒有鬼。我本以為監房之內必有冤魂，但細想之下冤有頭債有主，而冤頭債戶一般都不在監房，我是冤魂也不會在此浪費時間。他家裡有把武士刀，是姨丈交托的，必須加咒封條上架供奉，否則嗡嗡作響，常人都能聽到。他說自己不輕易分享這些故事，但直覺認為我不會不加思索地視為無稽。這緣分話不論真假也令我有些感動。

阿忠兩個兒子的媽媽原來是差婆，來自警察世家：爸爸，兄長和弟弟都是差人。數年前她通過了考核，面臨升職之際，剛好遇上阿忠（現在才出場）的哥哥犯上嫌疑，被警方暗中監視。誰料他消息靈通，及時消失，差婆被懷疑通風報信，失去升職機會。阿忠這回入獄後，警方終於將她勸退，讓她非常不安心地在家帶孩子，眼角不時偷看整天搖頭嘆息，口中念念有詞的父親。據阿忠的合理猜測，老人家餘生的最大夙願，是瞄準阿忠陰陽眼之間的眉心穴發射子彈一粒以解放女兒，一了百了；她的壓力可想而知。在如此難過的情況下，她仍然每周來塘福探監。愛情令人喪失理智的力量確實恐怖。

「唉！」他突然嘆氣。「依家欠差婆咁多，睇來幾難甩身。」

他竟然打算擺脫為他被迫下崗的差婆？

「無端端點解想甩身呀？」心想：如此忠誠的女子一生難求，兼且有兩個兒子……無緣無故，為啥呢？

為的原來是小忠一直難忘的初戀情人，十六年前遠赴東瀛時離別的中學女友。

「唔好問我點解，總之無辦法忘記呢條女！唉，你唔會明啦。」語氣沮喪。問世間，情何能解，誰又會明白與半天吊愛情糾纏的孤單呢？

其實我對反邏輯的愛情現象有些經驗，他的矛盾並不太難明白，但我只微笑回應，繼續聆聽。

阿忠自兩年前來到塘福後，曾經四次去信給她，無奈一直沒有回音。現在他被調下圍準備出冊之際，竟然收到冤家來函，說她目前婚姻有嚴重缺陷云云。唉，我的天，我的天呀！這樣的愛情故事，實在聽不下去。古惑仔似乎特別喜歡纏綿激蕩而毫不理性的男女瓜葛。除了阿忠，另外兩名囚友也向我吐過愛情苦水。至於他們為何選中我這局外老頭做聽眾，則不得而知，可能正因為我是局外老頭的緣故吧。

看來咕嚕並非唯一感受到出冊壓力的人。外表淡定，酷得要死的阿忠，面對出獄的心情同樣忐忑。

「仲有十七日，我就知道同我一齊租咗個單位搞『騎龍』（替高利貸押解欠款人）嗰兩條友下落如何。仲有我架車，無人知去咗邊！我仲未見過法國個雜種仔，兩歲啦！我老母同大女從來都唔肯同差婆聯絡，從來都唔探我監，從來都唔寫信比我，正撲街！不過搵食第一，最緊要係搵翻班手足……」

重出江湖？還有其他可行之路嗎？

我嘗試盡量正面：「人生新一頁，夠曬刺激！」

「都係嘅，見步行步啦，真係好卵多嘢要搞！」非常酷的阿忠苦笑附和後，突然改變話題：「阿昌，你昨晚有無聽到警笛成晚響呀？」

「無喔！」我沒有聽到警笛長鳴，相信其他人也沒有。

假如阿忠真的能見常人不能見之陰魂，聽常人聽不到的警號，和感受常人難以理解的心痛，孤單感肯定比較強烈。活在另類時空的阿忠同時亦要面對常規現實，供養四個孩子。而他自以為熟悉的黑道正在急劇改變，令他剛剛踏入中年便感到淘汰壓力。

自阿忠出道的短短十多年間，香港幫會發生了深層巨變，丟盡傳統，迷失方向，再沒有任何江湖規矩可言。當年阿忠入會要做大戲擺香堂，斬雞頭燒黃紙，跳火盆鑽刀陣，對五祖關帝發誓，歃血為盟，還要死背各種盤問詩句和秘密手勢，傳統味道十足，對十多歲的他來說非常過癮，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成人——一個有14K做靠山的黑道成人。想不到智能電話的到來，無意中將幾百年的三合會連根拔起，幫不成幫！他用陰陽眼尾向小囚友聚居的方向掃了一下，不齒地說道：「我都玩電話，不過無斑靚仔咁卵壞腦，比個電話控制！」

「依家的所謂入會儀式，由大戲變咗馬騮戲！」阿忠越說越氣憤，欲罷不能。「自從禽流感，斬雞頭變刀切紅雞蛋！滴血怕痛，改用紅筆划手心，你話吹唔吹漲咩？」荒唐至此，忠哥焉能不氣？

「虛擬滴血？」我忍不住笑，暗暗認為這不失是個聰明辦法。

對阿忠這年輕保守派來說，不忠不義的古惑仔是黑社會末日的先兆。今天講義氣不但沒有市場，還會被鬣狗一族嘲笑，出賣手足變了家常便飯，甚至是拿來吹噓的江湖軼事。新世紀古惑仔有朋無黨，哥兒們隨緣犯案，事後各散東西。諷刺地，在塘福飯堂的黑幫反而乖乖的按堂口而坐，比外面有規矩有傳統。

其實整個社會都有類似現象，黑社會未能幸免而已。

香港黑幫自稱「古惑仔」，有意凸顯鬥智能力而非單靠暴力搶劫。阿華，另一個14K中年囚友，是我的短篇故事「古惑仔的中年危機」的靈感來源，故事也融入了部分來自

阿忠的生動資料。阿華比阿忠年長十來歲，對幫會文化的急劇演變無奈十倍。以他這把年紀，不做古惑佬做啥呢？然而黑道面目已全非，中年叔父無法適應，不知何去何從。十來歲便由於誤殺被判感化的阿華某天突然高興，以「叔父」姿態對年輕黑幫細說當年在感化院的英雄往事，順便分析監犯必須團結的硬道理：偶爾搞事可以讓獄卒們感受囚犯的集體力量，有所忌憚。

一個口中只有兩三顆牙齒的靚仔反教阿華道：「華叔，鬼唔卵知咩！不過搞嘢要有分寸，要計數，無回報無目的嘅嘢，搞嚟托咩？」過氣叔父的道理誰都懂，然而生事要有目的，講回報，不應意氣逞強，為搞而搞。目中無幫的小混蛋竟然用上「回報」和「目的」分析利害，阿華唯有垂頭返回床位，重溫射雕英雄，在全真教鐵掌幫的世界中尋找同道中人。

由於濫用毒品，只不過二十出頭的「缺齒」口中只剩門牙兩顆，乍看七老八十。

起初在宿舍近距離面碰面時，我自然反應地微笑點頭，想不到被他有聲有色地嗤之以鼻，屢試不爽。心想大家無冤無仇，何故無端敵視，滑稽張牙咧嘴，實在不解。難道他由於外貌與實際年齡不相稱而造成心理扭曲，厭惡老齡，刻意與同囚長輩保持距離，以顯代溝？道不同不相為謀，我並不介意老少不相往來，但心裡難免反感，只不過人老世故深，懂得將負面情緒深藏不露而已。想不到假以時日，竟然意外發現他也有近乎人性的一面。

某天晚上暗燈後，他竟然漏著口風地說起普通話來，與對面床的大陸黑工談得非常投契。是剛才猜輸了拳，喝多了水？意外加好奇，我用小毛巾蓋上雙眼，露出雙耳。

原來他爸是電器連鎖店的送貨員，每天加班做足十四小時賺取一萬六千塊來養活一家五口。除了父母，缺齒還有兩個弟弟。他對國內同胞承認加入黑社會只有一個目的：錢！爸爸知道後非常氣憤失望，但黑道上的兒子很快便月入六七萬，無需繳稅，成了主要經濟支柱。他沒有具體說明收入來源，但信誓旦旦地說假如兩個弟弟不讀書而跟他一樣「行古惑」，會將他們活活打死。二弟每隔兩個月來探監一次，三弟則兩年多沒有出現了。

「你爸爸呢？」內地朋友問道。

「去年二月過年後來過一次，」可能以為內地人不知道「過年」在香港指的是春節，補充了一句：「去年春節後來過，轉眼一年多了。」

自那晚上開始，我無法痛快地蔑視缺齒，甚至有些憐憫，於是盡量保持更大距離。

聲浪大個子小的短身惡棍「窟窿」感覺上比缺齒略高，是很難以肉眼確定的差距。他們遠低於平均值的五短身材可能與成長期缺乏營養有關。

他進來的原因是搶劫，有段時期是我的鄰床，但從未打過招呼。他雖然與缺齒同樣袖珍，卻壯健得多，每晚在床上做幾十下側身起坐，腰力不錯，按每公斤算是條壯漢。他很喜歡吸引注意，跟哥兒們吹牛時聲浪特高，迫使全倉欣賞他的幽默感和英雄往事。窟窿小鼻朝天，一口整齊牙齒尖尖的都像犬牙，充滿攻擊意圖，看起來比缺齒恐怖，也更滑稽。

也是某晚上，他罕見地與一名老友正兒八經地細訴家常。難道晚上的監倉有種特殊能量，令白天的小人狼變大孩子？窟窿用溫柔古怪的聲調描述他大姐與姐夫如何疼他寵他，聽起來很不真實，甚至肉麻；到底是個二十歲出頭，專業打家劫捨的成人歹徒哦！窟窿毫無隱藏地誇耀姐夫送給他的摩托價值兩萬，可惜沒開幾次便銀鑄入獄。親情確實可貴！如斯醜陋凶惡的混蛋，在家人眼中居然是個值得愛護的小弟弟。

那晚上我大概自己也有些情緒，偷聽他的親情小品後莫名其妙地流了幾滴眼淚。

翌晨，我大清早起來做筆記，竟然將窟窿與憐憫、慈悲，聯想到一塊。理論上，我完全明白就算窟窿這號小流氓也有好的一面，所以不應隨便批判任何人。然而理論不一定能夠實踐，知易行難是我唯一能夠貫徹執行的理論。再者，窟窿這類人不會輕易向人暴露脆弱的一面。如果不是塘福，相信這輩子也沒有機會偷窺小兄弟的溫情面貌。

小龍與大部分年輕囚犯一樣，比較矮小，但比例平均，身材健碩，面相英俊，粗曠中帶溫柔，放上螢幕的話會迷倒不少無知少女。外表冷漠孤單的小龍，與熱衷引人注意的窟窿和缺齒屬兩個極端。意想不到的，不合群的小龍是塘福下圍「新義安」（香港主要黑幫之一）之友集體推舉的代表，正是我初到五廠時向我介紹情況和告訴我廁紙不夠可儘管開聲的年輕領班。

他由於「走粉」被判七年，認識他時已在石壁蹲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刑期，不久前被調塘福下圍準備出冊。毫無疑問，運毒是嚴重罪行，一失足成七載恨，罪有應得，幸而他尚且年輕，可以重頭開始。操場時間，他從不踢球，通常靜坐一角自修英語，持之以恆的自修極不容易，他似乎做到了。他對我相當友善，偶爾會請教英語，交談中也會吐露一句半句心事。他非常成熟清醒，知道更年輕的人也沒有多少個五年，重新再來的機會大概只有這麼一次，也明白再次融入外面的世界不會容易，況且他下了決心出獄後不再聯絡圈中兄弟，好讓自己重啟人生。這年輕人的三言兩語，令人唏噓之餘也對人性多了希望。我很想表示支持，但不知如何開口，唯有默默祝福。

阿葉與阿年都是商業罪犯。

剛到塘福時，對司法制度的信心陷於谷底，一度懷疑獄中會有大量蒙冤監犯。然而經過較深入的八卦後，結論是冤獄並不普遍。除了阿葉與阿年外，其他囚友都沒有什麼冤

情可言。至於假結婚或替槍代考等違法行為應該如何懲治，則見仁見智。天下間所有人犯法都有苦衷，都認為刑罰過重，一味憐憫姑息也絕非仁政，這方面的拿捏確實不易。

然而經過反復瞭解，再加上多年的商場經驗，我頗肯定阿葉阿年兩位蒙冤入獄的可能性相當高，甚至覺得阿葉被定罪有些難以置信。

兩人都是小商業罪犯。這共同點並非巧合，而是反映了遺留在香港司法傳統中的思想矛盾。強調「小商業犯罪」，因為大集團打官司屬於另類遊戲，另一碼事，另一種玩法。

活人皆有局限，法官當然不例外，而由於他們的出身途徑、階級層次和社交圈子，對商場運作與人情世故嚴重缺乏認識。審判約翰和我的裁判官是個不怎麼生動的例子：他結案時特別提及我的董事會報告和會議記錄中多處字眼相同，令他生疑。哎呀，我的媽！佛祖耶穌青天大老爺！身為總經理的我，每次董事會前都會準備報告和議程，然後基於會上討論和指示在原文基礎上增刪修改，變成「會議記錄」正式存檔。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文書處理軟件面世後，IQ50以上的智人都會複製議程報告原文檔作為修改基礎，當然有不少字眼相同，不這樣做的人才值得懷疑呢！

唉，說不通，說不通，也不可說，諷刺法官要坐牢的。

曾幾何時，英國人為了管理語言民風不同的土著，將洋人審判本地紛爭這混賬安排合理化，說成是避免「利益衝突」的客觀良方，邏輯上與近古歐洲將中國清官認為難審的家庭糾紛交由終身不娶的獨身神父定案是一脈相承。由於歷史原因，香港承繼了這匪夷所思的制度思維。

理論上，不當眾吃人間煙火以避免利益衝突的判官可邀專家作證，然而專家證人不能事無大小濫聘。領教過連最普通不過的「董事會議記錄」亦不甚瞭解的裁判官後，我現在相信就算有專家輔助，假髮官也不一定能夠聽懂複雜的專業意見；這與我沒有能力單憑聽取專業意見來決定一個病人是否應該做開腦手術是同一道理。然而法官在公堂上要顧及形象，一頭霧水也得揣著糊塗裝明白，反正在三權分立之下，任何人也不得挑戰大老爺的權威。

其實「三權分立」弄得好是個足以忽悠老百姓的良性騙局，有日用價值，弄不好則是立法、行政、司法各自攬權的山頭亂局。在此嚴重過時的安排下，法官是封建貴族，高高在上，理論上無所不曉，公正嚴明。時光倒回封建社會的話，這假設還勉強說得過去，古歐洲的民間迷信單純，糾紛相對簡單，而賤民無知，仰望氣定神閒的貴族，口音標準，幽冥權威，字字鏗鏘，儼然真理。然而現代商業社會有自己的獨特幻覺與行業特色，活在平衡小宇宙的法官對個中細節有如丈八金剛，摸不著假髮，卻打死不承認無知，受審者唯有聽天由命。

一般法律精英與小生意人的謀生方式截然不同，思維自然各異，職業病也南轅北轍。庭外的世界，五光十色之間盡是灰色地帶，而經商需要贏利才得以生存，本質唯利是圖；既然想賺錢，從商的就必須深入民間瞭解民欲找商機，平衡風險，變中求財。反之，法官眼中的世界非黑則白，事無大小之分，程序一成不變，加上社交圈子狹小，其中奉承者眾，日常工作又不受監察批評，嗔痴慢疑心容易被寵失控，需要超人定力才能制服。日久，法界與商場——尤其小商場——分裂成兩種平衡幻覺，各自恍惚，是必然現象。他們就算採取相同道德標準，真心客觀尋求公義，亦很難達到共識。

阿葉與阿年的故事其實非常平凡，豪不曲折，但他們尋常的不幸可以發生在任何小商人身上，值得留意。

阿葉畢業於加拿大，有兩個學士銜頭。與他在塘福認識時大概四十多歲，最初給我的印象是孤高寡言。大家都是無黨派人士，後來同枱吃飯，發覺他很有食德，永不浪費一粒米飯，中英語文能力均遠超與他同輩的香港中產。他也是音樂發燒友，由古典莫扎特到爵士搖滾都有研究。他一家四口，人在牢房也經常憂心兩個成長中的兒子。與他吹牛多了，對他的入冊原因瞭解較為詳細。他所涉案件於審判期間經常見報，不少細節大概仍然可在網上搜尋。

橫禍飛來之際，他正在一家上市公司當「項目經理」，負責投資個案，無權指定或購買主要設備，更不能繞過財務部直接付款。這權限安排比較標準，並無特別之處。

公司老闆是個缺乏想象力的犯罪份子，經爸爸、兄弟姐妹和老婆成立了一大堆影子公司，向上市公司高價提供設備和服務。這咸豐年代已嫌過時的屎橋餒主意被揭發後，貪心弱智的葉主席一家浩蕩入冊，當啷之聲不絕。唯一被牽連的外人是阿葉。主審的洋判官是個出名虔誠的教友，疾惡如仇，罪犯就是罪犯，冤假錯了也是罪犯，必須嚴懲不貸。他在司法部長期保持最高入罪率，經他審判而被判無罪的人萬中無一。加上阿葉姓葉，壞蛋主席一家也姓葉，洋大人可能不相信中國有七百多萬人姓葉，超過小英帝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反正這葉跟那葉不是同謀也是同鄉，一律罪有應得，給我通通關起來！

老闆的行騙伎倆相當陳舊，很難敢保證阿葉在日常工作中曾否洞察蹊蹺；然而有又如何？打工仔懷疑老細越軌而裝作不見，事不關己少出聲也屬人之常情。以我之見，阿葉這同姓外人在公司只不過幾年歷史，壞蛋主席更蠢也不會——亦沒有必要——與他分享不軌安排；這基於多年商場閱歷的個人判斷，估計假髮官不會苟同。

倒霉葉被判六年，折後也得實蹲四載，「事業前途」四個字在他的生命中同時消失。這期間，他老婆除了要擔起養家活兒的全責，還要每兩周抽空來大嶼山探望夫君。有選擇的話，我情願做阿葉跽監也不做他的賢內助。

在五廠，阿葉是個一等勤工，專心快手做妥份內工作後自己靜靜看書。他雖然是監躉，卻對同窗囚友興趣不大，堅決保持距離，井水不犯河水。在幾十個犯人當中，他主要只跟兩個人吹牛閒扯：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小龍。

阿年的個案也相當簡單；現實中的犯罪勾當通常都不太複雜。

他是會計專業，與友人合營辦公室配套軟件的顧問銷售業務，拍檔亦被牽連，在另一監獄服刑。阿年與太太是異常投入的基督徒，二十多年前認識了一名教友，成了莫逆。死黨後來替阿年公司兼職推銷，拿到項目分成。2007年的某天，他告訴阿年自己有單生意，需要公司戶口接受信用證，可否幫忙？會計師樓名下通常有一兩家不活躍的註冊公司，可能是合法避稅工具，反正平常。同屬基督精兵，太太又是閨蜜，每星期在教會見面數次，孩子們一起長大，兩家人每年結伴出遊，他能說「不」嗎？再者，死黨教友要求公司代收銀行信用證而不是現金，更無需墊支任何費用，全無風險。這類舉手之勞在小商人圈子常見，小事一樁。

一般來說，我對過分虔誠的教友總有些戒心，口中完美的人早晚將自己逼成言行不一的偽君子，見多了令我對他們的人格小半信大半疑。然而在塘福與阿年早晚相對，朝夕觀察，可以肯定他雖不完美，卻是個真心「沒所謂」的好好先生，絕不會拒絕老朋友如此普通的請求。

原來死黨另與四名串謀人士開設了一家公司。他們偽造多張數目不大，中規中矩的生意合約，再經銀行發信用證給阿年的公司，似模似樣。信用證兌現後，阿年便開票給死黨教友，不大合理地沒有抽取分文「過手費」。匯豐銀行看賬不看人，開始慢慢放心，經審核後批了兩百萬透支額與同謀公司。兩百萬港幣不算大數目，但足以誘人佈局犯罪。大約八個月後的某天，死黨將剛兌現的信用證和戶口餘額提清後人間蒸發。還不止呢！原來他挺有遠見，較早時哄太太將聯名的房子二次盡押來擴張生意；那筆錢也順便帶走了，沒留下一句話，也沒留張紙條叮囑孩子們好好跟隨上帝意旨做人，用功讀書，爸爸有苦衷，他們長大後自然明白，為父者會抽空掛念，阿利路亞，等等。No！此君揮一揮衣袖，將自己的老婆，九歲和十二歲的親生子女，二十多年的死黨阿年與阿年的生意拍檔，還有犯案同黨，集體坑了——絕！死黨消失後，據說有人見過他在廣州拖著美女逛街，看來比以前發福，狀甚逍遙。

銀行最討厭有借無還，匯豐懷疑內部有鬼，於是向廉署報案。

調查後證實銀行內部並無不妥，但阿年與拍檔和死黨的同謀則一律有嫌疑，最終被一鍋端上公堂。死黨的同謀們倒老實爽快，第一時間認罪博取從寬，作供時亦證實他們不認識阿年與拍檔，兩位仁兄只不過被利用，並無參與騙局。哈！綽號「赤柱快線」的法官大人就是不信。赤柱是香港最古老最的大型監獄之一，「赤柱」二字在俚語中代表監

獄，可見此官是寧枉無縱派的中堅分子。阿年案件一共審理了27堂，但早在第二堂時法官已經定了案，說他無法相信阿年與拍檔不知情。官說的話都有記錄可稽考。換句話說，其餘的25堂審訊根本沒有必要，純粹浪費公帑。

阿年打算上訴定罪及刑期，但為了應付一審已傾家蕩產，幸而他的律師罕有地本著買百送一的精神，免費替他準備了上訴申請書，想不到上訴庭竟然接納；在香港的制度下，上訴推翻定罪極其困難，如非有強力理據，上訴庭絕大概率不會接受申請。不過阿年的上訴仍需通過兩大關卡：其一是錢。他要依靠法援律師代表上訴。我沒有親身經驗，但有關法援嚴重無能的閒言閒語甚多。在萬事以金錢衡量和推動的香港，絕對有理由懷疑一切免費服務。其二是教會信眾認為上訴違反上帝意旨，令年太太甚為糾結。為營救夫君而開罪造物主，怎樣也說不過去。眼見上訴限期一天天逼近，太太唯有不眠不休加班祈禱，懇求上帝來個訊號清晰的明確指示。

對中年中產的阿葉和阿年來說，不論判決是否冤錯，最終的懲罰實際上遠超法庭的計算。官司期間，阿年在2009年正式破產，會計資格隨後也被吊銷，不可能重操舊業數豆為生。公司也倒閉了，出獄後的徬徨可以想象。

同樣地，阿葉也因為律師費耗盡家當。他沒有律師義務代辦上訴申請，唯有用監房四寶親手填表寫報告，力陳冤屈。放榜前夕，他被解送荔枝角等待黎明。翌日穿上皺得不像樣的襯衫，結了領帶，戴著手銬，乘坐黑色豬籠專車前往法庭，一路上念念有詞：「世間有公平，世上有真理，世間有公平……」想不到上訴庭內，法官大人無暇現身，老秘書一拐一拐地將大紙皮信封塞進犯人籠，說了聲「唔批呀！」便轉身離去。阿葉用上了手鐐的雙手接過文件，翌日由荔枝角返回塘福。他說上訴庭拒絕受理的論點完全不合理，內容一塌糊塗，不知所謂。我沒有看過，不敢置評。反正他在塘福也無聊，去法庭逛逛也算是打發時間的方法之一吧……

* * *



用來剔牙或方便吸煙師兄；空盒可存放藥膏之類

上帝與黑幫

快六點了……在香港某個具代表性的辦公室內，一天的辛勞理論上早已結束。聘用合約上不是白紙黑字寫明工作時間朝九晚五嗎？可惜合約亦鄭重聲明自願加班沒有補貼，由律師撰寫的條文用字精準，滴水不漏，自發行為，死而無怨。唯有將桌上的紙張翻來覆去，繼續與屏幕上的數字鬥爭，頻頻移坐換姿，以深呼吸代替嘆息。幾天沒有洗頭的主任很專心地復核眼前的數據，心無旁騖。他並非家中缺水，而是下班太晚，洗頭怕睡前乾不透惹頭風，用風筒又怕掉髮。就只剩這麼一百幾十條，每一絲半縷也得珍重，盡量熬到星期天吧。然而頭皮會出油，隱隱發臭……

突然間，新來的小伙子大嘆一聲後站起身來，凝視桌面上的謎團片刻，自言自語一聲「明天見」，然後大步邁向門口。大夥兒毫無反應。靚仔肩上沒有房貸，暫時勉強瀟灑，過幾年再看看吧。主任抬頭掃了他的背影一眼，沒有表情，沒有表示，繼續低頭搬弄紙張。加班是自願的，所有員工都有準時下班的自由。而在心裡打記號以作年底發獎金時參考之用，則是他身為主管的職責所在。

時間無聲無息地過了去又兜回來，將辦公室團團包圍、壓縮，越包越緊，直至最後一滴空氣被擠出，直至裡面的人臉色發藍。

五廠乾脆老實得多，下班就下班，沒有任何拖泥帶水的表面功夫或心理壓力。

時辰一到，阿Sir當即喝令犯人交回工具，全體同囚應聲停工，剪了一半的線頭也得半天吊等待明天；明天是星期天或法定假期的話，更要多等一兩天才被徹底了斷。各人拿起永不離身的膠兜和隨身包包排隊外出，循例搜身後懶洋洋地摩擦著前往操場的水泥小徑，準備放風。懶洋洋只不過監房風味，並非被強迫勞動一天後的疲態。

操場被蒼翠挺拔的樹木、陡峭弄人的山坡、遙不可及的灘頭和無所不在的鐵絲網包圍，風景怡人，漂亮得令人惋惜——惋惜被困的人都無心欣賞。

操場入口的左方有個鐵皮棚頂，吊掛著兩部電視。繼續往前走幾步是個小型混凝土足球場，足以舉行七人球賽。球場左側的遠方是個高出了幾級的大平台，擺放了乒乓球桌兩張，康樂棋兩圍，和小沙丘似的「白飯魚」布鞋一大堆，有本領在其中找到兩只同碼左右腳的話，穿上踢足球或繞場緩跑總比穿拖鞋舒服。平台與棚頂區之間是一段陡峭山坡，坡上佈置了幾捆帶刺鐵絲，之上有大樹數株，居高臨下，不可一世，其實只不過粗野細葉榕，並不稀奇。視線穿越操場右端的重重圍網，眺望遠方，會看見美麗的塘福海灘——海沙與咸水各一大片，默默無聲。

鐵棚之下，三數囚徒坐在硬凳上看電視，音量一如慣常調到頂點。平日電視箱裡負責表演的是日本怪獸和金髮綠眼或綠髮金眼的機械人。週末的兒童節目沒有日系怪獸，只有一群由五到三十歲的人形哇鬼。兒童節目乍看只有噪音，沒有內容，比我童年時所看的還要差勁，是社會退步的又一實證。

年輕犯人在操場中央追球踢，較年長的師兄循著周邊散步或緩跑。我偶爾也會與囚友結伴散步，眼看球賽，耳聽師兄，各有各精彩。小師兄們每天操練，球藝不錯，與外面白天加班，深夜不眠看英超的蒼白球迷不是一個檔次。

沒有被邀散步的話，我會在入口附近，面對圍網站樁和做些簡單瑜伽體式，拉筋活絡。重重網陣中有幾十個皮球，部分已經洩氣，甚至長滿青苔。操場是小院高欄，被大腳誤送出界的足球，囚犯當然不許越欄拾回，而撿球又不入獄卒的職責範圍，導致界外皮球由於別人失足而淪落咫尺，可望而不可拾，遽然由眾人熱烈追逐的目標變成無人理會的非正式垃圾，在鐵網之間漸漸洩氣，苔痕附體，在無人地帶形成一種隨機無奈的行為藝術，有些抽象，也有些諷刺，可惜沒有知音，直至我這老頭出現。我站樁時會注目一個棄球來幫助集中，雖然效果甚差，聊勝於無。站樁類似靜坐，很容易被妄念劫持，不自覺為人生意義，命運角色等二三十萬年內保證沒有答案的問題傷腦筋；雖則無聊，但坐牢的人假借哲學度光陰有悠久傳統，中外如是。

有一點我無法明白：阿Sir們似乎情願在煙霧瀰漫喧嘩嘈雜的飯堂坐硬板，也不大願意帶隊往操場呼吸新鮮空氣。只要天色稍有微風薄雲，領班獄吏便會取消操場放風，留大家在飯堂看電視講粗口。咕嚕則會拿出衛斯理或小聖經重讀，埋頭字裡行間，尋找救贖玄機。

雖然天天自修聖經的只有咕嚕，獄中宗教班卻甚受歡迎。宗教除了對身陷囹圄的倒霉蛋有鎮靜作用，在工作時段舉辦查經聚會也有一定的賄賂效果。五廠工作怎麼看也不算辛勞，但逃避工作是人性，監犯當然不會例外。而師兄們除了借宗教班曠工，還另有隱晦目的。

幾位經驗豐富，熟悉懲教運作的師兄都曾經好心勸我參加宗教班：「聽耶穌，唔使做，有糖派，第日申請保釋仲有分加，咁著數嘅嘢唔參加就笨柒，對唔住自己！」有糖

派有分加，有助保釋，這不是賄賂是啥？要知道，吾乃行賄犯，並非受賄人，不能顛倒角色，況且幼承慈訓，免費糖果不可吃，也會爛牙。衷心感謝師兄好言相勸之餘，決心憋在五廠縫紉而不聽上帝之言。如此心明大義，相信耶穌在天之靈亦會撐我。再者，跟教徒辯論聖經是我稍微缺德的愛好之一；經中不合情理自相矛盾之處多不勝數，是超越邏輯與人性的難得佳作，隨手一頁便有大量值得質疑批判的過癮資料，以這心態查經問道，對導師對自己都有危險，活活氣死了導師不但無助假釋，更可能被罰加監。如此高風險成本的事情絕不能幹，想也不該想。

此生注定與教會無緣也罷，想不到親自開口申請加入黑社會也不成功，被老叔父「曾叔」一口拒絕，理由是年紀太大，讀書太多。唉，曾叔有所不知，讀書多少不能光看學歷，實際吸收率也算進去的話，我可能只讀過兩三年書。年紀嘛，倒真的是個問題。

曾叔大概六十出頭，是五廠中最年長最有資歷的囚徒，身懷大肚腩，側影像個孕婦。可能是緣分，也可能是年紀相若之故，他一開始便特別照顧我，間中會邀我一同散步，用濃厚的潮州鄉音回述一些江湖趣聞。初次交談時他便贈我巧克力一塊，還告訴我：「的靚仔有無搞你呀？有麻煩話我知啦！」

我急忙澄清：「無無無！大家都好規矩！」

假如有人在中學時期的操場跟我說同一番話，我會認定他想踢我入黑社會，但曾叔百分百沒有這個意思，完全出於好心，非常感恩有他這顆定心丸和巧克力。在塘福，巧克力是無上珍品。

他是半文盲，我唯一認識連一個英文字母也不懂的人。由L2倉被調E1後，他告訴我新宿舍的英文字頭好像書架，數字是1，然後用手指在我掌心划了個E字。

在香港，每人一生只能有一個囚號，入獄一百次囚號也不會改變；曾叔的囚號只有五位數，由此可以估算他首次入冊大概在上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大部分塘福的獄卒和犯人都尚未出生。曾叔單憑這囚號便足以教人側目，勝於在大學校園多掛幾個博士頭銜，然而曾叔沒有作威作福扮叔父。他不像教父，更像漢化後發了幅的彌勒菩薩。

衝鋒陷陣的粗活早已有人代勞，所以他很久未嘗鐵窗風味了。這次進來的原因是警察不知怎的「無端端」到他家中搜查，發現他女友收藏的小量毒品。曾叔為了保她，自己認了上身。差人怎會無緣無故上門搜查呢？不宜多問。反正曾經英雄過的老人家被年輕俗氣的女子拖著鼻子逛街倒是常見現象。

熟絡後，某天閒談中隨口問曾叔年輕時所犯何事入冊。他笑得像個孩子地回答道：「誤會啫！」

那當然！所有人入獄歸根結底都是一場巨大「誤會」。曾叔的答案言簡意賅，包含不少人生哲理，我當下頓悟，沒有追問下去。

自從荔枝角的加大碼膿瘡後，相對輕微的皮膚問題時有出現。曾叔見我將藥膏儲存在火柴盒，便給了我一個很細小的塑料盒，非常精緻，愛不惜手！

塘福的光陰像慢鏡下的火箭，很難斷定是快是慢。個多月來度日如年，回看卻只不過轉眼之間。不經不覺到了復活節，為了紀念耶穌被釘十字架，五廠休息。我是耶穌的話，對這血淋淋的節日肯定百感交織。當年今日，自己早餐未吃便遭鞭撻虐待，一直捱到差不多日落才被上架晾乾。如斯慘痛的日子，雖為上帝之子亦不堪回首，世人卻放假慶祝，餐廳熱賣火雞，小孩四處尋蛋，好不開心；教友們更頸掛十字架，互祝「復活快樂」，是反諷？無知？幸災樂禍？人心難測，相信連法力無邊的耶穌也捉摸不透。

反正不用開工，午飯後直接由飯堂前往操場。誰料站樁不夠十分鐘，阿Sir便喝令歸隊。應該還有最少一個小時哦！抬望眼，天色晴朗，四野無雲，氣溫適中，完全沒有返回飯堂踏監的理由。日系機械人才剛開始過招，現在離開，觀眾們如何知道這場惡鬥誰勝誰負呢？唉，命令就是命令，無需多言，排隊吧。

原來並非返回飯堂。眾犯人來到通往上圍的石階前坐下，似乎有表演節目。

師兄們談的談，笑的笑，挖鼻屎的挖鼻屎，像小學生。突然心想，會不會重演我們因工錯過了「群貓弄鼠」呢？亂想之際，三個歡天喜地的成年人蹦蹦跳進中央的空地舞台，一言不發，沒有介紹，唱起歌來；隆隆結他聲中，除了「哈利路亞」之外，如何留心歌詞也聽不出所以然。

一曲唱罷，三人組的領隊興奮地介紹他們是基督徒，很高興今天能夠在這裡跟眾兄弟一同慶祝這特別的日子。他跟著話鋒急轉，要跟我們分享故事。聽故事我倒有些興趣。說吧，兄弟。

話說他曾經看過一部非常感人的美國電影，情節大致如下：一名教授與一個鐵了心要自殺的女孩串通，將她的死擺布成被教授謀殺，他結果被執行死刑，死了。故事完。

觀眾們面面相覷，明顯疑惑甚於感動。

且慢！還有下文，原來教授故意安排這場誤會是另有目的。他強烈反對死刑，希望利用這冤案證明死刑可以錯判，但死者已矣，任何人都無法挽回，所以死刑不好。故事真完。

嗯，原來如此……

領隊很滿意地望著石階上的愕然，含笑不語。要說的都說了，此時無聲勝有聲。他讓聽眾花足半分鐘去消化這感人情節後，才施施然地揭曉更深一層的寓意：「各位囚友，相對於耶穌為拯救我地而作出嘅犧牲，呢個教授嘅犧牲簡直係小巫見大巫！」說罷，功德圓滿地咧著嘴笑，一邊用手指梳頭，大概順便檢測頭頂有沒有多了個暖暖的光環。呃！說時遲那時快，他突然向大家鞠躬，然後二話不說，蹦蹦跳離開表演平台。此君像亂了碼一樣，來也瘋瘋，去亦瘋瘋，非常人也。

全場沒有掌聲。趁著冷場將故事在心裡重溫一遍，以便稍後做筆記，但我擔心無論如何平鋪直述，不在場的人也會覺得難以置信……

正當猶豫之際，另一位傳教士跳進舞台，基督徒似乎比普通人更有彈跳傾向。

他開門見山地承認自己本來是個壞人。

「有幾壞呢？」他高聲發問，然後沈聲回答自己的問題：「好壞！」壞得厲害！「你地未有耐夠我壞！」

對著一班底細未明的囚犯誇自己比他們都壞，老實說稍為魯莽。究竟如何無法無天呢？且聽先生慢慢道來：「我曾經打算火燒教堂，放火燒一個無仇無怨嘅教堂！你諗諗有幾恐怖！」他攤開雙手邀請我們想象這恐怖無稽的心理狀況。乍聽之下，分明是一起精神科個案，雖則恐怖，卻不稀奇，屬心理醫生的專業範疇，與宗教沒有直接關係。

然而患者認為有關係！

「跟住！」他霹靂一聲，將我從白日夢中驚醒過來。「我聽到耶穌把聲，叫我唔好燒聖堂！我於是懸崖勒馬，從此做個好人，永遠都唔會再想燒聖堂！」

嚇？就這樣？好耶穌！沒有轉彎抹角，故弄玄虛，直截了當叫他不要火燒教堂，果然有效。

很想建議阿Sir抓這位傳教達人驗尿！非常好奇耶穌勸他改邪歸正時說的是阿拉姆語還是港式粵語，而此君大徹大悟之前，如何能夠當下認出主耶穌的聲音……心知永遠都不會有機會就此合理問題發問，算了吧。

故事講罷，他開始唱歌，歌詞大致形容耶穌如何拯救在罪惡邊緣遊蕩的縱火狂人。這位回頭是岸的潛在縱火犯歌聲極差，嚴重走音，卻不乏娛樂性。然而我不知怎的，很想逃避這眼前的一切，害怕看下去會精神失控。

與上一位表演者一樣，唱完便走，沒有道別，沒有謝謝各位捧場，沒有揮一揮衣袖。

下一位蹦蹦跳出場的接過麥克風後，劈頭便說：「噏！各位親愛囚友，今天是復活節，係嘛？」

應該如何回答如此多餘的問題呢？大家都想不通，便禮貌地沈默。隱約聽到有人喃喃自語：「丟，玩邊科呀？」我似乎並非唯一感到困惑的人。

「噏！」又噏？噏乜呀，哥哥！心裡開始有些無明煩躁了。他提高聲線繼續說道：「你地知唔知復活節與耶穌有關呢？」

在這非關鍵的無釐頭時刻，有人低聲自言道：「丟，講咁多托咩！派糖啦！」哎呀，說那麼多幹嘛呢？派糖果吧！

「噏！各位親愛嘅囚友，你地知唔知仲有的乜嘢節日同耶穌有關呢？」

觀眾們基本上沒有反應。幾位親愛囚友開始打盹。

「噏……」教友哥哥正準備重複問題，觀眾席上突然有人喊出答案：「鬼節！」

哈哈！笑死我也！

哎呀，驟然從片刻恍惚中清醒過來，發覺剛才喊「鬼節」的人竟然是自己！

眾人眼光集中於我，無可抵賴。剛才明顯鬼上身，錯不在我。年過半百的人，怎會開這玩笑呢？不合理！沒可能！傳教先生，請問會驅魔嗎？可否麻煩閣下幫個忙……

主理獄卒盯著我，雖無惡意，譴責盡在不言中。

立即佻笑認錯，低頭不語，然而觀眾的熱情已被我無意中激發，一下子難以收拾。古惑仔說到底都是古惑之人，立刻掌握了重點，爭相作答：中秋節！端午節！電影節！之聲此起彼落。

難得有人欣賞支持我的無釐頭惡作劇，令低著頭懺悔的我暗暗感動。假如這一幕發生在企業大會中，絕大部分受過高深教育的同事都會一頭霧水。好心的甚至會當眾糾正我的無知：「James，有無搞錯呀，係聖誕節呀！」

坐在身後的曾叔笑得很開心。

我轉過頭來對他說：「曾叔，看來我唔適合教會，不如你收我入黑社會啦！」

他毫不猶疑地回答：「丟，你咁卵老，又讀咁多書，收你來做乜呀？」

就這樣，他果斷拒絕了我的入會申請。

阿Sir眼見大家越來越興奮，恐怕場面失控，便高聲喝令眾人肅靜：「喂！靜的呀！」隨即用責備的眼光又掃了我一下。我立即再次低頭表現無辜。

台中央的福音推銷員似乎沒有被混亂分心，甚至沒有察覺到我們集體狂喜了兩分鐘。他提高聲線——很多男人在表達愛意、慈悲、同情、憐憫的時候，都喜歡模仿女性聲調來強調溫柔——說道：「係聖誕節呀！」

「哎呀！哎呀！」幾位小流氓用手掌猛拍前額，恍然大悟。

就在這時，樂聲再起，哈利路亞！

偷看了獄卒一眼。似乎已經忘記了我的惡作罪行。

贊頌歌聲消停後，推銷員派給我們每人一張表格和幾支短鉛筆傳著用：「噏！你地隨便剔個答案，剔完有糖派，哈哈！」

逗狗似的施捨態度——噏！有糖派呀，還不叩頭拜謝？——極為無禮，非常討厭，完全不考慮他面前是一群來自三山五嶽下九流，一時火氣可以將他化為灰燼的壞人。誰知囚友們絲毫不介意，個個滿心歡喜等派糖，現場充滿聖誕氣氛。我趁機提醒自己人在監牢，兼有搞事之罪在身，萬萬不可一錯再錯，要乖乖地跟大隊領糖。

不過糖果暫時只屬憧憬，實現的先決條件是填表格。

別哪一項好呢？細看之下，所有選項除了字眼稍微不同，基本上異項同歸，萬變不離其宗，最終都是參加宗教班，落入救贖陷阱。

- ☐ 我立志悔改相信耶穌
- ☐ 我重新決志歸信耶穌
- ☐ 我願意參加 ☐ 宗教班 ☐ 被探訪
- 諸如此類……

香港基督教會一回應表

（可作項選擇，在□加上✓號） ..

☐ 我立志悔改相信耶穌

☐ 我重新決志歸信耶穌

☐ 我願意參加 ☐ 宗教班 ☐ 被探訪

☐ 我願意參加生命之光聖經函授課程

☐ 我想與貴會書信組成員通信

☐ 我想收閱「中信」月刊 ☐ 繁體 ☐ 簡體

☐ 其他_____

姓名_____ 編號_____

期數_____ ☐ 廣東話 ☐ 普通話

今天毫無疑問撞了邪。既然魔鬼上了身，反抗也是徒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趁混亂將表格悄悄塞進口袋，耶穌不知魔鬼不覺。我非常有遠見地知道，將來有機會回述今天所見的話，需要有些實物來證明這超乎常理的事件的確曾經發生，並非幻覺。

朋友圈中其實也有幾位虔誠基督徒。他們除了對「存在這回事」的概念過於簡潔之外，其他方面大致正常。反正在我認識的大量荒誕智人當中，不論有沒有宗教背景，亂碼程度都遠遠不及這幾位派糖使者。禁不住猜度個中原因：可能正統傳教士比較精明世故，知道跟古惑仔講耶穌的成功率偏低，就算成功也難望捐獻，何不做個順水人情，讓幾位熱心異類用他們獨特的一套誘捕在囚靈魂呢？我真心覺得這幾位教友需要找個精神科專家詳細檢查……呃，難道他們已曾就醫，而專家建議他們組團探監來提升自我價值？反正他們可以在囚房之內盡情荒誕而無需顧慮後果，甚至不用擔心惹來批評。囚犯

的時間也不屬於自己，可有可無，沒有浪費時間的顧慮。假如探監傳教真的有助他們康復的話，也算一番功德。

瞥見那位曾幾何時想燒聖堂的前任壞蛋站在一旁，抱著結他，獨自仰天微笑……

派糖使者拿我們開心數輪後，終於將一大袋「可樂糖」派發給各位親愛的囚友。

回飯堂後，零食交換機制隨即生效：一切糖果餅乾，香煙雜食都有市價兌換率。從未聽聞的可樂糖瘋狂甜膩，氣味像宴會過後擺滿一桌的汽水空瓶。我將剩下的全部贈出，希望以慷慨感動上帝，博取福德。

稍後做筆記時，心裡總覺少許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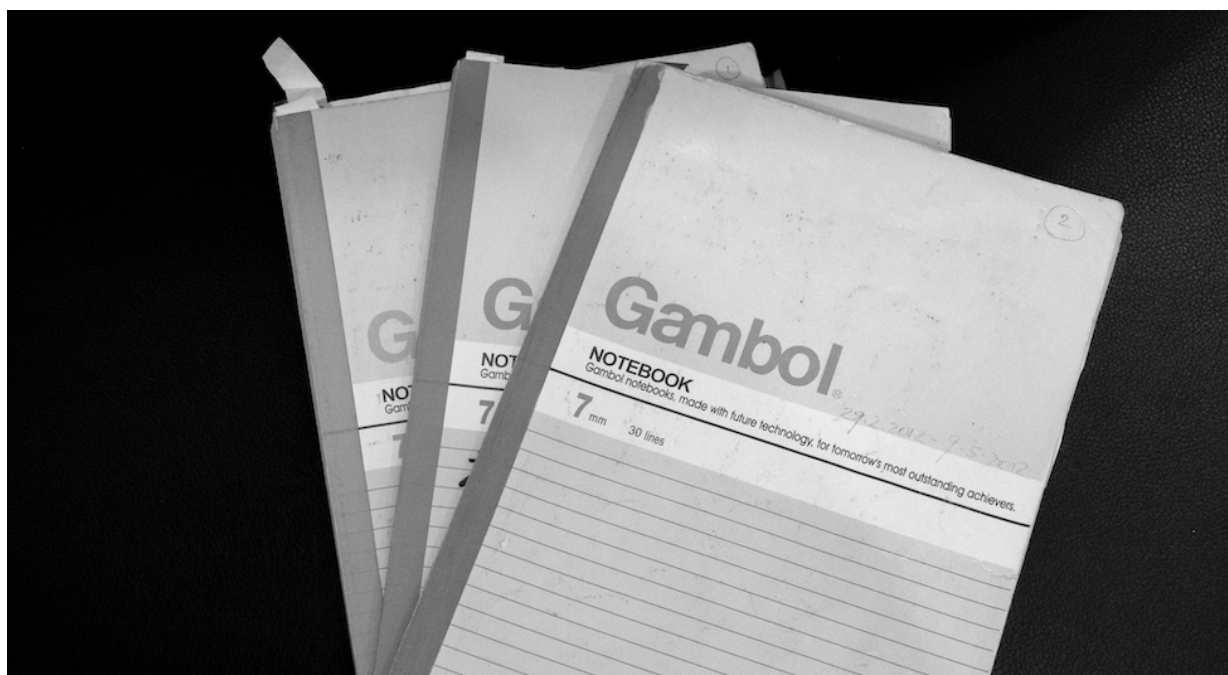
幾位教徒所贈糖果雖然味道怪異，然而囚友欣賞，也算善舉。這一番好意我不但不領情，還諸多嘲諷，似乎不近人情。再者，嘲笑殘疾人毫無疑問嚴重缺德，違反普世價值，譏笑痴線佬何嘗不是呢？他們的戇居古怪背後一定有其成因，大概是另一番值得同情的不幸。

復活過後，我仍然為此事重復反思。

不少身陷囹圄的人都需要精神支持。宗教人士到訪有助於此的話，功德無量，值得贊揚。然而絕大部分犯人都曾經滄海飽歷風霜，經常被命運這匹瘋馬拖在地上狂奔。他們可能罪孽深重，貪嗔痴慢疑五毒攻心，然而環顧四周，誰個不是呢？為何現實對他們特別嚴酷，赤裸裸硬邦邦，寸步不饒呢？種種不解、怨恨、憤怒，在他們心中形成的死結，並非扎扎跳的唱誦和小三程度的寓言所能開解。無釐頭的傳道甚至會加深他們對主流社會的疑惑，適得其反。

由於歷史原因，監獄探訪主要由基督徒承包，這傳統也值得檢討。表面甚受歡迎的聖經研讀班，其實很大部分是犯人憑經驗知道查經有助假釋。

對囚友們有些瞭解後，我相信道、佛、儒等本土精神文化，稍經包裝後，可能對犯人更有實際意義。某天下午，我站樁時聽到幾位年輕師兄夾雜著廣東粗口討論靜坐修行心得。其中一位曾在借來的書本上得到一些啟發，與哥兒們分享後大家竟然都感興趣，就這樣開始了共研共修。幾個二十出頭的小混混在獄中探討靜坐冥想，實在意想不到，有幾分超現實感，所以印象深刻。更想不到的是這次的無心窺聽，竟然在心中埋下了種子。離開塘福後不久便開始學習靜坐，轉眼十年有多，每天修習，極少間斷，也算是非一般的機緣。



寫滿了三本「屬於未來」的筆記本

文化監倉

監獄的委婉名稱是懲教中心，顧名思義是懲戒與教育並重的設施，禁錮違法分子以茲懲戒和防止作惡之同時加以輔導改造，助其洗心革面，刑滿之後重新做人，貢獻社會。然而在現實世界中，禁錮容易改造難，何況懲教官僚都不是教育家或心理輔導專業呢？結果監獄仍然是監獄，監禁乃懲處古方，簡單直接，教育則有名無實，起碼官方教育如是。囚犯之間的非官方交流學習是另一碼事；部分犯人在獄中結識同道中人，擴大視野，伸張網絡，讓明天的自己壞得更聰明有效，世界做得更大，是屢有發生的難防現象。有人諷刺監獄是罪犯的「深造中心」，並非全無根據。

然而對少部分囚犯而言，牢房確實不失為觀察、反思、閱讀和寫作的好地方，偶爾會對人類文化作出貢獻。不少歷史人物若非被抓坐牢的話，可能沒有條件專心完成流芳之作。

馬丁路德金博士於1963年在伯明翰監獄寫的公開信「黑人是你的兄弟」，是美國民權運動的主要文獻之一，民權運動的星星之火，最終改變了美國對種族歧視的官方態度，改口徑換包裝，甚至成為口頭上最堅決捍衛種族平等的國家，亦種下了金博士五年後被「公開處決」的禍根。

南非的曼德拉坐了二十七年牢，聚積了大量資料，為出獄後著書立說打下基礎。

說到坐牢寫作，誰也比不上十八世紀的法國貴族薩德侯爵。薩德先生輕拂的戀屁癖與深沈的性變態聞名於世，一生中有二十九年在監獄或瘋人院度過，寫了近五十本小說和劇本，著作等身。故事中人的反常傾向均來自作者的個人經驗，也算著作等己。

馬可波羅的遊記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讀過，卻都有所聽聞。馬可並非舞文弄墨之輩，假如命運沒有安排他在熱那亞（Genoa）與來自比薩的作家魯斯蒂謙同時跼監的話，這本甚有歷史價值和爭議性的巨著大概率不會出世。

在監獄寫書的文豪多的是，只懂用字乖巧便自詡天才的小聰明王爾德由於斷袖分桃而入住十九世紀的英國花廳。大文豪寂寞的心在獄中見到耶穌，卻未能大徹大悟，始終因為思念情人勳爵而煩惱不堪，愁緒不斷，於是揮筆成書，寫了長信「自深深處」，自我感動一番。

真天才蘇軾由於亂寫詩詞入獄，但最終巧妙地寫了兩首絕命詩給弟弟和家人，成功感動了審查的皇帝而獲赦免。李白師兄沒有東坡居士的修為，自由自在時喝了兩杯豪氣干雲，一旦銀鐐入獄便立即收聲，更莫論冒死作文寫詩了。

反正在囚人士的著作古今中外都不少，監獄絕不是理所當然的文化沙漠，連塘福這小監倉的圖書館也藏書豐富，是意外收穫。被上市公司控制的美國私營監獄，對囚犯提供多樣服務，如向沒錢買牙膏的犯人提供高息貸款等。他們大可考慮增設出版部門來擴大財源。

在塘福的飯堂和宿舍，看書寫字的人不少於大學校園。最受歡迎的閱物是本地八卦報章娛樂版；只要有人出錢，任何報章都可進監，但有關足球賽馬結果等部分會被抽起，以防賭博。政治新聞當然不受審查，然而一般的假新聞真宣傳對自詡古惑的江湖中人作用不大。他們對政治新聞要嘛沒興趣，要嘛審慎懷疑。黑幫由於職業所需，對虛張聲勢與吹牛哄騙有一定的認識，明白說一千次的謊言仍是謊言，重復越多越可疑，語氣越肯定越不可信，有關敘利亞的電視新聞是個好例子。在街頭混的人這方面比企業太監小中產精明得多。

塘福圖書館並非四眼師兄雲集，鴉雀無聲的實體書樓，而是一個憑書單預訂的借書功能。訂閱後，負責圖書館的師兄會將訂書親送五廠，順便將到期借書取回，每週一次。如此貼身的上門服務並非普通圖書館所能相比。圖書館的藏書意想不到的豐富，除了流行叢書，也有不少古典文學和近代西方文豪如斯坦貝克（Steinbeck）、赫爾曼·黑塞（Hesse）等的大作。其他有關歷史、哲學、道佛儒等的書籍也很多，刑期不太長的話，幾年內無需翻看。很多藏書原來都是往屆師兄遺留的，令我不禁猜想曾經被囚於此的人物背景。

自小喜愛閱讀和寫作，但後來本科理工，退休前參閱紀實或論述書籍居多，很少看小說。偶爾會書寫一些人生感想，志在宣洩自娛，極少與人分享。憑空構建幻境的本領，只能每年幾次在董事會議上發揮。在塘福看完斯坦貝克（Steinbeck）的「人鼠之間」後，才驚覺自己一直錯過了這感人故事。雖然我一般來說並非美國文學的粉絲，但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是我非常欣賞的作品之一，看完後沒道理不繼續發掘他的其他大作；大概是整天加班無事忙的後果吧。

另一意外發現是粉絲滿天下南懷瑾老師。退休後對傳統中華智慧，尤其道家思想，興趣漸濃，有空便硬著頭皮研讀。南懷瑾的大名聽聞已久，卻一直無緣拜讀，可能早期誤以為佛教是「宗教」，而南老師經常宣講佛教，所以由於偏見而錯過。

然而我對宗教缺乏興趣是基於長期接觸，並非盲目偏見。由幼兒班到中學畢業所就讀的多間學校都是教會所辦，原因並非我來自宗教家庭。恰恰相反，我在小五那年由於聽

多了老師講地獄，患上隱秘性神經衰弱，怕死後被永恆之火燒烤，決定受洗入教。誰料先父敕令不足十八歲的孩子不許皈依任何宗教，十八歲後喜歡信啥與他無關。當時難免失望，後來才知道這家規有多明智。與宗教人士的多年相處，最終令我對教會的看法發生180度改變。

歷史遺留給香港的一個問題，是遠超大半的學校都是天主或基督教會所辦，教育系統幾乎被全能的天父獨家壟斷，所謂「名校」更百分之九十以上隸屬梵蒂岡或市場上多不勝數的基督教會，與神權國家無異。他們表面上不排斥道佛儒等中國文化支柱，卻有心無意地在學童的心中種下偏見，蔑視「古老落後」的中華文化，覺得身為中國人非常尷尬，有充分理由自卑。那年代，經常聽到小同學們驕傲地「吹噓」自己的中文不過關：「哎呀！我的Chinese好水皮㗎，嘻嘻！」奇怪的是，絕大部分慶幸自己Chinese好水皮的人，英語也很水皮。這洗腦過程說來話長，反正我覺醒後一直對宗教有戒心，直到年過中年才逐漸認識到佛道其實都是超越紅塵俗世，自然無神的宇宙觀，儒家更是徹頭徹尾的入世行為守則，子不語怪力亂神。被籠統歸納為宗教的儒釋道，都沒有人格化造物主的角色，與西方傳統religion是兩碼事。

南老師以生動手法連貫古今，用簡明的現代語言激活了晦澀的古籍，指出了家傳戶曉卻不明甚解的傳統智慧。離開塘福後一口氣看了他十多本書，得益匪淺。南老師知古察今觀未來，早在七十年代預見個人和集體精神病會在二十一世紀取代癌症成為人類最嚴重的健康問題。他的預言明顯已經應驗，只不過大部分人都痴線的話，本來就沒有明確界線的「神經病」會跟隨社會的恍惚而浮動，不斷調整標準而已。

在獄中看「金剛經說什麼」時做了不少筆記，有幾分醍醐灌頂的幻覺。閱讀南老師才知道佛陀很多的啓示，如三千大千世界的概念；又如佛觀一碗水，八萬四千蟲等兩千多年前看似無稽的胡言，都被近代科學逐一證實。釋迦牟尼可能是無神論者，卻也是千古神人。老想不通的是：他當年說這些弟子們無法理解的宏觀微觀自然現象，目的是什麼呢？難道想用一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來證明現實非如肉眼所見？

看完「金剛經說什麼」後，隨即借了赫爾曼·黑塞的「悉達多」來讀。說不定遙遠的老外可以假借距離揭開廬山真面目？「悉達多」是個不錯的小故事，看了令人舒服，可惜沒有什麼領悟。

無意中聽到年輕師兄討論冥想靜坐後，從圖書館借了索甲仁波切的「西藏生死書」，首次接觸有關打坐的基本常識。離開塘福後不久，偶然在群眾壓力下參加了一個「禪七」打坐班，想不到之後每天練習，至今極少間斷，轉眼十多年。索甲仁波切對付妄想雜念的方法很獨特。一般人都知道打坐時察覺妄念便立即放下，放下之後雜念又會重現，沒完沒了。索甲仁波切教我們不要抗拒，放下一個雜念後要一心等候下個念頭的出現。能夠專注觀想念頭生滅的話，自然心系一處，不覺入定。妙！

在「西藏生死書」的札記中，於標記5.18頁處抄下了伏爾泰的名言：After all, it is no more surprising to me to be born twice than it is to be born once. 對伏爾泰來說，輪回再生與只活今世同樣不可思議，並無分別。的確如是！如此明顯的事實，很多人卻視而不見，認定渺小得無法形容的人類「科學」是揭開無窮奧秘的不二法門，自大狹隘得完全失去比例；這可能是導致科學過去差不多一個世紀來在原地兜圈的原因。無論人們喜歡與否，接受與否，科學發展到某程度之後，再上一層必定是所謂「玄學」。

一向愛讀嚴謹的歷史故事。在塘福讀霍赫希爾德（Adam Hochschild）的 King Leopold's Ghost（利奧波德國王的鬼魂）時令我感覺最震驚憤怒的除了利奧波德王和他手下的變態凶殘外，還有十九世紀末歐洲社會的整體冷血和虛偽。今天的世界，外表完全不同了，然而人心有變嗎？總括來說是本好書，值得推薦。

本著同聲同氣的同鄉熱情，對香港的土產著作自然特別好奇。

買辦世家子弟洪承禧（John Hung）的 Master of None（只有英語版）是我第一次看有關坐牢的自傳；若非自己跽監，恐怕至今也不會找這類書籍閱讀。由於作者也算是香港土生土長居民，亦同樣是中老年入獄，很想知道他的坐牢經驗和感受。

洪承禧的外祖父是早期香港立法局首席華人非官守議員羅旭龢太平紳士。重復朗誦外祖父的頭銜，可以感受到作者家族的氣場，也解釋了為何他內容空泛的大作在買辦文化圈與外國記者俱樂部不乏捧場客，甚至有些口碑。Master of None的主題是作者的跽監經歷，但東拉西扯都離不開吹噓他自己無所事事的優越人生，介紹坐牢體驗的章節很少，也很敷衍，無需一天便看完全書。起初以為書名Master of None是作者自謙一事無成，看完才明白原來有家族本錢讓自己啥都不懂，庸碌一生，是值得炫耀的特權。

可惜地位與權力通常不會「直接」帶來財富。有天賦特權的人，不善於利用自己的地位的話，很容易覺得錢不夠用。洪先生由於身為當時英王御准賽馬會的遴選委員，收取了港幣40萬貸款作為協助他人獲得會籍而淪為階下囚。作者為此花了不少篇幅鳴冤，大意是全港都知道有渠道有關係的話可以買會籍啦，為何偏偏選中我呀？不公平哦不公平！哇哇哇！

嗯，縱使貪腐情況真的如此惡劣，明目張膽也會影響其他有頭有臉的人發達，因而惹禍上身，就這麼簡單。Master of None洪先生大概長時間缺乏動腦筋的壓力，忽視了現實。老實說，這書令我失望，坐牢看也嫌浪費時間。

另一本地著作是名牌「上海灘」的創辦人，時尚大亨鄧永鏘爵士的中文書「反寸世界」。永鏘爵士同樣出自名門，是鄧肇堅爵士的孫，抱著金痰盂出世。然而與洪承禧相比，鄧永鏘在商界長袖善舞，頗有成就，除了經營名貴雪茄和高級餐館外，更將沒落了差不多整個世紀的中式設計成功推回國際時尚舞台，值得點贊。他的大作前半部指出了一些社會醜態，譬如將自己與名人在公共場合的生硬合照高掛辦公廳等，幽默諷刺，看

得過癮。想不到後半部的重心轉移到作者自己時，竟然會犯相同錯誤，有些可惜。呃，鄧爵士並非憑空亂吹，書中不乏插圖為證：看！一個個好萊塢巨星與他身穿名牌短褲背心，腳踩昂貴人字拖，你手搭我肩，站在私人飛機前留影，笑容滿面，牙齒賊白。更厲害的，是英國爵士大衛·鄧永鏘坦言自己有查理斯王子的手機號，隨時一鍵接通：「嗨，查理斯嗎？阿鏘呀，最近忙的乜呀？」

白雲蒼狗，王子已成查理斯三世，爵士亦早已升格，在天宮與亨利八世赤腳喝茶吹水，暢談離婚之道了。

* * *



終於等到了上訴聆訊通知書

程序公義

此書的目的並非記載冗長沈悶的審判過程或努力自證無辜。對我來說，無辜與否只不過主觀印象，意義不大。在現實世間，假如一個飽受官司蹂躪的人最終被判無罪，定會有人慶幸他沈冤得雪，亦會有人認為他僥倖逃脫，而更罪大惡極的人也會覺得自己起碼某方面無辜。經此一役，我更深深感受到在三權分立的司法舞台之上，有罪與否很大程度視乎裁判官的主觀印象和被告人的運氣與錢包，客觀證據可以是次要因素，起碼在地方法院層面是這樣。

然而考慮到本書的全面性，總得交代少許前因後果。

嚴格來說，徹底對任何事尋因溯源都可以永無休止，那便讓我隨機由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說起吧。

享受了十多年做小老闆的痛苦後，我一手建立的小規模環保工程公司在1996年被一家名義上是私企，實際上是標準國企的法國集團收購。他們入股的條件之一是我留任董事總經理最少三年。即時有錢袋，從今有後台，非常樂意。無需離開辦公室，我這個經常看著銀行餘額冒汗的小老闆搖身一變，成為國際資本家的駐外一品官，出糧時不再覺得員工在分吃自己的大腿，最初有如釋重負的幸福感。

誰知皇上雖然遠在巴黎，東西廠的公公們卻喜愛來港購物。我變成了他們的出差藉口。而法國人很喜歡搞戰略座談或架構重組之類的內部運動，對具體經營興趣不大。一家全球超過二十萬員工的集團，竟然每隔數月便醞釀一次整頓，不斷革命的精神令我瞪目無語。長期習慣了小老闆的自由壓力的我，很快便精疲力竭，上班不自覺昏沈打盹，退意漸萌。

親友們得悉我打算三年刑滿後退休，都認為我太年輕，前途無限，不該早退云云，卻不肯透露他們如何預知我慣性顛簸的人生會突然變得平坦暢順，前途無量。再者，單憑年齡不能斷定「早退」或「晚退」。假如我翌年死掉，立即退休已經太遲。又假如我最終精力充沛地活到一百二十歲，那麼九十歲退休也嫌略早。那年我四十八，及早逃離朝九晚五的法式戰略會議的話，尚有精力做其他無聊事情。想到過去十多年經常每周工作七天，不及早退休實在對不起自己。好！就此決定！

想不到在這堅決一刻，命運又再打岔。

香港最具規模的垃圾營運商「英法聯」突然約我吃飯，邀我過檔。他們由老牌英資集團與法國環保巨頭合資聯營，法方合伙人與收購我的法國集團猶如政黨，表面是死對頭，實際上攜手壟斷江湖，相濡以沫。又是法企？然而這次有他們的宿敵英國人同床，有夷制夷，想落過癮。聯營公司專攻垃圾，而我的專業是污水處理，技術上臭味不同，但生意上同屬環保圈子。時間如此巧合，分明是天意？天意不敢違，於是拍拍胸膛，且試無妨。加入前，跟未來老闆——英資股東的主席——道明早退意願，只能答應盡力效勞三年，最終還是幹了六個年頭。當時與舊公司合約未滿，要罰款的。罰便罰吧，能夠擺脫疲勞改革，心靈重獲自由，錢財不過身外物。

「英法聯」的英資老闆於19世紀初在中國起家，頗有古典風範。與主席商談過檔細則時，我漫不經心地問及他們與鴉片貿易的歷史關係。大概有些唐突，他頓了一頓後才漫不經心地估計毫無關係，原因是創辦人乃虔誠教徒。心想：當年的鴉片販子，哪個不是虔誠教徒呢？這課題點到即止，過後出於好奇，粗略研究了一下，發覺老家族似乎真的沒有直接販賣鴉片。至於有沒有扮演航運快遞角色，則很難說准了。

同案的首被告約翰是「英法聯」的開山總經理，我的前身。我接任時，他已升遷為法方的駐港代表，監督大中華區業務。英國人替法國公司打工很難善終，不信邪的約翰不久便被退休。我趁機將他留聘在「英法聯」做「特別項目經理」，專責澳門事務。他非常能屈能伸，很爽快地接受了任命。澳門的垃圾處理公司（下稱「馬交營運」）由約翰於1997年與當地一家頗具來頭的貿易集團聯營創辦，合伙集團的老闆是澳門立法會主席，「英法聯」佔大股，負責技術指導。約翰在澳門有歷史有人脈，是管理「馬交營運」的絕佳人選。

「英法聯」的業務主要在香港，「馬交營運」是個和諧穩定的例外項目。

澳門是個小巧之地，偶爾有人投訴街頭有狗屎攔路，營運公司會立即派人清理，市民對這六星級服務普遍點贊，政府自然滿意。然而每個地方都有當地特徵，外人很難充分瞭解，否則單從投資角度考慮，跨國集團財大氣粗，根本無需找本地人合作。當地股東平常負責與政府和市民打交道，我們專責提供技術指導。自九零年代開始，專營合約每隔幾年續期一次，一直都順利過關，理所當然，小股東每次成功續約後都會收取一筆合理的顧問費，十多年來如是，是典型的多贏。

「馬交營運」的當地合伙人是著名望有歷史有影響力的大企業，並非鬼鬼祟祟的「中介人」，老闆是中國人，也是澳門立法會的主席。公司名字很葡萄牙，是始創人的家族姓氏。然而富不過三代，葡人亦然，始祖的兒孫早已破落，早於多年前被土著大亨收

購，今天的族長「葡國仔」——本案的唯一污點證人——只保留了一丟丟股份，基本上是個有頭臉的打工仔。「葡國仔」手上的雜務之一是擔任「馬交營運」的澳方負責人。

經過百多年英治的香港，只在某些方面有少許英國痕跡，小小澳門卻處處散發著拉丁色彩，是個輕鬆自在的安樂窩。人民在不分晝夜的賭場與按摩館之間安居午睡，惺忪之際GDP自動增長。幾年下來，連來自香港的我們也放下了慣性緊張，入鄉隨俗，跟著澳門同胞一起躺平，夢中含笑數錢。

對易得之財要多留心眼，切忌理所當然；這類老生常談有其道理，然而除了神經衰弱的病人外，誰又會對長期無蟲患，終年翠綠，歲歲豐收的搖錢樹感到憂心忡忡，定期檢查樹根樹幹找毛病呢？再者，身為法式行政人員，我們大部分時間都要花在討論虛無的戰略方針和經營理論，加班熬夜自追尾巴，哪來閒情在澳門的雞蛋里挑骨頭呢？

某個晴朗的春日，蔚藍的天空傳來一聲霹靂。

「葡國仔」被歐司長世紀貪污案所牽連，正被有關當局調查。原來澳門也有貪污概念，大家頗感意外。

據說濠江小埠幾百年來都有廣泛的小費傳統，高有高收，低有低受，你收我的我收你的，是個生氣勃勃的內循環，此風由來已久，官民共建，深入民間，現在來改變？不會吧……然而……在習慣了舒適內卷的澳門商界中，大小人物都顯得寢食不安，有些異常，難道……話說回來，既然人人有份，與政府有眾多項目瓜葛（「馬交營運」只不過其中之一）的「葡國仔」沒有被邀協助調查的話，教他顏面何存？風暴過後如何在主教山巔呼微風喚細雨？雖然今次的霹靂反腐有些意外，估計不外臨時加插的鬧劇而已。

據我們所知，只要不離開澳門，「葡國仔」是個百毒不侵的人物。

他風度翩翩，為人友善，由酒店侍應到特首都是朋友。他的先人幾百年前已經遠渡重洋，頭頂海水味的潮濕假髮踏足澳門。光陰似箭，滄海桑田，1999年回歸祖國後，特區經濟騰飛，「葡國仔」這類中通外直，能操三四種流利語言的傳統買辦，忙得連午睡也得減時。

澳門土生的葡人被諺稱「咸蝦燻」，是獨特的殖民買辦混合體。

傳統的殖民者高高在上，隻眼開隻眼閉地保持姿態，暗地裡支持略懂外語的本地買辦搞發財買賣。日久，利潤豐厚的買辦角色逐漸由土生土長的「咸蝦燻」所替代。經過四百多年的婚內婚外人鬼雜交，他們外表與華人無別，只不過姓氏古怪，一般能操流利粵英葡語。奇怪的是，就算他們祖上早於明朝便已來澳定居，本地人仍然視他們為老外。反之，今天希望來澳找機會的外國人則視他們為深諳東方神秘邏輯的帶路人，很多「咸蝦燻」買辦便順勢賣弄神秘，真作假時假亦真，乘機取利：「這裡的潛規則盡在不言中，反正你們外國人想在澳門做生意沒我不成事，不信你試試看？所收費用不全歸我哦，你明白滴……」邊說邊眨眼。

「葡國仔」的家族大概清朝時期已開始破落，想不到回歸帶來一波繁盛，讓他有機會咸蝦翻身。在找尋商機的老外面前，他憑著個人魅力成功製造了「澳門實際上仍是我輩操控之地」的幻覺，從而得益。他高大瘦削，一投足一舉手都帶動著紳士之風，能說標準粵、英、葡語，談話內容空洞得體，說了好像沒說，永不開罪，聽者舒服。他眼中沒有是非對錯，一切視乎收益；這是傳統，是教養，也是專業態度。我覺得他本質十分聰明，然而一直都不需要聰明，腦袋長期休思，啟動功能日久失效。一下子被捲入世紀貪腐案，他開頭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便冷靜下來，認定沒甚大不了，無需大驚小怪。

反貪這戲碼以往曾在澳門上演多次，每次開場都大鑼大鼓，迅即進入高潮，直到反腐專員深入瞭解茶錢之道後自行鞠躬謝幕，社會恢復正常運作。始於十六世紀的習慣，並非一兩天可以改過來的。然而此一時彼一時，這次據聞有欽差大人南下主持，手執尚方寶劍，決心清潔澳門，非同以往。威斯丁高爾夫球會突然變得清淨，很多會員巧合地同時遠行，歸期未卜。難道他們有些「葡國仔」聽不到的風聲？

謠言止於智者，也止於智障者；「葡國仔」堅決保持淡定，風采依然。也難怪，老闆是立法會主席，天下間哪有立法會主席向一個出身低微的公務員行賄的怪事呢？再者，大法官是球友，特首是哥兒們……還有！「嗨！印象沒錯的話，自第一任澳督在1623年上任以來，從未有過葡籍紳士因行賄入獄的哦！怕啥？少見世面的人神經過敏，要走隨便，過幾個月通通回來讓我笑掉大牙！」「葡國仔」八字端正，天生樂觀，凡事只看好的一面：這期間，他打高球無需預定，隨時開波，連我也間接受惠，好幾次被他邀請打球，竟然前無堵塞，後無壓力，可以站在球道正中吹牛亦不會被巡場催促，難得過癮。

長話短說，由於絕大多數涉案人等都不知所蹤，最後除了世紀貪官歐司長與家人外，只有寥寥三位商家被「葡國仔」的高球隊友定罪。他是其中一個，於2008年6月被判十年刑期。相對其他兩位行賄人士的判刑，不算重了。我當時很替他不值。以一個生意朋友來說，我對他很有好感，但無論在公在私都沒有能力幫忙。再者，我在遞交退休通知信足足一年半後的2008年2月已正式退休，開始人生新階段。當時做夢也想不到這新旅程包括了牢獄生涯。

任何小小本買賣都猶如小生命，為了生存必須適應環境，珍惜資源，機會來時分秒必爭，無暇詳細計較風險，成功的話可以豐衣足食兩三年，嚴重失誤則隨時倒閉，對當家的來說是份刺激殘忍的工作。相比之下，大集團是多元化生態圈，裡面的動物各自生滅輪迴，但生態圈不輕易消失。處於食物鏈頂端的主管不參與具體工作，獎金花紅全靠表面功夫，要深諳外忙內閒之道，和適量製造集體危機感來彰顯自己的重要性。法式幫

主的傳統把戲是內部改組，將朝三暮四改成朝四暮三，弄得人人自危，其妙無窮，然而看多了會感覺煩悶。

時間到2006年底，我覺得隱退的時候到了，便跟主席道明退意。他要求我多留一年，順便替他物色繼任人。跟主席緣分不錯，比較談得來，便一口答應，結果留到2008年二月底才正式退休，不再為工作而工作。跟著下來的一年，我埋頭創作小說「笙歌」的英語版 *Man's Last Song*，沒想到背後同時有種無名力量醞釀麻煩，擾亂人生。

「葡國仔」在澳門監獄蹲了差不多一年後，突然致電香港廉政公署，指控「英法聯」是他當年的行賄同謀，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所有口供。

為啥呢？還不是錢？由於澳門案情，「英法聯」根據法律意見拒付「葡國仔」的顧問費餘款，他因此而在獄中感到孤單不忿，越想越氣，惡念萌生的話，可以理解，起碼不難想像。

2009年中某個清晨，三名廉署特工拍我家門擾我清夢，將我拖進法律程序的大舞台。我當時已經退休一年多，過著類似法官的逍遙生活，心態與險惡世情開始脫節，腦袋不自覺返回原始的混沌狀態，與年齡閱歷不再相配，對眼前情況缺乏警覺，自以為光明磊落，何懼之有？於是挺起胸膛充分合作，有問必答，答必詳盡，滔滔不絕，從不同角度主動幫忙分析前因後果，儼然官方顧問。暢談一整天後才察覺到他們的問題重複又重複，越說越糊塗，分明有詐！

經此一役，我會奉勸所有不幸被邀協助調查的無辜人士被盤問時要遵照遊戲規則，千萬不要作任何解釋來自證清白，免得被專家斷章取義，混淆時空來製造入罪空隙。在這情況下，找律師，然後一言不發，被拔指甲也不吭聲。

本來廉署的工作是維護法紀，保持社會廉潔，實在不該拒絕合作，但除非你熱愛麻煩，否則別無選擇。一般的警察不愁沒有案子，無必要造案搵食。廉署人員受雇於短期合約，而由於他們的前輩功績顯赫，導致貪污式微，案件求過於供，無意中削弱了自己的存在價值，失去飯碗保障，造成部分人求案心切，也算莫大諷刺，實在令人遺憾。總調查主任曹永年一案，有圈中人士認為只不過冰山一角。不論這說法是否準確，做疑犯的還是小心為上。

好奇心嚴重失控是我人生煩惱的一大根源。在淡靜的退休生活中突遭有關當局拘留盤問，晴天霹靂之同時頗感新鮮刺激，對著調查員口沒遮攔，惹來麻煩也算自作自受。幸而在拘留所睡了一晚之後，腦袋突然清醒過來，明白事態不妙。回想昨天，盤問過程明顯有意將時間線上的事件混淆，甚至本末倒置；稍不留神，老實合作的回答隨時可被編輯成自證其罪的供詞。我於是一反昨天常態，堅決拒絕合作，要求立即致電「英法聯」。公司第一時間派來戴力律師，那是我們首次見面。他當時只有一個收費不菲的法

律意見：啥都甬說，守口如瓶！調查員見狀知道沒戲，便將我釋放。後來才知道約翰昨晚就在隔壁看天花板看通宵。

接著下來的幾個月毫無動靜，廉署再沒有與我或約翰聯絡。

妄想開始浮現：幾個月前的事件只不過無風而起的浪花，瞬間自然消失於大氣之中，不了了之。正當樂觀情緒醞釀之際，約翰和我接到起訴通知，罪名是「串同在澳門提供好處」。提供好處就是行賄啦，何不大方直言呢？然而就算指控屬實，也不關香港屁事哦！澳門與香港雖然同屬特區，但行政與司法完全獨立，互不相干，此井水不犯彼井水，香港什麼時候模仿國際流氓搞起長臂管轄來啦？再者，經過傳媒大肆渲染後，全世界都知道澳門全民互賄已有好幾百年歷史。更弔詭的是，人人行賄的話，眾人皆沒好處，一律沒有優待，倒是個莫名其妙的公平競爭環境，何來提供好處的空隙呢？

姑勿論官吏們橫跨伶仃洋立案的出發點為何，起訴我們也不符香港普通法的基本原則。這並非主觀臆斷，而是從網上法律詞典得來的結論：「一般來說，任何案件都不能單靠污點證人的聲稱來判案，必須有完全獨立證據支持污點證人的供詞方能入罪。」而我們的案件除了「葡國仔」的片面之詞外，並無一絲半縷獨立證據顯示約翰或我或公司任何人曾與「葡國仔」串通。我當時對仍然天真，深信原則萬歲，所以信心十足。審便審吧，越快越好，拖著煩。

「葡國仔」在澳門廉署與各級法庭所立的證供都在我方律師手上。這些供詞互相矛盾，非常混亂，然而都指向同一基本事實：香港「英法聯」對他與澳門官員的具體交往向來極少參與。現在突然反過來指控我們是同謀……「葡國仔」哦「葡國仔」，且看你如何自圓其說吧！

哈，想不到他被律師盤問時，不假思索地承認以往屢次撒謊，現在終於搬出實情是由於良心譴責。這誠實得不像人話的剖白可在香港法庭檔案中搜尋。

當時心想：如此牽強的解釋，近乎荒謬，法官大人不是三歲小孩，自然心裡有數。

我的大律師接著使出絕殺，從容不迫地問「葡國仔」：「你記得這封信嗎？」他將信件呈交裁判官，列為呈堂證物。「你經澳門律師發這信給『英法聯』，白紙黑字要求付款，還毫不含糊地要挾『否則我保證會有麻煩』。當『英法聯』經律師回信拒絕後，你只隔了幾天便打電話向香港廉署報案，這一切都正確嗎？」

我與約翰交換了一個喜悅的眼色，幾乎跳起身鼓掌。

以書面實名勒索聽落難以置信，卻是「葡國仔」的特有手法。

在澳門的聆訊過程中，我們得悉他曾經將小股東在「馬交營運」所得的續約顧問費的很小部分，以個人支票轉付歐司長飲茶！若非審訊揭露，打死我也不相信會有人用私人支票行賄，如此公開透明地犯法，肯定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反映了濠江大佬們不以為意的心態。回想起來，約翰和我當初應該以此作辯：任何智商30以上的人都不會用支票

付賄款，我和約翰大可要求智商測驗來證明我們不可能與「葡國仔」這創舉有任何關聯……

「正確！」「葡國仔」大方地回答，聲音微弱，充滿悔意，明顯自知百辭莫辯。

他跟著補充道：「我向『英法聯』要錢，是希望將錢歸還澳門政府來替自己贖罪。」據說他在獄中重新找到上帝，變了虔誠天主教教徒，上了贖罪癮不足為奇，但是……旁聽席上有人忍不住倒抽了一口空調氣，有人低聲竊語，也有人在偷笑。

「至於時間方面，只不過純粹巧合，」他解釋道。

一直低頭做筆記的法官抬頭望了證人一眼，看來心知肚明。

差不多四點，夠鐘歡樂時光了。法官如常宣佈退庭，明天再續。

我、約翰和律師們到樓下喝咖啡，略為總結。我和約翰都喜形於色，看樣子此案接近尾聲了。誰知戴力猛潑冰水：「嗯，不要太樂觀。法官與常人的思維不同，可能會被證人坦白承認撒謊感動，認為他老實可信。假如我是廉政壞蛋的話，也會教『葡國仔』從速招認以往口供不實，免得被我們在這無可辯駁的問題上糾纏。」

這謬論我早已聽過，但仍然有些愕然。想不到他會在眾多行家面前胡言亂語。

約翰被他嚇得幾乎失聲，瞪大雙眼說了聲：「What?！」

戴力喝了口咖啡，然後一臉古惑地補充道：「當然，理論上廉署不應該有壞蛋的，我純粹假設而已。」

代表約翰的大律師是個五短身材的澳大利亞人，在團隊中毫無貢獻，卻收費甚高，據說因為他為人談諧，在圈中人緣甚佳，是很多法官的寵兒。他經常口沫橫飛地噴出來的笑料非常老套，毫無新意，只有「殖白老遺男」——大概六十以上，被舒適生活困在過氣殖民地上懷緬往昔的白種男——懂得欣賞；然而不少裁判官和資深律師都是「殖白老遺男」。他與戴力相反，很懂得哄客人，你喜歡聽啥他說啥，不另收費，充滿令我無法放心的正能量。他看見約翰聽完戴力的說法後臉色有變，便立即宣佈今天異常順利，值得慶祝，然後補充一句：「反正放心啦，鬼佬法官不會送鬼佬去坐牢的，哈哈！」

輪到我瞪眼了！不論他這話是否屬實，也無法接受。假如屬實，所反映的情況固然不可接受；假如只不過順口亂吹，則對我嚴重冒犯。他明顯忘記了我不是他們的同類，而香港早已不是英國殖民地了。

我立即要求澄清：「你的意思是英國法官不會判約翰坐牢，因為他是英國人？那麼我呢？」眾老外都靜了下來大口喝咖啡，氣氛變得局促。

「哈！第一被告無罪，第二被告當然無罪啦！哈哈！哈哈！」他眨眨眼，使勁強笑。

就這樣，非常無聊地又浪費了好幾個月，直至2021年2月29日，約翰和我終於被判入獄。戴力難以置信的預測幾乎全盤應驗，而澳洲狀棍的高價「專業意見」始終都是一派胡言。

* * *



地獄重游

在空調氣泡中生活了多年，早已忘記了回南天的滋味。

華南的四五月是年中最濕悶難過的日子。回歸的南風將香港籠罩在太平洋的水氣，令人感覺奄奄一息。在空調和抽濕機尚未出現的年代，牆壁滿布水珠，沙發坐下去會濕屁股，上午出爐的麵包，傍晚已經發霉，很難想象有人會歌頌春天。

五月的塘福，空氣一天比一天黏稠，吸進體內沈沈的無法起勁，然而四周都添上了新綠，表面生氣勃勃，掩飾了內心的煩躁和光陰流逝的殘跡。對坐牢的人來說，本來天天一樣，管他春夏秋冬，然而咄咄逼人的濕氣無法忽視。

師兄們將粗厚的毛毯掛在床邊圍欄去水。不消半小時大滴大滴的水珠被地心吸力扯一滿地，嘀嗒嘀嗒，弄得地台濕滑，經過要特別當心。估計乾濕不均的毛毯蓋在身上會比濕氣均勻的被鋪更難受，於是懶得仿效，可惜晚上仍有寒意，不蓋被也不成。想到潮熱多蚊的夏天即將到來，難免沮喪。

五月七號，指模房突然傳召，通知我上訴庭接受了初步申請，兩天後正式聆訊。

獲批的話，律師們會同時要求保釋候審。第一反應是壓制幻想。有位獄卒不久前告訴我根據塘福經驗，獲批保釋候審的機會極微，年中最多兩三單，語氣誠懇實在，令我毫無選擇地洩氣。

智者們都說「希望」這東西屬高級妄想，並非我等凡夫說放下便放下的擾人情緒。這「好消息」帶來的希望令我整天忐忑，神不守舍。

晚上，將過去兩個多月來每天相伴的隨身家當分託幾位囚友，請代為保管。有幸不回塘福的話，歡迎睹物思人。他們紛紛祝我好運，肇興叔鄭重跟我握手，是自從荔枝角創業板黑幫阿Joe後第二個在監獄跟我握手的人。他比我小五歲，但經常將我看作小兄弟。不靈的口齒，斷續的苦水，只有我會真心聆聽。不回來的話，估計他會比較懷念這份過路友誼。

「謝謝你，肇興叔！」緊握著他粗大的手掌搖了幾下，很想給他一個熊抱。

第一次出糧買的香煙已通通用來清還欠賬，但很希望結清目前的預支服務，於是向阿葉借了六飛煙來埋單：兩支是小龍替我緊急理髮的報酬；四支給每天清潔五廠的越南仔。突然出冊不埋單本來很瑣碎，但我不想欠他們任何東西。阿葉不抽煙不吃零食，坐牢亦有些日子，是獄中富豪，也直覺知道與他會來日再見。假如此行有去沒回的話，他大概也會懷念我這位囚友；他仍然不喜歡跟其他監躉打交道。

手臂纏龍的「阿華」——後來「古惑仔的中年危機」的主角——非常真心為我高興，但顯得有些鬱悶，默默在床上翻讀射雕英雄傳。對他來說，我眼前的機會無論如何渺茫，也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希望」弊多於利這哲理，在沒有資格希望的人來說是純廢話。道別的一刻，隱約覺得某天會出現一個有關他的故事。

翌晨早餐時，小龍過來祝我好運。我告訴他我已經退休，人生開始倒數，不倒運便滿足，願將好運都留給他，好好發揮。說的是真心話，並非江湖妄語。他死也不肯收下我的理髮香煙，直至我要挾折斷才勉強接受。

九點鐘去指模房報到。

被發放六百四十六塊四毛現金，是截至昨天的工資。簽字確認這是正確公平的總數，與懲教署從今互不相欠，不能追討。明天官司不順，要打道回牢的話，這筆錢要立即歸還財務。

「明白，唔該阿Sir！」

弄清錢銀瓜葛後，到指模房辦公室旁邊的檔案室坐候。有兩名師兄文員當值。

只有知書識墨，沒有暴力傾向的囚犯才有資格在指模房工作。其中一位師兄很健談，原來也是廉署贊助來塘福暫住的，自我介紹是娛樂圈中人。我對娛樂圈認識有限，不肯定他是否公眾人物，於是微笑點頭不語，以免露出破綻，或被誤認為造作扮無知。

這位師兄很少粗話，耳朵有些不習慣。由於在指模房工作會接觸到內幕消息，所以他們基本上於其他囚犯隔離，吃飯睡覺放風也分開。其實保密是個無解的技術難題。從前競投政府工程，在宣佈中標公司之前數天，行家便已知道結果，因為有關部門的文員會開始影印工程合約；大量的影印工作很難保密。今天很多高層自以為絕密的檔案和通訊，包括大老闆關門瀏覽網頁的蛛絲馬跡，在伺服器管理員眼中都盡露無遺，大部分高管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意識和警覺。有又如何？難道要電腦盲的大班親自維修伺服器不成？

東拉西扯，三個小時轉眼消失。這裏牆上有掛鐘，時間過得更慢。幸好現在是經驗囚徒，無端久坐這玩意兒在身上起不了作用，坐便坐唄，誰怕誰？屁股早已完成基本訓練，多了兩片圓圓的熊貓眼繭，粗糙硬朗，如無意外也是灰灰黑黑的，長在後面，沒有親眼見過。

「吃多士嗎？」另一位比較寡言的師兄打斷了我的遐思。

差不多午飯時候了，一天之中我最不喜歡的一餐。多士肯定比黃豆粥好味。

「你們有多士爐嗎？」

「有熨斗，」他頑皮地笑起來。

「好哦！謝謝！」

一生人吃過幾片多士呢？很多，數以千計，隨時過萬。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在塘福吃了全世界最好吃的烤麵包：熱、脆、黃油香撲鼻，想起流口水。原來炮製絕佳多士要用熨斗，不是多士爐。出冊後沒有嘗試複製，除了因為老婆不會理解，也不想破壞這香噴噴的回憶。

不經不覺又坐了三個小時。呆坐六個鐘對監躉來說也是一個記錄。開始擔心是否什麼地方出了錯，又或許……

「365820？」阿Sir突然出現。

心想：阿Sir，你還見到其他人在這裡呆了六個小時嗎？

「Yes Sir！」

「跟我來！」

「Yes Sir！」

隸屬廚房期數的「強哥」與我共享手扣。

囚車離開塘福雙重大閘時，第一次見到探監人士的入口。老婆和阿輝每星期就是由這裡進來探我的。探訪入口的另一邊有個體積不小的關公像和牌位。很多民間行業，尤其自覺有偏門成分的勾當，都奉忠勇無敵關二哥為保護神祇：警局賊窩，妓寨監獄，麻雀館茶餐廳等都有關公神位，不顧他在天之靈左右為難。

經過關二哥時，誠心致意，順便強力要求公理這次站在我方。

腦袋喃喃自語之際，第二扇門已徐徐打開。面對眼前景象，有些愕然。

囚車再次開動，我刻意只往前看。阿忠昨晚慎重告誡：離開監獄時千萬不能回頭，否則大吉利是，隨時卷席從來。懂得避忌明顯沒有幫助他遠離監獄，然而保險為上，寧信其有，於是一心不亂，瞪眼直望。

「同僚」強哥看來四十多，一般高度，與很多師兄一樣，外表瘦削強悍，是不靠肌肉也能熬能耗能吃苦的強悍，不是衝鋒陷陣的強悍。他似乎很友善，但暫時不大吭聲，與馬拉相比是個啞巴。

相互微笑點頭，沒有交談。

為了管控期望，腦袋裡盡是悲觀預測：明天剛好遇到法官心情惡劣，認為約翰與我罪大惡極，判刑三年實在不夠：「我對裁判官所判刑期深感震驚，必須趁這機會糾正！」接著用粗大的食指指著我道：「尤其是你！在獄中對司法系統諸多批評，以為我們不知道嗎？沒想過在獄中寫的每一個字都會被我們監察嗎？枉你自作聰明一世，連最基本的牢房規矩也不懂！藐視司法，兼且浪費本官時間，現加監三年以資公允，退堂！」

Cooourt!

不期然打了個冷戰。

以前會認為這結局絕不可能，現在知道只要夠倒霉，啥都可能。

幻想中的大老爺假髮衝冠，怒眼圓瞪，成功管控了期望。

船上只有我和強哥。他渾身藍色花紋，定看怕暈眩，於是盡量迴避眼光，所以看不出是什麼圖案。

他八年前「走粉」被抓後，棄保潛逃入內地。當年小規模販毒仍然可以保釋候審，現在一律收押，可能是強哥這輩所賜。

過了深圳河，他竟然找到正業，還墮入愛河，結婚生子，扎實重新做人，生活幸福。可惜四歲大的兒子由於爸爸的曖昧身份，不能與其他同學過境去香港參觀，令強哥心痛懊惱。愛子心切，他決定找律師詢問如果自首的話後果如何。律師說法庭比較欣賞坦白自首的人，加上他的案件已時隔八年，估計兩年刑期便可埋單。他於是安排家中事務後到羅湖海關自首。

結果真的被判兩年，不多不少，他的律師似乎有些料子。

「我反正眼鼻敏感，平時唔得閒睇醫生，咪索性利用呢段時間打理一下囉！」從未想過有人會利用坐牢之便調理平常沒空照顧的身體。強哥今天去荔枝角，只因明天要到醫院復診。囚犯去醫院要上腰鏈，有如人形瘋狗，替沈悶的候診室增添不少氣氛。

一別兩個多月的荔枝角竟然有不少改動。我和強哥被帶到不久前是女囚宿舍的新翼，是翻新過的地獄牢房。沖涼後去用飯，飯堂內零零星星有幾個其他犯人，坐對面的ON老外是加拿大人，交談之下原來是我讀學士的溫莎大學師弟，我是他名副其實的師兄。他主修「犯罪學」，可能誤解了學科的原有的目的，畢業後從事犯罪；名牌上注明的罪行是「行騙」，所以他的話不能當真，然而不論真假亦頗湊巧。

強哥經常看醫生，是荔枝角常客，非常熟悉這裡一切。

我們被指派到一間四人大房，裡面另有兩位師兄，也來自塘福，由於醫療原因暫居於此。其中一位踢球踢斷了脛骨，每隔幾天要復診一次，物理治療。他們與強哥經常在荔

枝角見面，是哥兒們。我也算是塘福人，很快便被接受。人真奇怪，就算共同討厭的共同也是共同，可增添親切。哥兒們閒話塘福，像隸屬同一部隊的軍人，被俘後在戰俘營訴說排裡的往事。

睡得很好，完全聽不到貓叫，與兩個月前有天壤之別。

大清早有送餐服務。不知什麼原因，漏了我的一份。難道命中注定的監房膳食配額已經吃完？就當是個好兆頭吧。

「你上法庭，一定要食飽哦！」強哥非常堅決。

「放心啦，強哥，唔食一餐早餐唔會死嘅！」

「唔得唔得！」他掏出兩包餅乾塞進我手裡。這是塘福兄弟給他的緊急乾糧。由於經常要請假，他工資微薄，是個窮監躉，囚友們清楚做犯人的隨時要坐上好幾個小時沒飯吃，所以替他準備了一些乾糧，以備不時之需。婉拒不來，唯有接受。想不到他染上了醫療阿Sir的餵藥習慣，定要我當場將蘇打餅吞下才放心。在獄中，兩包蘇打餅是大人情。過了今早，我和他可能永遠都不會再見，新知不會成舊雨，萍水相逢，這麼熱情幹嘛？對調位置的話，我絕大概率——99%吧——不會如此慷慨。我輩小中產熱愛囤積，常備不懈，一下子很難改變。這些監躉又一次令我自慚內疚，真媽的！

早餐後被帶到指模房，強哥瞬即在人海中消失了，本想跟他道別兩句，再謝他的及時餅。跟著混亂的人潮轉了一陣子，見到空位便坐下來等；我已是監房「老屎忽」，沒有半點兒多餘焦躁。一位印裔獄卒跟我聊了兩句，我開玩笑地提到今早的送餐服務漏了我，想不到他緊張起來：「唔得！空肚上庭點得呀！」我來不及解釋，他已經叫一位當值師兄去取早餐。上次過界前提點我去找福利官的印裔阿Sir是他嗎？當時頭腦混亂，沒有看清面目，但模糊的印象告訴我不是同一個人。又再暗自驚嘆：「何以這人間地獄有這麼多好人？」

一點也不餓，但為了表示尊重，吃得乾乾淨淨。

吃罷早飯，被派回常服，換上後匆匆上囚車，無需乾等。車上另有三數犯人，都分隔而坐。小間隔像天主教徒的告解室，僅可容納一人。獨自在小間隔內調節呼吸，默誦心經。

想不到連高等法院也要跟關公打交道，在地庫停車場入口設了牌位。我微微點頭致敬：二哥您好！

在六十九號囚室繼續默誦心經，一遍又一遍，提醒自己一切皆虛無，假的，不要認真，更不要痴心妄想……心為道宗，心乃禍根。

一位阿Sir押送約翰經過。他兩眼直望，看不到我，一直走到走廊盡頭。他西裝筆挺，穿了笨重皮鞋走路似乎比穿拖鞋更輕快。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來！」一位獄卒突然出現，打開閘門。

「Yes Sir!」

十點不到，好像已經忙了一整天。不肯定早起是否有益身體，感覺活多了卻是事實。
法官大人已經上坐。這緊張關頭，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又一個沈悶平常工作天的開始。

* * *



《叁》

被困的遐思

自由幻影

自由一詞在近代非常流行，然而不少誓死捍衛自由的人似乎從未思考過自由的基本性質或定義，本身的「自由」也未曾受到威脅，卻照樣著魔，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在塘福操場上，這類問題每天伴我站樁，打發時間。學武之人站樁以鍛鍊意志，積蓄能量。我站樁有形無實，腦袋天馬行空，任意胡思亂想。

看周圍：一群小師兄追趕著皮球，高喊「呢度！呢度！」都希望將球控在自己腳下；小撮犯人張口圍觀電視機內的日本怪獸決鬥；三五囚友繞著球場散步閒聊；忽然一陣笑聲由乒乓球桌方向傳來，接著是友善惡毒的粗話喊哈哈；寂寞的小龍獨坐一角自修英語，心念一處。

大約一小時後，熱辣辣的晚餐已準備妥當，無需操心。濕炸魚毛雖難吃，但據說營養豐富，咽下便算成功。飯後抽口煙，快活過神仙，剔牙看電視，盤碗有人收，如此生活客觀說頗為寫意，是不少人的夢想，為何絕大多數囚犯都無法安享呢？除了馬拉和台灣兩位老實人外，很難找到一位師兄會正面評價獄中生活。看似理所當然，坐牢是懲罰，被罰者開心滿意有違常理，苦盼出冊脫困才是正常思維。然而出冊為啥呢？根據我的小小民調，最熱門的答案竟然並非與家人團聚，而是重獲自由！

自由可貴，被剝奪了的自由更是神性。

敢問何謂自由呢？

一個非常樸素的現實問題，卻從未好好想過。就算正在塘福受靶，天天引頸盼自由的師兄也沒有認真嘗試過瞭解自由的面目。反正自由可貴是硬道理，人所共知，問是多餘。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均可拋！」是匈牙利詩人山多爾燴炙人口的名句，浪漫得很，卻充滿矛盾，缺乏邏輯。假如他筆下的「自由」單指解放被勞役的國家與人民的話，最後兩句的氣概可以理解，值得尊重贊賞。不過在個人層面，拋棄愛念親情以換取絕對自由只會惹來冷冰冰的空虛孤寂。至於沒有生命的愛情，對凡人

來說更莫名其妙，沒有可行性，與革命事業亦扯不上關係。然而邏輯顛倒的文字自由奔放，簡單直接，不煩大腦，曾經迷倒了十多歲時的我。

山多爾二十來歲便死了，生命、愛情、自由，一切歸空，沒有機會讓人生與時間考證為賦新詞誦自由的美麗詩句。

我完全無意貶低或挖苦自由。自己的天生缺陷之一就是不服命運指使，執愛自由自在。但此時此刻被迫在塘福花廳的嘈雜聲中沈思靜修，望著網外的浪球和一群失去了自由的人，不由自主地思考著何謂自由。

自由並無准則，近代卻被瘋狂追捧、浪漫化、神性化。在很多政治宣傳中，「自由」往往與「民主」掛鉤，儘管兩者並無任何必然關係，反正硬邦邦的邏輯已不合潮流。

表面看來，闡釋人身自由並不複雜：假如一個人愛去哪便可以去哪，無人干預阻擋，便算得上有人身自由吧？然而這自由的大前提是有足夠的資源和條件「愛去哪去哪」，沒錢沒自由這現實赤裸裸地不公，卻被酷愛公平的信眾赤裸裸地擁抱。再者，連有財有勢的人也不一定有條件「愛去哪去哪」。舉個荒唐的例子：假如英皇的願望是明年退休讓位移民中國，到昆明養病定居，他有這份自由嗎？

思想與精神自由又是另一碼事。

首先，除了強用手術或藥物改造等手段外，思想和精神都慣性不受控，連主人的話也不聽，可況外來力量？先要搞清楚，限制表達並不同約束思想。你暫時夠凶的話，君子不吃眼前虧，你逼我說啥我嘴巴說啥，邊說邊笑，務求閣下滿意，但嘴巴對上的腦袋會自行脫繮，另有主意。你根本無從確定我口是心非，又何來約束思想之談呢？假若我本來就沒有思想，那又另當別論，但道理上不能控訴別人剝奪了根本不存在的「思想」的自由發揮。

別扯太遠了……

回到操場上的現實，所有在囚人士，包括自己，都不願意犧牲自由幻覺來換取寫意的花廳生活，就是那麼簡單。很明顯，我們心中的自由屬於身體行動上的自由；精神自由這東西虛無縹緲，屬吹牛範疇，可以暫且不理。

然而無法暫且不理，時刻都要面對的，是行動自由在真實世界中不能缺少的基本條件：錢！

坐公交也沒錢，哪來行動自由？遠走他鄉尋找更虛幻的自由？走唄，有錢嗎？大部分師兄在獄外的生活與絕大多數人一樣，平時都沒有自由睡飽才起床、只做合意的事、只與自己喜歡的人共處，或任意品嚐美酒佳餚。有些囚友出冊後，回去的「家」是中碼棺材大小的籠屋，還不能老在籠中呆著呢！不幹活的話，籠屋也住不起。每天出賣勞力十多個小時，像工蜂，卻沒有工蜂的奉獻精神，嗟乎。

那麼巧，剛想到工蜂便飛來一隻，在我注目的足球上嗅探一輪，發覺沒啥好吃便趕緊飛走。時間有限，忙得要死。

蜜蜂自由嗎？自由的話，為何會自願為奴，拼了小命吸蜜採粉以供養一群忙得連「謝謝」也懶得嗡嗡的同類呢？詩人總喜歡以飛翔比喻自由；在他們眼中，會飛的眾生都自由，工蜂卻自願為奴，分明打臉。本可活上幾個月的小工蜂，一般都只能忙上幾星期便活活累死。一生光棍，不為愛情綑綁，沒有家庭負擔，春暖處處野花香，何不活在當下，找一口花蜜吃一口，之後找個樹洞打盹，瀟灑享受短暫一生呢？蜜蜂明顯不相信「不自由無寧死」這套，寧願犧牲自由換取早死。難道他們身上有隱形枷鎖？

看來蜜蜂與窮人都沒有充分發揮自由的條件：一個被本能所困，一個被金錢所限。

有物質條件的人又如何呢？大家都說金錢買不到真愛，但權貴能換來自由嗎？

很難想象自古到今的中外權貴活得自由自在。從某角度看，他們比塘福之友更不自由，因為監禁他們的力量更強大無形；而由於不清楚自己被啥所困，連越獄的白日夢也無從做起。

沒錢沒自由，有財有勢也不一定自由，那麼滿街蠕動的小中產呢？

他們衣食無憂，沒有名利負擔，然而每清早被自定警號驚醒後，餘下的時間都要受外力約束、牽引，跟著別人所安排的節奏打滾。大熱天時穿西服的人，如何看都不似自由人。打工仔每天三餐中起碼有兩餐要與時間競賽，三扒兩撥狼吞虎嚥，沒有囚犯用膳悠閒，細嚼慢嚥，閉目吸收每粒米飯的碳水化合物真氣。下班時間一到，囚犯急剎停工；有抱負有房貸的白領則自願加班，發揮蜜蜂精神，死而後已。

終於下班了，又如何？沒有犯罪記錄的中產良民拖著疲乏的身軀回家後，還不是看電視刷手機，跟家人無釐頭無意識地閒聊？能夠暢所欲言的話，閒話家常誠然一樂也，可憐心中屈悶卻不願與家人訴說的好漢多的是。在家也得應酬，胸中憋氣難舒，哪有師兄們吹牛皮過癮？在花廳可以躺平床上吸煙，有家室的小中產有這分不應該的自由嗎？鬼崇抽煙，因為愛你的人要你保持健康，以便明天，後天，大後天重演與今天大致相同的劇目，直至退休，直至……嗯，自由？此話怎說？

越想越不明白，為何被困於此的人都死想出去；凡事想多了必然糊塗。

莫非渴望自由只不过是人云亦云的流行濫調？然而經過一輪獨腳腦震蕩後，我倒稍為明白自己為何想回家了。雖然退休後的家居生活與塘福的日子大同小異，但我與家人無所不談，而家中的廉價寢具比這裡的舒適太多，太多，太多了。

師兄們常掛嘴邊的另一出冊誘因是女人，還指明是按次收費的女人（他們極少拿不收錢的老婆或女友來做話題的）。除了女人，另一個經常被懷念的東西竟然是垃圾食物，非常意想不到。經常聽到「出去首先整番碗公仔面，咪卵講笑！」還有……

「排隊！」阿Sir的呼喊打斷了思潮。

眾人擦著地台，往阿Sir的位置挪移。

「排咪排囉，使唔使咁大聲呀！」排隊小事，用不著粗聲大氣哦，阿Sir！

從前的獄卒有哨子，時代進步後反而要喊破喉嚨。正在踢球的聽而不理，繼續攻守，直至皮球越欄而出，才過去平台換回拖鞋，留下一大堆熱烘烘的白飯魚波鞋。

我做了幾下前彎來放鬆站了一個多小時的肌肉，拿起隨身家當，慢條斯理地歸隊，沒啥好急滴。

為什麼蜜蜂不叛逃呢？為何我們都渴望出獄呢？究竟何謂自由呢？晚上，一邊吃著軟綿綿的麵包，一邊與這些無釐頭問題繼續糾纏。

麵包黏在上顎，像泥膠，用手指也無法徹底清除，需要用水沖洗吞服，但渾身肌肉的師兄正在將兩個水桶不停地抓高放低：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假如這不是自願而是懲罰的話，定必構成虐囚罪。不敢打擾他自我虐囚為樂，唯有耐心等待。

在他旁邊，肌肉不發達的年輕古惑仔今晚上玩「打靶」：猜拳分勝負後，倒霉蛋面向牆壁，拉下褲子。五步外的哥兒們用橡皮圈和「紙彈」射臀，噼啪聲與笑聲交雜，氣氛歡愉。斜對面床的國內同胞在下棋，心無旁騖。深陷中年危機的過氣叔父阿華第一百次重看「射雕英雄傳」，津津有味。咕嚕在床上埋頭翻閱局部分解了的聖經，尋找救贖良方或驅魔靈咒；出冊在即，自由在望，他一天比一天消瘦，臉色一天比一天凝重。自由真的那麼可怕？

我試想一個在集中營出生長大的人。

他自小便聽說外面海闊天空，空氣自由，愛做啥做啥。「這裡是地獄，外面是天堂！」幾十年轉眼過去，營中長大的中年師兄突然接獲通知，明天獨自出冊，晴天霹靂，心情比咕嚕現在的更複雜徬徨。太陽出來，他便要初次面對自由，細思極恐，徹夜難眠。翌日清晨，他可能跪地哀求獄卒讓他留下。面對完全陌生的自由，與死亡有何分別？就算深信死後可移居天堂享永生的虔誠教徒，病重時都會祈求痊癒，能拖則拖，極少會懇請上帝從速處理，收己歸天。幻想中的集中營之子何嘗不是這個心態？咕嚕又何嘗不是這份心情？

然而集中營門大開的話，所有人都會爭先恐後逃跑。

怕死的人不一定懼怕世界末日；有眾人陪伴，更恐怖的場景也可以變得熱鬧。試想全人類手拖手上刀山下油鍋，集體高歌，是史詩級的興高采烈，可發展成一個獨立故事……

啪！哎呀！啪啪！哎呀哎呀！丟你老母哈哈哈！

一陣歡樂的打靶聲打斷了我的創作思潮。

紙槍隊越走越近，離開死囚的光屁股只有兩步之遙。

哦，原來換了靶。綽號「豬腩」的「官方笨蛋」光著屁股，雙手推牆，連聲慘叫。每當豬腩受靶，行刑隊都會走近幾步，百發百中有回響，勁力十足痛歸心。豬腩永遠不會回頭看個究竟，可能他擔心回頭揭穿真相的話，會破壞他在這遊戲中的獨特角色，不再受哥兒們歡迎。

突有所悟！我們追求的並非自由。

相反，人其實心底裡最希望活在熟悉的情境，應付擅長的單調，和得到認同。莫笑羊群，人追求群體認同的本能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一旦有足夠人鼓吹獨立思維，高喊自由萬歲，路人甲乙丙便會熱情加入：「獨立思維！自由萬歲！」。小黑幫表面崇尚自由，放蕩不羈，集體扮酷，無非同儕壓力而已。大亨躺在亂花十世也花不完的金山銀山上抱怨工作太忙，沒有私人時間空間，卻寧死不休，亦出於同一心態，同一不自覺的需求：繼續在熟悉的常規中熬完此生。連最不守規矩的小孩其實也依賴規矩以安心。試想一個小孩來到這個怪異陌生的塵世，沒有任何規矩可循的話，成長過程會是多麼的茫然，多麼的不踏實。

可能人類的潛意識早被基因鎖死，只有很少部分變種異類能夠真心享受無拘無束；然而出軌異類一般不受歡迎，由商業機構到教會到黑幫都會排斥。

打靶隊終於收工了。豬腩趴在床上屈起雙腿裝輕鬆——不痛不痛！丁點兒也不痛！

幾個年輕古惑仔站在床邊重述如何「在寶勒巷打佢老母肥閏哈哈」的英雄往事。這故事的所有版本我都聽過多次，小黑幫講累了要休息的話，我隨時可以頂上，保證不會遺漏失真。

健身師兄終於舉重完畢，到廁所擦汗。

我喝過水後刷牙洗臉，準備睡覺。部分燈光即將熄滅，鼻鼾與夢魘會相繼登場，不知不覺中太陽又會如期在東邊升起，落山前我們又會吃炸魚充飢。明天將會發生的事情大致可以預測，當下心安。

世上沒有正常人願意做奴隸，然而一般人在潛意識中同樣不希望面對真正的自由。原因很簡單：應付不來。

突然想起「自由自在」一詞。傳統上中國人較常用的詞是「自由自在」而非單單自由，想落道理甚深。能夠自在面對人生起落無常，凡事處之泰然，則無時無刻無處不自由。不能自在的話，自由毫無意義，甚至令人惶恐。當然，做到自在隨心需要很高的境界，並非說說那麼簡單。

自在再進一步，更是逍遙……

「出去之後，首先整翻碗餐蛋面，然後去搵隻雞丟鑊勁嘅！」小師兄興奮地宣佈。他大概出冊在即，自在在望，恐慌之餘，唯有借熟悉的工業麵條和廉價妓女來給自己一個麻痺的目標。

夠啦，希望今晚上睡得自在。

* * *

公義蜃樓

公平公義比自由更難掌握

一般人可能並不真正需要自由，卻真心渴望公平

起碼希望自己的人生比其他人的更公平

有錢人說：人生根本就沒有「公平」這碼事，真的嗎？

公平比自由更難掌握。

雖然大部分人不一定清楚何謂「自由」，但絕對「不自由」則比較清晰客觀。比如監禁會剝奪自由，這說法不會引起太大爭議。公平公義不同，無論公與不公都很難說死說准。人人心裡明白無制約的自由會破壞最低限度的公平，導致天下大亂，然而制約手法與力度很難有共識，最終唯有妥協，結果人人不滿，只不過程度問題。

千百年來，有關公平公義的問題困擾了無數聖賢哲者、君王政客、老學究、革命家、大老闆與打工仔。一個大多數人認同的公平原則是社會的基本凝聚力與和諧基礎，然而經過世代頂級智人的思考、鑽研，公義依舊沒有普世準則，甚至越辯越模糊，分歧越大。所有公平機制對受影響的人來說都不大公平，外人看來更有不少令人費解之處。一個全人類共同追求的偉大目標，搞了幾千年，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世上仍然各有各說，南轅北轍，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有時連溝通瞭解也困難重重，更莫論普世兼容了。

古代的理想主義聖人認為最完美的制約是個人修養，然而依靠人人自覺自律不切實際，唯有靠司法刑罰來勉強維公義，可惜司法制度有點兒像細胞分裂，一旦出現會不斷自我增生壯大，任其發展會變得過度繁複，甚至產生癌變。今天不少發達國家的司法細節，曾幾何時是文明典範，今天卻變得吹毛求疵，偏離常識，漠視人性。一個與群眾直覺認知脫節的制度，又焉能讓人感覺公平公正呢？反正千百年來，智人在重重心理矛盾

與現實碰撞之中不斷實驗，時進時退，輪番創新復古，卻始終無法弄出一個所有人都信服的安排，最終全人類都抱怨人生不公，社會不公，只不過程度有別而已。

也許公義類似財富，一般人永不嫌多，盲目追求，卻極少花時間究其本質。

趁著坐牢有空，將這難題思考了一下。

孔夫子說「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此話不差，但無論在孔子生前還是死後，一切試圖均分的社會實驗都不算成功。在全球化日益複雜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資源分配被系統性地極度扭曲，無論如何衡量亦與公平公義相去甚遠。絕大部分社會的內部分配也好不到哪裡，離開天下為公的理想可能比春秋時代更遠。夫子曰得沒錯的話，天下大患矣。

飄忽善變的民調顯示，上一代的美國人比其他地球人更覺人生公平。這相對樂觀情緒可能是本性天真所引發的幸福感，亦可能反映了他們在行星上所得資源比例較高，促進了滿意程度。然而美國的內部分配並不理想，充滿隱患。財富換來的影響力過大，除了貧富極端化和社會階級凝固化，亦背離了早期美利堅移民的尚勤精神。繼承了巨大財富的子子孫孫，早與勤勞扯不上關係，含著大串金鑰匙出生的人甚至蔑視和厭惡勞動力所帶來的臭汗味。他們未出娘胎便已經享受著上代資本買來的特權，毫無遮掩地捍衛不公，與封建世襲的權貴無異。

以資本主義價值觀搭配機械化的技術法治來維持公義，是人類的一種新嘗試。香港同樣高度依賴資本來調節社會資源，亦長期習慣了西方的法治模式；美國人追求公義的經驗很值得香港參考借鑑。

美式法治理念影響全球數十年，早應檢討修正，與時並進，卻不幸被利益階級劫持固化，變本加厲地依賴技術條文，忽略了一般的人情道理。盲推司法獨立而罔顧平衡機制，縱容司法精英金錢掛帥等，都是非常嚴重的基本問題。

在金錢推動的說客文化之下，法律變得荒誕繁瑣是早晚的事；只有高價律師才懂帶路的司法迷宮極度偏袒了有錢人，間接將不公制度化、合法化。香港的情況未至於此，但這趨勢在法治牌匾下不乏信徒擁護，值得留意。一切人為制度，假以時日都會因利益集團的出現而固化、變形、失卻初心，司法制度亦然，這可能是富不過三代的科學基礎，也是人類社會需要不時注入新能量，甚至徹底革命的原因。足夠警惕，不斷自我檢討改革的話，可望延長歷史週期，但人間沒有長生不老藥。

不少人似乎非常尊崇「程序公義」與法律的技術層面，視之為神性不可侵的法治基石。凡事有規矩可循當然是好事，然而機械化的程序與公平公義並無必然關係。相信程序即公義的話，法庭大可由人工智能AI大人主理，法官們回鄉隱居好了。靠人肉法官判案有利有弊，好處是在過程中注入人性判斷，平衡法理情，弊處是法官有齊人性的諸多

缺點。再者，由於技術錯誤而釋放一個毫無疑問有罪的惡棍除了荒謬不公，亦有損法治的原意和精神，是荒謬的公義倒退而非進步。

承自英國的「三權分立」，在維持日常社會秩序中能夠發揮一定作用，並非毫無是處，然而概念與口號中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實行中存在巨大差異，需要認真瞭解，不應盲目接受。

根深蒂固的機制，就算明知不足或過時，也需要極大的魄力和時間去改變。認真了解本質是第一步。

首先，高度獨立的司法系統近乎無法無天，連行政高官和立法委員都難以制衡，在實行上弊端甚多。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湯瑪斯的貪腐事件證據確鑿，卻很爽快馬虎地被掃入地毯底，公然不了了之，其他大法官亦毫無忌憚地官官相衛。這近期案例只不過冰山一角。說到底，法官無論如何產生，也必須以服務整體社會為大前提，接受合情合理合時宜的制約，不能像封建貴族般享有終身特權。

其二，一旦牽涉到政治層面，所有表面信奉司法獨立的國家都暗地裡有行之已久的「溝通渠道」，這安排有實際需要，無可厚非，留心的話，例子多不勝數。以為大英帝國的司法傳統大公無私，凌駕政治目的——尤其重大國際政治目的——是非常幼稚無知的看法。

其三，英治時期的香港起用大量完全不明白中國社會的洋法官來主持公道，辯稱可以減少「利益衝突」云云。實際上，一個不熟識本地民情的人根本就沒有資格主持公道，亦不一定沒有暗盤利害關係。回歸多年後的香港，卻仍然保留著這殖民地遺風；有些本地華官雖然掛著黃面孔，能說陰陽怪氣的中文，但幾十年來生活在海內外的高檔平衡宇宙，從未體驗過公交地鐵和街頭小吃，基本上與草根平民老死不相往來，又如何能在民間公正判斷是非黑白呢？超然法外的大老爺們與社會嚴重脫節，高官不接地氣之風，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同樣地，缺乏企業運作知識的法官對合情合理合法的商業行為缺乏認知，卻有一錘定音的權威。這方面我、阿葉、阿年都親身領教過。

晚上回到宿舍，嘗試在小哥兒們猜拳的聲浪中繼續我的公義白日夢和筆記。

背脊滿布瘀紅玫瑰的黑幫哥哥連輸了兩輪，幾分鐘內喝進兩大盅水。雖說喝水有益，但這個灌法有些危險。

在理想世界中，收穫與耕耘有一定的合理比例。然而世界並不理想，一個人的努力在別人眼中可能毫無意義，甚至是違法行為……

「丟！唔公平！」紅玫瑰終於按耐不住，高聲控訴人生不公。他嘴硬不服，卻基於健康理由在哥兒們的嘲笑聲中黯然出局。

想了一整天，結論不外乎全人類不想自明的老生常談：在現實世界，沒可能令所有人都覺得自己被公平對待。

那是否代表人生壓根兒沒有「絕對公平」這碼事呢？

看來別無其它結論，除非……除非真的有因果業力，多世輪回？

從工科生的角度分析，生命不斷輪回比一次過在這小行星偶然出現，無釐頭無目的地擾攘幾十年後灰飛煙滅的可能性要高出很多，也比死後安坐上帝之右永恆傻笑更有科學味道。伏爾泰說的沒錯：「輪回再生與只活今世同樣不可思議，並無分別。」我更認為只活今世比輪回再生的可能性相對更低。

環顧人類自以為看得見認得出的穹蒼宇宙，沒有任何東西會徹底灰飛煙滅；所有物質和能量都在無止休地按照某種幽冥定律變化，色空交替。遠的不說，我們的身體無非一堆盤古初開時爆出來的碳氫氧氮磷等化學分子的因緣組合，每隔一段時間輪替換班，但假如能夠人工合成，精準複製的話，只會弄出一條科學怪屍。

人只不過是暫時有生命的行屍，也不自知推動這死屍的生命力是啥，試問哪來底氣假定這神秘的生命力是宇宙中唯一不演變不回收的東西呢？更合邏輯的假設是我們的生命力一如宇宙中每一粒的微塵，每一卡的能量，同樣被某種輪回力量操控牽引，遵循著我們無法思議的自然定律衝向未來。人類對此定律一無所知，千百年來只有瞎猜。在眾多猜測中，我覺得「業力」概念比較完整合理，便姑且稱這自然定律為業力吧。

由社會公義扯到輪回業力似乎有點遠，有點玄，但所有人間課題，一直追問下去都會變得玄之又玄，沒有例外。

真有業力輪迴，隔世因果的話，很多的「天生不公」倒比較容易解釋了。

假如我觀察一個陌生人24小時，會發覺很多事情無法解釋。他足不出門，毫無貢獻，卻在郵箱收到一張支票，簡直不勞而獲！到了晚上，他無緣無故被警察上門帶走，太冤枉了！然而清楚他到目前為止的人生的話，會發覺今天的一切都有其因。從輪回業力角度看，只看一生的際遇與觀察一個人的某一天同樣不全面。

不過輪回業力就算合理，也會帶來現世矛盾。

「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有警醒良知的恐嚇作用，問題不大。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肯定會成為壓榨勞役的藉口和種姓觀念的憑據，用以「證明」被剝削的人由於前生所為，今世正在償還，剝削者只不過收取微薄報酬替天行道而已！

盲目宿命亦會大大削弱人們追求公平的天性和奮鬥能量。

哎呀，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唯有目光如豆，聚焦今生看目前。

只看目前的話，公平也有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角度。

一個人是否成功快樂，第三者很難得知，卻樂於猜測。不少人認為有錢有權自然快樂，無財無力活著受罪。然而有財有勢的悲劇人生比比皆是，甘貧樂道的自在幸福亦不太稀奇。反正不論人生的劇本源自業力還是純屬偶然，幸福和財富都沒有必然關係。奇怪的是，身在塘福的師兄們似乎對這一點點道理特別不認同；他們有個共同迷信，就是金錢萬能；錢基本上可以解決一切，令人生美滿。這盲點可能是他們今天聚首塘福的原因之一？

跟師兄們閒聊時，遇到合適機會會帶出「公義」話題，以為他們會借題發洩滿腹牢騷，讓我乘機吸取經驗，窺探心態。想不到他們基本上都沒有興趣研究什麼公義公平，也沒有任何控訴人生的衝動。更意想不到的，他們都認為自己因為窮才在法治天秤上老處下風，理所當然：「嘩！有錢咪有公義咯，咁卵簡單！」在金錢與公義這重大關係上，這班窮師兄的見解竟然與索羅斯或蓋茨之流甚為相近。大概他們心理上與封建社會的農奴相似：接受現狀是最簡單實際的生存之道。什麼公平公正，社會公義等，只有吃撐了等拉的人才會好奇。在他們眼中，有錢必然有公義，所以千方百計都要搵錢，無論如何都要搵錢，沒錢說啥都是扯淡，因此連頭腦聰明的師兄也會為了發急財而冒蠢險，結果又進監房穿拖鞋。

公義與金錢的關係真的如此緊密嗎？讓我們嘗試從數據中發掘丁點端倪吧。

美國法庭的定罪率非常高，但其中只有大概百分之二——沒錯，只不過2%左右，都是官方數字——的案件完成審訊程序，其餘絕大部分都是經「認罪協商」定罪的。為啥呢？很簡單，律政司有無限資源，窮「疑犯」沒錢納保，關押候審，很容易傾家蕩產，而結案遙遙無期，今天死硬不屈的話，先再關幾個月吧！時機成熟，辯方律師與控方協商後會建議疑犯「認罪」，速速了事，反正認罪後刑期不會超過已經熬過了的還押期，可立即回家吃飯，否則隨時再搞幾年，自己決定吧。我是疑犯的話，也得乖乖認罪。不要說窮人，連有頭有臉有後台的受害者如孟晚舟、阿桑奇等，最終也得勉強含糊「大概認吧」，鬥下去是終身監禁。

民事訴訟，更是如此。理直氣壯的窮人為了原則，下不了氣，一心要與有錢佬對薄公堂玩官司？好哦，看你有多少金錢、時間和精力吧！沒有一個願意主持公道的政府代為出頭的話，窮人與財主在司法領域單打獨鬥，勝訴的機會眇乎小哉，微乎其微。

從師兄們的角度看，「希望」與「安穩」二者不能兼得，只能選其一。明知鋌而走險凶多吉少，卻可帶來幾分希望，更低的概率也有贏面，勝過原地踏步。安分守己不冒險的前途會更穩妥，可測性較高，但測出來的結果是一輩子挨窮。而一旦踏出了以身試法的第一步，便通常不會多想，甚至刻意不想。沙場上的士兵，不會在休息時段盤算下一輪衝鋒陷陣被炮火打掉雙腿的的機會率。

再者，在現實中並非每次作案都會被法網兜個正著的。就算今次落網被控的過程有欠公允，想到自己過往五次犯案都沒有被抓，心理便會找到更高層次的平衡點，安然接受裁判。荔枝角的偷車賊便是這個心態。天天違例泊車，三星期後才第一次收到罰單，有公平意識的人會慶幸好彩，感恩盈利，不會抱怨。

一連串的問題似乎反映了某些自古存在的人類現象，看得見摸不著，幻有幻無，像海市蜃樓。

蓋上筆記本子，將永遠不會有答案的問題發還時間，繼續發酵。

浪費了一整天，感到充實從容，毫不可惜，坐牢就是有這個好處。

* * *

閒思修

笛卡爾憑一句「我思故我在」成名，然而他不思不考渾噩過活的話，也大概率曾經存在，大不了不知不覺，被本能帶動打滾，飲食男女，生老病死，蹉跎一生，稍為庸碌而已。

思考不一定是笛卡爾所假設的存在大前題，但絕對是認識人生的起點，究竟真諦的必經之路，雖可令人迷茫，卻是人與自身獸性鬥爭的主要手段，甚至唯一手段，因為只有經過思考，人類才會刻意控制天生獸慾，培養所謂「人性」。我思故我在可能應該翻譯為：我思，故我如是。可惜在摩登紅塵下活著的智人越來越忙於為打滾而打滾，甚少機會靜下來想想人生的基本問題。不一定是什麼深邃哲理哦！只不過盡量認識一下匆匆而過的一生而已；連這也懶得好奇的話，恐怕只能跟隨天性吃喝拉睡，與禽獸無別，如此人身縱使難得，得來幹嘛呢？

冤家對罵卻未至於動武爆粗時，經常將對方貶為動物。

說英語的斯文人喜歡用you animal來侮辱對方，以涉怒火。然而根據人類自己的學術定義，所有人——包括植物人——不分種族年齡，性別品格，都是動物王國一員，辱罵對方為動物跟罵狗是狗同樣缺乏常識。中國人這方面稍微科學，怒氣攻心時指責對方沒有人性，禽獸不如，技術上沒有否定自己也是動物，只不過自問懂規矩有紋路，好比家畜寵物，不似對方野蠻卑劣，比野生動物更低級。當然，這跨物種對比的基礎是人類自以為優越的文明道德範圍，撇開了生理體能方面的比較，否則在自然情況下，牙不尖爪不利跑不快游不遠的智人很多方面都比不過禽獸，「禽獸不如」其實是常態。

然而從道德文明的角度審視，人真的較為優越嗎？

縱觀動物王國，人類在某些方面最不安分，甚至最殘忍虛偽，沒有底氣貶低其它畜生。

就看飲食習慣吧。豺狼虎豹茹毛飲血只不過為了飽肚求存，縱使吃相不怎樣，但動機比我們生吃高價薄切牛羊嫩肉和魚鮮壽司淳樸老實，也不會用冷血殘忍的現代手段養殖

其他動物。估計猥瑣的鬣狗有畜養能力的話，亦不會將活雞削去嘴尖，塞進多層高密牢籠，只讓雞頭伸出籠外終生啄食運輸帶上的激素飼料，提速成長後宰殺、打包、標籤、銷售、運輸，最終還可能被惺惺作態的食家吊高嗓子批個雞毛不值：「呸！這是雞肉嗎？怎麼吃？扔了吧！」

現代人進食的動機往往脫離了充飢或吸收養分等目的。每當高檔動物殘骸隆重上桌後，食客的第一反應是拍照上傳社交平台炫耀，而不是狼吞虎嚥。動物之中，亦只有靈長目摩登智人會無意識地浪費物資來滿足虛榮，或在飲食無憂的情況下貪飲暴食。

那麼，「人性」是啥呢？沒人性的人具體缺乏了些什麼呢？

想來想去，「思考」可能是人獸間唯一的基本區別。

人經思考才會刻意控制本能獸慾，慢慢培養出所謂人性。然而吃香喝辣幾代下來，失智直立人開始對思考失去興趣和尊重，忘記了與本能鬥爭的目標和必要，甚至覺得控制獸性屬專制落後行為，大力鼓吹放縱原始，務求禽獸不如，認為這就是所謂自由。

顧名思義，懲教署的官方使命是懲罰與教導，但實際上只懂囚禁懲處而缺乏教導能力，也算局部失職。幸而署方在無意之中對犯人提供了難得的修煉環境，有助思考感悟。高僧憨山大師曾說「荊棘叢中下足易，月明簾下轉身難」。可不是？在深山靜修，很容易枯修成呆，悟不了道，卻忘記了如何做人。在鬧市修行，無時無刻都有人間是非提醒你紅塵囂囂非樂土，刺激有緣人解脫放下。監獄比鬧市更糟更雜，烏煙瘴氣，滿布荊棘，正常人都恨不得抽離魂魄游太虛，加上獄中三餐不愁，住房無憂，工作悠閒，外表不拘，家庭煩惱眼不見耳不聞，一旦將心放下，平常咄咄逼人的生活顧慮立即煙消雲散，當下自在，與出家無別，是比較討厭的理想修行環境。

絕大部分師兄都屬於實幹型犯罪分子或樸素倒霉的勞動人民，平時對人生有想法也無暇整理，無從表達。古惑仔跟兄弟們喝酒胡扯不談聲色犬馬而搬出人生道理，會被笑掉大牙，甚至懷疑精神狀況。也難怪，凡事想多了會猶疑，而猶疑對提心吊膽走偏門的人來說是情緒障礙，毫無建設性。要幹就乾脆，腦筋可以用來研究動手細節，提高技術水平，減低被捕機率；將腦汁浪費在自我分析犯罪心理和考慮長遠後果只會打擊士氣，增加失敗風險。

一般在都市底層打拼的人也無條件思考。反正想爆腦袋也改變不了現實，只會惹來唏噓，何苦呢？

除非……除非坐牢！

平時沒條件多想的人在獄中可以盡情反省，既不怕被嘲笑，亦不愁自擾，更有助打發時間。反正思也在囚，不思也在囚，時間多的是，說不准弄出個改變人生的白日夢，也算不枉署方的無心之栽。

* * *

後記

2012年5月9號，上訴庭只用了十多分鐘便裁定約翰和我有充足理由上訴，批准我們以現金換取暫時自由。「英法聯」繳付保金後，我們當天回家等候下一步的程序公義，候訊期間不可離港。

同年年底上訴得直，本以為整件事情就此了結，想不到律政司要求終審。律師們聽到這消息都喜出望外，按不下嘴角的笑容。

終審庭在2013年夏天同樣只花了一兩句鐘便判我方勝訴，花廳事件就此落幕。

慶幸之余，不無感慨。

回看人情法序，當初被判罪不代表「有罪」，無非是諸多因素碰撞下的意外倒霉罷了。反之，最終脫罪只不過彰顯了金錢的力量，不足以證明「無辜」；公司由倫敦重金禮聘的御用名狀在大英司法圈中聲名顯赫，起了一定作用。

律政司為了一件明顯超越香港管轄範圍的是非，花了不少納稅人的血汗錢。諷刺地，轉眼已過十多年，澳門政府至今也沒有騷擾一直在當地埋頭苦幹盡心盡力履行合約的聯營公司。同一家公司，同樣的股東結構（除了香港「英法聯」的法國股東後期收購了英國股東的股份外），同一個本地合伙人，十多年來續約不斷，服務無間。

聽說有人吹噓「坐牢令人生更精彩」。說這風涼話的人不是愚昧無知便是別有用心。當然，能夠處變不驚，以開放態度對待人生禍福，則任何經歷都沒有絕對好壞，都可令人生精彩，那麼說了等於沒說。現實中，絕大部分人對飛來橫禍都沒有準備，缺乏條件應付，更莫說從中學習。假如沒有太太如常的堅定，女兒、親友、同事的支持，我不敢肯定自己能否同樣安坐花廳，靜待風雨過後賞天虹。

時間亦會影響我們對同一遭遇的印象與回憶。

最終在獄中度過了整整七十天，剛巧與我跟阿輝戲言希望體驗牢獄生涯的時間吻合。假使要蹲足三年的話，感受可能大大不同。但人生只能在同一時空經歷一個過程，一個結局；拷問自己假如這假如那會如何如何，實質意義不大。

無論如何，那段日子確實留下了不少值得銘記的人和事。萍水相逢的獄卒和師兄，在我最脆弱的時刻伸出援手，尤其令我感動，深受啟發。他們證實了「仗義每多屠狗輩」

並非浪漫空言。而相識在童年，生性多疑的「守護天使」無非心頭的魔影陰霾，驅散之後一切都變得更加明亮可愛。

之後根據在花廳的所見所聞所思所猜，寫了幾個短編故事：「古惑仔的中年危機」，「咕嚕的心魔」，「法網『灰灰』」，和「洗蛇的公義」，以虛構情節填補現實中的空隙。除了「洗蛇的公義」，都收集在「幽靈的獨白」故事集。

那麼巧，完成初稿的今天是2024年的閏日；十二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譚炳昌，2024年2月29日於香港